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〇六册目次

唐宋八大家文鈔一百六十六卷（三）（明）茅坤輯　明崇禎四年茅著刻本　〇〇一

唐宋八大家文鈔一百六十六卷（三）

（明）茅坤輯

明崇禎四年茅著刻本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策

倡勇敢

氣之一字極中兵情而通篇行文如虬龍之駕風雲而蹴山谷而杳不可測

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

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彼閭閻之小民爭鬬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

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

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

蓋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强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與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

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界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哉

唐荊川曰此篇體方而意圓

定軍制

經國之言

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閑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

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唯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亦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

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

貝宋用州縣屯兵之兵則

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鬭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閑於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噪呼此何爲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有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異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戍之臣愚以爲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

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於上國又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隷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可以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欣欣踴躍出於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天下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

衛自有兵

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餽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戍禁兵不如募土兵今歲戍延綏之兵以衛薊遼無策之甚者

教戰守

宋之嘉祐間海內狃於晏安而驟言兵故子瞻特發此論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　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蹷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强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鬬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四

千戰終若有於則爲治兵之說於衆議守開爲都試之法二者參兩行之方得其用

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

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策斷上

順敘

二虜爲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强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

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法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强偪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於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爲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

隙焉而日潰之其竊之甚難其取之甚密積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間蓋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為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所不可測之釁內之民常有作之禍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　是以其危殆險接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為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賂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

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弱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之能禦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橫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為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為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為橫從人之欲為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饋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

真奉事實先是作文源之法

見中國貴先發處固難也

因而後成禍

之形以來吾欲和之勢屏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懼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以天下之人歲歲出征以從事於夷狄盖晚而不從羣諫於□巴之外襲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

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猖獗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輕與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爲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有一敗衄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柄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爲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舍之則足以爲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策斷中

此又論夫小情事利害

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鬬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帝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

是離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鬬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鄰與彝孤則天下莫不以爲彝勝大小之勢

兵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鄙勝辱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

蘇文 〔八卷二一一〕 七

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下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然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與市人爲販夫小民終歲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向者惜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不能克今誠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分兵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

蘇文 〔八卷二一二〕 八

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兵之遠歸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齊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肄楚而隋之所以狃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莫有過此者也

蘇氏父子之論虜情一一深中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簿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勢表裏相應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鬬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其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猨狖之不

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而此說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廪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人

能相犯則其不然是故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黻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今夫寬衣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黻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之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

晉爭彊黃池之會强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强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强者至有天下之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疑是以雖[illegible]都

立宗廟而其志岌岌然常若有居於其間而安能
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
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覩中原之富
麗歎其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
習焉幽燕諸郡既爲所有則中國士大夫有在其朝
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
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竊取中國之象然其
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
相救者猶存也其中未能弃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

叢文　八卷二十一　二

慕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
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
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
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
則非賢人莫之與其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
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士者之心期以經天下之
祿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
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
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

於公卿輔弼行於狄戎貴爲將相而不免用從之迹
宜其有悒悒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
以致其心歸不爲吾用亦以間疏其君臣此即余之
所以入奏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
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
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一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
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
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
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

叢文　八卷二十二

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
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
鼠不容穴銜窶藪也彼借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
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
之不忍華夷部居勢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
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
彼雜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
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鬭力不能則
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

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懲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故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荆川曰此文極其變化橫發而不可禦制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三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序傳

范文正公文集序

此作本以參意而出者可於中識其自遠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叔於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稿見屬爲序又十

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illegible]不行文而[illegible]其文
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久欽知敬愛公今
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illegible]後之[illegible]而公獨不滅以
爲平生之根若幾其名其文字中[illegible][illegible]託於門下士
之末豈非畸昔之願也哉[illegible]之[illegible]曰如伊尹太公管
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illegible][illegible]中非仕而後
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强弱盡取三
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
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

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
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人望中居大夫
人憂亂已甚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
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權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
無出此書者今其集十卷爲詩賦一百六十八篇
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饑渴
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
蓋其天性亦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亦然而作必
歸於道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

有言者有言也德之發於言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
則受福我能以也德之見於行者也

六一居士集序

蘇長公乃歐文忠公知己……此序亦

不負歐公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是為固然而不知其

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待若是之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

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

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

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
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
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
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
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
六一居士云

唐荊川曰體大而思精議論如[illegible]之味文
之絕佳者也

田表聖奏議序

不爲雕刻之言而文自達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
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
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
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
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
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
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
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
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
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
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
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
不著於時然誼常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
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
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
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

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鳧繹先生詩集序

并公名忠文却亦魯人而有深思云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者哉然且識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鄉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

日工而道將散矣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為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覆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

集306-017

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懼來先生之
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
之姓顏氏先師兖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樂全先生文集序

公與洵少年最相知故序其文亦相知之深

中幅有當[illegible]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
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
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
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
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
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

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
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非不敏
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
小也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
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審而
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
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
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illegible]日用之所行[illegible]上不
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

六[illegible]
而所以公為[illegible]自然而行乎[illegible]
已[illegible]以文字名世者[illegible]然自[illegible]以來[illegible]四
十餘年所與人[illegible]多[illegible]用
或不用而皆[illegible]於[illegible]而
成敗有異於後及其[illegible]可以
想見其為人庶幾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
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
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

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
待後世之君子昔[illegible]公嘗為軾言公在人主前論
大事[illegible]公必數言而決策然
成文皆可[illegible]不[illegible]用然歷觀以來名臣
為人[illegible]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
日危坐將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
聞而況其文乎凡為文若干卷[illegible]若干首

王定國詩集敘

[illegible]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
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睹詩之正乎昔
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
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
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眾矣而
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
未嘗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

子死貶所一子死於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
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
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
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
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
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
後廢卷而歎自恨其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遷余
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illegible]余苦其多畏其敏
而廢其一也且定國與顏復長道遊泗水登桓山

吹角飲酒乘月而歸余亦嘗泊黃樓上以待之[illegible]
太[illegible]死[illegible]無此[illegible]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
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illegible]不至江上
[illegible]為[illegible]一老[illegible]人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
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
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跋[illegible]勤上人詩集序

勤上人之詩[illegible]不足傳而文公[illegible]於歐公之

交[illegible]作一綱設[illegible]論

昔翟[illegible]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其後復用賓客欲
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
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illegible]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予嘗
薄其為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亦不
為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
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
盡致天下豪傑自庸眾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士之
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為好
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
之上予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
也至於負己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
之於[illegible]間[illegible]以公於[illegible]息俄頃之
際翟公[illegible]罪己與[illegible]人遠矣公
不喜[illegible]老其徒[illegible]
之儒者[illegible]從公遊三十[illegible]

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于汝陰予哭之于其室
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
而公又非有求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
哉予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
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
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傳於世予以
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
莫之傳也

送水丘秀才序

所思遠而文亦遒俊

水丘仙夫治六經百家說爲歌詩與揚州豪俊交游
頭骨硗然有古丈夫風其出詞吐氣亦往往驚世俗
予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讀書取官者
皆屈折拳曲以合規繩曾不得自伸其喙仙夫趾不
得爲術歷鄉鄉之會浮沅湘泝瞿塘登高以望遠
搖槳以泳深以自適其適也過予而語行予謂古之
君子有絕俗而高有擇地而泰者顧其心常足而已

坐於廟堂君臣誇歌與夫據槁梧擊朽枝而聲犁然
不知其心之樂奚以異也其在窮也能知舍其在通
也能知用予以是卜仙夫之還也仙夫勉矣哉若夫
習而不試往即而獨後則仙夫之展可以南矣

方山子傳

前劇然有似司馬子長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

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污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此篇、鑿文粹不及今刻處其所發生色處

往往能令人蕩漾激發入之

公行狀

了[illegible]嘗自[illegible]

文其所[illegible]

[illegible]者

公諱[illegible]公[illegible]

也唐處明中始[illegible]不

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illegible]後

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

兄之子虛論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

表其閭曰[illegible]坊始爲長沙縣簿居有海印國師者

交通權貴人肆爲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摘其諸法一

[illegible]人[illegible]爲[illegible]法[illegible]以公少年易

之公視事之日[illegible]得其[illegible]扣頭出血願自新公

戒而捨之[illegible]公[illegible]以[illegible]悉遣子弟入

學[illegible]爲[illegible]吏而了[illegible]欲民財

祭[illegible]之[illegible]人

行火公[illegible]之民不敢犯火亦不[illegible]數[illegible]勒

[illegible]爲[illegible]者七十餘家[illegible]去[illegible]之出境遣去不

博[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用[illegible]律以[illegible]司錄[illegible]

勝[illegible]用兵

[illegible]民趨[illegible]上

[illegible]而

[illegible]下

馬[illegible]公[illegible]可不可[illegible]不已上

令用公[illegible]以[illegible]爲[illegible]州推官[illegible]以公爲御史會外

戚沈氏子以[illegible]殺人事下獄本縣公一問得其情

[illegible]死沈氏[illegible]之[illegible]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殺

[illegible]獨[illegible]引罪[illegible]起京西殺等

[illegible]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illegible]

[illegible]得數百人日夜部勒

[illegible]以兵

百[illegible]有

大[illegible]入境且及[illegible]行命

士[illegible]滿[illegible]得[illegible]如偶人[illegible]不[illegible]乃下

馬[illegible]死[illegible]公[illegible]軍[illegible]斬[illegible]以徇公

不獨治爲暴者十餘人□□□□□□之□□□
浚自□□□□其党□□方張□□□□□□宮□□
贊□之□□□□其党□□□□□□山民□□□
舍者□□□□殺其父子三人□□□陽□曰此党□
子也公察其冤□□□□□□□□□□□□□□州
詔賜何氏帛復其家□□□□□□□□人□元
走□州爲□□□□□詔□其□首餘□於□□□□
人飢寒□死公曰□事□實不可知使□有之爲□
者終不□家徒□其爲賊耳此又□其□□無□□

寄□□詔獲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
□父□□至今□氏書像□□代還執政欲以爲大
□□□□□□史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
以□□□□□□□□□□與□爭□當壞□公始作
京□□□□□□□□□務滑州奏事殿上仁宗
皇帝□□□□□□□無□沈氏□事未行詔提舉
河北□□□□□代□□□□公□□□物□已而
權□□□開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對上□公
□□□知□州日欲用公公□□□□役不和不

得爲無罪力□還□令河諸□□□□□□□□
州之□於□□□吏民□□□□□□□□□□
漸去人□之□□□□□□□□□通判□□
□以爲□□□□□□□□□□□□□之□
乃以公爲□州不□□□□□□□□□□□
使□言壽春□□□民不□□□民□□□公□□
往代之轉運使□□□□而□其役凡十二萬□□
之□役米□用□民□□公□□除之且表其□□
郡皆得除又□□民無罪職事□治□□以正民爲

邠州□知□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
□餘不反者數百人於□□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竊
□□□□□不利者公笑曰□□□耳□而流之盡
以□□□□□□□□□□□人爲公□公益親
□之□□□□□□□□獄江東又移河北
入爲□□□□□□□□部□院又兼□□司
榮州□□凡十八月歲□□□□□□課加□民
破□□□□三百一十五家公爲□□□□□歲□
三十餘萬□□□□不治其滯留者□天禧以來

文館六百有四明道以來作者二百一十二有六
使罷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一命發使者以總選其
請補外乃以為京西轉運使有詔河役兵叛其首周
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即日輕騎出按
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輒出意色閑和不能測
則相與列訴頂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
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自汝已自首皆無罪然
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九以徇而流軍校一人
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還京東轉運使御州參軍王康

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其女
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
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卒畜為是屏息徐
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公發
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廣州倉粟支十二年主者
以腐敗為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司憂恐公
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予開使
者入朝過泰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役者驕甚留月
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公
□之詢其徒曰吾嘗主使往待其情虜人初不敢
暴横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虜不敢動
矣况此小國乎乃使縣祿使揭榜告譯者自入吾境
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事令狀以還使者亦素
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卒廚飲食之護出
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兵以南郊例皆私有之而
法不可公以遺諸州上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
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
致仕卒享年六十四官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

程氏子四人悅今為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
今為大理寺丞愷未仕公善名書尤長於易有集十
卷制器向象論十二篇辨鈎隱圖五十四篇為人清
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
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必
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
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學□士為急輕
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於京師
老于少公恭其孤終身而以女妻其孤□使與

子游學卒以忱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輒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恪公與軾之先君子為丈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為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其所為公沒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就湮沒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為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為公傳軾平生不為行狀墓碑而獨為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

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訒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淮南王謀反論公孫弘如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三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四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記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

瀟宕不收之音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俊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懽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明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之民皆于外號哭如失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稱頌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

脩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熙寧六年冬□□□□
蘇某子頌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書以
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
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為抱無窮之字不若載此籍
保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之真以論音聲不若推
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目睹以意得者不若因
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
凡所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
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恥為浮薄或由此也夫

唐荊川曰小題從大處起議論

南安軍學記

此等文輒多澀宕不可為法考年譜乃安置儋州時所作

古之為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為學者也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

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皆有以待之矣化忠良者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采其誦詠謳歌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悛者則威之屏之棄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眾而論士也眾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

而序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明致衆衆集
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
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或謂
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
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人古之取士
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學
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嘘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
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中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
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干政也亡者不作而士

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同官朝廷自慶曆熙寧
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
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
曹侯登以治郡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
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
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
者爲錢九百萬而助者不貲爲屋百二十間禮殿
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
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
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爲潮州軾自海南還過南安
見聞其事爲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贏糧而
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
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
可以爲師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

唐荆川曰蘇文本尚馳驟而此作尤演散不
甘受約束然惟長公可耳歐曾集内無此也

醉白堂記

魏公勳名本勝樂天故文不容而思持遠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

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

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墨妙亭記

却有一種風雅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遙堂之東取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為善地號為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詠投壺飲酒為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適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饑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廩勸分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為莘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為樂又以其餘暇網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為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嘆息而莘老求文為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為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為差久今乃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既昔人之惑而莘老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為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亭之作否雖不可知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辯故具載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墨君堂記

東坡稱竹之文旨終身不踰之於正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

君如此君又疏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焰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別館云

靈壁張氏園亭記

無他起遠卓犖之識而風神亦自典刑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勌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

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為此園作蘭皐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

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王君寶繪堂記

有一種達人風旨然地位不如荊公多矣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

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唐荊川曰寶繪堂與此二篇皆小題從大處起議論有箴規之意焉

李君藏書房記

題本小而文古犇放而遠之纖不鮮澀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

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予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予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

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予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吳君畫賞堂記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為高而笑之[illegible]者[illegible]所[illegible]容至出而誇說之日以爲至矣用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illegible]是豈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爲[illegible]於世若乃庸之[illegible]而不見於[illegible]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illegible]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不

義焉 一八〈卷二一四 〉

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云而許由輩之以爲譏孔丘知之以爲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捐軀忘親而趨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捐心喘血幾死而僅存至於論璧[illegible]而來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方其樂之也雖其[illegible]不能自[illegible]而況他人乎人皆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則是又惑人矣吳君元家世好書所蓄書不至多其別[illegible]有築室而以之稱子爲之記予[illegible]人也[illegible]人[illegible]者[illegible]名者人皆

此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貴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衆人之所[illegible]而不利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予觀之君豈久潛名[illegible]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貴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予之所[illegible]者爲鑒

唐荊川曰此文前後各自爲議論將相照映

書論

放鶴亭記

疎曠爽然特少沉深之思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翩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中多誤錯之言近論畫竹入解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

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斫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襪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

谷其一也予詩曰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遊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石氏畫苑記

中多以文爲戲然亦自是佳品

石康伯字幼安蜀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自顯人巨公日漫漫於所求其所好長七尺黑面鬚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爲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游知其急難甚於爲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舁歸其家親飲食之死爲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一狀貌如四十許人鬚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哉其爲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庾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毛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故得其畫爲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笥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言者獨著其爲人之大略云爾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記

蓋公堂記

以醫爲喻起畫議論卻有正意一篇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卻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期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已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斵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壅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于九僊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莊子祠堂記

長公好讀莊子而得其髓故能設爲奇瑰之論如此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

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眞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劒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日以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劒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之本意

李太白碑陰記

古來豪偶所被横口之污衊者多長公此一番洗刷絶是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

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眉州遠景樓記

遷客思故鄉風致婉然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

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則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眾擇其徒為眾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

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眾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
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眾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
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蓋如此故
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
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
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
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
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為易事既滿
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

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
樓日與賓客僚吏遊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
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
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
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
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
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
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
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
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
遺愛尚未晚也

唐荊川曰此文造意亦奇也下半作變與遠
景上記

喜雨亭記

公之文列為詩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

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凌虛臺記

昔公自有此一段曠達處於陳太守之

臺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

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蘇文 卷二十五 十二

超然臺記

子瞻本色與[illegible]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

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

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唐荊川曰前發超然之意後段敘事解[illegible]

敘事格

遊桓山記

蘇軾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為可得而賊之且死為石槨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為飛塵蕩為冷風矣而況於槨乎況於從

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遊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遹王肄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石鐘山記

[illegible]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

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

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
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
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
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鍾也古之人不余欺
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
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
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
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
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
之陋也

大悲閣記

禪者彼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
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
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
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
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
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
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
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

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
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
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雁而耳
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
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
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
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
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

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唐荊川曰此翁素精於佛家之言

蘇長公於禪宗本處妙悟而其爲記銘頌偈種種指世人予故錄而存之

安固寺人思閣記

無論學釋學聖賢均從篤行十分存

羊豕以為羞五味以為和秫稻以為酒麴糵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變屢爆歷之候一也而二人為之則美惡不齊焉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數取數然古之為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節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一也則不知其以外而棄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齊捨

其度數以為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為人之所嗤笑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律歷宮廟服器冠昏喪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傳於書而得於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以與其所以皆可以一一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謂道者果何物而所從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

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今之學者徒思者孔子之所謂人甚之所未也豈以古之學者全為佛者亦然古所以傳者有其書而其以為凡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為齊戒持律不如無心誦讀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為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為則飽食而嬉而已是為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龍宮安固寺僧居則有允懷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遍病已而力不給

則緣人之助十餘年休積日累以迄于成其高九仞為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為記余嘗以斯語告東南之士矣蓋僧有能者猶知則之況吾從事於有為之志者節老而不衰與夫為大以欺佛者故為記之且以告吾黨之士云

四菩薩閣記

長公愛道[illegible]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為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為菩薩陰為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為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皆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

死於烏牙之僧舍板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板為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于江載是四版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為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斮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吾又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為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觀

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為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難矣而況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為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千度為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記

衆妙堂記

公[illegible]作此文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汛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觀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

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散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斫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子未睹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作堂榜曰衆妙以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予不暇作也獨書夢中語以示之戊寅三月十五日

蘇文 卷二十五 三五

清風閣記

奇勝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溪上為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為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為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為汝放心遺形而強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為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

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為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泛汝之軒窗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為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為形故不窮嘗試以是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　卷之二十六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碑

宸奎閣碑

看議論持大體處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

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

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寂介闍木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辭予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而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鑕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遙自在禪律并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眞咨爾來者以謹其淵

時海王昕節來朝

上清儲祥宮碑

應制之文非公之至者而其所見與議亦有典刑

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旁興五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荊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爲民禳禬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然後知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佩冠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嘆曰

民不可勞也貝不可役也大可徙錢不可發也行先
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斂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省損
所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
祥積會所賜為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
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為香火民弗之知役
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
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大
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
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

為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
公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
以虛淨無　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
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
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之術黃
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
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
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
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

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禮樂之不能以降
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
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相治道貴清淨而民自
定以此為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
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
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
富足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本矣故
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
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

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
宮室陋苑囿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
之志下以為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
舞謳歌閧于人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
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
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
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並書其
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作上清

儲胥之宮無以求之其肯我從[illegible]佑之及錫于上下何修何營曰是四者民悅其仁吏服其廉罪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既予民維予之祀云何事帝而豫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于此人亦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illegible]宮[illegible]民之富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老[illegible]觀稚人以燕我後多士爲群文母所培我所受之[illegible]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虡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通篇以私錢爲衆以爲民所[illegible][illegible]此等應制文不得不如此

儲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然

造[illegible]

更[illegible]

常以其衆[illegible]

不[illegible]

是[illegible]人從

其求乞一爪一髮終不可得有[illegible]不

人皆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生[illegible]出輪迴處居處安樂堪永依枯無異父母之[illegible]導師以有爲心行有爲[illegible]不[illegible]知[illegible]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illegible]不論其尊師過誤如何人無[illegible]以此各[illegible]見[illegible]人自然有[illegible]異以[illegible]勤苦面

得衣食所得毫未具名無由得北前處須為之其贊
遂爭寶坐獲前乘得之也易亡之也速是故其人以
偈故捨身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見以為羅
刹鬼因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救須臾當此之時身
非已有而況財物實可命也是故其人以罪故捨懼
懼一法動發善心是故救人師撰捨甲於海方東
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
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鏡形
蕭錄吞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

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湧
地下移淨空一成壯麗之極寶冠南越東坡居士見
聞隨喜而說偈言
五百大士棲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栴再
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木行先通信赤帆白環味
夜明一千襲吉難敢爭膝下飛空倚日星涉波不揭
颶無驚人風徐來霜不侵一視雨水冰人無南
北壽且寧

潮州韓文公廟碑
予觀此文不是尋常史本色而後議論多潑然
然敵長公生平不以將將何後論之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
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
矣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
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
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
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

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
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
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
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
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
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
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
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

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

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

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

翩然被髮下大荒

表忠觀碑

通篇以疏為序事之文絕是史遷風旨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

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

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

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群奮梃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

虎符□節大城其屬包絡山川左江右湖從丹□鐸
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既如神人未舉遽易計十一年
寅畏小心嚴篚材望人具滿企佇翹首見其堪任圖
三王領承以侍有德既從所請非謀節各先王之志
采維行之天所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
帝謂守臣治其祠宇勞俾熙牧眾虎役[illegible]用之勞
歸爲新宮退私于錢唯以勵忠非忠與君月孝與親
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司馬溫公神道碑

謹按[illegible]奏嘗爲
大師溫國公[illegible]不得人史公[illegible]於
[illegible]
[illegible]乃公[illegible]者[illegible]公[illegible]公似
不能[illegible]然[illegible]矣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illegible]安[illegible]降
一變□時爲天部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
[illegible]人過中[illegible]無事[illegible]命[illegible]西[illegible]夏人
嘉之

拔□不常[illegible]數入爲寇□命[illegible]將按兵不戰
[illegible]以形勢不[illegible]領[illegible]結關下夏
人[illegible]一夕過
大[illegible]其族萬人來降[illegible]河始決曹
[illegible]合成
之[illegible]流
赴[illegible]其所恩
不[illegible]見至治
之[illegible]以問

集306 059

臣軾上言太皇太后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聖德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臣以是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

人卷二十六　　人

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累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

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亦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薨也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州瞻等還奏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香於首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

檥文　　人卷二十六　　十七

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人亦必有道矣其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一介之人而人不□以□□使人為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潛不能察則知後之儒以道在者一與不一故也□而□古之聖人不能加毫

本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
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
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
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
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
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
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
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
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

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
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
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為民
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
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
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
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眾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
為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
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
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
便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
不受命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
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于洛十有五年及上即
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
遷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
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
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
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

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
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
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
品禮服諡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
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
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
皆承事郎以元祐三年十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涑
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
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

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究極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
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
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上庶人至于卿大
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
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疏之未有聞過而喜受
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
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
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
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敘其所著書讀

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
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
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
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
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
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爲
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
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
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

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
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
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
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
民自擇相我與拔之其相維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
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
二聖忍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
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

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
雖役半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
知公于異識公于從惟公之思神考是依天子萬年
問來來同陽于高廟神考之功

神宗之知人公亦自有不及用觀長公於二
聖之後今遂擢之公當院時所云則行之矣
非長公所以於其我感慨嗚咽而有所云也
中間用日長江一瀉萬里而波瀾曲折自有
姻委其文人之豪也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銘贊類

三槐堂銘

中多名言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眞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旣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德威堂銘

並引[illegible]大[illegible]潞公所作者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推仁宗英宗神考之遺意不敢以既老為辭拜命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illegible]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

彙三 〈卷二一七〉 三

[illegible]年天下無事朝廷益安乃力請而歸公之[illegible]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illegible]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illegible]綜理庶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溪心者請於邊吏願得一見公[illegible]之公心服人下至于門庭[illegible]

[illegible]伯夷之典刑皋陶之法[illegible]威[illegible]於凡席之上[illegible]人望之知有[illegible]不[illegible]德威乎公之[illegible]守公將引歸之吏民喜其有[illegible]居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illegible]之曰

德威維畏德明維明維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崧洛有光篤言三賊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

彙三 〈卷二一七〉 四

家下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祇慄公門崔崔西人門力其訓之

九成臺銘

銘之變體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為之銘曰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一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况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下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况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綿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於前矣

擇勝亭銘

銘古之變體而又多出處矣

維古潁城因潁為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汝之蒼如洛之小如伊之芳可羞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即之為館為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簷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蕢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自忘可使逸少祓禊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既齊我茶亦醒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以改為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聖人不留一方虛白為室無何為鄉神馬尻輿孰為輪箱流行坎止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肓

其憂深其思遠

漢鼎銘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爲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

睥睨已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周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人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云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遂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鼎存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夫

徐州蓮華漏銘

借漏以發明道術吾所以謂蘇長公妙於文
者也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傳君褐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為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崑崙旁薄於一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缾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為吏者如缾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

[illegible]然而心與物冥哉以死生矣

按此篇只坡翁最長於[illegible][illegible]上挑剔吏理

指微處妙於形容而引歸吏身上尤佳

夢齋銘

妙法

予人無夢或曰高宗武丁孔子[illegible]夢[illegible]亦夢夢不異
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illegible]其所以為無夢
也歟稽珍夢夢於繁盛[illegible]以[illegible]神下接而夢
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illegible]曰世人
之心係夢而有未嘗獨立也[illegible]一念注夢
覺之間塵塵相投數傳之後失其本[illegible]以為形神
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
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為王公夫牧
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
芝相識於夢中因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
而五見之每見輙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為何方今
日之為何日我[illegible]之為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
而子由為之銘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
生非實中以寐為正以寤為夢忽寤[illegible]
積執成堅如[illegible]山高名見法身[illegible]

寤寐無物逍遙四方齋則不過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文與可飛白贊

文有神解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延州來季子贊

予嘗按季子救陳在哀公十年故以爲其壽陳也夫吳之亡後十三年謂季子知吳之亡何以不諫乎獨謂闔閭既已殺僚而自立遂而去終身不入吳之市今季子已絕人世也久矣左傳所稱季子云云者也大較左傳多誇誕焉知其非以說傳說也乎聽求其說而不得謂季子且不死則又過矣

魯哀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季子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聞於諸侯則其爲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于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行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出而語人之曰吳其亡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爲其敬懼也夫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不知不久可乎闔廬之自立

也日季子獨全不[illegible]
行於其民也日[illegible]之以[illegible]名
則季子之於吳[illegible]死
季子知[illegible]之必[illegible]
也夫子[illegible]
今[illegible]
子不[illegible]延州來[illegible]者
進[illegible]人努[illegible]子房季札之[illegible]
知者論類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illegible]

泰伯之德[illegible]於先生弃[illegible]如遺委蛻而行[illegible]
岌百之二古之真人有[illegible]

王元之畫像贊

感慨激烈過多

傳日不有君子其能國乎[illegible]不流
湍大息也如漢汲黯[illegible]公
狄仁傑皆以身[illegible]而立
子制則[illegible]狐狸自[illegible]故[illegible]於未形救危
于將[illegible]使[illegible]如公[illegible]緩急
當[illegible]哉故翰林[illegible]公[illegible]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
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

然公猶不容於中欲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
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
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絶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
裂[illegible]如[illegible]乎始[illegible]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
像想其遺風餘烈[illegible]不可得其後爲徐州
而公之曾孫汾爲兖[illegible]以公[illegible]余乃追爲之贊
以附其家傳[illegible]
維[illegible]忠[illegible]已知公[illegible]時[illegible]欲用公
公不少[illegible]以來獨爲名[illegible]

時之原爵也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書之
有溉其顏公能溉之不能已之汪洋九原曼莫起之

丁仲儀輿贊

先於小序中點次故發文特輿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皆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皆特修富之家也或著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尚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

衆呼之斯來麾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為能余嘉祐中始識[illegible]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夏人寇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事無統紀邊人大恐囂搖[illegible]及聞公來吏士踴躍[illegible]明城角[illegible]日解大公平[illegible]而已余[illegible]老[illegible]加盖如此使[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皆能平[illegible]如此之[illegible]年[illegible]始見公於私第似老[illegible]

老矣恐不復見了周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第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有圖宜宮宜堂天既厚之又貞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窶人了既陋且寒終勞不足又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韓幹畫馬贊

[illegible]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由濟跼蹐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為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為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三馬圖贊

贊名馬而具意今在八卦之迹名出上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飭武備師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之遂擒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為未始見也上方恭默思道八駿在廷未

嘗一顧其後圉人起居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問明年羌溫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饋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奇為熙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為請乞不以爲例下禮部軾時為宗伯判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田復何以此為所用事遂寢于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效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閱舊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作三馬之神駿乃為之贊曰

吁鬼章世悍驁奔蹶帥來嫖姚今在廷服虎貂致夫驤立內廄八尺龍翀超遥若將西燕兩躍亦念只乃下招蕃歸雲逝虜妖

磨衲贊 并敘

篇中人皆引徐令人解頌

長老佛印大師了元遊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曾有也嘗試與子攝其齊衽循其鈎絡舉而振之則東盡日出西及昧谷南放交趾北屬幽都紛然在吾箴孔線蹊之中矣佛印默然而晃曰且與子言之吾以法眼視之一一箴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所衣之衣箴孔線蹊悉爲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箴孔曾何嗚呼贊歎之有吾當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爍石流金此衲不熱五濁流浪此衲不垢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惟心生下劣想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贊之曰

匠石運斤之鼻[illegible]而不見其衣而不[illegible]見其人而不見[illegible]

[illegible]

一八卷二十七　三一

十八大阿羅漢頌

此等文字皆歐陽所不欲爲也[illegible]

不[illegible]由[illegible]長公[illegible]文[illegible]後遍

[illegible]以[illegible]相[illegible]世

之文[illegible]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軾謫居儋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逸而復見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玄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軾外祖父程公少時遊京師還遇蜀亂絕糧不能歸臥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鄉人也各以錢二百遺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二百餘供今軾雖不肖而亦庶幾焉[illegible]

[illegible]

一八卷二十七　三四

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東
方惟有啓明咨爾上座及阿闍黎代佛出世惟大弟
子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牘于前老人發之中有
琉璃器貯舍利十數頌曰佛無滅生通塞在人牆壁
瓦礫誰非法身尊者斂手不起于坐示有敬耳起心
則那
第三尊者抹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獻果侍者
執盤受之頌曰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

眼隻方食知獻何愧於猿為語柳子勿憎王孫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答胡人之問下有蠻奴捧函
童子戲捕龜者頌曰彼問大何計數以對為三為七
莫有知者雷動風行屈信指間汝觀明月在我指端
第五尊者臨淵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受其
書頌曰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往而礙婉
彼奇女躍于濤瀧神馬尻輿以僕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稚獅子顧視侍者擇瓜
而剖之頌曰手拊雛猊目視瓜獻甘芳之意若達于
口[illegible]人心亦何知[illegible]見者為人[illegible]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
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頌曰我以道眼為傳法宗爾
以願力為護法龍道成願滿見佛不作盡取玉函以
畀思邈
第八尊者並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神
人涌出於地捧槃獻寶頌曰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
獲其心寶則誰有視我如爾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
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襆鉢持數珠誦咒而坐下有童子構
火具茶又有埋筒注水蓮池中者頌曰飯食已畢襆
鉢而坐童子茗供吹籥發火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
山無人水流花開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于前頌曰飛
仙玉潔侍女雲眇稽首炷香敢問至道我道大同有
空無作[illegible]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 人捧函而立頌
曰前聖後聖相續以光如[illegible]而[illegible]得[illegible]燈

如諸根自側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于上有大
蟒出其下頌曰默坐者形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為
此身佛子何為懷毒不已顧綴此相問誰縛爾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擎函而立有虎過
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是與我同不噬其妃
一念之差墮此髬髵導師悲愍為爾顰歎以爾猛烈
復性不難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呪侍者整衣于右胡人

橫短錫跪坐于左有虬一角若仰訴者頌曰彼髯而
虬長跪自言特角亦來身移怨存以無言音誦無說
法風止火滅無相仇者
第十五尊者須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于前蠻
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頌曰聞法最先事佛亦
久耄然眾中是亦長老薪水井臼老矣不能摧伏魔
軍不戰而勝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者注
水花盆中頌曰盆花浮紅篆煙繚青無問無答如意

自橫點瑟既希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既下集矣侍
者以手招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水中頌曰引
之浩茫與鶴皆翔藏之幽深與魚皆沉大阿羅漢入
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拊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下有二童子破石
榴以獻頌曰植拂支頤寂然跏趺尊者所游物之初
耶聞之於佛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耶
佛滅度後閻浮提眾生剛很自用莫肯信入故諸

賢聖皆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峨眉
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
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為白乳或凝為
雪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
於接物故多現神變儻其然乎今於海南得此十
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時修敬遇夫婦生日
輒設供以祈年集福并以前所得與寄之子由以
二月二十日生其婦德陽郡夫人史氏以十
十七日生是歲中元日題　軾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說

稼說 送張琥

歸本於學有見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

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眾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剛說

公晚年[illegible]故多[illegible]言如此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嶺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

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illegible]事官所[illegible]與[illegible]死[illegible]其官被旨鞫吏[illegible]罪者[illegible]因[illegible]人小[illegible]十二人付君

并按[illegible]之君持不可[illegible]情吏[illegible]罪也[illegible]人可盡戮乎君必欲以[illegible]之我何與[illegible]奏君抗折君公矣[illegible]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illegible]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illegible]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illegible]此而也乃曰人剛則折[illegible]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illegible]其太剛而[illegible]之以[illegible]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

為此論者亦以[illegible]人患人者也若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illegible]追其[illegible]以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僊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

卷二十八

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

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

卷二十八

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蘇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寤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祭歐陽文忠公文

歐陽文忠公[illegible]

祭之節入九原矣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鱓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尚享

祭[illegible]令公文

韓公祭文當削第一

天生元[illegible]必有之[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之不[illegible]局今[illegible]生堯舜
禹稷[illegible][illegible]宗[illegible][illegible]入[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作
公於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方將吞爲盜[illegible][illegible]夏[illegible][illegible]遂然
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於[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虎
入贊兵政[illegible][illegible]大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illegible]民安
陽夷[illegible][illegible]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illegible]行王政
習知奏功[illegible]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illegible]衛公於是時

爲曹魏鄒[illegible]帝山陵天下悸悼呼吸之間有雷有風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
[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嘆然[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心在王室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鄒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哉有子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目矣慟哭流涕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其行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敢[illegible][illegible]及不肖
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知公實[illegible][illegible]父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出公門

公不負我豈懷恩惟此帝心實[illegible][illegible]何人有肉在俎
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

近有道者之言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為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為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

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為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咽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咽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公之以文熙化人如神突矣言人有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盤扣盤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盤與燭也自盤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

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

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明[illegible] 送丁彼入京序

世俗之悲悲於悲樂不以其正[illegible]不[illegible]其正其所取以爲正者非也昔僕子以[illegible]其[illegible]之夫宗[illegible]爲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爲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行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惟不與於已者則不[illegible]悲不惑則不悲人宜以惑者爲[illegible]爲正歟以不惑者爲正則不悲者[illegible]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以爲吾者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爲吾者猶有其吾猶可樂爲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忍夫天下之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之凡忍我者之喜也夫愛我而悲忍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所以爲吾者有是自知之深而人不以有知之深爲[illegible]以知我之粗者爲[illegible]是知[illegible]也歟故吾願爲子言其[illegible]子將終身樂而[illegible]像哉游哉聊以卒歲

太息送秦少章

奇偉之氣不可遏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詘且詘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人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論

議日新有若旋目用者蓋常其貌出不可量矣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送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藥誦

多嘆逢之有宄既久而已之

稽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悲夫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遷嶺

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薰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薰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麵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伏苓麨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為藥使人誦之日三曰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禍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伏苓多矣居士則歌以答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兮味無味之味五味備兮伏苓麻麥有時而匱兮有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既兮嗚呼噫嘻館客不終以是為愧兮

傳神

[illegible]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眾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

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須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為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頞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眾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六一居士傳後

[illegible]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為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己有

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書黃子思詩集後

公之詩不入詩家品題而其論詩處興味自遠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于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覆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

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遊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為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書東皋子傳後

蘇軾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閒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東皋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皋子矣然東皋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皋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上書

上神宗皇帝書

此篇先不更張任事，[illegible]有[illegible]所
不可[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足
天而下，婉婉曲折，儀氣爲[illegible]令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確論面說，不止亦非令人所及處。此書專
言理財中多名言，但元史一節未見的確。

臣官至疏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
[illegible]言道言爭於孫臣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
[illegible]之士，皆以不諱忠諫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
[illegible]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
以[illegible]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illegible]有
[illegible]則下無以自效[illegible]之道路
[illegible]然刻削[illegible]其
[illegible]不能[illegible]達，是以[illegible]不
[illegible]者必有先
[illegible]

爲之則其[illegible]當後者[illegible]之則先後並廢
古者因欲其[illegible]臣聞[illegible]自[illegible]有不自下
而能高，不自近[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其下而獨
其近務先從事於[illegible]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
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爲田甫田而
力不給，則田[illegible]不治，不治不如[illegible]思遠人而德不
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illegible]其
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移矣；欲來遠人，則必
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
[illegible]勞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勞求而不復也。臣愚
[illegible]益當試妄論今世先後之[illegible]陛下設施
[illegible]以爲所當先者，大在於不[illegible]所當後者失
[illegible]然[illegible]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
是者[illegible]其[illegible]敢有爲陛下深[illegible]之。伏惟陛下仰
[illegible]以[illegible]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
武足以靖[illegible]事之[illegible]分加之以恭儉，此古之帝王
[illegible]而不能有[illegible]者[illegible]下[illegible]有[illegible]
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遂今也[illegible]於[illegible]不知進天
下之[illegible]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
矣變故[illegible]用[illegible]裂江河[illegible]人民[illegible]火繼作
[illegible]月發時[illegible]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能
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
無財而已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
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
以為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
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

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
庸人可以[illegible]日而千里陛下[illegible]以西[illegible]不[illegible]赫然發
怒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illegible]阻破壞其
[illegible]役已方是之時[illegible]人殘[illegible]失眾橫山之民[illegible]皆
[illegible]更[illegible]其[illegible]錢[illegible]知之以兵此非計之大者也
[illegible]公[illegible]中無終[illegible]之[illegible]而所與之
役[illegible]之[illegible]力[illegible]然不以[illegible]以為萬舉
[illegible]今之功[illegible]失律[illegible]今[illegible]既入踐
其[illegible]然[illegible]下[illegible]不敢收獲其

人[illegible]不[illegible]鄉[illegible]於廢
[illegible]有溝[illegible]下[illegible]之
於[illegible]以為是失當有[illegible]以善
其後[illegible]夫財之不足[illegible]至於[illegible]
四夷臣服[illegible]是[illegible]之餘[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也然
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
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秘府之[illegible]帑之[illegible]
昔[illegible]之[illegible]使備[illegible]三歲之蓄臣以此疑陛下之
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為未也何者秘府之財不可多

取而內帑之民不可專用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
以為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未敢其[illegible]而不能自已
也[illegible]為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尚物[illegible]故常
使[illegible]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illegible]而事無不
濟[illegible]也[illegible]其所載物也載[illegible]常[illegible]
[illegible]有餘[illegible]然後可以[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今[illegible]方之[illegible]不
[illegible]民力[illegible]用不足[illegible]能以自[illegible]
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山[illegible]

亂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除甫之變陵谷
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
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
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
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
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請得爲陛下
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
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乞是民也而後
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當民而置官當官而

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仰其官以取人
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職缺而取之於郡
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
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
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亂
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淺浮分散不復其舊是
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
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
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

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恥爭奪禮
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紆則
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懲亂懲亂則無所不至
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傍徨
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而折之則莫
如止來者而關其隘今也舉中人而納之不測其多
也設險於中塗而難艱之是以法愈設而官愈甚惟
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
與之吏立二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

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
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
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
修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
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舉起而趨
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
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
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遊四方侵擾
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

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illegible]立
法功[illegible]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illegible]望其萬一也
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illegible]過之[illegible]足怪者取之至
少則人不敢輕[illegible]所取者皆用[illegible]之選人也故
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illegible]十年之後無[illegible]之士將
不戰而自滅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將使其才
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苟則取之而彼自不能得
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然則足以官狗
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勸

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
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能取其壯者又
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
存其老也[illegible]其老而已則苟爲以累牛羊哉苟誠
以[illegible]道之書有以救之矣其
[illegible]使[illegible]之爲後者[illegible]仕於
[illegible]祭祀可以無缺矣然而[illegible]是法也則
必[illegible]於二者[illegible]於[illegible]而[illegible]於[illegible]大下將不服天下
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illegible]以救患者必有

所過而後[illegible]之不[illegible]也其
(一)使[illegible]
自[illegible]不得而[illegible]也[illegible]凡此者[illegible]三司二
司之吏[illegible]多而不可[illegible]會計簿書案
也[illegible]以御繁以簡自處
而以繁[illegible]人以簡自處[illegible]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
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劇人用事有所分事有
所分則害未不適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
大而一委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

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
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
至於轉運轉相鉤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
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
之不可獨信而必[illegible]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
於吏者[illegible]轉運使[illegible]以爲天
下之財其[illegible]可分[illegible]三司歲[illegible]其綱目
既使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損其吏以絕
亂法之[illegible]可[illegible]可見矣然此三

乘之任丁大
總今則無之
矣

法者皆世之所抑世俗所怨而迷者也今且將
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
行之道焉何者自學者六品諸司五品一部而任一
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仁宗百年之法相
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門門之二歲而考績無
罪者遷其官自熙寧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
世則增之此二者大臣便於世俗淺然而莫敢怨者
以爲吏多而欲損之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
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
爲國者循理而不郤怨非不郤怨知其無能爲也且
今此二法者國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
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損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
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
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或罷其舉
官破壞其次第使之窮苦無聊不進而不遂此其爲
怨豈減於今之十歲均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
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困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
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且

今之任人者
不今所任

增之吏漸於衰少□□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
職司每歲終任其□□□守縣令各任一人爲□自今
以前未有以私□舉其□□入已□若干者二者
皆得□□其□□而以□□與之同
罪雖大官與故不除也夫以□罪舉其□罪正入已
至於其爲怨也若矣而□不□□之不明亦可
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避今□之□任人者任其
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錮之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
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
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
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
之以聖人之所不能而□不□罰矣而況任之以衆人
之所能猶不可哉且被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
患其知而未必告按□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
爾今使□□□及之其□□□所不聞陛下□□擇奉
公□□之□而使行之陛下□□而察之□□之患
如除腹心之疾□其以□□舉其贓罪正入已至若
汙者非復遊談遠附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

商使姦吏有所懲罰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
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
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眾雍熙之間天下
之兵僅二十萬方是之時也戎行調發役而作而兵
力不勝本當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以來契丹
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
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
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為兵分以屯邊所屯
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為額雖復近歲頗

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東熙天下之衆適
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
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
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
輒敗於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太祖宗
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
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
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
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

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
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為多
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為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
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
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
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
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
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
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

有餘其視棄財如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
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
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
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
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
人少者至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
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
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
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

茶眾八白倒之不敢東之繇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
耶矣是以今之所謂者皆不足特聽偽間之言採疑
似之事其行不足於出境而所謂不直於京師得有
籍以與其將帥則止矣耳自餘何事之至皆若也
敵之所在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出兵以當不意之
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之故也陛下何不
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中之何以益茶粟則多
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綽然如目前之害
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錙銖之賦以與人至
於百萬則捐而不知惜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
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
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
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强敵而不敢輕近
則[illegible]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
請得以言之實何者今世之强兵莫如沿邊之土
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
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
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

賀聞多土兵則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
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
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
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
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
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
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
為內郡之備而止夫土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
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
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
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
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
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从而
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
此時者也廩祿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
能受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
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
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

者也然而未嘗所以試不遷之者天子七廟三昭
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
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無窮不可則宜無所不
廟而推其無窮之心則有時而窮有親而後為解也
聖人知其不可故為之節也而之外非有功德則迭
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
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過此則至於宗室
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盡而列於庶
人者兩漢之制帝之子為王王之庶子猶有為侯者

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為民者有自
為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為凡今宗室
宜以親疏貴賤為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
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遷敘之等無
勝之數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資
史威之以刑罰以明於己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
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才者則出之於近郡
官為屬舍而廩給之使自治而其如此今聚
而養之厚之以不肯之祿之爵使其賢
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驕恣戚戚而無
以為樂其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
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
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至
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為公大自王而為公非
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稍
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
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
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為不然古

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而
因禁錮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
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
為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
雖宗室諸侯使得以次
居外如唐
以來勞不
至於太其欲重兵
而聚之京師根本而轉唐之

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運而上以石計
者至百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
道路月廩歲給之本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饑寒困
迫每每侵盜雜以他物米之至京師者皆非完物矣
由此觀之今世之法責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并
法之民者也臣願更爲之法聚今每歲所運之數而
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錢與兵而責之凡皆如
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財及人自致之而所過
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

今一可軍大將之資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爲
官運者不米官自盜取官之所入而不覆捉者得其
富以自殖而富民之欲仕者得補求爲軍大將以此
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
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大物有常
數取之於西則不足於其餘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
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
貴貴其則東南之民傾而趨之趨之者衆則將反於
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
願爲此一者與舊法皆試之利害而從其可否必
將有可見者然後取而從之此又久允當之一端也
昔因官區有道無所不取者富之端也不足取者貧
之端也從其可取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
矣從其無足取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
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須區區
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
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宜多於舊
臣不敢遠引前世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

送與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
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
大震自役並作開有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
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勞徠之
未息宮私惡得日不暇給而宗室之衆不假歲月而
羣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取之義臣誠知事之
既往無可爲者然爲自今從其可取而收之則無益
之費猶可漸減此又久允當之一端也但不勝拳拳
私憂過計竊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

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illegible]之[illegible]
者然臣愚以為苟三冗未去[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蓋衆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illegible]
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illegible]其官而[illegible]
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illegible]
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illegible]
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illegible]將
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illegible]成之而
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

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
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
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
可去也然而為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
[illegible]而[illegible]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
合[illegible]之[illegible]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
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
其舊然[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紛然非之矣[illegible]而有一不當
衆將舉而以罪法[illegible]不當不能動[illegible]而至於再三

[illegible]之人亦將不免於[illegible]之[illegible]
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illegible]
世有耕田而以其[illegible]人[illegible]
夫殺人之可[illegible]夫殺人而[illegible]得以
彼而害此[illegible]之[illegible]而
法之是非則不[illegible]
天下之浮議使吏法不[illegible]三冗之
[illegible]可去也冗既去天下之[illegible]害百
[illegible]是府[illegible]陛下所為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

如志衆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illegible]
[illegible]北狄不臣之國有之則為漢文帝不有則為
[illegible]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
[illegible]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敢以[illegible]言事
[illegible]遊臣[illegible]惶誠恐稽首頓首[illegible]

宋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一

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二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上書劄子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忠悃之言[illegible]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言之初已嘗言事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除官自此始得發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內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為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遂與衆

籍觀而定矣既而謬蒙恩澤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竊見設施之迹陛下天生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其於求治[illegible]曾何足云自頃歲以來每有更[illegible]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illegible]公私[illegible]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數行下則眾庶愁苦患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哉以為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illegible]陛下屢發英

斷廢罷大吏數其罪[illegible]臣[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其[illegible]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illegible]天[illegible]道[illegible]輔相中外將[illegible]觀望政[illegible]日獨[illegible]必[illegible]文遂而不得[illegible]為陛下[illegible]也陛下自[illegible]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illegible]唐之[illegible]而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舊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為陛

下恨也凡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illegible]遺民饑困盜賊滿野羽檄未寧軍旅在外[illegible]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而之不[illegible]見矣然陛下猶遲遲而不決意者已為之而[illegible]人主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主之德如天[illegible]然而[illegible]地[illegible]草木[illegible]死可謂[illegible]澤[illegible]自今[illegible]食鼓[illegible]之[illegible]何名[illegible]也如[illegible]而中止遲疑[illegible]久而不[illegible]

人之生[illegible]矣[illegible]君子之[illegible]力之[illegible]
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illegible]之今[illegible]先治其心使
虛一而靜湛乎彼我[illegible]惡如[illegible]塵垢
遷善如[illegible]鑑[illegible]民一[illegible]則[illegible]之既散者
要之以[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者存其[illegible]而
不任事復[illegible]役以罷[illegible]之條[illegible]以[illegible]市易之
今行之[illegible]年而觀之[illegible]民不安居[illegible]賊復
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illegible]七之誅
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

人有言曰一慈之不忍而終身[illegible]乎惟陛下為社稷
[illegible]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illegible]懇情[illegible]之
誠干犯天威伏俟鈇鉞臣[illegible]誠[illegible]誠恐昧死上書
謹按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illegible]最為易見上自
中外官[illegible]下至[illegible]父野老無有一不知者但以朝廷
所行言其是[illegible]有功言其非[illegible]有罪是以畏避鉗默
不敢正言[illegible]今謹采衆議人所共知灼然可見者畫
一開坐如後
一議者皆謂富民役貧民[illegible]收倍[illegible]之息是以富

者日富貧者日貧今官收青苗[illegible]息二分[illegible]
取之[illegible]有[illegible]貧民[illegible]於民間而[illegible]不
[illegible]公私皆[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與
私[illegible]別[illegible]法
今[illegible]不[illegible]之以[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也無[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
出入閭里不[illegible]徵取即[illegible]公家
動有違限[illegible]或[illegible]息過倍而民[illegible]不如今官貸青
苗[illegible]以[illegible]錢[illegible]隨二税[illegible]里相保結以請錢一家不

[illegible]走城市[illegible]費百端一有逋[illegible]均及同
保貧富相[illegible]以[illegible]而後已朝廷雖多設法度以
救其失而其實[illegible]
一議者[illegible]役[illegible]民家一夫為役[illegible]家失
業故使[illegible]錢[illegible]為雇人謂之免役出錢雖多亦
民[illegible]家之[illegible]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
之民以力[illegible]不[illegible]役[illegible]其[illegible]使
有力而[illegible]者使効其力有[illegible]力[illegible]得雇人
人各[illegible]其所有是以不勞而[illegible]今[illegible]有之[illegible]

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効也於是賣田宅伐
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矣且夫錢者
官之所爲米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錢以
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
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
而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且如京師百司
郡縣刑法之吏無祿而役爲日久矣周知其人在官
雖曰有祿而事簡吏少勢或易供非如今州員數稍
多不可供億況三代兵出於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

給若又兼舉大貴爲力實難然議者以爲給之以祿
然後可責之以廉蓋朝廷選吏之精必不如擇官之
愼祿吏之厚必不如祿官之多今愼擇多祿之官猶
不免於貪而況於吏人乎且昔之爲法也計贓得罪
無祿者減等今用倉法則吏之得罪反重於官顛倒
失宜尤爲未可若朝廷誠患吏貪但使官得其人則
吏之受賕自有分限若猶未也則舒重賕之法不能
禁矣
一議者又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後世縣結伍保以寓
兵今朝廷責其近古亦謂可行然古三代之民受田
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皆樂爲兵而無怨今民
買田以耕而後得食官之所以養之薄而欲責其
爲兵其勢不可得矣然自唐以來民以租[illegible][illegible]官
而免於爲兵今猶有所謂[illegible]爲[illegible]兵[illegible]則[illegible]之[illegible]兵
費已其田又有其甚者民之出錢免役也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役爲役矣今也既已免役而於[illegible][illegible]則用爲丁壯
下於保稅則用爲戶長里正於巡防則用爲巡檢弓手
于一人而三役具焉民將何以堪之且其爲巡兵弓

手也一保甲之中丁壯既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間如
人無人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何日坐作進退
未能知也代者既至則舍而反往來道路勞弊何益
至使盜賊結構官吏常有嘯聚爭黨攻剽州縣未必
不由此也古之治吏使民買劍買牛今也使之棄其
農業而習兵器小民無知緣以爲惡良民之[illegible][illegible]者
一又而之事不得所務民之好權者一補而終身不
得免其害[illegible]者不可勝言者矣
一議者又患百貨[illegible][illegible]制在富民少則貴[illegible]以取

多則滯貨以邀利利有所歸商賈流通於是道路貿易
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此議不更別有所營則雖
繁碎難行然亦未深害民今日鬻市易無物不買無
利不爲今官遣人販賣商旅後值收利公行不疑抵
絕利源不與民共縱其指趣計後猶其自然譬其輕
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專利之名
實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內離心纖嗇今日何苦
於此況復小民好利類無遠見爭買官債以救目前
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既迫逃竄無所父子離散

蘇文　八卷二

行路咨嗟奈何爲此陷穽誘而納之也在於姦民巨
賈窺伺間隙取利則多或愉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
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賒貸貨巧智百出難以具
言有司蒙蔽指以爲利泉幣一散汗漫難收官之所
藏徒文具而已[illegible]朝廷近日將議窮究然而既弊
之法施行未已買官有物猶且如故譬如含苦毒菜
啖舌破脫胸腹脹滿如其非其矣然[illegible]不吐安步
切脉廣求方書其於速愈之術謬矣
右臣所陳[illegible]是非[illegible]其如[illegible]

甚明豈有不察名實有[illegible]
紙詔書行移文書如[illegible]
吏欲[illegible]
安今事在朝廷出命[illegible]而私
自[illegible]恐遲疑不決以失天下之心[illegible]不取此愚恐
之人患在[illegible]十犯典[illegible]甘伏
詳[illegible]其狀奏聞伏候勅旨

蘇文　八卷二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通篇指神宗惟心處越說開悟得易之納約
自牖之意而始末處有斜線法度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不忍厭棄猥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承德音以為大臣之義皆當為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為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于今二歲心目昏眩有加無

瘳故嘗乞丐餘生來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之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而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為陛下參之官吏下為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且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關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遠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此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

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必合人心治議由是[illegible]流費用之屈者明先帝[illegible]之人[illegible]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涕其後一年之[illegible]令[illegible]孝悌之行勉勵州郡[illegible]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illegible]大父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illegible]欣九族親睦尊賢[illegible]民蒙福而安[illegible]之[illegible]朝廷[illegible]之暫不[illegible]於[illegible]陛下復[illegible]而天下已[illegible]如此豈不寒心陛下[illegible]今[illegible]之當用之數

[illegible]可[illegible]者凡有[illegible]觀之[illegible]獨陛下[illegible]所俯謂天下之人亦未有[illegible]當[illegible]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illegible]易[illegible]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何使陛下行此道[illegible]則臣以為可久可大之功可[illegible]設[illegible]其役[illegible]治太切用意過當[illegible]得進邪說[illegible]以中[illegible]於[illegible]有[illegible]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illegible]以[illegible]小人貪功[illegible]不遠[illegible]

尸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變幣本銷小者身死寇讐西鄙驛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遠之略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有知人心從進則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不顧其害於是衆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已而之以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為常平青苗再出而為揀兵併營三出而為出錢雇役四出而為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

民憤怨謗讟爭者章交於朝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為之當守太息引咎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方其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其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悍將怨最深為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遺卒以充之且之而陛下既而[illegible]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已陛下雖推恩撫之而彼不以為惠反謂陛下[illegible]之計不得已[illegible]臣[illegible]之臣謀之不武務安之[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下之心知其[illegible]以[illegible]萬全[illegible]之[illegible]服心以求[illegible]地夷人[illegible]之[illegible]相紛[illegible]數四方[illegible]君[illegible]陛下[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以為是邪非邪陛下[illegible]心加[illegible]不[illegible]以為是不以為非也然而其終至於此

然[illegible]今陛下之所是而未[illegible]者無乃亦類此歟臣[illegible]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illegible]也今陛下既已與民犯兵而[illegible]矣大[illegible]於[illegible]民則[illegible]而禍大[illegible]而禍大者土崩之[illegible]陛下未[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心[illegible]不[illegible]元[illegible]陛下不[illegible]而後[illegible]向一[illegible]下之役已[illegible]人[illegible]觀之[illegible]

今陛下之所是而為之者[illegible]
甲三者之賢臣不得[illegible]
一人也百姓毀家[illegible]
宅以自[illegible]一家也陛下[illegible]
改使[illegible]之以本[illegible]之以[illegible]
民[illegible]
嘗呼而責人之罪可得而[illegible]之形
成此[illegible]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illegible]而
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

蘇文　八卷二　十二

試觀之天下騷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
論[illegible]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倦孰與今日之多悔
恨自[illegible]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
言之[illegible]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illegible]陛下之
本心[illegible]今日之事[illegible]之過計也陛下察即位之本
心而獨[illegible]以為過也[illegible]之
道路[illegible]今陛下[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陛下之
意也[illegible]臣[illegible]之
不[illegible]以從衆則人主[illegible]

擇其深淺則其用捨之[illegible]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
不使也臣竊痛陛下[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安天下
而[illegible]即位之臣[illegible]
自我而獨為此[illegible]
相非之以為當與[illegible]及者[illegible]
許議乃可此二人者非賢於趙[illegible]
是衆無[illegible]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illegible]
因[illegible]不可聽而況不如[illegible]
安民保國而與[illegible]功伐如[illegible]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

蘇文　八卷二　十四

也臣不勝[illegible]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疏而言切惟
陛下察之

代老臣建言一一典刑

論明臺諫劄子

若近年臺諫雖稱吏部都察院會同考選恐

不免宋人所由執政指揮之弊

臣聞昔稱堯舜之德曰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居高宅深其勢易與臣下隔絶若不務廣耳目用不聞外事無以預知禍亂之原臣不敢復論前代請以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臺諫更迭進見內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禀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爲上耳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今有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惟與宰臣得對於前者惟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事其是非可否既決於執政則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二人孔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臣竊取此五人言行之實而參觀之則其邪正向背槩可見也昔漢成之世王氏方盛群臣莫敢言者惟劉向王章力言其惡無所顧避皆爲鳳所不[illegible]以死而鳳推薦其門人如杜欽谷永之流使上封事欽等所言皆掩其短専攻帝失由此[illegible]漢以不競今陛下深居[illegible]耳目[illegible]人若又聽其牽制自選擇不公選[illegible]人[illegible]天下安危大計無由得達於前而朝廷之[illegible]陛下留神省察無忽臣言則社稷之福也取進止

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劄子

蘇氏兄弟□見外大典

臣近奏乞修完弊政以久其行之□其一謂諸州衙前臣竊先論今昔差雇利害之實竊見定差鄉戶人有家業欺詐逃亡之弊比之雇募之人其勢必少此則差衙前之利也然而所差鄉戶必□□乞計決比至差定州縣胥吏乞取不貲及被差使先入重難若使雇募慣熟之人費用一分則鄉差生疎之人非二三分不了由此破蕩家產嘉祐以前衙前之苦民極甚之此則差衙前之害也若雇募情願則非慣熟必不肯投州縣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至勾當動知□便事亦有當頭者□□自無破產之患此則雇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有單薄役盜之弊必甚於鄉差熙寧以來多患於此此則雇衙前之弊也然則差衙前之弊害在私家而雇衙前之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則私家之害無以可救若雇法必用則官府之弊有法可止何者今以□起名衙前除差三大戶外許免其餘色役今若前雇募衙前從□

自長名免役之法則上等人戶□□□□□例有實戶則所謂官府之害□□□□今臣竊□□□代聖人其法不能無弊□以爲□□□□□微要以因弊施置無害於民而已今差□□人□宗雇法行於先帝取其便於民者兩行之此三代更法之比也

其二謂諸□□役人乃前已具論差雇役人利害以謂差役之利利在上等下等人戶而雇役之利利在中等既利害相半則兼行差雇爲利實多然則祖宗舊法與先帝近制要爲皆有所去取唯當問人情之□□吏不當以新舊彼我爲意有所偏係也臣觀前□役法皆由臣僚意有所執或自前曾經議論欲遂成其說或見今擬望上下有所希合致令所立之法不得通行

右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政如青苗市易保甲等事一皆刬削而天下□□□□人以爲非者至於改募役爲差役建議之始□□□□□□□未便蓋事之當否眾口必公□□當人□□□

臣願朝廷採此衆志立成定法臣昔於元豐三年任戶部侍郎竊見朝廷始議兼行差僱二法使天下以六色助役錢僱募州役吏卒皆與衙前不同自可斷然必行已而衆皆稱便何者事常之見凡人不能成聦昧不曉至理或偏係不肯公言挾其私心有何由濟故臣今所言欲乞出自聖斷與大臣熟議如有可採參三年例斷而行之所貴天下之民遂得安不然使中外紛議動經歲月大法無由得成而民被其害不有已也臣不勝區區不知言之煩瀆死罪死罪

取進止

論冬溫無冰劄子

此篇劄子自兩漢書疏以下不可及十分任悠忠義鬱然

臣伏見前年冬溫不雪聖心焦勞請禱備至而天意不順宿麥不蕃去冬此災復甚而加以無冰二年之間天氣如一若非政事過差上干陰陽理不至此謹案常燠之罰載於周書而無冰之災書於春秋聖人之言必不徒發臣謹推原經意而驗以時事惟陛下擇之蓋洪範庶徵哲則時燠豫則常燠謀則時寒急

則常寒哲之為言明也豫之為言舒也故漢儒釋之曰上德不明暗昧蔽惑不能知善惡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既弛緩故其罰常燠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亡無寒歲而秦滅無燠年今近年冬溫無冰可謂常燠矣刑政弛廢善惡不分可謂舒緩矣臣非敢妄詆時政以惑聖聽請為陛下具數其實然事在歲月之前者臣不能盡言請言其近者凡有罪不誅者七無功受賞者四陸佃為禮部侍郎所部有訟而其兄子

乃與訟者兩食交通獄既具而有司當宇無罪此有
罪而不誅者一也石麟之爲開封府推官與訴訟者
私相往來傳達言語獄上而罷吏爲郡官此有罪而
不誅者二也李偉建言乞回奪大河朝廷信之爲起
夫役費用不貲今黃河北流如故小不[illegible]退東流於
塡遂成道路臣[illegible]乞正[illegible]然[illegible]之罪不蒙采納
任偉如故此有罪而不誅者三也[illegible]官王詔
故入徒罪雖該德音法當衝替而[illegible]得十部正令
經營差遣遷延不去此有罪而不誅者四也知祥符

張亞之爲官戶理索積年租課至勘決不當償債之
人估賣欠人田産及欠人見被枷錮而用[illegible]至
死身死之後監督其家不爲少止本臺按發其罪而
朝廷除亞之衡州欲令以去官免罪此有罪而不誅
者五也孫述知長垣縣決殺訴災無罪之人臺官以
言然後罷任雖行推勘而緩其獄致猾吏忍殺此有
罪而不誅者六也秀州倅郭嘉與數人訴災州縣務
虐不肯受理臨以鞭扑使民相踐而[illegible]者四
十餘人雖加按治而知州章衡反得大藩[illegible]大郡

此有罪而不誅者七也近日差除戶部尚書以下十
餘人其間人材粗允公議者不過二三人其它多老
病之餘及執政所厚善耳臣與僚佐共議以爲不可
勝言是以置而不論獨取其尤不可者杜常王子韶
二人論之然皆不蒙施行夫杜常有熙寧開闔事呂
惠卿兄弟往解惠卿所撰手實文字分配五常比之
經典及其所至諂事取笑四方其在[illegible]司希合時
[illegible]小吉等有意施之政事前後[illegible]官所劾兼其
人物凡猥學術荒謬而寘之太常禮樂之地命下之

日士人無不掩口竊笑此無功受賞者一也王子韶
昔在三司條例司諂事王安石創立青苗助役之法
臣嘗與之共事實所親見及呂公著爲御史中丞舉
爲臺官公著以言新政罷去而子韶隱忍不言先帝
賢其姦妄親批聖語指其罪狀自是以來士人不復
比數但以諂事權要子弟故前後多得美官今又擢
之秘書[illegible]日[illegible]當得[illegible]從公議所惜實在於此此
無功而受賞者二也張[illegible]才凡下從第二任知縣
遽爲開封府司録曾未數月服其繁劇又爲寺監丞

得將作又不數月令僧開封排官意欲因擢罪貝遂遷上此無功而受賞者三也丁恂能少府藩經年不得差遣一為韓絳女婿即時擢為將作監丞此無功而受賞者四也其因緣親舊無藉而特從常調與之堂除以至除目猥多待闕久遠孤寒失望中外嗟怨者尚不可勝數凡上件事皆刑政不修紀綱敗壞之實也大率近歲所為類多如此譬如人時有春夏而無秋冬萬物雖得生育而不能成天之應人類以類至宜指揮大臣令已行者即加改正未行者無

蹈前失勉強修飭以答天變臣伏見去年歲在庚午世俗所傳本非善歲從以二聖至仁無私德及上下故此凶歲化為有年然事有過差猶不免常煩無水之災由此論之天地雖遠得失之應無一可欺若更能公習修省庶幾有所相勉為善則太平之功庶幾可致也臣愚欲乞以法責欲使陛下比當宥寬無缺可指無災可救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多死罪死罪取進止

宋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二

歸安茅坤批評

劄子

乞分別邪正劄子

文定分別之中猶以渾含寬大為所以元祐之政失之弱而祭邪之寬復起也

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為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

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不至憤恚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漢之末宦官相濟[illegible]亂[illegible]視寵亦滿中外及[illegible]死閹宦代之

政以三桓分治二州使其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
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桓沖謂安之勞內桓氏亦用
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與
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求其志則謝安將
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臣愚以為大臣事務舍
養小人為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illegible]邪怨
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illegible]前
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擢用處東朝[illegible]皆身為待
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
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有痕迹以示異同為朝
廷欲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為小人雖決不可任
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
廢寵辱憂喜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
計也昔召公就用鄧溫伯為翰林承旨而臺諫紛然
進言以為[illegible]以謂小人心由此安進臣嘗論溫伯
之為人[illegible]委曲從人
方[illegible]用事則順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
國亦宿其間若以其[illegible]無所損益遇流俗

奏文　八卷三　二

轉[illegible]急不可保[illegible]不[illegible]也[illegible]其[illegible]
首為亂階則甚矣[illegible]廷
遠慮亦不為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
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illegible]止至於在外臣子
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illegible]以忘其死則垂
拱無為安息為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
采公議而効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致斯義勿聞
不頒改更之政銷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

奏文　八卷三　三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再上劉吏部論時事卷

臣今月二十一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又言其所以貴大體而詳意猶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危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若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

安泰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天下憂厲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爲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皐陶則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則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記今於周易所論尤爲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剛不盛而居中得正聖人知其有君子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於遯大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道若人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今之卦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退居于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

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推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爲人君者亦須獨不斷以小人在外憂其不安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跡可指至於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飼之以畜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水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

去君子潔身[illegible]義[illegible]道之不行[illegible]
一[illegible]
明聖[illegible]
今觀其設意[illegible]一時臣
佐不能將順[illegible]不悅及二聖
臨御因民所[illegible]更之[illegible]之際先朝
用事之臣[illegible]失民心務
從蹤跡若[illegible]朝廷遂不[illegible]不能復
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illegible]之外益已厚
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illegible]者[illegible]乃欲
招而納之與之共[illegible]欲以此[illegible]此人若
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illegible]人[illegible]以快
私忿人[illegible]被禍者不足[illegible]而[illegible]所[illegible]朝廷也
[illegible]以來小人[illegible]二[illegible]滿
[illegible]者多是以利[illegible]動搖貴近
[illegible]之以利[illegible]不問其言而聚
[illegible]又不加審察[illegible]不過甚矣
[illegible]盡食沒齒無

[illegible]為[illegible]民從之遂[illegible]而
不召亮死二人[illegible]嚴三人[illegible]
劉之[illegible]為之所以[illegible]其[illegible]而使之無怨
者[illegible]必公[illegible]人皆知其所與
之非私而所奪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心耳今臣
竊[illegible]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為少
彼既中[illegible]不悅則其不服[illegible]欲招而納之
以平其隙[illegible]其可也[illegible]人四方其訓
之[illegible]下誠以[illegible]反覆為憂[illegible]任才[illegible]忠良[illegible]
[illegible]明[illegible]之[illegible]得[illegible]人常在[illegible]未及[illegible]伊
尹而不[illegible]之人[illegible]矣故[illegible]陛下[illegible]自聖心不
[illegible]小人一[illegible]之[illegible]則天下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見用人之[illegible]無
不[illegible]之[illegible]有
[illegible]見之為
[illegible]
[illegible]之內[illegible]之之
[illegible]知者[illegible]所五

內卿以之任其內外卿以之不分一體也哀
時上下雖有調停之說故了翁亦不以不消
此爲言了翁與章蔡相讐者猶爲此言然則
彼之私相黨者安得不指爲蠱亂何當之行
乎

三論分別邪正劄子

此一劄又專在反已一着做又得體

臣聞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
推至誠之心而加以不息之久則人無不可動全在可
發見於斯人誰則不伏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
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願大小人天下
本無異心舉黨自作浮議近者徵宗心渙然
正直有依人知所歸惟二聖勿移此意則天下誰敢
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黨錮而敗者安有存

至誠不息之志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
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繁布列中
外皆免竄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革觀望自消昔
用紛爲相所爲貪鄙則實嬰罪大聯親宮禁僥倖有
功諸爲免治獨行法度十則辜章李嚴辭流徙遠郡
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
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本大治而朝廷不紀其
在州郡民物粗安若朝廷人臣正已心無十事邀
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

有異黨謀不歸心何者與同反覆之憂蓋亦不足也
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議者黃河北流正得水
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
及陛下再遣官吏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
今累歲河初由淤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
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徠之厚惟恐失
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絕納醇忠以
奪其節鉞功未可覬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
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隙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

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者也昔嘉
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
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
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
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雇法
有所不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
存雇法先許得差諸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役
爲便差法一行即將差足雇法斷在歸復肯行臣頃
奉使契丹道出河北官吏皆爲臣言朝廷欲行以

坊場錢別作支費恥不以付役也彼亦不得雇民
力以供官此弊河北號爲損井鄉又熙寧雇役之法三
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業高強出錢無幾下戶
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
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
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獨是中
等則反爲害臣且借畿內爲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
中等之家大率歲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
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

日使自役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
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
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
十年所供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
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朝廷之議官戶等六色
役錢只令更當出人不及二年虔州役而不及條役
寬剩役錢只得用雇衙前州而不得還諸郡縣人
戶輒出錢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爲雇如此
之類條目不便者甚多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

今五年矣如此[illegible]則[illegible]所[illegible]因[illegible]修法爲安民
靖國之術者也臣以爲是役[illegible]知當[illegible]得失
然四事不大如[illegible]心[illegible]異同
志在反覆於國之失[illegible]
彼巴黜竄於心多是謗議得[illegible]
伏乞宣諭執政事有失當改之勿疑[illegible]
無[illegible]民心[illegible]得則異議自消陛下[illegible]
大臣遴選以安當[illegible]內[illegible]上下[illegible]
一事臣方根究詳悉續具聞奏臣不勝區區冒
[illegible]伏候勅旨

[illegible] 十二

再論[illegible]邊事劄子

論當[illegible]邊事[illegible]後[illegible]

[illegible]

臣近以經河[illegible]等事與
邊事東使反[illegible]則乞行
責降[illegible]思念懇
河邊[illegible]本由諸村狂妄[illegible]上而諸
村猶在[illegible]除帥臣[illegible]又[illegible]下以臣愛之
必不免觀望朝廷爲諸村所使名不能行移降黜

[illegible] 十三

河之患務本可知加以朝廷議論亦自不一臣請詳
陳本末而陛下察之昔先帝始開熙河本無蘭州初
不爲患及李憲建議創築[illegible]城因[illegible]熙河
次不可守自取蘭州又已十餘年今[illegible]質孤勝
如[illegible]若無質孤勝如[illegible]亦不可
守[illegible]以邊防無事將吏安閑若
[illegible]邊人之常態而自
古[illegible]今[illegible]何者一寨廣
狹幾何[illegible]兵[illegible]聚其勢必

要假令[illegible]之[illegible]何則
昔日今[illegible]其[illegible]人[illegible]
若[illegible]以[illegible]
後[illegible]是以[illegible]此[illegible]
別[illegible]先[illegible]
西蕃[illegible]起[illegible]先[illegible]道[illegible]
後多持各[illegible]以[illegible]忠見之足[illegible]有[illegible]矣事既
不逆而[illegible]為逐為阿里骨所殺阿里骨本事總
之家[illegible]先[illegible]其家次取其國[illegible]之[illegible]

心乎昔有不服之志此實[illegible]之[illegible]會也是將朝廷
若[illegible]投[illegible]出兵[illegible]忠則不[illegible]之功庶幾
[illegible]而一[illegible]人[illegible]不知[illegible]以[illegible]
臣使得[illegible]中[illegible]命之[illegible]以[illegible]部[illegible]之[illegible]由
此[illegible]外修[illegible]木[illegible]之[illegible]
而[illegible]既克
張[illegible]於公[illegible]人[illegible]劉
[illegible]人[illegible]可傳
[illegible]犯矣公

不從[illegible]七日[illegible]中[illegible]勁公以[illegible]今已不定
未可[illegible]大[illegible]命[illegible]七日之間[illegible]今[illegible]於
數[illegible]行[illegible]亦足以[illegible]於事[illegible]而不達
兵[illegible]種[illegible]昔在先朝以[illegible]多敗少成
當為[illegible]人[illegible]為人與[illegible]於須[illegible]偶
以[illegible]以此自負而西[illegible]久作
聞[illegible]可乘之勢況有[illegible]思見蕃
界首則不知[illegible]兵果出境必有[illegible]之憂矣兼
聞近日[illegible]招青唐蕃部數以千計[illegible]之[illegible]本[illegible]無措

未有[illegible]之處却之則於彼[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名不[illegible]臣不[illegible]朝廷[illegible]加[illegible]安在
若不[illegible]降臣恐朝廷之憂未有艾也昔[illegible]使阿里
骨[illegible]結連[illegible]人同[illegible]鄰[illegible]羌
驕[illegible]人[illegible]任責而使聖
君[illegible]於[illegible]之中[illegible]之內復何益
[illegible]甲骨決不可取者[illegible]此二事
[illegible]性命[illegible]不旋踵故
臣[illegible]此三人外[illegible]使[illegible]知此狂

謀本非甘息易以招懷內則使邊吏妄賞而作不
敢妄作此當今所宜速行者也然措置熙河邊此
破壞彼此相疑卻欲招納今范中誼并得良帥未易
可也臣觀葉康直之為人深恐不足倚仗何者康直
頃緣權貴所為節制秦鳳秦鳳是歲令其出兵無事
而康直於前年冬無故展修其吞城役今夏將大兵
壓境兵役已集康直恐懼不敢興功空以出兵歸於
朝廷役既不成虜兵乃去既無將帥可委之略將有
熙河孫動之秋臣恐陛下西顧之憂未可輕也要須

從置它路更命熟事老將以領熙河仍牧將成敕使
知朝廷懷柔遠人不求小利之意如此而邊患庶幾
小息矣取進止

論來陽邊事劄子

右今來以蠻夷攻蠻夷為最以制近十兵攻
蠻夷之若謂徙中國之兵則非計矣
臣近再論宋義問處置邊事乖方致來陽蠻寇賊殺
將吏乞早黜義問以正邪之史選練事老將付以繩
易經今多日不蒙施行訪聞執政止以近成易將兵
家所忌為說雖知義問處置顛錯不當賞不罷將而猶
復隱忍不即選代比雖進兩見往規然見凡人未曾
經練戎事何益於算從此歲月坐縻邊人肝腦塗地

臣甚惑之謹按義問所為蓋全不曉事留在邊上一
日即有一日之害昔趙括代廉頗以趙括代之則敗秦
任王翦以白起代之則勝蓋臨敵易將顧代者何人
耳今義問所以處文籍但終欲庶之遠人何賴日被
實威若非陛下亟命賢將往代則臣恐陷
害生靈未有已也臣聞湖南來陽蠻夫繡山湖道
路險遠中間人之出入據其地勢則步不得其便而郭
逵知邵州因於陽光帶李沼從章惇自沅州入過界
了致逵沼皆為兆取將然並有敗無成者地形不便

也今朝廷已指揮諸道發兵數萬以下然將非其
人臣恐既不知兵又不知守老兵難所致變心之
患深可慮也今朝廷欲兵少易於其中也戍兵民不
下數千義無策之事中間多處有要須略行之計使
之畏彈皆出榮陽兵民外役乃可指揮間日已上
大人皆言恭竊難以力爭可以智伏然遣小將[illegible]
必取十人然後行旋何攻討必用百兵將之人此中
因强兵斂之際多無益然此可使智者隨事制置
以選役也臣前者嘗以衆人言謝麟屢經蠻事頗有

勞效乞行委任朝廷留而不用益必有賢於麟者進
乞速選以緩邊鄙之患在於義問此無可望者陛下
宜從也臣又聞衆陽諸夷與宜州蠻相接宜蠻之
兵衆多若與衆陽諸夷合謀作過勞益甚然後難于
滅亦乞指揮轉運司行招撫蠻不得其用但勿與
力爭不須輕發兵掩捕

論開孫村河劄子

利害明悉

臣為戶部僉曹承領余介一部有居天下財賦之半
適當中外困竭不給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
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人之所入不給餘萬略無羸
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支數亦不足以枝梧之患法
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而京西路及鄜延路河議
失當賦役橫起二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
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駑下乎今者幸賴二

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覽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
陝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為深憂惟人用窮旋
開歛來歲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大者役兵二
萬人爲榮稍椿等物三千餘萬方可興役興功鋤斯之
餘與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之
役尚有來歲大役聖慈均知民心將召河北轉運司
官吏論以修失病間何人議已從不行陛下日過
憂慮然若大然[illegible]議者所論[illegible]言安之策雖權
罷大役而其小役竟未可休知[illegible]來年之

夏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後修打
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兄費
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
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堤防
其為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
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
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聚議既嘗如此今議河
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慊避使天下知之
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為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

前議未肯變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為朝
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有三
其一曰御河堙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已北漲
水為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北界入
海邊防失備此其所以熒惑聖聽而難公議者皆以三
說藉口大臣決河之勢如建瓴引之徙東勢如登岸
難使之說雖偏亦必知之何況此三說皆未必然
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
歷邊郡饋運既便河流無阻今河既西流御河堙滅

失此大利雖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然議者能
復滑州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
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
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一二年自小吳以後見矣此御
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水
泛敗秋田百河數十里為之蕩乾已見其必然水既
去淤厚累尺東方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昔居丘
家以避淫溢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比見河道今河水
在西勢亦如此遠為堤防不與之爭可免漲溢之

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捐費其數甚廣而故道
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稅完復為利不貲安用迎天
地之所移而為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
水為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
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胡馬之
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河口可行之地已無幾
矣其為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
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舟為梁便于過敵臣聞虜中諸
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

百姓已深被[illegible]役[illegible]北方之患
者爲害[illegible]之大者如此可以速使[illegible]而知此
兩大害[illegible]失使之說不足恃[illegible]也臣[illegible]以此二
說質之議者則分水之說不足恃爲矣又臣
訪聞今歲因[illegible]可上役兵勞苦[illegible]有數百
人[illegible]之被[illegible]都水使者違役不[illegible]防遏之
卒擁扣而散盜賊夏多役病死者相繼使者恐朝廷知
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
冬放來歲春暇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役當如前
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恥於
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
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朝廷其間[illegible]不遑旅要
[illegible]人[illegible]事[illegible]不成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
戚[illegible]有[illegible]者役[illegible]者惟願[illegible]留心盡能
其誠於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illegible]論回河劄子

右臣累論回河已[illegible]
臣聞朝廷議罷回河求今所用役兵[illegible]分水臣
以爲天下[illegible]時河決修之役尤[illegible]未役大[illegible]
此役緣奏言不便既而采察衆議河北轉運使謝
卿材判監言於朝言黃河自小吳決口未高注下
水勢奔快上流[illegible]勢無復決怒之患而下流[illegible]行
於[illegible]中[illegible]今秋朝廷若以河事付臣[illegible]不役一
夫不費一金十年之間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己罷
歸本任而使子孝先俞瓘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
計三人利在回河斷言其便而亦知其難成故於議
狀之末復言若將來河勢變移乞免罪[illegible]官吏責罰
都下[illegible]傳笑以爲[illegible]實奇回河之非斷可知矣然
近[illegible]猶如云若河流不復故道終
爲[illegible]不知此說信否然衆心憂懼
深恐[illegible]不[illegible]得夫役成在將亂變
且[illegible]不[illegible]臣今[illegible]河之策
中外議之甚矣獨大臣用執亦心知其非然以[illegible]口

務有邊防一說事係安危可以[illegible]上下[illegible]由
旋陛下深居九重聽言不得[illegible]
昔仁宗皇帝親[illegible]河[illegible]
奸自是以來河事不見[illegible]思之
此豈獨黃河之功哉昔不[illegible]而
所行以來非獨河南與[illegible]河北亦[illegible]由此
說之變成夷狄顧德政何如耳本朝[illegible]人[illegible]引
趣下之河[illegible]之說與[illegible]人之役[illegible]不可成之功
以為設險之計者也昔李垂孫民[illegible]知河事[illegible]建

言乞尊河西行復禹舊迹以為河水自西山北流東
趣海日河北諸州盡在河南不日契丹之變遂可無
憂今者天[illegible]中國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
策自今以往北岸決溢漸及虜境雖使異日河復北
徙則[illegible]其為憂患正在契丹而
大[illegible]欲[illegible]民力導河[illegible]
其[illegible]多[illegible]則來矣[illegible]人
虜境役夫[illegible]契丹
長技在[illegible]之利[illegible]當先

[illegible]岸進築馬頭及伐木為[illegible]其功不細契丹將力[illegible]
弱勢必不能就使能之今[illegible]成[illegible]北岸小增
輒[illegible]必[illegible]後已[illegible]人[illegible]不能出
力[illegible]之[illegible]設[illegible]中途成[illegible]若
於河朔郡多[illegible]臣
[illegible]可以一[illegible]而[illegible]形[illegible]元
老人臣久更事任而力陳此議意其謀已出自重於
改過而假此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耳不然豈肯
於天下困弊河朔災傷之後興數十萬夫費數千萬

物料而為萬無一成之功哉夫人役既興勞不中止
須[illegible]功[illegible]有少無多官不獨辦必行科配官出其一
民出數倍公私費耗必有不可勝言者矣民力窮
竭[illegible]變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加[illegible]饑相遇必為盜賊昔秦築
人[illegible]成而[illegible]今欲回大河以設險臣
恐[illegible]其[illegible]又出秦下異日難救
[illegible]以來[illegible]民力如恐傷之
今[illegible]以[illegible]非計之
得也臣[illegible]下[illegible]之於心[illegible]此大役[illegible]察之自

河決小吳於今九年不爲不久矣議者久而與宜則
宗無異議下議而遣大臣按視役以一年視之則久諸
見大臣之中與天下公議可以使明於是過且不惑陛
下變河之議可罷科差錢物則寬民之力又請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狀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

卽前論罷封事之見

右臣伏見皇帝陛下以孝純仁承纘聖緒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智輔佐其政聖德以幸天下曾未朞歲而弊事稍去善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

甚臣伏惟陛下恭儉祗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羣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爲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爲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聰明中人自棄於惡則天下朋黨蕃殖以爲善者邪正盛衰之原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真宗皇帝勵精求治資用正人一時賢儁爭自託於明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諍顯名則忠

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老期懷事丁謂乘間竊國
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慝而無與同惡
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默不自可否
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修余靖之
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既行士耻以鉗口失職當時執
政人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
言者即至隨輒屏去故雖人主在深宮而朝廷之間無
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
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
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

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
俗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天佑皇室啓迪聖德臨政
未幾而以言路爲急天下竦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
自今闕廷闕臺諫封事一切留中不出既不施行又
不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二
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幾密人
主所當獨聞須留中外餘須降出行遣上所以正
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
無負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廢
則道廢風俗衰頹因循從之臣願陛下承祖宗盛
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
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思言可至陛
下垂拱於上羣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
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通進前狀之言

轍頃者誤蒙聖恩付以官屬受命以來於今五月雖勉強從事而才力寡淺無所建明於本司職掌大率多所未諭每獻狂瞽輒成異同退加考詳未免疑惑是以不敢冒昧竊祿

竊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農田水利與作稅利害以為方今職司守令無可信用欲有興作當別遣使然臣不達竊以為國家養材如林治民之官棋布海內興利除

害豈待他人今始有事輒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議其短各下相忌常有不適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效可以立成人懷此心誰肯徒返為民生事漸不可知從使官有送迎供備之煩民受更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將安用之朝廷必欲興事以利民轍以為職司守令足矣然勢有所便衆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肖不可知而衆所素服於勢為順稍加選擇足以有為况以古之賢矣

開選有職可以責成功未聞遣使以代職司治事者也若行遣使徒失其實均稅寬郵勸事遣使冠蓋相望而今卻徒是之勞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異此於是使條目亦乃未安何者勸課農桑墾闢田野人存則舉其不成法但使職司得人守令各舉其事罷非時無益之役去苛擾不急之賦不奪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之可樂則將不勸而自勵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將使使者何從施之識者皆謂方今農事不修故經界可興農官可置其說職可

以下勸農之疏何異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令何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聞有益此農田之說轍所以未論也天下水利雖有未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之貧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利可待因民之勞而乘國之貧以興水利則其害先見苟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興可以

言定矣而况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將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實無可告者不得於

吏必求於民不得於民則必將求於中野貴官任此
益已甚矣此小利之說轍所以未論也衙役之事議
者甚多或欲使鄉戶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
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並
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
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為生故
無逃亡之憂樸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捨此
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轍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
姦捕盜者必有竄逃之弊今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

檢有縣尉然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檢常疏非巡檢
則愚縣尉則智蓋弓手鄉戶之人與屯駐客軍異耳
今將使雇人捕盜則與獨任巡檢不殊盜賊縱橫必
自此始輦轂近歲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
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
謂之庸錢以備官雇鄉戶舊法當去無餘雇人之責
官則自任且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收大曆
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
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欲取庸蓋天

下郡縣上戶常少下戶常多少者徭役頻多者徭役
簡是以中下之戶得以休閑今不問戶之高低例使
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顛倒失當未見其可
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轍觀三
代之間務農最切而兵出於田役同以人然何以徭役
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戶雖號兼并然而緩急
之際郡縣所賴饑饉之歲將勸之分以應盜賊之
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
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路芻粟之費多取京師

銀絹之餘配賣之民皆在城郭苟復充役將何以濟
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
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本末徒聞漢世
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戶齊役
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今世三
大戶之役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戶之役而
較之三日之更則今戶役已重矣安可復加哉蓋自
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
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以

爲責之以學而奪其方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鄙
兼是以不取奈何令以官戶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
役之法皆以丁口爲之高下今已去鄉從官則丁口
登降其勢難詳將使累役之際以何爲捉必用丁則
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戶之役比民爲重今
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佃田宅斷買坊場廢舉貨
財與衆爭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荀使之與民皆役
則昔之所禁皆當廢罷罷之則其弊必甚不能則不
如爲民此爲役之說轍所以未諭也　轍又聞發運之

職今將改爲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爲青苗愚竊之
人亦所未達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
力不能支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
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術不正吏緣爲姦
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
順民所欲從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
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
聚斂之臣才智方略未見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壞規
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嚮以轍觀之其

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說甚美徒言
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苟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爲然而
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既大人皆疑之以爲雖不
明言販賣然既許之以變易矣變易既行而不與商
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
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
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然尚往往取折亦不可期今
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然後
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賂不行是以官買之

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然則商賈之利何
緣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議者不如慮此至
欲捐數百萬緡以爲均輸之法仍恐此錢一出不可
復還且今欲用忠實之人則患其拘滯不通欲用巧
智之士則患其出沒難考委任之際尤難得人此均
輸之說轍所以未諭也　常平條勑纖悉具存患在不
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斂之以利農
以時散之以利末斂散既得物價自平貴賤之間官
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爲提

與別立賞罰以督增飭法度紛紜何啻如此而況錢布于外內荒歉早有不可知斂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此青苗之説甚所以未論也凡此數事皆議者之所詳論明公之所深究而敏以才淺學闇空疏用意不同動成違忤雖欲強行亦其勢無由苟明公見寬諒其不逮特賜敕令使改授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選賢衆能具合擬授所欲幸孰厚焉

論西事狀

此狀寫本末及行勝處元祐初一公疏

右臣伏見西夏頃自承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人多二族分據東西廂兵力勢力相敵疑間日深入寇之謀自此衰息朝廷畧加招納隨即伏從使介相尋臣竊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兵數處掩襲邊原殺虜弓箭手數千人夜歸巢穴朝廷方事安桑難於用武捨以君臣之體加以册命之恩特遣使人厚賜金帛戎狄獸心敢為侮慢輒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至於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聞者無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補侍從主憂臣辱義不辭勞臣擢自小官列于禁近議論幾事既其本職感激思報宜異常人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聖意由此感悟雖被譴逐臣不恨也臣竊惟當今之務以為必先知致寇之所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策誠使四者畢陳于前卷戎小醜勢亦無能為也董氊本與西夏世為仇讎元昊之亂仁宗賴其牽制梁氏之簒神宗藉其征討世

効忠力非諸番之比乃者董氈老病其相阿里骨㩦
其國奪其妻契丹公主殺其二妻心牟欽氈大將
鬼章及溫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取附朝廷爾
稱董氈嗣子朝廷不察情僞不原逆順即以節鉞付
之謀之不臧患自此起阿里骨既知人衆不用威刑
衆心日離而鬼章自謂與阿里骨比肩　常願居其
下心常不悅夏人乘此隙説其部下之先以阿里骨
解仇結權令轉説鬼章舉兵入寇復誘脇人多保忠
令於洮泉窺發黨與既立羽翼既成是以敢肆狂悖

以動朝聽向若阿里骨以董氈之死來告乞嗣朝廷
因其所請遍問鬼章溫溪心等以誰當立若衆以
阿里骨爲可立則既立之後衆必無詞若以爲不可
則分董氈之舊秩以　使爲授此二人阿里骨無從
倖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爲援安能動
縱加以叛自以來朝廷本欲兵事苞中測知此意亦
以自安人各有分與洮州熙河人馬大城西關仍云來
年當來給食師貢既暴虜心不寧衆其自强寇亦由
此此所謂投寇之端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篡逆之際

舉兵誅討侵擾地界爲怨在深羌虜之性不復
計其恩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從以喪亂相繼兵力
凋殘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休
息其民雖有恭順之言蓋亦非其本意矣假令挹顧
因猶有詞今朝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册命捐金錢
二十餘萬緡以爲之禮彼既與我有君臣之分然後
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于義甚長而羌虜無厭
遂肆桀傲內則其國中士民自知其不直必不爲用
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闘志易以立功曲直之幾於此

始定雖棄捐金幣以封殖寇讐小人謂之失策而分
別曲直以激厲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
得失也元昊本宗大患長於用兵竟以天付凶狂輕
用其衆頃爲邊患皆歷歲年然而困小方微終以困
斃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內自多難而欲外侮
中原料其姦謀蓋非元昊所之比突倉謂二聖在
位恭默守成仁厚之深遠近所悉既無用武之意可
肆無厭之求尚會諸城郭延丘寨姑為不獲勢有必
從陛為狂言一闕求無不得今朝廷既已漸爲邊備

益兵練將則羌虜之心已乖本計不過秋冬入寇之
後小小跳梁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兆意不堪寧
邊無失則效寒請盟亦無愧恥若朝廷用心不一惟
務求和則未滿所欲漸不可忍此所謂夏人之所在
也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二說其
一以為侵伺既迭則地界可得無窮之利因以滋蔓
其二以為雖不得地實亦無損猖狂方肆徐復求和
中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遂則來卑辭勢今示諸
戎及其柔伏則畧為恭順使中國黽勉而從今朝廷

蘇文 一八卷四 十四

遣兵殺累地界之請固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順
本末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
姦心又恐將來姦窮力屈畧修臣禮便與講和要約
不堅必難持久昔趙欲與秦為購其謀臣虞卿以為
從秦為購不若從齊為購於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
至臨阻之道尚知出此而况堂堂中國畏避苟縮媮
于無事不一分別曲直而反聽命于羌人哉臣願陛
下明降詔旨榜沿邊諸郡具其大意畧言夏國頃自亮
祚喪亡先帝舉兵弔伐既絕歲賜復禁和市羌中窮

困一絹之值至十餘千又令[illegible]
楊山一帶皆棄不敢[illegible]老少窮
蹙不[illegible]此一方窮而
無告[illegible]之川始復
耕墾既[illegible]入[illegible]者一[illegible]不貴賤易
而[illegible]人于[illegible]始有
生理[illegible]念[illegible]幼弱部族[illegible]之策
命假以寵榮賜詞以威伏酋豪俾有[illegible]是時朝士
大夫咸謂夷狄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行[illegible]猶未已

蘇文 一八卷四 十五

服有存亡繼絕之志欲修祖宗爵命諸侯之典以為
夏人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爵命令愛帝
號相屬于道遂人父老謂若大息以為仁義之厚古
所未有而狼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
服以[illegible]不以[illegible]報服天地所共將相咸
怒[illegible]數臣國人何幸[illegible]破殺
戮[illegible]逆順之理不可不
明[illegible]今[illegible]敢有犯塞即
殺[illegible]不有人[illegible]修書

以符其數臣料此命[illegible]出虜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伏
而姦計沮廢無以為今其下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伐並
人思致死勇氣一發邊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勢也今朝
廷日夕備邊常若寇至而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降此命使
虜衆一日犯境我亦不免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
不出兵坐而待敵初無有退而使[illegible]夜[illegible]忿以思戰
虜[illegible]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論其[illegible]必速此所謂制敵
之長筭也臣竊聞朝廷近已添屯兵將增廣邊儲議
絕和亦使熙河帥臣招來阿里骨鬼章溫溪心人多
奏議　卷四　一六
得忠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
若能使之以金錢而寬其羈縻使將帥得盡其心留
意行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虜漸可制矣然有一事
以非臣所得言者但以蒙國厚恩不敢不盡昔熙寧
之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令[illegible]未必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
濟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無不從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制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illegible][illegible]政不可多行姑
息中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有縱弛怠惰之風小[illegible][illegible]事如以
媮安可[illegible]今[illegible]方不顧勝負之變未可知緩急之

際威令無素何以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法以明小大
下臣前所言去歲夏人[illegible][illegible]河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不救以
節制致令鬼章[illegible][illegible]入寇夏人乘釁遊命此則當時
宰相擬奏使副苟簡無謀之罪也近者涇原賊騎至
者數萬殺掠數千[illegible][illegible]不可備禦不及熙河賊退經
今累月而殺傷焚蕩之數[illegible]今未[illegible]此[illegible]將帥弛慢
不畏朝廷之罪也陛下[illegible]不為督[illegible][illegible]責罰致之不
修孰大於此中外相視以為姑[illegible]朝廷方將使人蹈
白刃[illegible]湯火[illegible]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孫弘為相諸
奏議　卷四　一七
侯有逆[illegible][illegible]歸侯印以塞責諸葛亮為相千馬謖不
當請自貶三等以右將軍行事蓋大臣體國不惜身
自降黜為衆行法今陛下何不取去歲[illegible][illegible]罪首
與議大臣[illegible]論其情[illegible]皆[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兩路將帥
[illegible][illegible]任不及而法不可[illegible][illegible]使隨罪行罰以此號令
四方庶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及[illegible]于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
於千里之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足[illegible]也今陛下[illegible]不能上奉
[illegible]而[illegible]而[illegible]之畏威不可得矣[illegible]制[illegible]仲淹守慶州
因為[illegible]敵之[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夫人[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損其體

爵而復其官以激勵諸將感懲量兵勝敵不用而范仲淹之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敢究觀往事以為可施于今不敢默也小臣狂僭鈇鉞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論蘭州等地狀

宋事與今國家事不同難以遽斷人殿文定公亦只因士初而當時兵將不得其禦夷之使故為此棄之之說恐非正論也

右臣竊見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曰蘭州五寨所在險遠饋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羌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不得不棄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舉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一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為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黃河當西人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略置堡鄣可以招募弓箭手為耕戰之備自開拓以來平治徑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熙河必有晝閉之警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其勢必為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久矣然以夏戎昔可自從有信使而未修臣職未當侵地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夏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請和請地必在茲舉雖朝廷

議論已行許然而小臣憂國不能默已輒當效實其
事以爲前所棄守之議皆非妥當然而朝廷當決從
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與力之多寡
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棄守之議可一言而決
也何謂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
言恭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實以母道之中總天下
事爲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舉動則不足利
在綏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甲
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況陝西河東

奏文　〈卷四　二十

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罷憊瘡痍未復一聞兵事
無不狼顧若使外患不解內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
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
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使狄外臣本不
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問伐但誅其罪人存立
孤弱則雖犬羊之群猶將伏以聽命今乃割其土地
作爲城池以自封殖臨在中國之人猶知其爲利而
不知其義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見昔古之論兵者以
直爲壯以曲爲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

[illegible]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因力屈上表歸命[illegible]
有後將帥皆出中野不以爲怨兵民競勸邊守以固而
中國今日自定[illegible]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
兵之罪朝廷之[illegible]不得已也[illegible]一勝
一負而[illegible]失不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
人猶憚天下谷[illegible]之憂今足以何者知曲在
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
不直之名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
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寡

奏文　〈卷四　二十一

之多寡棄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
不幸然皆今所論於守則[illegible]其不幸
以勃[illegible]之策今人[illegible]蘭州[illegible]招置上兵
力[illegible]成不肥未[illegible]戍且
[illegible]不[illegible]蘭州不守熙河危
[illegible]熙河[illegible]有素
兵[illegible]不復[illegible]者也[illegible]者
[illegible]皆不長[illegible]有[illegible]大國守蘭
州勝[illegible]未能忘

爭狩出虜界勝負相半捐者不安馴延猶緩兒虜中
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不若也創爭蘭州專守熙河
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熙河之夾路我師不利復以
秦鳳爲境修完殘破復當役人力經營費亦不小
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與棄然兵難一交仇怨不
解屯兵饋糧無有休日熙河因此務備糴買見今守
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費兵必倍
糧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十萬之衆或不可
輒也棄之雖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城奈鳳之

閭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
熙蘭難易十倍有守禦之勞而無腹心之憂與平日
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況守
未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夷狄之喜怒其
[illegible]論其[illegible]使其[illegible]通其和市雖[illegible]野心能
不怏[illegible]內懷不[illegible]深厚無以激怒
其人[illegible]一不然而
使[illegible]之上知朝廷棄已得[illegible]民西戎背
恩侵削我[illegible]人懷其心[illegible]以攻則取以守則

因天理[illegible]人[illegible]
此[illegible]
於[illegible]
其入[illegible]
緩[illegible]
不可[illegible]
使[illegible]
可[illegible]陛下裁擇幸甚

論蘭州等地狀

老成持重與刑之言

右臣近於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使入界恐必有請和請地之議乞因此時舉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棄而與之安邊息民爲社稷之計見今西使已到竊聞執政大臣棄守之論尚未堅決臣竊見皇帝陛下登極以來夏國雖屢遣使而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是以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與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遣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與不復爲恩不許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臣又聞昔日取蘭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聖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内臣李憲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蘭州先帝始議取横山帥臣沈括种諤之徒不能遵奉聖畧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將吏不職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則不然其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請罪先帝嘉其恭順爲敕邊吏禁止侵掠既又遣使例過界侵疆上先帝仍爲指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疆界而猶未定而先帝奄棄萬國以至今由此言之蘭州五寨取之則非先帝本心棄之則出先帝遺意今議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利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與之恐非得計乃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筭已多昔漢吳王濞内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士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究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

進可以徐為備禦然後成小變故自生以制制之勢
無不可雖有十將亦何能為如景帝之計儻然迅速
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此從之命
決於一日雖食鼂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弃之策
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謀與景帝類臣乞宣諭執政欲
弃者理直而稍緩欲守者理曲而稍速事前遲速孰
為利害況今日之事至上妙年付后從前將帥吏士
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相各宜勝負
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伏乞聖慈以此反覆深慮

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
使則天下幸甚

乞招河北保甲充役以消盜賊狀
子瞻昔請於徐州籍勇悍之大皆捕盜賊即
此意
右臣聞薄賦斂散蓄聚若以致貧而民安其生盜賊
不作縣官食租衣稅廩有餘粟帑有餘布久而不勝
其富也厚賦斂奪民利若以致富而入有限所害
無窮大者亡國小者致寇寇盜一起累所得之利不
償所費之十一久而不勝其貧也昔未致遠引陳勝
吳廣龐勛黃巢之類只如淳化中李順慶曆中張海

等熙寧中廖恩此數夫盜賊討其燔燒官寺劫略倉
庫以至發兵命將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士賞功之
費大率不下數百萬貫但得事了豈敢言費然方其
未發有能建言乞捐數十萬貫以消其變則上下爭
執如惜支體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之通患
也故臣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
為先帝收恩於既往下以為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
陛下排脈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少斷而行之毋使
有司吝於出納以害大計河北之民喜為剽刼所從

久尚矣近歲創爲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戰器一夫在官一家廢業窮苦無聊無所不至往往爲姦十人而九號爲保甲莫敢誰何若更一年不罷則勝廣之事可立而待也今雖已罷而十分之中有不可以復執鋤耒之人不可以復爲農既無所歸勢必爲盜今河北流民雖已有歸者其中餘黨若因之以饑饉則變異之作不可復知近歲富弼知青州是時河北流民自爲轉徙京東弼既以方略振活其老幼而招其壯悍者爲軍不待朝旨皆刺指揮二字其後皆爲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爲盜者弼人臣便宜行事尚能若此況陛下富有四海而元豐及內庫錢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內降睿思殿金銀一色令就身收貯者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收拾以備緩急支用不取於民聖算深遠非凡所及若積而不用則與東漢西園後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於先帝聖德不爲無損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爲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悍者爲禁軍隨其人才以

充軍分本州縣則[illegible]不過一二萬人則河北保甲各盡矣其間武藝絕倫者日以補班行者如此闕試驗有實聊以備內外之闕或以補本貫及鄰近闕額軍員仍當與賜指揮使了日當遣人覆按有不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置保甲可用故欲隱兵於農以漸消冗兵是以禁軍多有闕額今保甲既罷正使無事猶合補填况如前所陳者惟陛下深察果斷而力行之今冬春大旱二麥不熟事勢如此恐不可緩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宋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啓

上樞密韓太尉書

胸次闊大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汩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

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上兩制諸公書

覽其文如廣陵之濤汹湧澎湃而不可禦然
其中理少切當之指斥吸以明鴻精眼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辯後世工巧組
繡鑽研離析之學蓋嘗喟然太息以爲聖人之道譬
如山海藪澤之富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
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爲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
輸共工日而操斧斤以游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爲楹
小者以爲桷圓者以爲輪挺者以爲軸長者抜雲霓

短者蔽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榛莽發爲蹊徑皆
自以爲盡山林之奇怪矣而獵人漁師結網聚餌左
强弓右毒天陸死則斃象犀水伐則執蛟蛇龜鼉虎
豹之皮毛黿鼉犀兕之骨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
蟲之類紛紛籍籍折翅拔足鱗鬣委頓縱橫滿前肉
登鼎俎骨粘几案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
珠之工入夜光闇以翻珠珊而的皪充滿其家求
金之工掘鑿爲鐵鑽炙爲錫爲天下冠冕佩帶飲
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爲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

利終滿而莫見其盡者人不及其止而從之者亦
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
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饑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
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
人曰吾能知之矣將以有問而告人亦曰吾知
之下而至於邦巽孔忠公西輿公西蔵此數子者門
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
之末皆以自得于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
之不詳乃竊以爲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

類又以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
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楊朱墨翟莊周鄒衍
田駢慎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
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陂荊榛棘茨蹊隧滅絕求
以自致於遠而不可得乃支離蔓衍崖谷崎嶇
縱横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爲己之得之也轍
常以古之聖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
後之人猶以其說皆彼見其端而非明以被天下
之疑惑後之　只有當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於

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導天下剛柔喜怒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說者王氏韓氏至以老子之虛無京房焦贛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燕樂之際極歡極戚而不違於道而以為譏刺邪正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可喜可嘆有以深感天下而論其會誓奏答之不當作也夫孔子當不知後世之至此極然其意以為後之學者無所據依

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為六經而使之求之益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為明者其說使天下各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使仁者效其仁智者效其智大者推明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身於其說而無厭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之學者於天下由是學者愈惑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得以縱橫博辯而求其是以論其可否推其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謂之說者深究之嘗蓋聞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博而務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

其傳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縱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遍觀乎百家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端將乘隙而入於其中雖豪傑尚然此皆不觀於聖人之書以為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乎紛飾不加而以錦華雜綴之施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蕩詖詞犯之而不能詘爵祿不能使之驕

嘗聞不能使之厚如使深居自閉於閭閻之中兀然
頹然而曰知道知道亦若此乃所謂爲儒者也古者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之所不爲也
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
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
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爲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
謂孔子集大成者也夫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
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

顏氏之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爲
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
召之役之爲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
其知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
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觀天下
之興說[illegible]代以來[illegible]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
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
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
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爲之先與明詔之奉

伏惟執事方今之偉人而制之名卿也其恩業之所
服聲華之所耀孰不欲一見以效其技於左右矣其
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必既見之矣是以不
敢復以爲獻姑述其所以爲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上劉長安書

氣岸自別劉長安恐不得不爲予自謝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人者與其自足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超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詭異遠於衆由風塵之所獸然恐而不敢出於所生於高岡數有尊而尊者爲之不殖非吾則俯身而尊用不自抗也故夫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遂絕則夫衆才之者身之累也勢與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

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鄉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爲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反是以爲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屑而累伯夷者是因天下之容矣而以吾之潔清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過耳古之有□□□□□大功名拂何者惟天下之以吾將而以□□□□而以巧因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吾保身也亦

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以久也今夫天下之士轍已略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敝則於彼有所存其勢然矣以閣下事之風明俊雄於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之通於前者莫不赫赧而自失退而仰望才器之鋒光莫不逡巡而自愧器天下之士已久服矣而轍獨說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忌而轍亦得進見左右以盡議論之未幸甚幸甚

上富丞相書

子由所托諷富公處□□□□□全之過四字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得天子一命之爵饑寒窮困之憂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所任職不過簿書米鹽之間而非有所從事以得自盡方其閑居不勝思慮之多不忍自棄以為天子寬惠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轍不於其強壯閑暇之時早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天子設制策

之科將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轍不自量而自與於此蓋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其所論述亦已畧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帝王豈必多才而自為之為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吞項氏之強漢文皇帝之寬厚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何者任人而人為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材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為用也由此觀之則人

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竊惟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之公□之□而最為有功烈之主民之上□最為有□□之□人之域而最為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有□□□□公實為宰相則夫□之所以為□之□□□□□□之聖人尚拱無為而望夫□相之後以為□□□□盡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下而未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非我責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以夫蓋亦嘗

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為命越人不在則有病而死者莫不自以為吾病之非其病而死之非其死也他日有病者以遲越人而屬之曰吾將以身付子子自為子之□□□為我治之也越人曰□大難哉夫子之病則不至於死而□□□□急者之所傷子之四肢而從治之則勞苦而□□夫□年不能久也而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肢而后可以除子之病則天下以我為不工而病之□夫則□□以我為非醫

一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既而見其人見
人曰夫子則知賢之賢而不知非賢之賢然今夫非
賢之賢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奮發於怯弱今
子守法密微而用意於齊今者則是子猶知賢之賢
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則喪緩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
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肖者不
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道
之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其爵祿而
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顧身

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不忍自愛吁
號紛然以攻訐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
士矣而猶未免爲不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爲安
天下之人自重其發之爲重君子之勢而輕用之於
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免身伏自勞公擾政於今
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趨於摩之爲意
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趣人之病也蓋讀三國志
嘗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
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紹兵百倍於公
公畫地而與之相守半年而紹不得戰以公之勝於
已可見矣而久不決意者顧萬全之道一人事有不
到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望明公者豈
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略思其說嘗有以副天下之望
者不宜

上曾參政書

撥開之士不更變不可與圖遠新務之家卻得而云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始若可以而終不可久昔者繆公讀書至秦誓而得之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夫晉之為此言者蓋亦已知之矣孟明西乞術白乙丙此三人者秦之豪後有決之士而百里奚蹇叔于此秦之所謂老耄而不武者也穆公欲襲鄭孟明以為可而蹇叔以為不可則蹇叔之說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怯哉然

而要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則蹇叔不可謂迂而孟明不可謂是也故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嗟夫穆公作此而後知悔改之非庸人數今夫居於百官之上而當天下之事者亦何以其他技為哉溫良而又有能容天下之士期可矣往者轍之東遊而明公適為京兆當見之轍則公之聲一振於開封而聞於閭巷行〃之人為之不敢安閒發於州縣而不作可謂才有餘矣然至於參決大政而日益其光務為敦厚不求以才蓋天下上承二公下撫百官之氣順當其人夫莫不雍容和穆以利與也嗚夫天公何以及此哉轍西蜀之匹夫從仕未得以進一行列命之爵今將為史嘗進之閒閑居無事聞天子舉直言之士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樸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諱其中無所隱蔽故以應詔而轍也亦不自度量而言當世之事亦不敢為高奇不詳之說其言論文章雖無以過

人而其所論說乃有矯拂切直之過竊獨悲古者深言之人遭時之不厭一有所觸自其言不復見錄於世方今聖公在朝以君子長者自處而發容天下之士有長之才十之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無患然後知心之生於今者之為幸而轍亦幸者之一人也奉以為文家一不能盡致有歷代論十一篇上自三王而下至於五代治亂興衰之際可以槩見於此其略可也

答黃庭堅書

猶致

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疏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慇懃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爲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頹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轍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以爲恨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嘆其不可及也今魯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耶漸寒比日起居佳安惟以時自重

賀文太師致仕啓

文彥博八月日多風致

右某啓伏審三請中制歸老西洛得爲師保孚隆古今此足之風中外所嘆伏惟致政太師[illegible]之偉業兼方召之剛毅賢兌一朝始終一節百辟共傳於遺事四夷想聞於風聲民恃以安上思爲用尙安難老而膺揚未衰孤虎在山而藜藿不採光復坐而論道本無黃髮之嫌出以濟時何負赤松之約而能去如脫屣名垂太山近世以來一人而已方將翱翔嵩少之下徜徉伊洛之間身寄丹雲臺開綠野釋鼎鍾之重負收竹帛之餘光雖使圖之丹青奉以尸祝衆之所願誰復闕然某番以空疎謬辱知愛嘗欲借潤於河海庶幾自効於錙銖而塞拙多艱漂流歷歲晚將歸掃墳墓行乞名郡稍得除成過洛之舍舊思木葉尙冀合門之志一聽話言不果微願猶能作爲歌頌傳之無窮倘想千里佇看鶴瞻望台躬不勝區區謹奉啓陳賀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伏審累章得請改鎮榮歸佇江東舊隱亭築高風所振清議愈隆伏念知府侍?觀文少師道德在人瞻望蓋世早遊仕從處亮?治之宗將入輔朝隱然帶庶之望屬三朝之終始更萬變之勤勞臨事而安定測難衰之用擇位既久始知鎮靜之方仰成績之不用信後來之難繼爲藩三鎮始終一心知無不言有中外而易意老而彌壯信賢達之過人衆皆以力事君公獨以道自任仕以其力者力衰而後止進以其道者道高則難留故七十致仕在禮則然而六一自名

秦丈 〔八太五〕 一九

此志久矣朱守清箱琴書足以忘憂道名酒方珪組益已外物混與兩國能從問以質疑惟是門人尚不拊其來學誠以官守不獲躬詣門屏講本祭陳賀

辭中書舍人謝就改啓

某啓近蒙聖恩除前件官仍改賜章服者寵官□劇歲月已久置身臺省志氣未安繼介論思之場勉出絲綸之詔辭而不獲處之益慚凡物之生小大異稱惟人所處閑劇有宜狙猿無事於冠裳爰居不樂於鐘鼓掾之則慄舍之則安是以造物者聽其自然而用人者貴於因任然後才得其適性無所傷某少而嗇中頗喜事既挾策以干世誠妄意於奇將奏牘之多既比狂於方朔流涕之切亦効貢於賈生比困

秦丈 〔八太十〕 二一

幽憂始聞大道況若虛舟之何往寂如死灰之不然久於宗居遂以無用以門是爲之砥不不能發無刃之斧大匠之斧斤不能器不才之木自放而已益將終焉從意人明之纖升廣取群賢以自助驥騄之乘而羅與鳩櫟之林而樗櫟在是樵牧見錄度不自知豈爲收還本官遠人雅名才高不器深念格天之業未止得士之功收老於幽獄譬凡官之汲引下逮微賤成業執收習是放棄之餘螻蟻侍從之列寵承肉食雖懷歸而未由論足綴冠□□之當倫

黃亦只之大定在四兩之無庾係依何功勳哉一書於何帛棠棠偉續尚能悉啟於辞討以此以遇未知功措

宋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六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

夏論

文甚佳至於處之所以宗堯夏之宗蘇亦古今典禮一大疑處

聖人之道苟可以安天下不求為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為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為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為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為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為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今夫人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於物而以予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為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至於堯堯求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

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
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
獨爲之曾以爲無求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與人
焉爲與而爭之則天下皆將貪其名而失其實故夫
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
商均俱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
爲與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
爲不足受也使天下復有禹子如禹之不以天下授
之矣何者啓足以爲天下故也啓爲天下而益爲之

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
人之不喜與也如此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
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
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爲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衆
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
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
戚戚而不樂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夏終三
年之喪見於夫子取琴而鼓之其樂侃侃然作而曰
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爲賢由此觀之

禹益之事有之也記有之曰有虞氏禘黄帝而
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
而宗禹舜禹皆有所從受天下者其所從受天下者
不可忘也故舜之於堯有罪皆廢此天下之大義也至
禹不得之也自以出忠於舜州并以受故得祭於郊
從舜之義則禹爲志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爲志其親
二者皆聖人之所不爲也予聞之禮之所行義之所
許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舜禹之有天
下則先王之所未有也故堯雖非父而其德載於後

世不可以不宗瞽雖其親而無功於人不可以私享
二者皆義也有夏后氏郊鯀而宗禹此禹之子孫之
禮也孰謂禹之不宗舜哉鄉下忠利有虞氏郊堯而
宗舜先儒以爲此虞氏子孫之禮也以虞推禹則禹
其有不宗舜予謂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
鯀也鯀雖得罪於舜而從事於水者九年非辟復之
見也故舍爲夏郊而二代祀之三代爲以其功也之
而其子孫懶可以他人廢之可故人虞夏之

是時周之衰
猶能論此篇
民行文者門

古人詩書如
自非聖賢能
有者

商論

此文如天馬行空而識見亦深到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

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

賢者肯[illegible]以
賢入者行
又如今者行於
人論者之狀

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所爲天下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微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

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子由謂商之治尚嚴故其享國不及周之久然予竊疑焉書曰代虐以寬此商之政未必一於猛也按禮記雖有商人先刑罰而後爵賞之言要之多出於漢儒附會之言而未必聖人之本旨自周自平王以後一變而爲春秋再變而爲戰國而周天子特擁虛名於上者五百餘年蓋其列國各據土地甲兵

能有一面其所不敢居周者以明則文武禮教之遺澤在焉且商之六百未嘗不以天子臨諸侯也成湯之厚雖不及周而其實過之然以齊魯譬之其迹若近而其備不可考矣

周論

獨見之論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鬬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塯啜土鉶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而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其鐘鼓以為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illegible]

孝孫沃而與之見以爲神之饗之也髣髴降於幽遐
氣升於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
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爲
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爲之以滋味弗之以膟炙恐
鬼神之不屑也爲之以血毛奪之以鬱爲恐父祖之
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後庶羞
以爲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覆旋而不
忍去以爲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
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

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
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
毫釐纖悉盡以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然於此焉耳
及周之衰天下大壞彊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爲
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
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
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
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
之遇婚喪祭而不爲之禮鄉祭而不廟室祭而
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之
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
者非所以爲法也
愚竊謂忠質文三字以之名三代之治則可
以之論三代之相救而又謂若循環然則不
可當其風氣之日開而聖人以所爲之經緯
其間至於周而文始大備及周之衰而苟有王
者起亦不過循文武成康之遺爾豈得又推
文而之忠與質乎哉不然湯何以纘禹舊服

而武王之克商也亦特曰政由舊故愚獨謂
夏未嘗尚忠商未嘗尚質周亦未嘗尚文此
皆後世之所以仰觀三王之典禮與其風俗
之可見者而强名之爾孔子曰周監於二代
郁郁乎文哉頌美之也假令如後世儒相捄
之說孔子於此必深言之矣何以獨遺此一
段大議

六國論

識見大而行文亦妙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為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唐荊川曰此文甚得天下之勢

此篇過秦失所以取天下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侵侮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於萬方然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於匹夫斬刈豪傑蹶秦踣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絕蓋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奮臂於闤闠之中率天下蠭起之兵內讎以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衆驅罷敝謫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

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趨利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乘累世之業雖閉關而守之畜威養兵拊循士卒而諸侯誰敢謀秦制天下之勢而後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驅天下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既定以息肩於此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強服四海不愛先王之道將以爲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鄭國之利六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此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上其不失者也昔者嘗聞之周人之興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爲后稷公

劉太王王季勤勞不解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可輕而用之有時也彼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當其先王之澤已竭於取天下而尚欲求以爲固亦已惑矣

秦論二

此篇正言秦之所以取天下當以此不以彼

兩篇合一篇

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辭氣逡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猶折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卑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illegible]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為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試矣而況

於文武成康之舊歟秦起於西陲與戎狄雜居本以強兵富國為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然其所以為國者亦猶是耳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施於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是不蒼然盛哉然而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狃於為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為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猛暴甚於六國秦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為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能使人者有地數千里帶甲數十萬雖使齊威晉文假仁義以號令之其勢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昔周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遊於齊梁以此干其君皆不能信以為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攻戰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服此以周文武富彊之弱國也君王后齊之一婦人也魏文侯行仁義禮下賢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齊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亦未嘗受兵而況

於力行仁義中心惻怛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夫示冠佩猶可以化强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虛心寡欲可以懷鬼神孟子曰仁不可以為衆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依其自守修德以求天下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而論者其惜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敵敵勝之後[illegible]而自其敗亦以取之矣

始皇論

蘇氏兄弟論罷侯置守處極明確允之論而附益之而子由此論却亦殊有可以補柳子之不足

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后廢三代之諸侯掃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有勢之隆污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興止千七百餘國夫人之必爭強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彼非諸侯獨能自存聖賢之君時出而齊之是以強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立蓋自禹五世而得少康自少康十二世而得湯自湯八世而得太戊自太戊十三世而得武丁自武丁八世而得周文武當是時雖有強暴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然虞夏諸侯亡者已十八九矣自文武成康以來三十有二世獨一宣王能紀綱諸夏幽平以後諸侯放恣春秋之際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威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蓋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

侯存耳地大兵強者務以詐力相傾雖使文武復生號令將有所不行非有聖德之君不足以收之矣是以至於為滅無餘者後世秦雖欲復立諸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二世而亡蓋未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侯棊布天下柢根深固是以所以維持勢如大邦數世之後皆為故國不可復動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國雖使並建子弟而君民不親譬如措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搖而去與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高晉武之事乎割裂海內以封諸子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上十數年之間隨即散滅不獲其用豈非惑於其名而未究其勢也哉古之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勢之所去不可以強反今秦之郡縣豈非勢之自至也歟然秦得其勢而不免於滅者蓋治天下在德不在勢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寬徭賦省刑罰黜奢淫崇儉約選任忠良放遠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

三代比隆可也

三國論

論三國而獨爭劉備亦取兵家取爲之說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蠭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眞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

而無成，則亦必有所悔怠而不舉，後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晉論

晉之上患在不習事故無以經畧當世子由議之未當而行文自佳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小民習爲勉强而去其惰傲驕矜而日堅勞苦而日强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衆皆無足爲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

之所憚而不敢爲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爲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鬭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戰鬭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　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潰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休而霜雪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尊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以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

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爲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安其樂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爲君子至於後世爲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爲秦之强食其甚美而無以自貶而爲晉之敗夫甚勞者周之所以爲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晉之亡患在大封同姓而假之以兵不戢

泚節生而中朝倚以為居而以致當之勢內以清虛為高外以曠達為賢有天下之權無所歸矣故遂以不振而偏安江左以至於移祚悲夫

宋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七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

七代論

獨挈宋武失著處亦千年隻眼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際而遂成天下之勢天下之勢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于其間堅忍而不變是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自晉以下者天下何其紛紛也彊者不能以相并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是以天下大亂離而為南北北又自離而為東西其君臣又皆相與取而為七代至於隋而後合而為一蓋其間百有餘年之中其賢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為少矣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渡江以侵南之地百有餘年之閒兩無閒之足乘而北無隙之可入其亦其勢之有所不可者也七代之際天下常有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齊陳取之梁而周亦取之後魏此五君者兵交而不

解內亂而無救其間非小也而其四鄰拱手遠望而
莫敢入寇其取之者誠有以待之而不可以乘其倉
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吞南方之勢
又固不可以當衡於中國則七代之際天下將不可
合耶嘗試論之姚泓宋武之於天下將合之際也姚
興既死而秦也大亂宋武帝乘江南之兵長驅以攻秦
兵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將也及夫劉穆之死
關中未安席不及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
變留孺子居將以抗四方強悍之虜則天下之勢已

遂去矣且此惟不能因天下之勢而遂成之也則夫
天下之勢亦臨夫之而已矣且夫孫權曹操之事足
以見矣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
而孫權終莫肯求逞於中國蓋其志將以俟乎北
方大亂然後舍而乘其弊而非以為其地之足以抗
衡於中原也夫彼武帝既入關因而居之以鎮撫
其人以南漕江淮之貨而引巴漢之粟而內固關中
之盛厲兵秣馬以開四方之界以當此之時天下可
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芥帶夫吾心哉

然而其事則不可不察也其心將有所取乎吾曰恐
夫人之反之於南是以其心憂懼顛倒而不見天下
之勢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
則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
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議宋武入秦一着可謂痛論所惜者宋武志
存於九錫而不存於　天下人畏曹操之不
能乃毀其名而卒貽譏不以稱帝業病亦在
此

隋論

論秦隋雖亦似有其意以術制天下為名則

卑矣漸開晚宋門戶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為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留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有[illegible]之有天下知取知守天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制天下以御制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行山西之地不過下畀韓魏壓其衝楚[illegible]其南

燕趙伺其北而齊拌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為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為不急守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為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木服元氏自分而為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為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眾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業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為舉世之人皆有貴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為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略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壞地而莫之救由此觀

之則夫嚮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耶昔嘗論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豳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唐論

此等文古今有數荊川云深究利害是大家

字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擅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綰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

孰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指揮於內而指如意醉李
斯為相與同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兵
河之固而不敢較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
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
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孼餘烈至於文景而
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
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
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
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

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
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
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
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
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
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
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
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
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

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
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
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
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封邊將節
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
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
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
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
天下之眾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

至於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
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
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
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
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
危下無誅絕之禍夫用周之諸侯而無府兵之威故陵
於迭亂而不能以止也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
奪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
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

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未究利害之本末幾
以成敗之迹踵而論引之得失從見開元之後强兵
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引爲猶狂不
審之計夫論天下當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
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又當之際有兵四
出以禦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邊疆是以祿山
朱泚得以於京師而奧之誼禁亂卒過終於昭宗
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强臣雖有補闕元振守存亡
兵之從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丑殺費條以爲

威震四方然到從諫爲之一言而處備自斂不敢復
肆其後崔呂遊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夫天下之勢
軍而經　人終與亂者由此觀之皆不其勢在於
外重而外重之勢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
而後措之不得也

愚竊謂今之兵滿天下而不得籍之行伍以
折衝禦侮而北自邊陽至臨洮延袤五千餘
里保障戍守之兵以乘障屯於其寨且然
無兵之領度府常甲十萬之勢以爲外重故

胡人得以蹂躪我疆場殺畧我人民其於南
粵一帶亦然至於京師所籍兵十餘萬備足
以供天子之工匠與中官勢人者之役使而
已又無唐之內設府兵在首以爲居重馭輕
之威是所謂內外無以爲重者也故百夷數
侵歲以爲常而中州亦有一夫踔梁往往衡
起不能遽熄皆弁兵政無以制中外之亂與

五代論

有近利者必有遠憂豈獨帝王之取天下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契而至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天下無不服之志詳四人而天下遂定皆其用力亦其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唯恐不及而關天下之嘗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降

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如蝟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轉鬬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稱適者不過數十歲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遇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

一者君子之所以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持其之姿據天下太半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嘗請論之亂始於功臣而昔之多人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割晉高祖以天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何奴破人下定於晉何奴之禍周高祖發之謀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漢於晉晉亂於何奴而漢亡於周滿功臣負其

創業之難而何奴恃其驍勝之勢以要天子諸之割不可以久安而諸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蓋一功臣人下道並起而乘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何奴之和親而漢殺楊邠史弘肇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與功臣何如何如則不興而功臣何如私歷而敵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所以求天下之勢而不脩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為苟仁而已矣誠以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

天下者無所不爲也無所不爲而兼天下天下既定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服天下之心者矣

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縶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乃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丕鄭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內外之賂殺里克丕鄭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

得起而收之人臣援之於內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反而霸於諸侯惟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內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劉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爲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其敗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至貪其功皆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有百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雖然古帝王之起自匹夫而定天下也易及其身為天子能立綱陳紀深謀遠慮而垂萬世之業也難

周公論一

其論周公處成王雖未當而其行文往往超

字中游繹起伏嬝娜而不可羈

伊尹既放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為不義武王既喪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召公不說管叔蔡叔流毀於天下幾至於不可救二者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夫伊尹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其迹無以異於伊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彊攝焉以為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其事有不得已而然耳太甲雖廢而伊尹未敢有所復立以召天下之亂故寧以己攝焉而待夫太甲之自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為之佐以成王名流於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之謗是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為不然挾天子以

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寧不足以知之蓋夫人臣惟無執人君之權人臣而挾天子之權則必有忠於其心而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攝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為天子之所忌而下為天下之人臣從而嫉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姦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於其中慊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之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變而天下不搖使其當初則於令治之權方其危疑擾攘而未決也則愚恐周公之禍非成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下成王殆遂不可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周公論二

讀周禮者不可不知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棊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

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為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

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大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以上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徙者十有六封數人而大其國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為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為方百里萬乘之國為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為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

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彊家猶有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為井田鄉遂為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而已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判

宮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皆行溝者之所不為也楚為掩為司馬町原防井衍沃益平用下澤可以為井者井之塗阜隄防之間狹不可行惟町之壯預以町為小頃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清洫蓋亦然井非公邑必為井田者邪遂必為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也 考之不可信周禮之所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老子論上

與下其為一篇只看了由行文如神龍乘雲於人之上風由上下不可執捉不可測識不可窮詰學者如能靜中細玩聞此心默提出來與此篇文字相作一片忽而飛於九天之上忽而逢於九淵之下且令自我胸中有絕覺變幻飄忽而不可羈制則文思之選一日千里矣當其思起氣昌如忽風驟雨噴山谷撼山陵及其語勢如散雲收山青樹綠痕無一點嗟乎此則學者當自得之也

善與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為之言則天下之辯者服矣惠施其甲人言而曰吾之以為不然則雖有信以為稱之之道是故不為可之論由前雖楚人可以與秦人言之而無害於天下之口為多言以辯夫異端而終以不可者惟不務形其是非利害而從其從人也夫聖人之所為學於天下為其知天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所以為信於天下以其子弟而知

之也故非其子弟則天下有不知周公之為周公盡
仲尼之為仲尼者矣是故老聃莊周其為說不可以
周孔誇也何者彼且以為周孔之不足信也夫聖人
之於事譬如規矩之於方圓天下之人信規矩之
于方圓而以規矩責天下之不方不圓不若求其
至方極圓以登合于周知使其以登也而不知矩而
不方則亦無害于其說若此則其意多以乖天下之
異論昔者天下之士其論老聃莊周與佛之道皆未
嘗得其要也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絕禮樂而後天下

安吾之說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恃以治者佛之說
曰棄父絕子不為夫婦放雞豚食菜茹而後萬物遂
而吾之說曰父子夫婦食雞豚以遂萬物之性夫彼
且以其說而吾亦以其說彼之不吾信如吾之不彼
信也蓋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未信而習功之故夫仁
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持之以樂行之以
君臣而維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於孔子
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論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
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
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者是不足
以為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捨而他之邪其無窮
是以知其為道而無疑吾人于有得乎其心而觀焉
而不牽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與語此也

老子論下

天下之道有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熒惑天下楊氏爲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氏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爲父子兄弟者舉皆歸於墨氏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人道之愛而合其無故之證此其勢然也故老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爲兼愛爲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

爲爲我不爲兼愛而處乎兼愛爲我之外此其意以爲不兼愛則天下譏其無親不爲我則天下譏其爲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乎游於其間而曰我皆無所爲以是得以自免而盡天下之是非夫天下之人惟其是所是非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以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爲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爲我者爲兼愛之所攻而兼愛者爲爲我之所攻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固守

蘇主自如今仲之支皆属也所以下蕪甚其說四支之

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日益古之聖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人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大道而見其處循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偏陂因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一說治也而彼一了者欲一之以兼愛斷之以爲我故其說有所一而遂窮大惟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爲我亦莫廢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紛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

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之所以爲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爲不深矣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可不可之際而遂從而窮之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窮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是非者惟能知夫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遺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之道以治其有實之

事而於天下大亦莫非事之不可爲者而後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勞矣哉夫老聃之所謂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爲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徼既曰無之以爲用又曰有之以爲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爲窮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適以爲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彼其所以附於君子之中者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夫老聃非邪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宋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歷代論

子由之文其奇峭處不如父其雄偉處不如兄而其疎宕嫋娜處亦自有一片烟波似非諸家所及予嘗謂潁川論之潁川絕愛其文然而間讀君術臣事民政及古史等書識絕作也歷代論四十三首蓋子由於罷官潁上時其年已老其氣已衰無復嚮所爲飄飆馳驟若雲之出岫者焉之下坂者之態然而閱

世既久於古今得失處參驗已熟雖無心於爲文而其折衷於道處往往中肯綮切事情而所謂老人之言是已予不能盡錄錄其見解所獨得者二十八篇

三宗論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

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道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帝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馴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

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使之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於己自聖智茂存下至於失國皆矣古之賢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誥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漢高帝論

此少了由獨見其微處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力猶治從進鋭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草澤不習兵勢陵藉郡縣狃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支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滅魏咎殺田儋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

後破之衆雖死而秦之鋭鋒亦略盡矣然邯以為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既北而秦國内空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虚者蓋天命非人謀也項梁之死也楚懷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羽卻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上久矣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今不許項羽而遣沛公沛

公方入關而項羽巳下河北與章邯俱將邯雖欲還
兵攻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
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或問章邯假令不過河北高帝能入秦乎予
曰以邯提兵擊楚則當時老將使章巳疏闊
中奴亦有見然觀秦紀本末蒙氏兄弟誅
而將閭矣阿房之宮驪山之葬而有外怨矣
諸公子及李斯坐法死而骨肉大臣不附矣
至於趙高之夷子嬰之立上下岌岌矣高資

之入秦譬之以石投卵也又何疑哉

漢文帝論

此等見解予由晚年遷頓上歷世故多故能
爲論如此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强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彊者
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
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
遣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
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
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

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
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
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彊大
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
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
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因
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削之者固多術矣猛虎負嵎而
食牛羊人不能與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
人死其爲害亦大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illegible]

犢深其陷穽屈何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僞畏也嗚呼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含詬小丈夫制之其不爲鼂錯者鮮矣

漢景帝論

此篇于此見得景帝本來處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刻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爲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濞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根所犯滑而通文帝之得原免以既警之怨用迫至死鼂錯始與帝謀削諸侯帝遂衆而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言譖而斬之東市曾不之惜周亞夫爲大將折吳楚之鋭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爲相守正不阿終以特特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貸之遂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而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皆理而過之者一於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者者以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爲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亦　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耶

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爲不恭儉者戒也

漢武帝論

典刑之言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尚不爲名所眩下不爲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覩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意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二年年未二十閩越衆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愬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兩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議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復反覆其事帝從恢議使聶壹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

當歲天下疲弊人相食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卜式以不擊匈奴亦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人戮豈非首[illegible]攻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漢昭帝論

觀欒城此等文字具識見其近處皆勝於曾鞏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肄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耳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瑰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天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臣以為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幾

成王之幼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國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燕剌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

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任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夜之居示之以邪正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然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遊畋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夫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尊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爲此霍光之過也

昭帝之享國日淺不知其禍由近女寵否假如伊尹相湯以及其子而太丁外丙仲壬並不二四年死豈皆女寵與而皆伊尹之罪歟特以爲大臣有托孤寄國之責者不可不知此議

漢光武論

東漢之亡以宦官而宦官以後由女后稱制故其積禍養亂以至於此予自以之咎光武不任大臣所致似亦太過然其論亦正姑錄而議之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寘身為誅諸呂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重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晁錯而文景不以為忤則

家二　八卷八　十四

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晏然與漢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悄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筲之才濟之以欺罔而世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事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上故其言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帝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閻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

家五　八卷八　十五

卒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亡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日抱事由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晉武帝論

論利害處却密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也子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為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

勃皆賢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橫而拔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帝觀老知燕王旦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任真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為亂而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患蓋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近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佞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

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與仲達姦雄為對數年之間遂成簒弒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群臣舉知之而帝制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愍懷之小惠以為可以消未然之變獨有汝南王亮而不早用舉社稷之重而付之楊駿駿小人也敗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渾[illegible]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illegible]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親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

楚七國之患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為害者也惟當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術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昔嘗籌之如彼之親賢貴嫡之說非其志也不幸任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轉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擁兵以[illegible]人

梁孝王之系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內難亂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禍莫若重擇福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漢高帝懲秦孤立而大封同姓以瓜分於外然其權則統於上故其禍亂之發有猶之以收拾不之功當武帝懲魏之後而衆建八王然其權則散於下故其禍亂之發棰腓救案卒之互相蹂籍而特以趨魚爛之勢

晉宣帝論

前以曹孟德形容司馬仲達後以霍光形明

爲宗

世之說者以司馬仲達之於魏猶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畧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叛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天子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叛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恢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爲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欲文名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厭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擠其昔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弘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燭燕蓋外挫

挾羊擁護昭帝誅燕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闔宗
主迎立昌邑王邑不令又援立宣帝伺有其下者雖
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
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誠為當之耶然光猶不足道
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後詔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
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舉人知之矣使孔明
有異志一搖手而定矣然外宁微外發爽內廢李平
廖立旁伐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本一[illegible]

垂二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
也彼人患不誠苟誠忠孝為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
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
取之者多矣皆以勉勞迫切畏而不取則身必危國
必亂至於此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由漢之衰于晉其禍皆操踵
其謀而行之以後遂行於世相謂以孤嫠託
孤定亂之關至唐太宗而始絕甚矣小人之
難禱也變之五代又繼之矣

子謂為義不終四字非所以論操也若文王
之於殷也終其身未嘗有一毛利天下之心
而操特挾漢以劫天下之諸侯耳雖欲文若
之死君子謂其以身文奸也

宋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九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歷代論

宋武帝

東漢之末曹公始以力征之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掃群雄而後取漢既已滅二袁呂布劉表欲遂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舉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翻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

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諸夏而不廢君上可以為周文王下亦不失為桓文公不能忍而非心王爵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為恨也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勢益與公異矣擁兵天子之側因已不順既殺王凌毌丘儉等既并人化矣又降劉禪[illegible]曹氏之所不能得者食其土地而有其人民也志亦在九錫耳雖欲復為桓文其可得乎宋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氏微遣晉而封相之又克南燕執慕容超逐盧循伐姚泓立則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錫亦已

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illegible]九錫[illegible]氏之令猶而不敢收[illegible]氏關中之[illegible]可[illegible]人[illegible]其智力有餘是以各[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禁之形勝引吳越之兵以[illegible]之勞則王伯之功可舉顧以[illegible]如[illegible]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業發九錫之議劉穆之死南方無復可託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舉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將死者過半狼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而

志有所在不暇它慮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弃百世之功有曹公劉宋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孔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古之[illegible]其民[illegible]者[illegible]以能成大功如武帝之所以無敵於天下可以[illegible]矣今其舍秦而歸以求九錫之名可以為仁[illegible]其仁智不足以成其功業止於是也

宋文帝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其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弒君書之矣惠公既立而殺里克以弒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弒君而以無罪書何[illegible]之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以淫破義獻已為之而晉人不君也既已為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為弒君而晉人之所不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

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弒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說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背內外之賂國人惡之敵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廢至其謀臣呂甥郤稱冀芮皆以兵死蓋有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予而天亦不予也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羨之傅亮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而其弟義真亦以輕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懼羨之亮內秉朝政晦出據上流為自安之計自謂廢狂亂以安社稷不以臧遣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潛與舊人王華孔甯子王曇首皆陵上好進之人也忌羨之亮據其要路每以弒逆之罪激怒文帝帝遂決意誅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無遺猶有乎已死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有任[illegible]其甫不左稱首然元嘉二年始誅三人是歲生子劭及劭既壯而為商臣之亂華甯子之子孫無遺於世而曇首之子僧

綽以才能任事亦并死於劭於乎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嗣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荊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耳善夫蔡廓之言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為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

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蹈篡弒之誅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誠畧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徐傅謝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梁武帝

蘇氏兄弟晚年並以釋典之旨自解脫故其言如此然而所本易之形而上以爲釋老之原則又對癡人說夢矣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周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爲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

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達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將以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

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畧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僻處一隅招延論者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帝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舍身為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

以佛法為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獨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弒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為不可忤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賴而散之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穀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穀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蹷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廢乎雖然滅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勢必有不可勝言者誠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唐高祖論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鉏羣盜天下為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付人心之所歸向其在太宗名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間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為太子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祚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為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拂不孝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太伯奔吳以避王季亦良亂故耳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

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吾古今一人而已

唐太宗論

罪太宗以不知道三字確論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爲戮不絕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罪人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

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禜孔子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爲其不知道者眾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既平征伐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爲之所其意亦欲夸當世而後世耳太子承乾既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兄弟相傾承乾既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悖子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秘讖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既已成在宮中矣人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自今以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絕李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

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羡夫天命之不可易惟修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節俠之氣嘗事李密及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君臣之禮雄信將戮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是爲可用亟黜謂高宗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卿授以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皇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因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他日勣見帝

曰將立郡儀而頒命大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勃曰
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勃匹
夫之使也以死拘人不以為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
所由安危勃不知也而帝以為可以寄幼孤寄天下
過矣且使勃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矣
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抑數以待陛下於義
既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
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
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既
安且治而幾乎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唐荊川曰篇中整段按故事而斷語全少卷
論之一體也

玄宗憲宗論

的確明切

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徽中宗之亂改紊
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已任賢而貞觀之治
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債於朝而藏甸之外皆
為叛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甚然 君皆善其始
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威公用管仲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首及管仲死用豎刁易牙
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伯業隳毀蓋中人可以上

下此二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之中知
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強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
及其禍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
悅者邪佞也故禍發皆不旋踵若合符節昔太宗既
平天下始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
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夫冗宮節浮費內無宮
掖佞倖之奉旁無遠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已過
半矣侍書御史權萬紀奏言宣饒部中山有銀歲
可收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用忠言嘉

誠有益於民者耳汝爲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訹吾以利豈謂我蕭相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效其忠力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愼蘇頲後用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垍裴度李絳後用韋貫之崔羣雖未足以方駕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進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皆惡融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柰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死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楊愼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斂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异皇甫鎛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异鎛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逐去而异鎛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宗在位歲久聚斂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强宦官之横

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忍無幾耳而福乎於不可勝書玄憲之淫佚所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之士終莫之悟嚮之相尋不絕於世蓋未之思歟

五伯論

五伯優劣亦見於此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首

故易曰聖人[illegible]得已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五伯威文爲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illegible]公師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威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威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

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于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咎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楚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威等無戰勝之功矣故威文之與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鄫[illegible]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大

諸戎楚莊王[illegible]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illegible]杞子之計違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千里[illegible][illegible]襲[illegible]於殽[illegible][illegible]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東征[illegible]夏以終[illegible]伯[illegible]楚莊王使申舟聘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過宋[illegible]假必死而已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兇能服宋然君子以爲此不假道之師也齊[illegible]公楚靈王之所爲[illegible]亦爲之而齊何以爲伯乎嗚呼此二君者皆賢君也其一不義而[illegible]於狠狽不能與威文齊而況其下者哉

隗囂論

論亦有據

智者爲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利鈍不爲害也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習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衆束手稱臣遠方望之言猶蹈之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羣盜十去六七而囂懲既往之

囊文八 卷九 十九

禍方擁兵自固爲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囂與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吝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者卒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怪也劉表專制荊州土廣民衆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二人皆求助於表表方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救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爲曹公所并隗囂劉表雍容風議皆得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如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輒殆夫惟知彼知己而後知所去就哉

卷十八 卷九 二十

苻堅論

有深識而行文處非蘇氏本旨

苻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霸功跡齊威管仲不能過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遠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讎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率大衆伐晉敗于淝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

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霸者之畧而懷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為深恥雖滅燕定蜀并秦凉下西域而其貪未已江南蕞爾克而不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桓沖為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忘晉而欲以力取之猶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萇之變而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雄而有帝王之度其誠慕容姚也收　姚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無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夫

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篤慕焉顧其所以處之如何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殷之遺黎猶與管蔡謀周之隙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克殷收其徒于宋而遷其頑民于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告之所以處其變者至矣至若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師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惟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

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由此觀之文王之用殷人皆有然而已豈今堅畜豺虎于其腹心而貪心負勝不顧其後宜其斃于垂萇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以休其民休息雖有垂萇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不可幾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宋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九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歷代論

知罃趙武論

即五伯之議論

齊威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威公歿而齊亂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為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曹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伯者

之盛者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為難耳文公之後爾有知罃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羣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知罃為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以敝楚而服鄭此則知罃之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任一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三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爾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其言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皆求甲以禦敵求先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所告之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為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

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於弱不忍近於强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君子以為武有仁人之心三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用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鄧禹論

或曰兵固有進不得已之失也禹與赤眉相
持久而不決故退之也其後久將而功成
鄧禹始以兵入關[illegible]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亦得方
入長安諸將咸皆勸禹徑取長安禹曰吾衆雖多
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
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
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
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

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至[illegible]光武聞之敕
禹以時進討禹固執前意終不進明年赤眉西走
扶風禹乃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守不
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
欲緩[illegible]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為失計吾以為不
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急之實難緩之為得[illegible][illegible]自敗西走扶
風而西東之獨能還兵敗禹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足也哉如光
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强而禹兵少不足當如如
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北道[illegible]出挑之而後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東[illegible]

西敗之所以歸川而亦有收[illegible][illegible]禹之敗而[illegible]歸也
與禹[illegible]有[illegible]過要[illegible][illegible]攻赤[illegible]其[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遂[illegible]攻
[illegible]
用兵[illegible]也[illegible]今[illegible]者[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西
一舉取之[illegible]禹今[illegible]也[illegible]又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禹
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曹[illegible]論

[illegible]以[illegible]公[illegible]以不敢[illegible]為操之[illegible]公[illegible]

曹公入荊州時劉琮欲以其衆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illegible]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至入吳境遂敗於赤壁矣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illegible]以[illegible]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

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為用諸葛孔明以為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雖使公誠用詡計撫荊州使[illegible]民[illegible]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鄉不即降而[illegible]不以干戈相[illegible]者[illegible]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而[illegible]於吳[illegible]公公[illegible]其勢必不助劉而[illegible]因[illegible]成矣[illegible]之[illegible]荊州既不能守而孫[illegible]公之智而不[illegible]伏哉其後公[illegible]下沒中劉[illegible]公[illegible]以取[illegible]曰劉備人傑也[illegible]而遲得

日沒蜀人[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包[illegible]劉[illegible]文[illegible]其[illegible]以[illegible]公不[illegible][illegible]戒進哉[illegible]之際楚子[illegible]伐鄭[illegible]武子[illegible]之還從[illegible]師遂從於楚人以[illegible]之師救[illegible]師[illegible]子[illegible]文子[illegible]武子曰

[illegible]戰[illegible]不敢[illegible]遂[illegible]於[illegible]已又[illegible]必不[illegible]不合若不[illegible]為[illegible]不知[illegible]今[illegible]大[illegible]於[illegible]於[illegible]從[illegible]之[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千由[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文[illegible]之[illegible]

知[illegible]悲[illegible]文[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深慮也[illegible]人之[illegible]此[illegible]

必[illegible]其[illegible]以[illegible]帝[illegible]其[illegible]不以

此時上之[illegible]闇[illegible]之惡[illegible]

之後祜已先[illegible]武帝而死矣[illegible]欲以[illegible]

[illegible]十餘年之後而滅[illegible]為[illegible]不亦[illegible]

獨愛其言是為後世人主持盈者之戒[illegible]

而藏之

善為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illegible]

有為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illegible]

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為政欲出兵呼之曰不可

以當[illegible]而失諸侯[illegible]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為外懼

武子不[illegible]用其言[illegible]有[illegible]者也厲公從而多變

[illegible]大[illegible]而驕[illegible]有大功則信臣不知安亂之

所自生[illegible]之不從由而[illegible]欲避楚而[illegible]既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宗[illegible]死於

年而厲公殺三郤[illegible]文子

雖死而免於人難[illegible]與[illegible]事越王

句踐反自會稽[illegible]人民[illegible]七年[illegible]吳王夫差

歸木及民知越王之[illegible]與同安樂也乃[illegible]之卒免

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

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illegible]者大也晉

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illegible]淫虐

失[illegible]國之[illegible]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為未可取

也羊祜為荊揚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

之而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

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

為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晉人滿朝而

賈充荀勖之流以為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

[illegible]小[illegible]荒於女色[illegible]於賭[illegible]疏賢

[illegible]數[illegible]滅吳之[illegible]也而[illegible]入則[illegible]家拂

[illegible]小人[illegible]晉國之[illegible]者不可

[illegible]無敵[illegible]人[illegible]憂患而

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illegible]不[illegible]文子遠

矣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為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為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明長江未可越也吳既不亡則晉之君臣將惕然不敢逞吳不亡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武帝欲使臥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平吳矣憂在平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illegible]

[illegible]

聖人之所以示人者三道一也[illegible]三道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illegible]器也孔子生於周末與其弟子[illegible]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illegible]道之不可以強設人也參乎[illegible]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為體而入於群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

禮在智而非智皆其非形器也故曰不可以觀而見非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深方而不失其政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偕逝[illegible]理而猶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illegible]以語人其物以語人者必以形而下器也而孔子必以[illegible]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illegible]以達其道而下人由器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illegible]而不在此孔子之所以[illegible]道而[illegible]名其下者觀之以禮

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
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治者雖不同道而猶能守
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
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晉文始尚虛遠而天
下賤守節相承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illegible]於朝野何
晏鄧颺導其源[illegible]漢其流而王衍兄弟以
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淸邪佞成浮僞忌廢法之綱其
姦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
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為墟
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
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朞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棄道
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為南北南方簡
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
南北之異雖未[illegible]聖人之[illegible]而形器之說備矣上
至郊廟朝廷之[illegible]下[illegible]而何所不取於
此然以其不[illegible]而求道
實[illegible]而不可得[illegible]形聲
之際無不指以[illegible]以而[illegible]其[illegible]以施於[illegible]

者內則饞說以求[illegible]外則聚斂以求[illegible]苟
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illegible]文飾其僞
要之與[illegible]行無異[illegible]可但無孔[illegible]使[illegible]來路而異
之[illegible]罪人[illegible]矣
[illegible]才[illegible]見[illegible]

王導論

西晉之末俗尚通達以清談風俗陵敗夷狄亂之遂使中國淪沒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偃於下跡勢於上而莫先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爲相世並稱爲謂之賢性本寬厚容衆衆人安之然卒於循習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猶淺見信於帝專以法

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橫敦遂起兵以誅隗協爲詞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既沒成帝幼弱庾亮當國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擁兵歷陽多納亡命亮用威刑亮知峻必爲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京師宗邑此二變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爲是耶敦峻之禍舉不旋踵以導爲是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爲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于家羈日捨民數世求以免禍不可

變也公不從[illegible]公以貪暴失民用民[illegible]救之嬰曰[illegible]民不遂農不務工賈不[illegible]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illegible]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并矣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爲患於其國常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爲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鐵石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爲

鄭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又使爲卿以次已伯石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人人之思從者從而予之舍者因而斃之逐豐卷殺子晳鄭乃大治[illegible]所[illegible]伯有以

令其始矣不如子忠仗節秦後以成其終也以爲賢於晁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

狄仁傑論

文不着意而篇中以竊得之四字誠名言也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甚直不見省陵卒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入下事徐敬業爲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爲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無所奈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

彊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先將相之位以何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猶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殺天下豪傑忠義殆無遺矣人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獨爲宰相而未嘗[illegible]及后欲以三思爲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illegible]人人未[illegible]唐德頃何[illegible]下從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illegible]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illegible]日

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
天以此微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
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
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為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
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廟
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
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
故不發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
與國俱全惟呂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

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
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
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
之使其恐懼而後取當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
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歙之必
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
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
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

姚崇論

崇雖稱名相而其順適玄宗之欲以開末年
驕侈之漸幾致亡國崇所不能辭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
以持天下之正斯言盡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
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
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
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玄
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復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

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為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
有不可食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
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羣
臣多不以為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為息
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
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為事已可疑矣既而
崇所親吏趙誨以賄死崇懼遜政將帝將幸東都而
太廟屋壞宋璟蘇頲皆言三年喪未終不可遊
宗廟之變天戒也請罷東遊修德以答天譴帝以

假憂叔孫道 而作原節樹 宣

閔宗崇曰此符堅敗殿也[illegible]
毋[illegible]何[illegible]也今[illegible]
領艙勞弊[illegible]東[illegible]以為人[illegible]已也[illegible]已成
供擬已具請車駕卸東而還[illegible]
此人孝在帝[illegible]其言崇[illegible]此復[illegible]
欲還長安奏[illegible]
李林甫獨曰二[illegible]本東西宮耳車駕往來何[illegible]
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崇
見東都之詐林甫獻西還之議其意同耳孰謂崇[illegible]

賢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
不歸人[illegible]三者皆忠臣之所諫而崇居之不疑何哉
其後崇[illegible]沒[illegible]崇愈老愈輕[illegible]方任[illegible]九齡
[illegible]則聽李林甫方發揚[illegible]忠而
[illegible]以適己為悅[illegible]有[illegible]
之[illegible]出於崇而天寶之亂亦崇
之所自致此人臣之[illegible]成也

牛李論

[illegible]外[illegible]於[illegible]
[illegible]
之[illegible]人臣之[illegible]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illegible]不本於[illegible]而
從人以[illegible]公[illegible]也
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illegible]然
其[illegible]世之偉人也[illegible]以
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

任其所長而不為黨則唐末之賢相也[illegible]
涵州楊志誠[illegible]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於僧孺僧孺[illegible]是
不足為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illegible]
[illegible]納[illegible]終不能得[illegible]
而以[illegible]人[illegible]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illegible]以
節使[illegible]用[illegible]力不用以逆顺治也帝曰善
初不[illegible]此公[illegible]也[illegible]使[illegible]宗[illegible]陳行
泰[illegible]史元忠張[illegible]後[illegible]以求[illegible]為河朔
命仲[illegible]失在太速使[illegible]延久之[illegible]用張仲武

而緯自然僧孺以無事為安而德裕以制勝為德此
因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劍南
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
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可棄維州也為更失一
維州不害其強方今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
信為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養馬蔚茹川
東襲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
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為恨議者
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為邊患幾終唐世則僧

孺之言非為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
至矣而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
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
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壅蔽下不
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為治矣更求太平非臣所及
退謂宰相曰上責成如此吾何久處此耶既罷未
幾今訓注為用事之甚幾[illegible]又以訓為諫官
德裕[illegible]小人[illegible]德裕亦以
此觀之二人所趣不同及其所論亦皆所守若出於

一人吾以是知其皆偉人也然德裕所以不能如僧
孺[illegible]之[illegible]及[illegible]
然[illegible]有[illegible]大丈夫之
心也有不良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illegible]
然[illegible]名而德裕沒於朱崖子孫[illegible]
其[illegible]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邪

陸贄

贄之事德宗本末具詳

昔吾先君傳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爲賢吾兄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illegible]其[illegible]以從宦事唐德宗老而爲宰相從之出奔而從之反[illegible]經其間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illegible]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

承其羞耳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因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芃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又因而起與逆賊結當賊所不能勝於是驚之擾貲算間假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賀[illegible]令兩河淮西爲僭亂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苟料其間必有旁邊計或內自危疑而討

贄之名 而不知[illegible] 然譜前[illegible] 兜

下[illegible]者未必從之[illegible]偕逆也而况從之衆乎請下名部招懷以[illegible]以誠使朱者皆安安者必久人知其免因謀[illegible]惡者[illegible]心難離[illegible]知從[illegible]者必遁[illegible]西鄙可以必定忽其[illegible]不用[illegible]之[illegible]令年而歸帝亦老而厭[illegible]於是[illegible]一切之[illegible]以姑息潤[illegible]藩鎮凡[illegible]之得[illegible]心者皆就命留後殿以察命[illegible]命者[illegible]刻[illegible]以暴侵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畋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

贄曰如十寧之惡萬榮衆而逐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illegible]何[illegible]而祭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illegible]之[illegible]者若使傾奪之徒[illegible]其處[illegible]方[illegible]復安者交且萬榮攜亂之[illegible]部守[illegible]也[illegible]未必皆其黨也方成[illegible]於中其[illegible]之[illegible]惡乎令若[illegible]中[illegible]萬榮撫定之功[illegible]寵任褒將[illegible]例[illegible]保安則[illegible]復助其亂[illegible]欲[illegible]亦[illegible]矣帝方苟安無事

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非常之心彼皆[illegible]
怯贊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常然其君臣之
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
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
爲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緩之必
且有變既而回鶻烏介可汗侵天德軍使張仲武
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
爲帥張絳既爲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
之謀則贊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贊而贊

之迷也以程异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贊之
賢并不知也帝歸自興元贊因事言曰齊威公自莒
入齊伯業既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爲戒衛獻公自
齊還衛甯人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於門
者頷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
陛下之著龜也贊[illegible]可而帝終不改吾以爲使贊
反國而爲卿大夫[illegible]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
無後患然後可以言智也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可以伐人[illegible]人[illegible]已[illegible]
其災[illegible]我與[illegible]民以逞忿思
亂之[illegible]不可勝而爲攻之若升虛邑[illegible]
丁[illegible]於[illegible]貪而好勝知梁宋之可攻而忘
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大困自古國以攻人
其禍如此矣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
數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兵伐用

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
沉湎聲色之娛官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靡於
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內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
功臣皆武人餓虎未有識安危之幾者惟樞密使郭
崇韜知[illegible]勇取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
見許[illegible]身任[illegible]之[illegible]崇韜深病之矣將方欲伐
蜀崇韜[illegible]大功爲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爲元
帥而已爲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血刃而克成都
降王衍釋[illegible]勝之功可謂盛矣然崇韜知[illegible]之易

與而不知患之已眾[illegible]具長[illegible]兵而行數千里數立大功而不免讒死于獨有將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為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何從[illegible]帥不出[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重兵柴翰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心有[illegible][illegible]不敢妄[illegible][illegible]乘宗不[illegible]柴翰不死[illegible]而未可知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代人蹈齊躬之覆而以為安[illegible]其有智而未始學也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古史論

子由作古史以代史記之疏始伏羲神農下迄秦始皇凡若干卷予覽其傳末所論次得其言多確其文旨與太史公互相馳驟可誦者錄二十五首

齊

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者惟不求而得之耳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謀奇計歸之其說乃與蘇秦陳平賈詡無異夫陳平賈詡之事張子房荀文若所不為也而謂伊尹太公為之乎太公蓋善用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之而歸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相威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人[illegible]後人免左衽之禍孔子以仁許之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路遂及[illegible][illegible]威公不得葬身而不亡以管仲之智而不免於此蓋猶有[illegible]徹之類古者將治天下必先治家以為其道當自[illegible]管仲為齊大夫

寵門反其身猶三歸而桓公內多如夫人者六人其
行其政管仲以爲不害霸不禁也夫古之聖人以君
臣父子夫婦之禮治天下天下不能一日廢也故以隄坊爲
無用而毀之者必有水患以禮爲無益而去之者
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修而家治家治而行之不知其
難而咎自去今管仲獨取一時之欲而徒作於長久
難哉威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將有適庶之禍
遂與威公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威公妻妾適庶之
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他人何與哉

下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病矣

其思深其識亦陸

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有其
民而蠶啄之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
年季武子取卞公還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魯
君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偏未能收民而舉
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欲以越人
攻之終亦出死於越夫棄民百世而欲一朝收之
宜其難哉昔齊晏子嘗告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

以救之者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
而大夫不收公利景公稱善而不能用齊卒以亡語
稱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
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
事不諫既往不咎予嘗考之以爲哀公將去三桓而
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
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答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
也孔子知其不可曰此先君之失也植根固矣不可
以誅致齊也蓋亦有意於宰予而微答予之深也

孔子[illegible]不[illegible]大

出[illegible]不[illegible]隱

至[illegible]虎凡

有[illegible]不[illegible]心而各

分[illegible]相終始[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若斷失衆而其[illegible]則

民[illegible]多然哉

卷十一　四

探木之論[illegible]足知[illegible]之[illegible]於危亡而

楚[illegible]難

矣[illegible]不然鄭

國[illegible]而不[illegible]

常[illegible]越

之不[illegible]在

刻者參及晉[illegible]其先[illegible]而

卷十一

[illegible]大[illegible]則不能自[illegible]無以[illegible]大[illegible]照

[illegible]人民[illegible]不[illegible]將

以其力自[illegible]

世俗之[illegible]不[illegible]達[illegible]盡之
野[illegible]乃免[illegible]以下人之
情度君子之心[illegible]所不今[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貴大賢[illegible]設其食[illegible]
[illegible]已[illegible]見與人爭利哉諸葛孔明受託昭烈以出
[illegible]而代之蜀人安焉然君臣之義沒身不
[illegible]陽[illegible]而見於聖人乎彼小人何以知之

衛之人亂者而皆起於父子夫婦之際宣公靈公皆
欲以與[illegible]因[illegible]是[illegible]子[illegible]爲死而莊公
出公父子[illegible]人二十餘年不以[illegible]之不
[illegible]至此哉然[illegible]其不爲[illegible]而獨中
生之禍故再父之過可以爲[illegible]父未[illegible]仁也昔者
孔子之門人子路高柴皆事出公孔子曰柴[illegible]於衛
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
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

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嗚呼衛之名於是可謂
不正矣[illegible]公[illegible]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
其祖人道[illegible]矣孔子於[illegible]而欲正之何爲而可靈
公之死也衛人立公子[illegible]則衛人立輒使輒
而知[illegible]必辭[illegible]名正矣
雖以[illegible]可也[illegible]然孔[illegible]
[illegible]將教輒[illegible]

不忍死不食然於其人也春秋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并世子而以世子名之以其子得立於衛成其爲世子也若輒避位而納其父是世子爲君也而名有不正乎名正而衛定矣

晉

晉文公辟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二年奚齊卓子相繼數死不去之人歸心焉文公不往咎犯勸而待之者將終焉若介於秦公是而扶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外而其不要功於內不能相忍纖以敗成內外紀召人於文公然後文公作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路一介之事而有人裁之至於諸侯伐其處行害之計誠審故夏商之衰湯文王皆起於諸侯積德深厚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而無取天下

之患其後皆數十世若晉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自至則庶幾王者之事也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且大豈非其積之有厚薄故邪晉悼公之復霸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未嘗一與楚戰今以疲楚而服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以不戰屈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也中行偃欲率諸侯以戰勝楚惟智罃知用兵之難服負之不可必遂延諸侯而楚人自敝不較而去不然則將先縠而殺將爲林父如罃可謂知兵矣

楚靈王因陳公子招之亂而滅陳因蔡侯般之弑
君而滅蔡假大義以濟其欲[illegible]之能較沛
然自以爲得計矣不[illegible]惠王使
張儀說楚懷王[illegible]之如[illegible]而執
之咸陽加之以兵遂分楚之半[illegible]楚頃襄王
然[illegible]其禍乃[illegible]於人[illegible]一
日爲[illegible]不即報也本弱者[illegible]方
以得爲幸而不知天禍之不久也是故楚雖已滅而
秦之 人秦一 十
楚之父老知秦之禍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之滅
秦者皆楚人也楚[illegible]陳勝[illegible]舒[illegible]宋力皆
是以取之便而不有天下當不欲畏天故也[illegible]王既霸
諸侯而[illegible]以興天命之不借如此而[illegible]也哉

文本[illegible]折衷中[illegible]
燕召公之後然[illegible]文[illegible]戎之際
未嘗[illegible]安樂
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illegible]縱橫
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illegible]自
大[illegible]七世不通諸侯自[illegible]衰
中[illegible]力爭七世而亡與[illegible]遠而
興亡之迹大略相似彼說客[illegible]借人之[illegible]以自決
秦之 人秦一十
[illegible]而爲國者因而獨之[illegible]
[illegible]何哉夫處於[illegible]之中而奮於諸侯之[illegible]如[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則可不然皆偶也[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一七首驚秦驕使[illegible]
亦何[illegible]不能哉此又蘇[illegible]之所不取
也

燕[illegible]與中國相[illegible]者[illegible]
蘇秦入[illegible]被兵也

言東南利害之勢[illegible]不當而行又有上[illegible]
變[illegible]出[illegible]古人入設處
吳以蠻夷爭盟上國淺陋[illegible]是越再世而亡
何者地遠而民勞勢不順也[illegible]克夫差[illegible]
號伯王而實斂兵自守與夫征伐分爭[illegible]以禁楚
秦[illegible]遂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知[illegible]自[illegible]哉
乎[illegible]無偏無閫閾之知而有夫差之愚其殘滅宜矣
昔楚莊王[illegible]宋鄭力能取之而不有[illegible]之而

楚[illegible]以興[illegible]大城陳蔡不羨經營中夏貪而不止
明身受其咎蔡東南之常勢於是可見矣自東晉以
來至於陳皆困於吳越之墟成敗之迹無不然者雖
桓溫劉裕嘗用兵武能一勝而民以罷弊竟於無成
至殷浩[illegible]是[illegible]如謝安之賢猶[illegible]北伐
失策[illegible]其名而未[illegible]其實故耶[illegible]人[illegible]
知[illegible]有取焉

晏平仲

管晏兩論處是而識宋[illegible]史作

管子以[illegible]公伯[illegible]其家[illegible]不能身[illegible]義晏子之
為人勇於[illegible]於[illegible]管子[illegible]有[illegible]晏子[illegible]靈莊
景公[illegible]功業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君如管仲之
於[illegible]公[illegible]成就當與鄭子產比[illegible]於[illegible]諸侯
[illegible]成[illegible]未必在管子也唐姚[illegible]宋璟皆中興
[illegible]宗好貨利事武后並於羣枉之中未嘗有
[illegible]事明皇帝時亦有所縱弛太廟棟毀姚

[illegible]以[illegible]於宋璟介潔特[illegible]於武后世排
[illegible]佞倖危者數矣其於明皇帝亦未嘗有取容之
[illegible]故[illegible]當以[illegible]比管仲璟比晏子或庶幾焉

屈原

文[illegible]其所[illegible]以[illegible]下[illegible]名似也予竊

謂使原如孔之進[illegible]於史之市

[illegible]

漢賈誼為長沙[illegible]歷九州用

而相君何必懷此[illegible]志

原楚同姓不忍棄其君而之潤[illegible]之以孔子

孟軻歷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柳下惠為士

師三黜而不去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枉道

[illegible] 一八冬二一 [illegible]

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惜乎[illegible]而不知道

窮節以死然後為快此所以未合於聖人也使原如

柳下惠用之則行捨之則藏[illegible]於是[illegible]以[illegible]歲

自[illegible]其志也哉

孟嘗君

評四君處亦與太史公[illegible]

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illegible]名秦昭

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之以[illegible]以

一言間秦者[illegible]用文免相[illegible]之

乃借楚為名與韓魏伐[illegible]割地

以與韓魏俾乃得免[illegible]秦[illegible]若此其壯者

也夫其面為非曲為老有名之兵[illegible]之使田文

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伯惜其聽蘇代之計歸

[illegible] 一八冬十一 [illegible]

兩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

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由此觀之奈推不遇

孟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豈有大義而屈於不義

者哉

平原君

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譽可耳至於爲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并燕有廉頗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爲趙用也及韓爲亭以上黨嫁禍於趙趙豹明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於勝一言此古賢公子不知務之過也乃欲使之相危國扶弱秦難矣哉

魏公子

魏公子始用侯生之計盜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威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謀之然後歸合諸侯破秦兵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名因以自於世者無忌之名成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且慶一不可而再之所全者多矣

春申君

黃歇相楚王患王無子而以己子進為其後卒致殺身朱英說李園終將殺之因亦將不免已各自以言之秦楚之興育千歲矣無功於其國而貴以人之言不肯歇於亂其嗣而與之俱斃雖不安所終亦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擇於中乎

蘇秦

所議是而文亦跌宕

秦強而諸侯弱合從之一為橫者易為功為從者難為功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利而諸侯病此二者皆出於權謀而從為愈此蘇秦不說秦爲橫不合而激於趙其心於其所謂為之約期年秋而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盾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為約書入秦秦人爲之閉函谷者十五年此說客之誇言而太史公信之過矣

王翦

翦提兵六十萬以擊楚非若合戰之兵也楚方二千里寺多國塞要害非多兵則無以分其戍守承其所之兩壁相持自古鮮有二十三十萬以上而能有功者

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予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單爲相單詰趙奢曰非吾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

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饋貨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劍之爲用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脾之薄則刃不斷無釣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爲釣罕鐔蒙須之便焉能以三萬行於天下乎古者四海爲國城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距之足矣今取古之國分爲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之衆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illegible]今以[illegible]萬衆攻之國單喟然歎息曰單不至也[illegible]之城毀存亡之業不乘大勢非天下[illegible]變其[illegible]之間爲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求[illegible]

刺客

叢論甚目

[illegible]不以爲小人[illegible]今以爲賢孔
子[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公孫謝以
大夫[illegible]以名者有不名而謂求名而
不[illegible]名也太史公作刺客凡五人皆列之類耳而
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稱豫讓爲智伯報趙
襄子有古復讎之義加刺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彊
暴失天下必謂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于不意法不
襃之 八卷二十一 二十二
所長也至謂沫之事予以左氏考之魯莊公十年沫
[illegible]莊公公用之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嘗敗
[illegible]年而會齊侯于柯安得所謂三戰三敗沫以七
[illegible]齊歸魯侵地者哉始公羊爲穿異說穀梁亦事於
春秋[illegible]說因蔡上多稱沫以爲口實而實非也且
公[illegible]以戰及小惠小信不足恃惟忠爲
[illegible]沫[illegible]義者也而皆以其身爲刺客之用
乎[illegible]宋[illegible]城下齊[illegible]盟[illegible]皆以爲盟不
[illegible]及會[illegible]以[illegible]公得[illegible]

乎而春秋[illegible]公會齊侯盟于[illegible]以知其[illegible]盟也
是以削去曹沫而錄其四人然亦非所謂賢也

八卷十一 二十三

虞卿

游說之士皆[illegible]以游說取合[illegible]其[illegible]于虞卿皆然
事趙[illegible]前[illegible]之[illegible]說其道
魏齊之[illegible]相印棄為[illegible]而不顧[illegible]之下
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illegible]合秦破天
下後而卿為魏齊棄相印走大梁則前此矣意者魏
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魯仲連

戰國游說之士[illegible]之故
士不[illegible]
而從橫之利不入於其門[illegible]解
紛如決[illegible]不務[illegible]而成功[illegible]
圖以來一人而已矣

穰侯

[illegible]名論所在予[illegible]所不[illegible]色[illegible][illegible]何[illegible]

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君臣背戾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作而不知矣穰智能在秦而不[illegible]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惠王以恐懼數言以致逆[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甚矣其少恩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欲報怨則不報爲得處矣而范雎欲毀人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至於是可[illegible]也哉

[illegible]

忠[illegible][illegible]秦[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秦者少[illegible][illegible]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專[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後[illegible][illegible]以予[illegible][illegible]不已其子宣太后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安[illegible]襄后之惡也鄭人[illegible][illegible]襄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獨不愧頻者收羣[illegible]乎及雎任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用王稽鄭安平使民怨於內兵挫於外[illegible]不若穰侯之一二以予觀之范雎[illegible][illegible]自爲身謀取卿相耳[illegible]未見有[illegible]於秦也

白起

讀起傳是

予嘗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所攻郢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至其賜劍死也以起爲武人無所屈節而陷於范雎之口使起[illegible]有其下邑攻而免於死矣及讀戰國策觀起自陳其攻之勢乃如邪鄲次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爲之流涕也起與國兩人皆守便宜不肯奉詔出兵辛武賢雖兵出有功充國竟爲漢宣明其非是武賢怨之至骨雖不能害充國而卒陷其子卬嗚呼循道而不阿自古而難之哉

李斯

斯首附惡無辭

始皇以智力取天下志得意滿而適大李斯揣其書誦功德以長其氣任其驕縱不可告語者老太子在外殺危之機而莫敢言[illegible]合其欲乃之者雖始皇之[illegible]其與其之不可也及其中[illegible]知趙高之姦使斯偷合取容使高既已成天下已危乃欲力諫不亦晚乎至於囚破家滅身不亦宜也

蒙恬

蒙氏爲秦將不試諸侯其所殘滅多矣乎[illegible]無罪哉死此天[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知尚死而毅以忠信事[illegible]合[illegible]容於二世[illegible]此其所以不免者[illegible]恬使毅[illegible]由用中於沙丘而[illegible]使[illegible]恬爲扶蘇之謀猶不能發焉呼天之所[illegible]無所復施耶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

新論上

此三篇原是一意其所言爲國之處乎子瞻所謂爲國先定其規模之說而中篇指言吏兵冗財絀者亦皆子瞻所建議處特其行文於舉子業中爲利器姑錄而存之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不諱治以爲亂不援亂以爲治援亂以爲治是愚其君也諱治以爲亂是脅其君也愚君脅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僥倖也故莫若言天下之勢試論當今之勢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爲大則曰無亂爲異則曰有變以爲無亂則可以無所復爲以爲有變則其勢常至於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今世之所患在欲治天

下而不立爲治之地夫有意於爲治而無其地譬猶欲耕而無其田欲賈而無其財雖有鉏耰車馬精心彊力而無所施之故古之聖人將治天下常先爲其所無有而補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爲患而後徜徉翱翔惟其所欲爲而無所不可此所謂爲治之地也爲治之地既立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如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歲而生歲焚之以時於是藂叢蓊樸撒無不蕃茂而如意足故施之以仁義防之以禮樂安而受之而爲王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爲霸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爲霸伯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於天下者抱其所有悵悵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躊躇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界富強之利是爲治之具而非爲治之地也有其地而無其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爲其地也古者伏羲神農黃帝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始之爲服牛乘馬作爲宮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歡樂有以相愛哀戚有以相弔而後伏羲神農黃帝之道得行於其間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爲治之地也至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闕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居日月以授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以濟民饑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夫家卒乘車馬之數冠婚喪祭之節

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除害之術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故施之而無所齟齬舉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爲治之地而聖人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亂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尚在故天下雖亂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欲爲治者無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無楫而將乎

江淮之南無挾風之憂則悠然惟水之所漂東西南
北非在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沒而不能止故三季
之極亂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塗地而莫之
救然世之賢人起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
於此焉先之齊威用管仲摶四民之業連五家之兵
卒伍整於軍旅暨於郊相地而征山林川澤各致
其職陵阜陸墿各均其宜邑鄉縣屬各立其正舉齊
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
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於天下天

下稱伯晉文反國屬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
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用利器明德舉善授能政
平民阜用不匱然後入定襄王救宋衛大敗荊人
於城濮追齊威之烈天下稱之曰二伯其後子產用
之於鄭大夫種用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明
用之於蜀王猛用之於苻堅而其國皆以富彊此數
人者雖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為地者一也夫惟
其所以為地者一故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
同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

當今之世無故而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
大亂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畧備而未
極賢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
當種之不生而不知其無容種之地也是亦大惑而
已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是在治亂
之間也譬猶種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投之
以賢才無所為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敗而
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新論中

治國而爲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有其不然者則得有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爲虞舜其次爲曾閔而其次猶得爲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嚚其不慈不孝者自其得爲良人以上至於爲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爲生者子耕於田婦織於室養其雞豚殖其菜茹無失其時以養生送死雖舜與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

爲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爲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道焉耳而至於爲國而皆獨無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爲井田溝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餘制也當戰國之強諸侯無道然孟子亦以爲有王者起今之諸侯不可盡誅惟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故漢之興也因秦之故而不害其爲漢唐之興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爲唐由此觀之則夫享國之長短治化之薄厚其

也有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長短淺厚薄長不得地則無所效其長厚不得地則無所致其厚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爲者衆而容之可也當今之世祖宗之法或其存而不舉或其有而不備具存而不舉是有地而不耕也簡略而不備是地有所廢缺而不完也欲築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後加石木焉故其爲室也堅今之治人下則不然蓋嘗論之自五代以來強臣專國則天下容亂而易亂自吾祖宗削而平之則今世可以相安凡今世之所恃

以爲安者惟無強臣而已然特其一之相安也而盡忘其餘故嘗以爲當今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何者天下之吏偷惰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敗而上不知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驕惰無用召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財出之有限而用之無極爲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其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爲是故興一事而百弊作動一役而天下騷擾況而遇陷穽側身而入河海平居猶懼有患而況求以馳騁於其上

固不可矣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國之一病也君欲拒之則有以爲拒之之具和之則有以爲和之之費以天下而待一國其爲有餘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無他患雖西北之爲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一歲之入不能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也三者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爲治之地既成賂之則爲漢文帝不賂則爲唐太宗賂與不賂皆非爲國治亂之所在也治亂之所在在乎其他之立與不立而已矣天下之

事因循而維持之以至於漸不可舉循曰是養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釋其楫而聽水之所之旋於洄泝格於洲渚以爲是固然也其爲無具亦已甚矣以今之務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風俗不至於朋黨亂正誣罔君子也世之清議凜然在矣公卿之欲有爲以濟斯世與有言者而目皆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實也故爲之說曰居之以獨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於一不果於二天下將以爲言不果者不可以獨力力雖強而於

爲多疑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爲是三者則是以排天下之堅強而納之於柔懦按天下之怨怒而投之於不敢惟不能爲是三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挫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無私而果敢果敢而獨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既立然後擇其所以施之天下將無所不可治

新論下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則患其無以施之蓋君子將因正其綱紀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則不可得而知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田封建侯伯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歸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魯也墮其三都誅其亂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飾賈男女別於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鄒者正其經界五口之家桑麻雞豚必其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

至於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詳論也曰是有意於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爲是國也必舉之以爲先由是觀之治國之地聖人無之不得以施其聖然而聖人之道有所高遠而不可及者矣其於孔子之門所謂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國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是亦自以爲能爲其地而已大賢則有以施之矣脩然夫子許其能之而不以爲大賢則夫子之道深矣遠矣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嘗言也蓋亦嘗言之矣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是九者凡所以爲政而未足也故繼之曰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是四者所以成之也存其意以爲既成而後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傳曰君子篤恭而天下

平爲有此具也君子修其身無所施之則不立施其政事無以施之則不化當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無不畢舉雖後世之君猶得守其法度以爲無過惟無暴君則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訓太甲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以爲如是而可以爲治已矣古之人言治天下者甚易然今之人以爲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是大臣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儉忠信欲以施之天下終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爲古之人欺我夫苟以爲古之人欺我雖有爲之者猶將然而爲之

也人苟不欲而強為之則其心益不信而道日疎夫以不信之心行日疎之道以治無以為地之國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賢者退而守其為治之地為治之地既立則身修而天下可化也

燕趙論

行文作所議未當

昔者三代之從使天下皆學校而教民行鄉射飲酒之禮於歲之終用事既畢而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籩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人親為之行禮答以為田野之民裸其股肱而勞其筋力以劝雜作以趨一時之利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節頑囂無耻不可告語而易與為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禮使之有所不忘於其心故三代之民雖耕田荷耒之人任之賤其所為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朴而亦不至於無知以犯非義何者其上之人不以為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於為善也至於後世之衰天子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義而天下之風俗日已散亂今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俗也勁勇而沉靜椎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為亂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靜者可以義動而椎魯少文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

之間其民常千於有負其勇以爲齒滅然以畏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過於初亂而其相魯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非趙之民民不復見於當世而其甚僕之夫紛紛亂人了之亦仲尼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故古之聖人其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羽與爲亂哉昔者唐宋之衰燕趙之人入十年之間存哉以奉叛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下之兵而以爲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曾無義也故

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叛天下之子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故夫燕趙之民常若夫士大夫之安也

子由此論殆亦不曾深知燕趙之俗耳予嘗宦遊燕趙燕趙之士多忠信慷慨自古其地多節俠死義者亦以此特存夫上之以詩書禮樂紛爲序切者何如耳予向謂燕趙當唐中葉時擁叛將者八十餘年抑不知罪在將非在吏民也予謂魏博之間多有豪傑行血郎如田野劉世間始有問罪走馬名將之文之習而有賢守令以爲之長且勝齊魯矣而況吳楚乎

蜀論

蘇氏父子蜀人也故論蜀多詳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為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畏犯禁而勇者輕為姦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

然而天下既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仇睚眦擺發冢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為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為亂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啓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倜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呶奔走告訴以爭毫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怨之情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戚戚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為群譁譟而為大亂以發其憤懣不洩之氣故秦晉之勇而其為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為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借以快其怨則其為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為志也遠而其毒

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怨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強者有所不憚而怯者有所不侮蓋為是也書曰無虐惸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爲武而徒使之怨以為亂故也吁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共天下哉

西戎論

宋之西戎夏也今則不同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狄強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強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強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威以邀利於中國而後無所畏強者並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後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得解

甲而息也昔者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強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爭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有所託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當於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為北方有強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不勝其病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狄之人出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強狠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求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因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為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鬭而喜乎中國之衆其士[illegible]何而合也愚亦以為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為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錦繡金玉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解彼雖有

北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熱中將反而求以相而以為連兵之名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乘而收之必將得其權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強而莫敢收之而使為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北狄論

鼓中國之氣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饑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爲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夷狄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

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殰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鄰國之所深憂也要在於其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懾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爲計爭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皆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

廉頗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爲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爲不可蓋天下之士所爲皆不顧身以抗強虎狼之秦者爲非其君也而從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拒非其君哉故魯仲連也彼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爲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

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横之勢亦愚以為養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為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西南夷論

此篇議亦不的確但論班超一若甚是

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紛籍籍不相統制惟北狄之種常為大國以抗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别千人為部百家為黨見利則聚輕合易散族類不一其心終莫相愛故其兵利於捷戰而不利於遲久北狄之人綿地千里控弦百萬侯王君長通為一家人畜富盛蔓延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愛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於持久而不利於捷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夫北狄之人伏於陰山之下養兵休士久居而不戰此其志豈嘗須臾忘中國也然其心以為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恐喝而不進以謀弊中國蓋其所愛者愈大故其謀之愈深而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蠻西南夷之民悉其衆庶尚不能當狄人之半而其酋長仍舊為亂不能自禁此誠無愛於一心而僥倖於一戰以用其烏合之衆而已故夫蠻

夷之人擄邊寸利其中其倉人志者其類皆可以謂
來也嘗觀於西南徼外以臨邊之衆求其所以
爲變之始而遂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掠肆而不
可救者其積之久不有漸也夫邊夷之民嘗絕而不
與通今邊夷之上利其貨則有淵之好使邊民變
爲欺漫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爲擾民而不之禁窮恚
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剽奪偷竊攻剽蹂踐
殘之於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爲吏如此
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設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
彼尚誰所激怒而爲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
人之不能用昔班超處西域數十年西破疏勒北伏
匈奴及將東歸戒以爲必有奇謀乃就問其計然其
言止曰察見渾中魚不能屯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
不可盡繩以法當人情寬不皆從以爲不足用然又
西域之亂終亦以此故大簡其必奇而後可以言不
乎當否而已古者四夷皆有校尉而西域有都護
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彊者不能內侵而弱者中
國之所侮奪爲是也

子由之論西戎北狄大略並按宋備事本末
而爲之者北虜以騎射爲業逐水草食肉酪
而西羌則各壁山谷分部落而南夷則巢
穴世田土故其勇怯聚散不同而所以制御
之者亦不同西戎南蠻可勦兼施可以懷柔
而北虜則惟戰守一策耳

史官助賞罰

舉業文字之佳者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天惟夫之備而後能寄天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不備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李路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閻之下布衣簞粥之不給盜跖莊蹻橫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爲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

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爲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人臣一者史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舒於歲盡衆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興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爲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復見其筆墨之所有以不能盡其見於今之爲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紀籍以作爲春秋是用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爲魯而其實史之尤大彰明有也及齊威晉文有功於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而仰代以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絕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人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爲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咨嗟痛惜之不已爲呼賢人君子之

功然與人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而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史大慨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王者不治夷狄

子由同兄應試之文不及子瞻而自是一家

正人議論

儒者必慎其所習習之不正終身病之公羊之書好爲異說而無統多作新意以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於他經故爲尤悖至於何休而其用意又甚於公羊蓋其勢然也稱書公及戎盟於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爲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公之及戎盟於潛也時自

是事也時有是事而孔子不書可乎故春秋之書其體有二有書以見褒貶者有書以記當時之事備史記之體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貶予奪者公之及戎盟於潛是無褒貶予奪者也而休欲必爲之說是以其說不得不妄也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哉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安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親之者漢之文景之事是也有拒絕而不納之者光武之謝西域却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或制之焉或不能制之焉然皆所以適吾中國之便而置夷狄於不役之地此所以治之之大要也今曰來者必不可拒則是光武之謝西域以息中國之民者非乎去者必不可追則是高宗文王凡有所以伐其不服而討其不庭者皆非也凡休之說施之於中國強盛夷狄畏懼之時則將養寇以遺子孫之憂施之於中國未定休息自養之際則爲夷狄之所役使以自勞弊而不得止凡此二者休之說無施而可也蓋聞之聖人之於夷狄也吾欲其

來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其去則拒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夫如是故其伸縮進退無不在我而休欲聽其自來而自去也耶此其尤不可者也治休之學者曰孔子之於春秋托始以治天下當隱桓之際未暇遠略故先書晉滅夏陽未書楚滅穀鄧夫穀鄧之不書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使聖人未欲與夷狄交通則雖有欲至者尚可得而至哉愚故曰春秋之書公及戎盟於潛是記事之辭而何休之說妄也

劉愷丁鴻孰賢

不如子瞻而法度却正當

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援之讓有無故之讓讓之為名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聖人深疾而排之以為此衆人之所以盜名於暗世者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起范宣子之讓智伯宣子穆子中心誠有愧於彼二人者是不若之讓也舜之命禹也讓於皋陶其命益也讓於朱虎熊羆夫皋陶之不能當禹之任朱虎熊羆之不能辦益之事亦明矣然有讓焉者是所謂相援之讓也夫使天下之人皆讓其所不及則賢材在位而不肖者不爭皆能以相推則賢者以類用而小人不能間此二者天下之人善也至於無故之讓則天下之大不善也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并有先君之命且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自高於世俗世之君子從而譽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猶有優劣焉劉愷讓而不反以遂其弟丁鴻讓而不終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國此鴻之所以為賢於劉鄧也且夫聞天下之讓而欲竊取其名以自高身以邀望天下之人利者劉愷之心也聞天下之讓而竊慕之而不知其不可以蹈於不義者丁鴻之心也推其二心而定其罪則鴻有可恕而愷為可戮此其僞之辨也賢愚可以見矣故范曄引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未聞稱其名而賤其致則詭激之行興矣若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夫君子之立己非以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未悟者立行非以苟顯其身將以發天下之方動者行之所謂塞可無愧乎丁鴻之心存乎忠愛故能終悟其友言異乎二子之徇名者也嗚呼世之獨賢之人言天下之美名以使任天下之大利由此為人然也而不知君子之有以其天下不肯而不貴君子之論也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策

君術策一

君術五篇亦是一篇大畧欲人君知所以御天下之術而行之其紆徐有折宕然有波瀾處

天下之事非宰相不可盡行非諫官不可盡言天下之人誰能必至於諫官宰臣者惟其少而學之長而

欲行之終其身而不當其位不可以侵官而求盡其意是故士大夫之間猶有不能自盡其才於人主者也今臣幸而生於天下無事之時每一開歲天子常詔兩制人臣使舉天下之士自發朝之吏而下至於山林之民大咸得竭其所懷以盡天下之利害非天子耳目之官而得以言萬民之情偽非天子黜陟賞罰之臣而得以論百官之長短非天子武力將帥之士而得以議兵革之強弱非天子錢穀大農之吏而得以推財用之多少蓋天下之人非必為宰相諫官而後可以有言者使之一旦得以奮發而悉致之亦有以見人主之意所以待之者甚重而不輕也而臣何敢以無說而處於此臣常以爲天下之事雖其甚大而難知者天下必有能知之人蓋當今之所謂大患者不過曰四夷之爲盛而兵革不振百姓凋弊而官吏不飭而賦厚斂而用度不足嚴法峻令而姦宄不止此四患者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中夜太息而不寐者也然臣皆以爲不足憂何者天下必有能爲天子出力而爲之者而臣之所憂在乎天

下之所不能知之何者也臣聞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之是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故萬物皆可得而役其生者可得而制其死牛服於箱馬服於轅鷹隼服於韝牛不可以有所觸馬不可以有所踶鷹隼不可以有所擊此三者其怒猛之性參於其外而其於人也是以因其所忌而投之以其術予於終身狃於人而不去且治天下何異於治馬也馬之性剛狠而難制急之

有英雄則英雄　勢

英雄自是豪傑之　奈何臣以主　有發投也　禦天下制賢人　事學亦不能

夫賢而不勝殺之則傷而不進于艮退父為之先後而制其遲速驅之有方而掣之有將則終日蹀躞而不知止此御之至也古之聖人驅天下之人而盡用之仁者使效其仁勇者使效其勇智者使效其智力者使效其力天下之人雖誠然皆列於官爵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則獨有天下之君人而已之處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豈有好賢之心而不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足為吾用也而况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故昔者秦漢之際豪傑猛悍

之人所在而為寇而固發於豐沛之間行而收之察布彭越之倫皆撫而納諸其中其所以制之者甚備也玉帛子女牛羊犬馬以極其豪侈之心聽其好施敦厚長者以服其趙起之懷倨肆傲岸輕傷慢辱以折其強很之氣其視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久於太平士大夫生於其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之士皆書生好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雖行下叙未為之用而不暇元成哀平亦欲得天下之才而

借言有用而　出用入人　才者難

用之然而不知其情不與其術賢人君子避蔑畏逐引而去而小人皆踞縱橫放肆而制其事此其所閣也夫人之有所私交之漸從交之際莫不有術以制其變蓋亦有深遠難見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見其所喜欲其樂從而見其所利以收其所悅欲其畏而致其所忌欲其關心見誠而下之以無所惑欲其守死不去而不之以無所利此天下之人皆能知之而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且此過矣天下以為天下之事無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事惟其英雄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若豪橫太過而難制

而足觀之以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術也

子由借言駕御英雄一節作議論行文照

兼而不易前世情事

右術策二

分兩扇總敘　子由欲感悟上上察臣下之情以收其御臣下之術然通篇論古處透而影今處不切此其所以不及歐陽子也

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因已略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為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為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

蘇文八　卷一三　十

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為歡進而不禮焉則辭通之而不食其祿力為廉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人主不知焉而案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為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發其身見利而取之以營其家其用人也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人主不知焉而與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鬪而不和人惟無所相忌也有所相惡而不為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其功素剛則無

折之也素畏則無強之也強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有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其為心也甚深而其為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從其所附而求其君之所欲為使之得其所欲而由然自從以得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為之者李林甫是也夫

蘇文八　卷一二　六

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日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反我是故可以久據而不可入古之人有為之者亦李林甫是也用人之君苟無知人之心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為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為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為善也則

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作之以善古之人有爲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爲此惡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邪期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古之人有爲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始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君術策二

蘇氏父子往往勸主上先刑罰本出申韓之餘似非人臣告君之正特對宋仁宗似屬對病之藥

天下之道可以理得而不可以名推其於天下不取其形而獨取其意其道可以爲善而亦可以爲不善何者其道無常其道無常者不善之所從生也夫天下之人惟知不忍殺人之爲仁也是故不忍殺人以自取不仁之名惟知果於殺人之爲義也是故不敢不殺以自取不義之名是二名者其所以爲仁者有形而其所以爲義者有狀其進也有所執其規而其退也有所蹈其知故其爲人也不失爲天下之善人而終不至於君子有所甚而不堪有所敝而不見此其爲人是鄉黨自全之人也今夫君子有所殺人以爲仁而有所不殺以爲義義不在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其進也無所據依而其退也無所底麗故其成也天下將皆安之而其不成也將使天下至於大亂是以天下惡其難明而畏其難就人臣以是戒其君

而人君者亦以自戒曰姑為無殺人以為仁而姑為
果於殺人以為義是其仁可以令身而其義可以無
謗於天下斯足以為無過也已矣孟子有言曰責難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者
謂之賊且夫為人臣而諂其君不同必為大人之仁
義而曰姑為其易者以苟避天下之謗此且恐其君
之不能之故歟　蓋古聞之聖人之道常其不可以名
稱而迹求者其為道也甚深而難成而其成也亦不
若小道之淺而無功所御甚廣而所處甚約撮之甚

微而播之無窮故孔子曰吾非多學而識之吾一以
貫之夫一者何也知天下萬物之理而制其所當處
是為　實而能得吾一者其難故夫天下之畏之者
亦不足怪也吾之野人已能知之則行之而無疑已
不能知之則不敢以己之私意而破天下之公義使
己而好殺人則天下安可盡殺以成義之名使己而
不好殺人則天下安可盡無殺以成仁之形蓋必有
大臣救其己甚而補其不足使義不在於殺人而仁
不在於不殺　方今天下之治所不足者非仁也吏聞

有以入人之罪抵重罰而未聞有以失人之罪抵深
法者民聞有以放除其罪而未聞有以不幸得罪於
法之外者此亦足以見天子之用心矣古者君臣之
間和而不同上有寬厚之君則下有守法之臣上有
急切之君則下有推恩之臣以交濟其所不足而
彌縫其闕今也君臣之風上下如一而無以相濟是
以天下苦於寬緩怠惰而不能自振此豈左右之大
臣務以順從上意為悅而當亦天子自信以為好仁
之美而不喜臣下之有所矯拂哉方今之制易於行

賞而重於用罰天下之以獄上者凡其死比則皆蹙
額而不悅此其為意大豈不善然天下之姦人無以
深懲而切戒之者此無乃為仁而行於不仁歟臣愚
以為當有君之善而備其不足此誠大臣之事使天子
自信以為當然以　人之私好而破天下之公義則
夫大臣者猶不可為也惟知天子之仁義而無防其
迹以成聖人之德使大臣得參於其間而救其所短
此不亦近於天子之道歟

唐荊川曰仁宗寬仁之過故當時有識之論

亦如此老泉上富公書亦如此

君術策四

熙寧元豐將其忠有於急功利故於御臣下
不行其道由子由習聞父兄所當仁廟時患
其用仁過而法不行故以嚴法禁之意羅之
而通篇又以君臣相猜疑爲鑑說議論

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歡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乎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神

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爲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君以上大夫皆敢進而擅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己以行事一言相與斷斷而不相信上下相爲齟齬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撥毀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爲其弊有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任寬而有所不寬至易而有所危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

可謝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以爲甚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爲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其悖而不知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爲姦安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之勢則

秦三八 八卷一三 十三

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僞之術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憚而不敢。吾多爲之隄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隄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無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爲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忻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愧恥而不忍爲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敢狥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仇怨睚眦之人而不避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人吏或放肆犯法而無忌天下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以罪雖天子有所不可赦務使之入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險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爲用夫是以至寛而天下無頹惰解弛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慮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秦三八 八卷十三 十四

唐荊川曰古今說兩遍

君術第五

通篇行文如怒馬奔騰於千里之門馳驟彭湃而不可羈制者

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與而成風同此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所不可者及其久也變而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

而視其所爲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于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坌湧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虛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憤懣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既

人皆欲安乎無事之時而何以鉤致其慨以忠信忠臣義士之氣自消而不利發奮從之下不思其慨鬱之心起而赴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憚者皆聚而爲和之而言皆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不忌人之君子畏畏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條風故今將不而未去相與抗扞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其上相與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天下之事已至於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氣則忠人下之賢人不勝其忿

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今不爲決之於其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安役亦將奮踊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惡夫其勢之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

有蛟龍鯨鯢之患方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
及於爲變苟其務爲壅閉而不決則水之所怪
皆將勃然放其水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
亦不可不爲少決以順其意也

唐荊川曰因風俗之所趨而決之子由此文
真如長江大河

宋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十四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策

臣事策一

重臣　古人常云文至唐昌黎詩至杜子美
古今咸事畢矣子瞻只爲人上建議憶君
上如子由重臣一議則事君之道也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跡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者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黙假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

一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
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必
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
待其成敗之迹者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
廷之中天子為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
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
為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
為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群下有
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
歸己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
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
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
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
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
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
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難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
之所繫則皆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
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

唯以為有權而不知此乃所以將亡其國徒見天下
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
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
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
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
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窮滅其迹
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太子以待上
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
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

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
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
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方無變非常之事有其忠而不
恬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預其日之患不然者譬
猶如其果有事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
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
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
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人主之計
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

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賢相由此觀之臣何損於天下哉

臣事策二

明門 通篇多曲折而透荊川謂此篇全在慮節處着精神良是

仲尼之稱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又讀蜀志其言諸葛孔明遷李平廢廖立及孔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每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嗟嘆古人之不可及而竊悲今世之不能也夫為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

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天子奉之事其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上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下之人舉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臣嘗竊悲唐季五代之亂外有擁兵强怨之臣威蓋天下而以其力內脅天子天子不敢輒忤其意意有所不悅則其上下不能自保當此之時人士務

為安身之政不敢以其剛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
得不然耳方今海內治安外無諸侯之虞而內無執
政之患然臣切觀之於政令刑賞之際常若有所畏
而不敢自必者此其故何也夫朝廷之臣無罪而留
有罪而黜此為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為當黜則宜
必黜以為不當黜則無故而留之外貌猶為不可也
今有罪而排之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為賞
耶為刑耶是不可得而知也蓋將姑以鎮撫其耿耿
之意彼其失為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

慊然於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懷刑為
天子安可以有所刑戮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
特如此也黜之者一人則必有排而辨之者一人以
為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辨之者也而使與之皆黜
夫此二人其罪未知誰有乎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
而黜之是為黜者報仇耳是以天下雖無強臣之災
而臣下竊脇天子之心皆有所持而逐之此其勢始
於執之不剛而成於守之不公夫朝廷之事臣安得
知其有所不公者然竊怪每有所除吏民聞見不切

切日皆以為此諸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每有所
措置亦莫不以為此貴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上之
人凡果如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
以加於人也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
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夫
人唯不侮鰥寡也而後能不畏強禦故曰惟公
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且夫君之為君者有
所大樂而今世不知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
樂得與天下去惡而從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

義之臣誅之不獲又從而尊之尊之不足以為悅而
又從而黜其小怨以慰其盛怒此二事者夫豈為君
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兩從而欲不可以皆得今夫
人之有所不喜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樂焉耳然其
為害者而害之為君之累是以不若棄彼而全此也
且事之私者有外之而也不可為者有患不知之而
知之則可行者今不以為無私而行吾法之所至有
罪而黜黜而無所怨使天下皆知賞之為賞罰之
為罰此非有所勉強而難成者而患不肯為夫管

什孔明惟其爲之而已矣
　唐荊川曰略援古事專論情弊尤佳子
此一篇議論專以宋真仁來引伸言官指摘
執政傾以後相際之間積弊成反增其秩
而其言官又不勝遷論猶長此皆宋之後禍
大臣之過而殊不當於天下之公議故有此
論

臣事第三

作士氣　通篇如流風聲雲舉子業中神解
也

天下有無窮之才不呼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古
之聖人迎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強之氣凡摧磨淬
日夜不息凡此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夫天下譬
如人器焉有器不用而置諸幅下久則蠹生其中故
善用器者其勢不甚勞濯而磨之使之日親於人而
獲盡其力以無廢毀有小丈夫徒知愛其器而不知

所以爲愛也知措諸幾之安而不知不離吾手之爲
不壞也是以事不得成而其器遂朽凡夫天下之物
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精華
果銳之氣也精華果銳之氣其有物也燁然而有光
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物皆枵然無所用之夫是
氣也以用而存之則日長而不衰置而不知用則脫
然而不存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爲甚焉有言
曰人之日夜之所息與平旦之氣晝日之所爲有以
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夫夜氣者

所謂精悍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自養而全之而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今夫朝廷之精明敏悍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情而錢穀之所以能名其實處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皆是氣之所為也古者英雄之君其任甲天下之才而有之是以所求而必從所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國富而兵強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元臣宿將死者太半而新進之士亦有足以藉天下由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獨患

乎上之不即不厲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臣竊觀當今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為治者其類莫不備具而天下之所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既安先世老將已死而西寇作難當此之時天子悍然反顧思得奇才良將以屬之兵而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蹙兵勢日急士大夫始漸習兵而西夏臣服以至于今又將十有餘年而邊之所謂西邊之良將者亦已略盡矣而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以為將此甚可慮也夫天下之事莫難於用

兵而今世之所畏莫甚於為將責之以難事強之以其所甚畏而不作其氣足以將帥之士若此不可得也蓋嘗聞之古用兵者鄉大之職亦莫不養其氣而後求其用方其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故其後遇敵而不顧見難而以死行者氣盛故也今天下有大弊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使其見天下之方然則摧沮退縮而無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

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否而為之賞罰如唐正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要以使之知上意之所悅有以自喜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士可以漸見矣

答引 此與坡公將材用篇皆言武舉之不可廢而其文故為可餘而其歸之走汀漢之水數千里而到海則 評

臣事策四

委兵權　本篇言武臣中興出將之專兵

來羅宋將判官之類而文由而思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人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為必起於諸侯之太强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衰

衰天下因然四顧以為無慮而後患至於元成之間弱亢之强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為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强臣矣而東漢之亡兵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多力無飲酒則是不亦惑而害其飲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為災飲酒而能為病而天下之人豈必其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illegible]其

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無所階養美衣豐食開其旧道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為子而授之以其刻故當是時也方[illegible]之上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惡其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之所為雖有大亂作[illegible]而[illegible]故其亂也起於[illegible]命於兵而不可[illegible]也[illegible]將勁[illegible]人[illegible]所[illegible]足以[illegible]人于變之心而外抗敵閣竊發之難何者其安其將而樂為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為戒而不收其功

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為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其禍之不起此其為禍非有所從驕起之好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皆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竊以為不然天下之事有其利也則必有其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爲者不究其利利未究而

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者季五代之亂豈不大利於世哉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爲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爲將者去其兵權而爲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爲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爲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爲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

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况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爲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爲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爲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被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此論宋鑒五代將權之重而其弊將於弱而

不振而今國家邊徼之將如一有司之按資敘遷而不復有用賦之於其出入卯兵之拘其刑殺節斂所向有所必以則言官日議其後而刺史之削乃日之交亡郡縣齋果何以抗撫其得以有為御史又從而躡其後是故曰古今來之將權之太輕莫有甚於今日也

臣事策五

養兵 此刊於將兵中又抽出一段事者

調攝恩威之□□文章成箇論格可以呼盡

胸臆

天下之勇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養兵天下之智士
可使養兵而不可使用兵養兵者君子之事也故用
兵之難而養兵之難猶倍之何者士氣之難伏而易動而
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於號令而其氣在於戰以兵而為
營三軍之士其心在於寧輯而其氣在於無兵而退敵

卷二 〈卷一〉 日 六

三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於勝氣之所在者勢
之所向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不在其
上是故撫之而易悅予之而少足誅之而易定動之
而易使其士之人御之以勇而驅之以智則有為之
衆可以無足憂者及夫天下既安三軍之士各反其
家美衣甘食優游無為投石超距不足以洩其怒而
各求其上之所短當此之時軍中之士環觀四顧而
如不可忍矣是故久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
不使則其意不欲復役夫惟不欲而強使之與之出
戰則不樂而與之從役則為亂此必然之勢也夫古
者兵出於農其欲動之也難外當周之季諸侯之彊
天下之民日起而操其兵甲以入楚以其兵車以伐天
下既平而後反而天下之民不改其故病乎於後世不
若無非常之禍天下以養士卒其有急當得其力乃
反傲睨邀貴不得即反其上者有食其上有難而
起起而為亂有事而役之而不為乎其勢有若愈於
三代之衆夫矣而當今之方病其不然其後其養之
之過數也觀夫今之兵其數莫如京師之多而士卒

卷之 〈卷十四〉 七

之桀驁難制亦莫如京師之其所者天子在位以仁
御其士不知戰而狃於賞令之捐急則瞋目攘臂而
言不遜此其可惡也且京師宗廟宮闕之所在而使
不義之徒周環而列於其左右而尚何以為安 臣聞
養兵者兵驕則其責在將今京師之將所任者誰
乎此夫小人以次當遷而為之任之者此其為名
尚未離乎卒伍也而其士之所統獨有一太尉推而
上之則至於樞密使如此兩人臣者非在任而曲
之間以日夕訓練之者也 臣大率未親附而罰之則

不服不服則難用也今使人自御其士恩意不交
而德澤不洽上下不相信將以步相從而無以養雅
者則是未可以法治也使邪近大臣而內附備俟親
閱熟[illegible]時出兵行陣之間此時其勢有所不給
矣今者[illegible]軍有將帥御史有護軍諸校各有軍
正亦非以任安胡建之徒忠信守節之士得以出入
軍中獲其歡心而後訓之以禮繩之以法有以誅滅
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奈何獨使狠戾
之人自相臨御而又了獨以貪暴無知之匹夫為左

右之衛哉臣愚以為略如漢制設為諸校使常處軍
中既以撫之且漸誅鋤其豪橫而訓之知禮義以管
悍公知察料之能御以和于政也以為戎御使訓諸
御知義知禮節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為戎右使訓勇
力之士時使敵軍中之吏非其道之則不能得其歡
心不得其心則雖有法而不能用有法不能用則士
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以應卒有兵不可以應卒而
有將不能以使衆此最天下之大患也

宋中葉益州兵驕而京軍尤甚故子由論得

情爭曲恐而今國家西北養兵患在明武不
克無以養媒姚之士而死於職東南養兵患
在號令不肅無以習向背之實而荒其武

宋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十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策

臣事策六

題學臣　此篇議論大略與世之論考課資格者相參

聖人之治天下常使人有孜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之民與凡百執事之人咸願竭其力以自附於上而上至公卿大夫雖其甚尊志得意滿無所求望而亦莫不勞苦其思慮日夜求進而不息至有一沐而三握　飯而三吐食不暇飽所不暇暇汲汲於事常若有所未足者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舉無所廢敗而上之人可以不勞力而萬事皆理昔者世之隆替臣嘗已略觀之矣當堯之時洚水橫流民不粒食事變繁多災害並興而堯舜之身乃於垂拱而無為何者天下之人各為之用力而不辭也至於末世海內又安四方無虞人生於其間其勢皆有怠惰之心各安其所而不願有所興作故天下漸以衰憊而不振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夫國之所以至於亡者惟其舊而無以新之故天下狃於不復新則其事業有所斷而不復續當此之時而不知與之相期於長久不已之道而狃於其怠惰之氣則天下之事幾乎息矣今夫道路之人使之趨千里而與之百錢則十里而止使之趨百里而與之千錢則自其十里何者所與期者止於千里與百里而其利亦止於此而已今世之士何以異此出於布衣者其志不過一命之祿既命則忘其布衣之學仕於州縣者其志不過於改官之寵既改則喪其州縣之節自是以上因循遷延十有餘年之間則其勢自至於郡守出不待有所修飾而至者其志極矣今而其間有欲有自奮厲之心然後其意猶庶而不自以棄於倉卒之間自謂則內自奮疏飭而至於兩制亦又極矣又幸而有求為宰相者則其志又已盡於宰相而極矣蓋天子之所以使天下鼓舞而樂為吾用者下自一命之臣而上至宰相其節級相次者有四而已彼其一命者或無望於改官郡守者或無望於兩制兩制者或無

望於宰相而為宰相者復何所望哉各安於其所而雖肯為天子盡力者且大臣之下大夫如此其衆也仁人君子如此其不少也而臣何敢妄有以議之哉蓋臣聞之方今之人其已改官名其廉潔節幹之效常不若其在州縣之時而為兩制者其風節勁挺之操常不若其為漕刑察訪之日彼其奇才偉人卓然特立不為利變者固不在此而世之為此者亦已衆矣夫以爵祿而勸天下爵祿已極則人之怠心生以術使天下則天下之人終身奔走而不知止昔者漢

之官吏自縣令而為刺史自刺史而為郡守自郡守而為九卿自九卿而為三公自下而上至於人臣之極者亦有四而已然當此之時吏久於官而不知厭方今朝廷郡縣之職列級分等不可勝數從其下而為之一歲而一遷至於終身可以無從矣而人亦各自知其分之所止其滿高願望者雖至老死而不可輒入是以自偷者皆勸而不自偷何者彼能通其君臣之際坦然其無高下峻絕不可扳援之勢而吾則不然今天下之小臣因其間見而勞其勤苦寧有

問以觀其心志且將擇其尤勤苦者有以賜予之使知朝廷之不甚遠而容有冀於其間上之大吏雖召而賜之閒燕與之講論政事而使之於功名相邀於後世不朽之際與夫子孫皆享其官之利者亦有以督責其荒怠弛廢之急使之自知其見知於天子之恩意而不倦於事且豈非臣所謂奔走天下之術歟

臣事策七

督監司以當時御史爲能盡法以督州郡之吏而監司以上不免從游養望以待兩制而不能盡如爲御史者執法以繩職大略今亦近之

聖人之於人不恃其必然而恃吾有以使之不恃其皆賢而恃吾有以馭之人使天下之人皆有忠信正直之心則爲天下安從乎聖人惟其不然是以使之有方馭之有術不可一日而去也今夫天下之官莫不以爲可任而後任之矣上自兩府之大臣而下至於九品之賤吏近自朝廷之中而遠至於千里之外上下相從而左右相貴不爲不密也然又內爲之御史而外爲之漕刑使督察天下之姦人而糾其不法如此則天下何恃其有賢而斷之以必然哉然尚有所未盡者蓋天下之事任人不若任勢而變吏不如變法法行而勢不用天下之吏雖其非賢而皆欲勉強以求成功故天子可以不勞而得忠良之臣今但之弊任賢法而用不使之勞勞於求賢而不知爲任之弊是以天下幸而得賢則可以促治安不幸而無賢焉則遂[illegible][illegible]而無[illegible][illegible]御史[illegible][illegible]天子之所恃以知百官之能否者也今不爲之立法而守其皆賢故臣所謂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名謂風事也夫此二官雖其內外之不同而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持權勢輕重本無以相遠也而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御史者莫不先罹磨淬以自見其才所謂也[illegible]不使天下之望是以朝廷之中上無姦而下無偷苟且自寬之人莫不相慶以爲庶幾可以大治然臣愚以謂方今內肅而外不振千里之外貪吏盡日取人之金而吏之或禁遠人昏曉無所告訴良不飲泣太息而呼人皆以[illegible]家所以設漕刑之意亦以天下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之故耳今海內幸無變而遠方之民戚然有苦貪吏之[illegible]刑所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然人之[illegible][illegible]州遠[illegible]其爲御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心而[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容之人[illegible][illegible]之所以使之[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吏之[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有能出身盡命[illegible][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數[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而其不能者退斥罷

免不免為貪殘之吏是以御史皆務為訐前之行而
讞刑之官雖端坐默默無所發摘其終亦不失為兩
制而其按[illegible]不撓者亦不當如此而後取天下之怨
是以省知為[illegible]亦以為[illegible]之名喜[illegible]國家知用之御
史何以[illegible]之讞刑[illegible]以使兩府大臣得以察天下
讞刑之官[illegible]有所舉按不畏其[illegible]者而後使得乎
於兩制而其不然者不免為宗史變[illegible]而任勞與之
吏新使天下之官吏各從其勢之所便而為之而其
上之人得賢而任之則固已大善如其不幸而無賢

則亦不至於紛亂而不可治雖大害人亦可使之有
力而為政如此則天下將內嚴而外明姦吏求以有
代而不得其處天下庶乎可以為治矣
人日[illegible]皆患[illegible]任大為監司者往往頗指羅
使於御史以有[illegible]其奔走之令而不能如
國家設[illegible]與御史[illegible]督察以中其攻
而[illegible]其民此所以[illegible]御史[illegible]長[illegible]
一道之吏民皆惕應矣一御史[illegible]
一道之吏民皆騷驛而殘破矣思敵[illegible]

察各道監司之中取一人指攻而與御史相
指以中其攻者[illegible]二人以為[illegible]此亦
是以按兩攻[illegible]一[illegible]之痛之意而為御史
者不至於惕惕[illegible]威也

民事策八

破[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文[illegible]大

[illegible]兵之[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

天下惟其[illegible]以使人有[illegible]以[illegible]者
天子之所為[illegible]人下之所為奔走[illegible]是
非可否者之謂[illegible]能[illegible]貴賤者之罪[illegible]入于者收
天下之[illegible]而自[illegible]之欲天下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也故
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

[illegible]之 卷一百五

之[illegible]史胥徒僮僕奴隸以及[illegible]而[illegible]役者於疲
[illegible]而不大[illegible]可以使之[illegible]以
[illegible]之[illegible]使用令而不敢[illegible]何者
彼[illegible]人者[illegible]以有
[illegible]民[illegible]而可以[illegible]客
[illegible]之[illegible]此權利之[illegible]而
[illegible]九州之利[illegible]賞
金[illegible]于金之利[illegible]可[illegible]數
[illegible]金之權也古之[illegible]天下之
[illegible]利而專之是故[illegible]為
之[illegible]之
[illegible]文吏[illegible]死其兵
天[illegible]之人[illegible]而不
懼[illegible]于衣食而養
之以得天下[illegible]今
天下之人[illegible]人子之[illegible]殺
從吏[illegible]者常徧天下[illegible]有急[illegible]死
者[illegible]可[illegible]也[illegible]年[illegible]南之亂大吏[illegible]兵賊至

集之 卷一百五

而莫敢[illegible]逃[illegible]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
至使[illegible]之人得以[illegible]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
甲[illegible]為[illegible]而無一死戰之吏國家[illegible]天下之
十[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動以數百[illegible]六年
之[illegible]而無[illegible]又為之[illegible]而增其[illegible]而
有[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又得[illegible]之於人[illegible]而
[illegible]之[illegible]可以[illegible]
而為[illegible]何所[illegible]而士夫大終
莫肯[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天下○

今天下之人[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今走者人
也[illegible]人[illegible]今[illegible]以[illegible]以邀
人[illegible]與[illegible]無
所[illegible]以
邀人[illegible]人[illegible]用
邀今之[illegible]以
抑之罪是不得不從而[illegible]天[illegible]
[illegible]天子之恩而天下之勢[illegible]取爵祿
是以衆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恩反而入於下而

乘二 〈卷五〉 二

天下之甚憂而為輕取易得之物竊笑者謂天下有
三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紛而
無所統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
則以法救之而法弊則更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
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役棄[illegible]而使天下無所
[illegible]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illegible]亦無用
[illegible]人皆得[illegible]其手與[illegible]者
其[illegible]與之何不才者[illegible]不足而
與者不[illegible]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為

所不可測使吏[illegible]天子之[illegible]
而歸之於[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大吏
易以為[illegible]大吏省
天下之[illegible]矣且
[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皆[illegible]其人[illegible]
之[illegible]其所以試天下之[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人皆皆
[illegible]定之[illegible]有司之為[illegible]是以下[illegible]其
[illegible]有以役其下[illegible]故曰[illegible]者可以使人有
[illegible]者[illegible]以[illegible]此不可不深察也

乘六 〈卷二〉 一

通篇總只是嘆宋天子失權柄而不能必
天下之[illegible]為之感愈而[illegible]議論[illegible]不窮
[illegible]之[illegible]而一[illegible]之為而[illegible]
[illegible]郡而不知其所止也

臣事策九

[illegible]

聖人之爲天[illegible]人之心人心之[illegible]之人心之[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illegible][illegible]爲天下之人皆不可以[illegible]患[illegible]民之[illegible]而有饑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爲之節文設之婚姻[illegible]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illegible]天下安其生而不怨[illegible]不[illegible]其意之[illegible]爲禮義之[illegible]人之所作爲以制天[illegible]之民[illegible]不使[illegible]之法[illegible]好而節其[illegible]其[illegible]使[illegible]人而[illegible]心[illegible]以[illegible]天下幾何

[illegible]不拯而[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分[illegible]之使[illegible]之不可以[illegible]人[illegible]以爲[illegible]公而無私者[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人之[illegible]而強使爲之[illegible]心是故[illegible]不[illegible]之制吏之[illegible]於南者必留於北[illegible]於東者必[illegible]西蜀[illegible]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illegible]之事[illegible]而必使[illegible]江湖[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人[illegible]行之[illegible]而行者[illegible]所之[illegible]不能以[illegible]數[illegible]風[illegible]飲食[illegible]如[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不責其[illegible]相[illegible]而[illegible]吏之中[illegible]者莫不自以爲天下之所不[illegible]今之法爲吏者不

蘇子由主旨
定親疏得尺
真什摑許覧

得還處其郷里鄉數百里之外亦㒺不可而又以京
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近
考皆四方之所謂爭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因方
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
樂者爲此之故也且人人生於郷閭之中其親戚墳
墓不過百里之間爭於千里之内與其借如道路之人
亦何所爲貢於而又厭倦於天下而何若知其利害
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而遠者求者衆得其遠一者
各獲其所求而無有不可用則而心不亂

集八　八之一　下

可以容有所守凡此數者皆亦無損於國矣而持守
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
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
里數十里之間民之爲士者有之爲大夫者有之彼
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倖其國之人而後
用哉臣愚以謂如此之類可一切举人以順天下之
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因爲義則鄉非其鄉甲而亦不
可有所優容苟以爲可任則鄉其父母之國豈必多
置節日以防其弊而況處之縣令下之人情哉

近來任官與鄉注但以本土之人注選當州
縣郡佐貳以上亦皆如之則善矣

集十　八之二　十六

臣事策十

蘇脩史　行文如風行水上

大人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無
疑施之後世而無間常常乎其於四海與一介之士
而無所不安此其所以為大人之道歟今夫天下之
人天子所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為非此誠
得其可役之名而役之也是以天子安坐於上而士大
夫為之奔走於下大者為之謀畫策而百官以濟
其大事而小者為之按本簿視鞭笞以奉其小職文

吏為之簿書會計謹其出內取予之數而使天下不
敢欺武吏為之操金鼓革習其戰陣攻鬬之事而使
天下不敢犯勞苦其筋力而焦竭其思慮甚者捐首
領暴骨肉於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祿也至於田
野之民耕田而食成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有稅而
可役趨走於縣吏之前恭謹有禮不敢而自肯而其
尤難者至使之輸芻粟挽弓矢被犀甲不敢求
免此豈非食其地之故歟故夫天下之人凡天子之
所得而使令者皆可得而名也而臣切怪今之

古者皆有祿以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以田而受
田以補其不給夫是以能使之盡力於公事而不卹
其私計蓋周之所謂官田者內史皆役之田也而今
世之法役市人而不以為吏給之祿以養其身而無田
以畜其妻子又有鞭笞之患而天下之人皆甚
為之其所以召之者甚輕而其所以役之者無
名而可言者其甚者更使之役天錢而使補償行役
役而其所免不足以償其勞而人怨何也天子
以無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皆以無名者為之此豈

可不求其情哉夫天子舉四海而寄之其郡縣郡縣之
官又舉而寄之其郡縣之小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
多少無所不在是以掌倉庫者得以為姦而治獄訟
者得以為姦為姦之利一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
妻子其所以無故而安為之者為此之故也是以雖
無厚祿之報而可得而使雖有拙裂恥辱之患而不
肯捨而去而其下之人聽其無祿之身而遇之以有
祿之法皆不為怪此乃公使之為姦以當其所當得
之祿而遂以為可得而使也如此則將何以下天下

臣愚以爲凡人之在官不可以無故而用其力或使以其税而或使以其祿故大府史胥吏不可以無祿使也然臣觀之考今天下吝用之不給有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此而古者罰官之法民之爲訟者入束矢爲獄者入鈞金觀其不直者而削其所入益自秦漢以來其法始廢而不用今臣竊以爲使天下之爭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沒其所入以爲胥吏之俸祿[illegible]而別其多少以時給之以足其不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民者不苟而其所以爲利者甚博蓋上之於民常患其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畏忌刑之所又使之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止以厚吏此何以患乎其食之耶也而爲吏者可以無復爲姦以自養名止而其所以雖其爲姦從而戮之則亦無愧乎吾心嗚呼吾之所謂正名者猶此類也夫

集三八　人卷十五　十九

宋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十五

宋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十六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策

民政策一

[illegible]文字如有今策眼目描意入

[illegible]

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朝廷之間猶有犯者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強所最勞而强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不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

集三又　人卷一　六

言之意之而
龍引詩以相
為味者物而
不下相言了
西蕭子由曰

務夫自表其勤有大勞而其事不遂相愛則皆有怨
恨之心而猶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
者王道之大體也方今天下之人猶於上為之將而
不喜於時者其最然下之人自知其無害然後安於
田畝而行于山林僻陋之民皆有咨嗟趦趄之心而
閨門之內父子交綏而不知朝廷之上猶有賢人
而其發不遠於下是故上之大夫之間莫不以為王道
之遠而難成以為甚難代之道乏於詩而以
為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自知此是

秦又　卷一六　二

未得為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
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
意故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
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
薅荼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為之言其室家來饁
而慰勞之者以歆令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
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
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
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

以[illegible]其勤[illegible]於是[illegible]以自樂
於一歲則大勤者有以自忘其勞少者有以輕用
其力而狎於鬼神之人有同樂而自敢其後此○非
獨於詩云爾[illegible]之使[illegible]如其樂亦如
是也由民之中國安於[illegible]所以
為王道之難發者也[illegible]近
有近[illegible]其[illegible]之民
行[illegible]之心[illegible]郡縣之
吏而謹法律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之

秦又　卷一六

民其親郡縣之吏自以為[illegible]人從能畏其
用法而[illegible]苦於其[illegible]以及
民之所罪而不可以及其隱[illegible]其近而無所
與競者[illegible]之所與同[illegible]
之所與其事[illegible]以謂古者
有[illegible]大[illegible]民之[illegible]無過[illegible]
為民[illegible]之[illegible]
民之志[illegible]以
厥天下使[illegible]不[illegible]之心

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者敎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
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仇而何求其勢一故敎天
下自所與競者始而其道可以諭於下矣
競之一字爲號則不可勝用老少大同里
之耳目其爲敎易行耳

武政策二

舉孝廉 行文紆徐而包

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
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
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
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夫人其民所習之於耕耘
戰鬬之中民皆爭而從之而政之民亦皆爭爲干
戈旗鼓之事以爭尺寸以勇力進則在公卿退
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人厭秦之殺其利去不
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
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皆知其故
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
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
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
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
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
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
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

者得以自役其役上者役之以□□□下者皆得役
屬其鄙野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固皆爭爲之而
尚安知其從然用以之興而奔以之□□□遂皆先
秦之不能而不知求之所以使人下者無以異於
周之所以使天下任者至使之勞□以今之天下爲
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役之者何如焉耳今
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役然後以謂其罪
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有也且夫天子之
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
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
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人君之
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爲
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
夫天下使人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
必使之得以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
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
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樵之多少而制其
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樵耶將爲牧耶爲樵則

失牛羊之肥瘠而得罪[illegible]
而[illegible]
是故[illegible]以求[illegible]者不安而[illegible]
士大夫[illegible]之文[illegible]記之學[illegible]
東帶[illegible]大人子之[illegible]人夫子之
所求於天下者皆在[illegible]之[illegible]求之者[illegible]
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illegible]不可得
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
試天下尚知忠信孝悌之可以求而一日之試之可
得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illegible]以爲欲得
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illegible]其意
則天下必有應者今[illegible]而收天下[illegible]人[illegible]上
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illegible]明天子
之[illegible]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illegible]以盡
[illegible]於[illegible]欲[illegible]之
和[illegible]人之進[illegible]舉[illegible]進使天下之
人[illegible]則知[illegible]欲如此則
天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然[illegible]之利

必多得大臣之賢者而委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盡其職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恭之所以任人之術歟

民政策二

其偶也 本歐陽子本論來以生死二端作波瀾

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之必有以柔之納之於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違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拂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其為變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從使所翻然而天下遂至於大正矣蓋天下之民將焉不決紛亂有分外不可告語者莫如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後食

其衆蠶繅而後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勸其力欲獲其報而厚其施欲求父子之親則盡心於慈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於長悌之節欲求夫婦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故民各致其生無望於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事是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不幸而死其親戚子弟又為之死喪祭祀歲時伏臘之制以報其先而之思而可安師孝子之意者其具而有益遠且簋甚飲食酒醴之薦而大者於廟而小者於寢薦新時

復評蘇氏義 多有如此

名者私不闕故民終三年之憂而又有終身不絕之
恩愛惻然若其父祖之居於其前而享其報也下於
後世則不然民忍於自修而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
皆歸於鬼神冥寞之間不知先王喪紀祭祀之禮而
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於佛老虛無之說是
以四夷之教交於中國縱橫放肆其尊貴富盛擬於
王者而其徒黨遍於天下其宮室棟宇衣服飲食常
侈於天下之民而中國之人明哲禮義之士亦未嘗
以為怪而其愚者有疑怪不信之心則又安視而不

蘇文 一八 卷十六 十

能去此其故何也無所從施天下養生報死之禮而吾
無以當之是以若此不可謂非吾天下之君子皆欲
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久而還復其故其惧之入
於民者其深而其道之便於民者其便民之君子太
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悅是以終不能服天
下之意天下之民以為養生報死者出於此吾未有
以易之而遽絕其教欲納之於正而伐其心欲去其
邪僻而絕其不忍之意故民之從之也甚堅而禁之曰
川瀆而各處其夫而淵資作乎此者然亦對乎彼

之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悅乎佛老之道而悅乎養生
報死之術今能使之得其所以悅之之實而去其所
以悅之之名則天下何病而不從君子之教民養
生有方報死有禮凡國之賞罰黜陟各當其實貧
富貴賤皆出於其人之所當然力田者多財畏法而
無罪行立而名舉德成而身尊天下之人皆知
其所以獲福之因故無求於鬼神而其祭祀之禮所
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皆有尚於不詳之
意也故孝子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於佛老臣愚以

蘇文 一八 卷十六 十一

為嚴賞罰敕官吏明好惡使取予不叛自罪使佛老
之術不得苟且而收其利因天下之習設立小廟壇
祭祀古尸祝有以大慰人子之意使佛老之報不得
乘隙而竊其利蓋漢唐之際嘗有行此者矣而佛老
之說未去嘗有去者矣而賞罰不詳祭祀不謹是以
其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復反其弊今舉國家卒
而欲滅損其徒日朘月削將令於天下然而恐天下
尚猶有不忍之心而其禁不可以
久去故雖欲奪之而有以予之可之而有其矣

天下無敵公見奇而日變其術用其人所以取天下之術歟

唐荊川曰此等文體有論與人議之間

民政策四

詳兵民之分而兆皆民之害

管子治齊始變周法徙兵民以與地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則鄉以為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為兵鄙野之民為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而征暴露戰鬭而農夫不知其勤苦耕穫耨露體塗足而士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刜令支斬

孤竹西據白狄遂至太行與辟耳之谿九合諸侯攘夷狄城楚丘循得四方闓無罷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援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內商鞅為之謀使秦人更不赴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為農陰誘六國之民使盡力以耕關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　耕史相為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法猶存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

與民之法遂至於今不廢何者其中誠有以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爲力以闢天下之地餘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戰鬬之患此人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之困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徧而萊蒿藜莠實盡其利人不得以爲食而禽獸之所蕃息當是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人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甚衆而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甚寬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內之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於邊人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千人爲羣而江淮瘴毒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務於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爲少歟是謂逆天而違人昔齊之地人方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地所當屯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邊北邊之郡耶昔者

太祖太宗既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以爲遠險設不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關中之士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心及天下既安四方一家而猶屯久遠遂失之甚天下之兵與卻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風俗將病其不知戰故今日之患患在不教鄉兵而無伍可用之士爲兆戰之備且天下治平非於邊之郡則山林阻大之齒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其有大齒則其爲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者其要害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屯其士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爲兵之人夫豈皆樂乎爲兵哉或者饑餓困窮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歸蓄其間常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老者之一二以減屯戍之兵使其老者太半臣以爲處有餘可以充於事既爲有餘則使之以寬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而後能靜天下之事則無爲貴智矣

役使之人，不若使他人爲之，何必定了某氏兵而後……兵之可用，則使成格限於子矣。

民政第五

平糴屯田　今策士亦當與其說以獻於天子

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皆其役政而爲之立法，補苴罅漏，疏剔奇姦，其爲法亦已盡矣，而後世之弊常不爲之少息，且法隨之而壞，下其民暫享其利而不得久。因循紐持，至於今世，承百王之弊而獨受其責，其病最爲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道策，又莫不盡廢而不舉，是以爲國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

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敗而民事大亂，紛紛而不可止。其始也兼并之民衆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富者連阡陌，以勢相役，收太半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食。以爲不便，故從而爲之法，曰限民名田，貧者無過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食，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并而有餘，則思以爲驕奢淫侈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有破其貲畜而貧者取於不若，以爭爲盜而不知厭，民皆有爲盜之心，則爲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爲之

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衆也
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為性豐年則食之而
無餘饑年則轉死於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
不足而貴賣之以重其與因其有餘而賤取之以待
其弊予奪之權歸於豪民而上不知收穀米狼戾而
不為斂菽菁不繼而不為發故為之法曰豐年而官為
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為發之以無傷民小饑則發
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
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為兵入而為農

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儲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
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為害農
故特為設兵以辦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
要其終不食之奉衆亦必受其困故為之法曰不戰
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閑暇則習為擊刺以待寇至此
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可以施於今者甚多
而臣不敢復以為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甚患
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以為有
可以無術而行者有將與事變無術而不可以為

民以名田齊衆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而行者也乎
糴以救災屯田以免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
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積其有餘以備民之所
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為出還之經
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糴而
兵易使其兵安於勞苦故雖使為兵而不敢辭今者
天下之兵可使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
而不可使不食豐稔而筋力披羸且其平居自處甚
倨而安肯為農夫之事乎故屯田不興之利寡也以

為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蓋亦思其術矣臣嘗聞之
貴人之治產也將欲有為而無以為資者不以其所
以朝夕之利者為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處而日
計之所餘而為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道
今俯天下能其餘之取於民者亦有其目矣茶鹽酒鐵
之類是也世之所設日夫是之時未嘗有此四物者
之利也而其為國亦無所乏絕臣愚以為可於其中
擇取一物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為不貲之資而其
既已置之用度之餘則不復有所顧惜而發之也豈

發之也此而役民役其利則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
已久矣抑當世之常已以為名不可使之奇勝蓋
馬蔑之初夫不能戰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
爲兵募之而欲強之以爲農此其不從固無足怪者
今欲以兵屯田吾亦知之以為屯田而勞民固有
無田以為農而願耕者役之而不役則所謂勞而無
然苟屯田之法多而可用則天下不耕而食者可因
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
天下之患其亦已略盡矣而其守法者常至於息廢

而不舉是以世之弊常若近起於今者而不求古之
遺法而依之以為治可不大悲矣哉

述古似精策體

蘇文忠公文抄卷之十六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十七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策

民政策六

役游民　今既有丁役而復欲收游民之庸
調恐亦難行獨其敘事細密而文一一如畫

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
與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與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
可為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

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
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強而
役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
不集予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憂其後則衰
井田破壞兵農分而為二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
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
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鬭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
下無攻守傷勞之民以為大役故調其財以為養兵
之用而天下之役亦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

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于上者三
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
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
人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日其力之
所直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商賈末
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車者遠大了不如其數而
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日六十尺民亦
不至於太苦故循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與役之
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
下之役猶有可藉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
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
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
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
爲使故廣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
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
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求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
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除出古者游
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與役之大患故天

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日
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弊出於不得已惟其下戈旗
鼓之役而後可使有其力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
宮室造城郭此其有[illegible]之[illegible]天下之民誠所
當任而不辭[illegible]之[illegible]
食然當今之用調[illegible]役者不[illegible]農也其困
益常使之出天下之費而商技巧之民與夫游
閑無賴之徒常爲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爲蠹國
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
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
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
勿復補而使游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
[illegible]之所出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illegible]
[illegible]聖人之於天下不[illegible]其[illegible]而無所求惟其
能殺天下之所不給[illegible]天下有[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害
於爲義今者[illegible]民無勞苦咨嗟之聲而常使
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爲農之不便則相率
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illegible]

人豈得已
忍無田可耕

不足於用故白伏收游民之賦調使天下無佐作者
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知不
免於庸調之労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
驅而歸之於南畝矣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
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之民皆從租
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
紓矣

唐荊川曰此篇之妙全在說困病與農病二
者夫雜渾融

民政策上

凡四篇只一　有德道遂如指掌練何如抽繹

古者天下之人一夫之人田畝之利衣食之用此所以
養生之具有輕於天子操出於上而利不分於強族
民有本上之憂而無依歸附之固是以民德其上
而舉天下皆可復本天下之役使于於不得天子之
地轉而歸於豪民而天下之人民宜夕之用鄉
大子不為而以遺天下之富貴大夫之者皆與小民
爭此民之利也哉而其勢則有所不可何者民之

有田者非皆躬耕之也而無田者為之耕無田者非
有以愚於天子也而有田者拘之天子無田以予之
而役其力也貴難有田者授之以田視之以奴僕
而可使無憾故夫今之農者非天子之農而富人之
農也今於天下之民收夫取婦工商技巧之族此
與無尺寸田然日食其力而無以為朝夕之所用此
亦皆富人而生者也而天子不問其闕乃使富民持
其贏餘貸其所急以為之父母故鄉而民天子亦不
可得而使而富者獨擅其利且役其力而不償其力

之所由由此觀之則夫天下之民舉皆非天子之人
而天子徒以任使之非皆得其歡心也夫天下之人
獨有其田者乃始有以自為於天子此其為衆益足
以當其下之仰給之民哉此亦足以見天子之所屬
者已甚寡矣臣竊以為當今之勢宜以天下之田而
歸之於上以贍無田之民夫既不以之為急而奪豪
民假貸之所以取者十之一而收田之半也而為之計
以為莫如收公田而貸民為之立法於所定之地地廣
而人少上皆公田而患無以耕之而民益困窮之間

奉者倘是以爭尋常尺寸之地安土重遷戀戀而不
能去此井官為之書策因其凶荒饑饉之歲乘其有
願徙之心而遂從之於不耕之公田則終不能以自
安今欲待其已去而收其田畝籍其室廬用為公田
室為公室以授無田之民使天下雖富庶之邦亦常
有天子之田而又得其籍沒積而勿復鬻募天下之
丁男使分耕其中而無使富民端坐而欲收公田之
遺利使天下之農夫稍可以免僕隸之辱而得上應
於天子而其新徙之民耕牛室廬飲食器皿之類有

所不備又皆得以貸於官可以無失其所夫所謂貸
者雖其為名近於商賈市井之事然其為意不可以
不察也天下之民無田以為農而又無財以為工商
禁而勿貸則其勢不免轉死於溝壑而使富民為貸
則有相倍之公用不仁之法而收大半之息其不
然者亦不免於死亡是所以為貧民受其困而上不
富民挾其富以豪役鄉里致其勢
而使貸以賑民之急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
自可謂其實賤而以國服為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

任之以其主者之民以防其逋逃窮伏之姦而一夫
之貸無過若干春貸以斂秋而息之以收秋實薄收
其息而優之使之償之無礙而又皆免其息之所當
入以收其心使民得脫於奴隸之中而獲自爲於天
子如此則天下之民可得而使而富民之貸可以
不禁而自息然後以次收公田者其利遠非可以歲
月之間而待其成也要之數十百年則天下之農夫
可使大半皆天子之農若夫所謂貸民急者則可以
朝行而夕獲其利此最當今之急務也

此文猶兩見處處幹个穡仲耳而公則貸
民二者俱不可行蓋收公田而奪民之業天
下未有不亂而貸民者即荊公所引周禮以
服國息之說也

民政策八

欲覽天下都邑之用以使其利其
病而見而行文如[illegible]其采娩可愛

古者建都立邑相其所設而利其水泉之近通
其所無而導其所有役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
無慕於外材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不大遠貨之心奪
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
口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縣之役使而無所困乏蓋
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萬戶之邑其陰陽
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
來所謂郡縣舉書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絕者也
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戎遷豳之際登高
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悉而
曲盡其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
乃覯于京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
其流泉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夫古
之君子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
蓋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

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畜
牧北方之粟布衣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
生送死之具事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興業使
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叢薄之所生與
其民之所自往往與古不類入自大江以北决水之
側　代之古州民叛亡又入鄰荊州其在戰國最
爲強大外抗暴蠻內并吞諸侯以其兵橫於天下其
其所嚮皆用豬肉境界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
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

奏文　八卷十七　一

生五穀荊棘布野而地至肥饒泉源陂澤之迹迤邐
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爲意一遇
水旱民之棄去者因其死亡廢縣罷鎮者蓋
相屬是以開墾爲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與利
除害教民務穡取斂倍稱而獲兼地之福今者以千
里之地爲之以爲養禽獸而不甚愛惜此與私割
地以予人何異嘗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
亂驅民爲兵而唐鄧汝蔡之間故陂皆隳廢以堙廢
而不治至今百有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修陂補

缺或亦自力之故耳而獨患爲吏者莫以爲事若太
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年盛夏渠水決溢壞
以敗田是以民皆畏懼而不樂其俗大許治民之政
那魏氏之故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民興陂水而五
穀不熟則其當耕作務之者宗廟朝廷之用將何以
供之此皆中也由之所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
昔時之所在也天下之處又安能備知哉舊以爲皆
今之東南於天下而取於有餘太半以爲利而不敢
爲者俗則自衛而發其身大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

奏文　八卷一之

成而何獨在此日欲使其奉俗之風而非其太性之
氣意凡人下貧富破散之餘雖使皆擇其事能幹之
人而任爲之長因其去處而天子親自以此使得稍
久於其任而堅其人民多山野闢者皆以爲課何者
此非諸御之事是以不得非常之才而後能濟惟其
沙放恩所是以自用今誠少廢其事使爲吏者知上
之留意於此十歲之後而以爲亂必有富饒之區而
方今天下自有之處亦可漸次而取治此矣
汝蔡江漢之間蓋秦以來百戰之國世用鋒

鎮大郡當臣之承平者什猶二三而吏於其
土者或不得其人與久其任而重其權是以
田野不闢而多職士逃利縣民安予往往注
心於此

民政第九

制一身 絕世之才故其爲文雄偉

天下有二患內取於民而民不堪其求則多怨而無
威欲民之無怨則何以大振威欲得之何所則無望
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無有也古之人君
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至於甚弊而亦未
嘗兼受其病昔匈奴之於漢方其文景之世
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兵役之勞府庫盈溢其賦
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至盛矣然而匈奴傲慢使

侮其不遜輸金繒納錦繡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
不以爲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忿盡
天下之銳而攻之竭力丁男輸百萬匈奴之民死
者太半流離先帝之積聚而分大半中國之衣得志滿
意無以加矣而內自擾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
十金之戶此二者皆有所就其成功是以自所忍而
不顧而智者之論已謂兼中國之長策矣今者中國
之弊在於民貧民貧國多事矣而民又不免於貧無
所就其利而偏被其害事賦厚斂以爲一邊之略國

序而民困於今世之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慮
以求安其民何以常為夷狄之所擾天下欲使其厚
下常內顧而御內常為夷狄之所困此其弊必有原
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斂雖知其甚重而
不可輕天下之賦斂其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
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然皆以民政之終而
特備論其變二虜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為二虜之
賂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未必敗
而賂必至於亡之困臣竊以為此古之漢武帝唐太宗

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挑天下之至危
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
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功
轉禍而為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曹沫欲
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襲蔡本
以謀楚嫌之罪管仲因而代楚責包茅之不入而諸
侯大服臣竊慕之方今二虜之(賂)雖有所不得已而
然者然其勢何似夫戰國之際從衡相傾而陰相
濟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濟破一虜之國古語有

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智伯之取地越之取吳
智伯之求與川有地之以役此二者皆其所以之之
力也古者強國之患而其相忌而相伯以不敢相易是
以其兩將不敢相合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
其相視以為無能為者非一日也常獨未肯釋然而
無如人情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為有所
翻然於其間彼以吾為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
視而未敢肆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忿而全其世
之利臣以為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

者之往無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
犯之凡皆務以卑遜其心而重其使之使之有樂於
我之所欲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為外內見十餘事
擇其精純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強
之實自內及以至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愚人之勢
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怠驕
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
為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怠而吾奮彼驕而吾
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強者

也嗚呼夫今之世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合一制之勢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苟忘一朝之辱而借援以驕之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計此二策者皆足以禦人之困敗人之兵而有勝矣[illegible]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驕之者也嗚呼智能攻之則以憂天下之大憂不能攻之則驕之而附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撫手以責其成功者方今舉歲費百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使人無疑其有不叛之心啓釁因循而其終不能以成事將責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閒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安可得而治哉

蘇文 〔八卷一三〕 十六

唐荊川曰諸篇用故事化腐爲新全在交互形容交互形容全在提綱上兩語有力此篇與坡公定年制可見大略

臣[illegible]兵[illegible]關中今日邊塞之[illegible]而所
欲務邊[illegible]其文
其任

禦戎[illegible]道也[illegible]以[illegible]兵以乘其常方今二邊兩者已[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中國之兵無由而出而出以爲不然何者斂天下之財以奉夷狄彼亦之無厭則吾之勢將有所不[illegible]不過數十年之間用兵之衆不發於彼之不悅則發於

蘇文 〔八卷一二〕

吾之不忍此亦其勢之不可逃者也方其無事之時中國欲不得不言兵於邊而及其僨鬭又必將出兵而乘其弊此二者不可不素爲之所也今欲歲發郡縣之兵以戍邊此其未戰之謀也而臣未知其所以爲戰之備者[illegible]代之制未有戍邊之兵六國之際燕趙[illegible]當其時所當秦東備者楚內備韓魏[illegible]莫不皆有所備其所以備胡者安得人人而用之計亦不過其[illegible]之民自爲卒伍以制其侵略而已[illegible]之謀始於秦

漢內無敵國之虞而郡縣之兵皆出於民之爲兵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以次相承而迭相更代遊卒之民不可使常爲兵是以不得不驅中原之兵而納之塞下以捍寇虜其戍邊之兵歲初而來歲終而去寒暑不相安險易不相習勇怯不相知志氣不相合十無一利於塞下無愛於妻子平居憂愁無聊無樂生之心而幸其自免無死戰之意不可求得其用古之論臣晁錯陳湯之徒蓋嘗以爲言矣而況乎今世之兵皆天子之所廩食以

策二八　一八卷一一七　一八

終其身在秦則廩於秦在趙則廩於趙不可一日而闕非如漢之戍卒別有休罷更代之期也然猶守此區區之陳迹當不感哉且舉中原之士而屯之於邊雖無死傷戰鬬之患而其心常自以爲出征行役苦寒雨露劬勞苦凡國家之所以美衣豐食以養我者自爲此等事也故士卒百萬端坐而食不知有師之勞不見鋒刃之危而皆已自負以爲有勞於國其勢不可有所復使此其弊在於使之不得其道耳今夫除何二虜之意而出兵以逐利於塞外此誠

今世之至計也而臣方急緩急之際士卒皆已自負而不可用且夫人之常已用其力而其心自厭而不復求報其上于無恨之心則不可以與之犯大難而涉大勞惟其飽食而無所試安逸無爲以疲夫人之成功而不得自效者則其心不和不倦古之善用兵者惟能及其心之未倦而用其氣是以其兵無敵於天下臣愚以爲方今之計內郡之兵常當自內而不以戍邊戍邊之兵常當戍邊而不得內郡之戍卒募內郡之兵其樂從邊者而稍厚之不

策二八　一八卷一一　一五

足則募民之衆爲邊兵者以足之使二邊有一定不遷之兵而頗損內郡之衆計其內外之數相通如舊而止平居無事以此備邊而一日欲有所攻奪掩襲則獨發內郡之卒使二者各思效其勇力以報其上使而用之廣而留之屯兵歷年而士無所怨其勞出兵千里而士無所憾其遠其人則出者得以休息而無事衆之兵出則有者斷戰而無行役之困交相爲用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此其與今世之法竭天下以養兵守亦使此戰亦使此未戰而士卒皆息

者其亦少異矣

今之山東河南北直隸亦猶川民兵甚非計

而其最無策者近年僉調延綏之兵而戍薊

州

八大家蘇文定公文鈔卷之一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序引贊

古今家誡序

引老氏語多儉故能出手字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慮之審事也精以策定而行斷簡故其爲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爲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徹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

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爲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强也君之於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歸有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

父母之[illegible]人倫之始也[illegible]
然[illegible]
少[illegible]之心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人之[illegible]
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當以
發之微羅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啟
[illegible]四公又將益廣之未[illegible]也

古史序

其思深故其言遠

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爲爲宗萬物莫能嬰之其於爲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穀不學而成不勉而得其積之中者有餘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也孔氏之遺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萬

物猶將賴之以存而況於人乎自三代之衰聖人不作世不知本而驍騁於喜怒哀樂之餘故其發於事業日以鄙陋不足以勝聖人之爲當春秋之際王澤未竭士生其間習於禮義而審於利害如管仲晏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至於孔子其知之者至矣而未嘗言也予其一二所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也陵遲及於戰國士以功利爲急言聖人者皆以其所知臆之儒者流於度數而知者溺於權利皆不知其非也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爲本紀

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爲
人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
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官世能讀之者少故
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
子辯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說遷
一切信之甚者或采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
及秦焚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illegible]
之略書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illegible]其記
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余竊悲之故因遷之舊上
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始伏羲神農訖秦始
皇帝爲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
錄聖賢之遺意以明示來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
備論其故嗚呼由數千歲之後言數千歲之前其詳
不可得矣幸其猶有存者而或又失之此古史之所
爲作也

唐荊川曰前一段敘古史所載之意後一段
敘作古史之由

元祐會計錄序

此子由經國之文須細尋繹之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
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
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
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
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
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
唐李吉甫始篇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
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
網羅財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
得以屈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
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
觀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
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
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
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

以下與策三之首
治平之前者以真勤之

此三者故能裕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
列聖欽明璨貢相繼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以
畜金帛為殄虜之資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
懷服契丹二邊底定天下安業日益富庶故咸平景
德之間號稱太平搜括有司方當不知所以儲之者
於是議者乃出祀汾陰修亳社淹歲時費以鉅萬
而上清昭應景靈禧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
耗殆盡矣其後昭慈之災陛下復以營繕為言大臣力
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

策之　八卷一八　六

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
歷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關間出內
於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
雖成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宗子蕃衍充
斥官吏冗積員盈於仕籍之不能為日久矣英
宗神宗慨然有救弊之意及行新政幾見日新之政
而志業未遂神宗嗣位忿流弊之委積欲盡力之傷
耗覽政之切為富民強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
始為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經為市易鹽鐵以困商賈

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群入羽於上民力屈矣
下繼熙寧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
內帑別藏亦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
恭默無為求民之疾苦而救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
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
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
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苟盈之必溢
而成之必毀物理之勢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其有
德者不安其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其無法也內

策三　八卷十八　七

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
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為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
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
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付賢使能容
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世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
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為久也今二聖
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
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斷無漢晉強臣敵國
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殫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

故臣頗得終古之見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為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民賦序

此等文字由經濟處有寫勝處而非以為文文之至者也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井田肉刑以來論事者嘗以為言而為政者嘗試其事欲以復之愈力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寓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中無養兵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不得然而熙寧之初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支體以求免下

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擣巧翻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役元豐之中為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于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駔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卓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

秋者斂而助不給古者自足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illegible]而[illegible]審[illegible]之[illegible]相保任而[illegible]出入之際[illegible]納之勞民費自倍況自官而及私者率以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而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illegible]民[illegible]年之間民無貧富家身盡耗此所謂不[illegible]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

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illegible]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稅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遂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逝由此貿易之除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

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以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按[illegible]隱[illegible]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戶虛數虛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閭閻愁怨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也[illegible]故臣愚以謂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illegible]田賦輸以養其終身無役征戍之勞而朝廷[illegible]勇力備役之民殺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備稱之息而子本

之償官不爲理償逃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是然虛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蓄亦足矣至於田畝厚薄多寡之異頭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細之[illegible]法亦足以禁其太甚皆宜支離括諸道客戶州縣[illegible]而[illegible]其數以賞戶[illegible]得戶八十餘萬唐得[illegible]效百萬而自[illegible]貸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illegible]小補須以爲先王之道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illegible]數十年以

求屢失而屢改是以爲後世好名者之[illegible]
以前百役在民者大者主倉庫場務綱運小者治廚傳
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
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求其病罷坊
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
吏不敢呵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不敷倍之價
役錢發覺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
覽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役至
於役法舉若權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

即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
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唐荊川曰平正通達不求爲奇而勢如長江
大河是小蘇之所長也

收支敘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則九年之蓄可以致太平也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
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
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
八百四十八萬（[illegible]）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
二萬（[illegible]）紬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
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
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

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
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矣故凡國之經費折
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輒求之朝廷
稍以歲來給而後足臣身與大計以爲是給歲月可
也數歲之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輒嘗推原其
故方今宗室本養有定金子錦繡不論其舊官宣不
修人然不足有可循之法制詳觀出入之節未嘗有
失也而其勢安在天下久安物盛而用廣亦理之常
也顧所以處之何如耳臣請原其數宗室之衆皇

祕節度使二人今爲九人矣兩使留後一人今爲八人矣觀察使一人今爲十五人矣防禦使四人今爲四十二人矣自省之官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爲諸曹郎中）今爲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爲員外郎）今爲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議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中爲博士）今爲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爲三丞）今爲四百二十一人矣諸司使二十七人今爲二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一人今爲一千一百一十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爲一千三

百二十二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爲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爲一百七十二人矣其餘可以類推臣不敢遍舉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員今之大夫朝議皆無限法尚書侍郎歷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合而爲一官秩并增不知其義夫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嶮闕猶能否則猶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矣宗室之[illegible]宗室祖免之外不復推恩而免之[illegible]出仕此四事者使今日[illegible]爲之[illegible]以勝逆人心[illegible]不可言也而況於行之乎[illegible]宗行之不[illegible]而亦莫之知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嚴密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illegible]之議[illegible]今日而議之[illegible]其勢猶其畢盡爲之節文使[illegible]名無損而實者有限今[illegible]見其利[illegible]之[illegible]有聞矣[illegible]之變以[illegible]今不[illegible]令

臣亦[illegible]能救之天下之幸也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文不若意而神理自得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而華堂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為園囿文章為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為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黽勉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夫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于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為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為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巢谷傳

敘谷家世行事色可愛

巢谷字元修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爲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樸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爲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爲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

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公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修也將復見子瞻於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數

千錢予方乏困亦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智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版懸釜而爨易子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危解行賞羣臣以恭爲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爲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

遇褒子而前遇有寶後遇予兄弟予乃雜居有夷鬼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爲竹傳其目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今名云

宋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十九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記

王氏清虛堂記

逸然坤濟宕

王君定國爲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瓌奇琬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中嘯歌吟咏酌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過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遺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爲清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爲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爲虛故清者以濁爲汙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亦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棄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宕於圖書翰墨之間沉酣縱恣洒然與眾殊好至於鍾王虞褚

蘄張之逸迹頤陸夷虛王幹之貞張雖然而陳慮之饑囊而不脤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俚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非學日益為結涉世故出入患禍顧瞻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爾後出其玩好役以與人而不惜將瞞馬而去外累而獨求諸內意其有與清虛者有焉而未見之也予不佞泥泉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孫公氏孫公起達遠為親乎至道而願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

唐荊川曰此文亦有箴規言其所以為清虛者不足為清虛也議論亦未弟子

徵之屈承張　叙數之子證　別而行歌

南康直節堂記

文亦泛然自是風人之旨

南康太守解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捐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岈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劍立於王庭有不可犯之色堂始為軍八曹吏所居杉之陰翳吏之所蹲伏而簿書之所塡委莫知貴也君見而惜之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有者也不幸而風雨

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柏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柏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溫良混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為皦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視其所寬而其為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堂之狀君以客飲於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為曲為曲必屈曲可為乎吾欲為直為直必折直可為乎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葉安而不危乎清風吹

衣飛雪滿庭顏色不變君來燕嬉乎封植灌溉勞役
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廬山之民昔常見杉懷
思其人其無已乎歌闋而罷

武昌九曲亭記

憐與心思其人住處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
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
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絶俗車馬之
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
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遊聞子瞻至
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
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

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
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
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
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
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
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
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
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
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

嫌不當
典非千
道不到

淵了曠木始不容榮先之有不得至爲之長焉夥日至其砉然獨往遊遨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得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與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係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予聽之所以有樂而足也

集二 一八冬一五 六

遺老齋記

有老人之言

庚辰之冬予常思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曼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宇未完吾儕之責也既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修[illegible]如野人之宗乃闢其四楹加明焉[illegible]之額賫以來所以名之予曰予頹然遺老也名以遺老名之次當志之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泯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一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宮掖之秘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爲不孫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人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十餘年及官居謫廢朝擢爲右司諫凡有所言多[illegible]者不[illegible]而與[illegible]同攻從予之遭遇者皆世人所希仁然其間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八七譴濊爲得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莫善於適意而適意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

集三 一八冬一九 七

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日予於生之樂未有若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東軒記

其恬澹之趣不如文忠公之超然亭記而亦自堪含味可誦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個以為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

皆罷去事委於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暮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

最有立腳處　有道學

顔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
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
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榮矣及其循理以求道
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
死生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
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
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歸聖賢之萬一自覘缺然而
欲庶幾顔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
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

欒之　卷一九　一

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
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
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敝廬爲環堵之室
而居之然後追求顔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
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待月軒記

文不著意而援隱者之言論身與性殊太簡

昔予遊廬山見隱者焉爲予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
也身猶月也予疑而詰之則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
所寓爲身人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爲月日出於東
方其出也萬物屬焉有目者以視有手者以執有足
者以履至於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
黯然無物不廢然日則未始有變也惟其所寓則有
盈闕一盈一闕者月也推此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
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

欒之　卷十九　十二

寓則有生死一生　死者身也雖有生死然而此生
彼未嘗息也身與月皆然古之治術者知之故日出
於卯謂之命月之所在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變
而不爲仲月復出於東然後物無不睹非命而何月
不自明由日以爲明以日之遠近爲月之盈闕非身
而何此術也而合於道世之治術者知其説不知其
所以説也予異其言而志之久矣去年宅於斯闢其東
南爲小軒軒之前廓然無障幾見天際每月之望開

以須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坐於軒上與之徘徊而
不去一夕舉酒延客道隱者之語客漫不喻曰吾嘗
治術矣何不聞是說也予為之反復其理客徐悟曰
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文不有思而且風雅、

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
池築臺榭植草木以為歲時遊觀之好其山川風氣
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高少
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
地故其山林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其公
卿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修竹布
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若

夫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數者也李氏家世名
將大父濟州於太祖皇帝為布衣之舊方用兵河東
百戰百勝烈考寧州事章聖皇帝守雄州十有四年
繕守備撫士卒精於用間其功烈尤奇李侯以將家
子結髮從仕歷踐父祖舊職勤勞慎密老而不懈實
能世其家既得謝居洛陽引水植竹求山谷之樂士
大夫之在洛陽者皆喜從之遊蓋非獨為其園也凡
將以講問濟寧之餘烈而究觀祖宗用兵任將之遺
意其方略遠矣故自朝之公卿皆因其園而問之以

詩凡若干篇仰以嘉其先人而俯以寧其子孫者雖洛陽之多大家世俗蓋未易以此爲也熙寧甲寅李侯之年既八十有二矣而視聽不衰筋力益強日増治其園而往遊焉將刻詩於石其子璉受官於濟南實從予遊以侯命求文以記予不得辭遂爲之書熙寧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記

黃州快哉亭記

入宋調而其風旨自佳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

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

于於此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睹其為快哉也哉

齊州閔子廟記

按閔子所以不仕季氏為一篇柱子其言亦有見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士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賢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鳩工為祠室且使

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者嗟歎湊有言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弟亦咸仕於諸侯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則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吾本其有應者

曰子獨不見大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際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懼觸蛟龍而不驚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萌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罔之衆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其具者今大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及及而已返蓋亦有頗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雖為夫子而未能不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

欒三〈卷七九〉 一八

以其而不待夫子當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十石

上高縣學記

雅

古者以學為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於庠序示之以詩書禮樂揉而熟之既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射聽訟受成獻馘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肅其刑不瀆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皆出於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為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之君

欒三〈卷一七九〉 一七九

子正顏色動容貌出詞氣從容禮樂之間未嘗以力加其民民觀而化之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至於後世不然廢禮而任法以鞭朴刀鋸力勝其下有一不順常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悍然不服而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子游為武城宰以弦歌為政曰吾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愛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然有餘裕哉上高爲之小邑介於山林之間民不知

學而縣亦無學以治民狀令李君惟道始不忍所以導民乃謀之學宮縣人知其令之將教之也亦相帥出力以穰其事不逾年而學以具奠享有常講勸有位退習有齋膳浴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於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勸賦役獄訟不淩其府李君喜學之成而禦民之不犯知其為學之力也求記其事告後以不廢予亦嘉李君之為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於民者非後世俗之吏也故為書其實且以志十尚有學之始元豐五年三月二十日眉山蘇轍記

京西北路轉運使題名記

惟京西於諸路地大且近西與第各北兼鄭滑南收陳許蔡汝唐鄧申息胡沈汝汴奉楚之交翁引河汴滎與淮漢出入數千里之廣而民淳朴訟簡少盜賊希闊外無警夷疆場之虞內無兵屯供饋之勞為吏者常閒暇無事然其壤地卻薄多曠而不耕戶口寡少多惰而不力故租賦之入於他路為最貧每歲均南償北短長相補以給軍吏之奉故轉運使之職於

他路為最急雖然事止於自治而無外憂財止於自足而無外奉則雖貧而可以為富雖急而可以為佚也熙寧之初朝廷始新政令其細布在州縣而其要領轉運使無所不總政頒則吏有不知事違則人有不辦當是時也轉運使奔走於外各度於內日不遑食由是京西始判而為南北自某某若干州為南自某某若干州為北南治襄陽北治洛陽殿中丞陳君知儉自熙寧更制而提舉常平既為轉運判官復為副使以領北道始終勞瘁今方將刻名

於石以貽厥後而頗聘前人泯焉未紀乃按典籍以求遺放自開寶以來得若千人而名之列考作文三人在焉嗚呼遠哉夫若千人者遠矣其詩不可得而知然其遺風餘澤故老猶有能道之者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若夫政之美取地之合離與其人之有累否後世將有考焉是以且載於此熙寧六年十月日記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近歸青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吳越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師恬然捨去不以為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眾分散四去事聞於朝明年俾復其舊師黽俛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廢缺眾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眾曰吾鑄本當于也

不爭而亡於爭地久居而不去使人以己是彼非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亦舍我我將老於是已負杖而往以茅竹自覆皆吳越人復致其所有傭僕塼瓦築室而奉之不再年而荒榛巖石之間奧殿危居宛然如天帝釋宮師自是閉門不復出入而郡令就人亦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參寥告予為記予謂之曰師以法教人之必以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女以為或人以證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默終日是亦何拔世而

冬枯木風止波定如古澗水故人以訥名之雖然此
非師之人今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垢
不淨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探其出而高其
退喜其辯而責其訥此衆人意也則其以名齋也亦
宜系之以詞曰
以辯見我既非見我以訥見我亦幾於我有叩而應
時止而止非辯非訥如如不動諸佛既然我亦如是

宋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二十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說贊辭賦祭文雜著

易說三

以下三首非公文之至者存之將以見古人窮經之學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乾之健坤之順皆其材之自然也譬如鳥之能飛魚之能游非有使之者也乾以其健濟天下之險坤以其順濟天下之阻皆有餘

矣然而或亦不濟如鳥之能飛而困於弋魚之能游而困於網健順之不可恃者亦若是矣且天下之險阻果安在乎物固有然將有遠近有高下有好惡有向背有取舍此爭之端而險阻之所出也方其不爭乘之以平御之以平無不濟也遇其方爭健能勝之順能說之尚可也不能勝不能說而險阻作矣

然則何爲而可易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使而無心者其德易其形確然順而無心

者其德備其形體然易簡積於中而確然隤然者著於外吾信之物安之雖險阻在前而無不知知之至則渙然冰釋無能為矣此則易簡之功而乾健順之所及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物得其理則吾何為哉亦信於其中而已矣

詩說

詩序非詩人所作亦非一人作之蓋自國史明變太師達雅其所作之義必相授於作詩之時況聖人刪定之後凡有孔門居七十子之列類能言之而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洎興得遺文於戰國之餘諸儒相與傳授講論而作為之序其義必有所授之也於是訓詁傳注起焉相與祖述而為之說使後之學者釋經之旨而不得即以序為可據不知序之作亦未為得詩之旨此不可不辨夫魯之有頌詞過於實閟宮之詩有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以春秋考之許即魯朝宿之邑也自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至僖公時許已非魯所有常地無所經見而先儒以為常即魯薛也若雖考據而詩稱居常與許為能復周公之宇何也蓋此詩之作自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臧已下皆大陽公純嘏頌禱祝辭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皆國人祝之之辭望其君之能如此也序詩者徒得其言而未得其意乃為之言曰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以為僖公果復常許若不可信也無然言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言魚何在在藻淵或在渚或莘尾或依蒲自以為得所也然特在藻在蒲而已烏足特以為得所猶之幽王何在在鎬豈或豈樂而後飲酒或飲酒而後樂豈若無事而那居自以為樂者然徒在鎬飲酒湛於歌樂而不知危亡之至亦烏足恃以為至樂此詩人所刺也序詩者徒見詩每以魚言物之多故於此亦曰萬物失其性以鎬為武王所都

故於此曰思武王恐非詩之旨也清廟之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位冢宰非自官而已未嘗居攝也漢儒惑於荀卿與大戴禮記之說遂以謂周公實居攝然荀卿之言妄而禮所記雜出於二戴之論於此附會其說謂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然則成洛邑者周公也不於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使周公為之人於僭乎將仲子之序曰小不忍以至大亂以為仲之傳考之祭仲之諫莊公以不如早為之所莊公曰多行

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又曰無庸將自及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終不於伐京鄙則莊公之心不得為之所而待其自斃蓋欲養成其惡而終害之故也故春秋譏之而左氏謂之鄭志以為有之志在於殺也將仲子之刺亦恐乎養成其惡而終害之序詩者曰小不忍以致大亂蓋不知此觀莊公推用友民于城潁則莊公之用心豈小不忍者乎序旻所刺刺幽王大壞也始曰旻天疾威而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思召公之闢國特其一事耳而序詩者

遂以旻為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為足以盡一詩之義淇澳所美美武公之德也武公之德如詩所賦無施不可序詩者徒見詩言有匪君子即稱其有文章武公所以為君子非此文章而已見詩言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即稱其又能聽其規諫武公所以切磋琢磨非自聽規諫而已見於此也又假其能文者所為即此觀之詩之序非一人之辭諸儒相與論譔者不然何其說詩人之旨尚如此乎如此抑何俟作詩者議綫叉引高了及當不以論其說若此又序非詩

人作明矣如江有汜曰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斷意並足矣又曰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能自悔也如式微曰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而旄丘曰責衛伯因前篇以見意足矣又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云云何其所意重複如此若此之類序非一人作明矣或者謂如江有汜之為美媵賚之為錫予那之祀成湯商武之祀高宗疑非後人所能知而序之者曰不然自詩作已來必相授於作之

之時況聖人删定之後乎

春秋論

名分立禮義明使斯民皆由道而行則天人之褒貶未始作也名分不立禮義不明然後以名分而戒知戒諭以禮義而民知畏有先王之澤存則聖人之褒貶因是而作也名分不足以尊之使其禮義不足以諭之使畏而先王之道息已不復見斯聖人欲褒貶亦末如之何矣愚於仲尼作春秋見之周之盛時賞罰一於王斷好惡公於人心賞其所可賞皆天下之同好也罰其所可罰皆天下之同惡也雖鄙夫

野隸猶知名分禮義之所存而不敢犯君不幸雖幽厲失道天下版蕩然天子之權未嘗朗持而名分禮義在天下者亦不敢踰也當是時王迹不熄而雅道存雅道存而春秋不作則褒貶安所着哉奈何東遷之後勞已陵替賞罰之柄不足令天下而雅道息雅道息則名分踰而禮義喪矣然猶有可救者在當起而合諸侯尊天子交行之會代府之信大蒐之禮有足多者至如齊未可動亦以能秉周禮使先王綱紀之遺意髣髴有存者又其而下則鄭世大夫事君行

已忠義之節鬬有三代人才之盛風聖人於此知夫
尊以名分或使知戒諭以禮義或使知畏故與之褒
善惡惡賢賢賤不肖而責備從嚴則春秋之作亦其
人可得而褒貶歟逮五霸既沒之後春秋之末吳楚
愈甚吳越始入中國干戈縱橫則中國幾爲夷狄矣
當時諸侯皆五霸罪人而尤甚紀綱道息與夫人才
道喪擁勉蕩盡終於田常篡齊六卿分晉聖人於此
知夫名分不足以尊之使戒禮義不足以諭之使畏
斷欲褒貶亦未如之何矣故絕筆獲麟止於二百四
錄文 八卷二一 一八
十二年獲麟之後書陳恒弒其君之事已非聖人所
筆思春秋不復作其人不足與褒貶歟然自詩亡而
春秋作而輒以爲王者之迹熄至於春秋不復作則
又先王之遺跡皆可勝歎哉

管幼安畫贊

子由由世鄉後故其文如此

余自龍川歸居潁已十有三年杜門閉居無以自
適稍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益於二國
得一焉曰管幼安蓋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
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沒
功業不加於人而余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
於處己云謂晉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
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
錄文 八卷二十 一九
自全者潁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
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
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
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方伊公孫淵事君臣
之義箴紀才隙華子魚以德量事於曹氏父子致位
三公然帝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
之後世聞之以人物藏否聞於世觀入蜀依劉璋
先主將克成都文休逾城出降遂以得罪而蜀
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進退者終害自

身所存已者終歿其德反亂而能令丹幼安有道與
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出閣宅後
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圃歲
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爲借跪拜成禮余欲使畫
工以意考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嘗畫伯樂隆恩令公
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
審於處已真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
閉不求通自朝布袍舞雩而風四時烝嘗儀貌必躬

八十有四齋貌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
天之逸民

御風辭

□瑞□之言

子列子行御風風起逆逆則發於東行之上夕散於
西海之中其徐泠然其怒勃然猶擊隙穴震蕩宇宙
披拂草木奮厲江海強者必折弱者必從俯而休息
天地肅然塵埃皆盡微乾而視之不可得執而歸於
空今夫子晝無以食夜無以寐鄙其心之弗予疑之
則亦鄭東野之窮人也然而徐行不逮疾行不
見車馬與風皆逝與風皆止旬有五日而後反此亦

何功也哉子列子曰嘻子獨不見夫衆人乎貧者葺
藩以爲屋斲柳以爲屏富者伐楠以爲輻采璐以爲
服因物之自然以致乎用此與吾初無異也而何謂
不同乎苟非其理雖履足以折趾車馬足以毀傷萬
物皆不可御也而何獨風乎昔吾處乎蓬蓽之間北
如枯株動如槁葉居無所留而往無所從也有風瑟
然拂吾廬而上揚吾從之一高一下一西一東前有
飛鳥後有游鴻其行如川奕奕溶溶陰陽變化顛倒
橫從不辨滄嶽見萬有紛益雜陳於吾前者不可勝

窮也而吾方黜聰明遺心胸足不知所履手不知所馮澹乎與風為一故風不知有我而吾不知有風也蓋兩無所有譬如風中之飛蓬迴超然而上下乎雲霄而不以為喜也拉然而下隕乎坎井而不以為凶也夫是以風可得而御矣今子以子為我方乎大風之隧凜乎恐其不能勝也蹙乎恐其不能容也將執而留之足將蹶而踐之目眩耀而髮豎耳[illegible]而知畏紛然自營子不自安而風始不安于子矣子輕如鴻毛彼將以為千石之鐘子細如一指彼將以為十仞之牆非傾而覆之拔而投之不厭也況欲與之逍遙翔放於大空乎子雖蹈后土而倚高岸亦將有時而窮矣古之至人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將為無心物莫吾攻也而獨疑於風乎於是客起而歎曰廣矣大矣子之道也吾未能充之矣風猶可御始乘傳而東乎

黃樓賦

子瞻云子由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憒憒者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於濟南溢於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為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完窒隙穴以為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有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屨廬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檝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為大樓焉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

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黃樓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餘歲下者為汙澤上者為沮洳民為魚鱉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防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惟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泄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為一窺吾墉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

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為海舞魚龍於隍壑閱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鞞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為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憑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為城引長河而為帶平皋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從橫分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霮䨴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皆馳群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鱉顛沛沒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為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峰巋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翱翔巍峨相重激水既平渺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為玦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群往白鳥孤沒橫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湠漫古汴入

焉匯為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湧於青嶂陰氛為之辟易窺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戶使人體寒而戰慄息洶洶於群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戊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群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為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蓋將問其遺老既已灰滅而無

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既逝閔河水之悠嗟昔知變化之無在何盃酒以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頹然就醉河傾月墮攜扶而出

祭歐陽少師文

子由祭歐文不如子瞻然亦能道故人之情

泠然則折

嘉祐之初公在翰林轍將先君處于西南困而莫知隱居之深作書號公曰是但予公意喟然我明于心吾於天下交游如林有如斯文見所未曾孔作來東實始識公傾蓋之歡故舊莫降尚所為嘆息改容歷告在位莫此蘊蒙報國以十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鼎鐘厥聲四馳靡然向風呀羅此時文律頹毀

奇邪譎怪不可告止剔剝珠貝綴飾耳鼻調和椒薑勇敵斷齒刑釁剌棘斥棄美劫號爲古文不自愧恥公爲宗伯思復正始狂詞怪論見者投棄踽踽元昆與轍偕來皆試於庭羽翼病攜有擧有卜無所事媒馳詞數千適當公擇擢之衆中羣疑相詆公恬不驚衆戚徐悟而行深中不信逼匪公之明化爲淚俳公德日隆厥道　轍慵力有類無視道素納銘幽宅德速行疏將老而還公以安夫公年未衰屢告退息自亳徂青遂蔡而潁來歸汝陰嘯傲環堵轍官在陳

於府賜賚日公門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內史論議
辯論不衰[illegible]有如斯人而止斯邪昔來告喪
情懷酸辛[illegible]至因許道路嗚呼公之於人最厚
之先將何別違無有家章學者因何以先稱方知者
不惑昧者不朽公之在朝門而行道其所發用固有
劇易後來相承取捐故事[illegible]亦成舊規此風
之行逾二十年朝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導
其先自公之歸忽焉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
生物各維其時朝陽黃風春夏時行凍雨急雪冰寒

不殞時去不返雖強莫違翔府斯人而不有時時既
往矣公亦逝矣名成不已所謂存矣無[illegible]舊者
嘗矣時實使然我誰懟矣哭公於堂歸其悲矣嗚呼
哀哉

代三省祭[illegible]丞相文

嗚呼元豐[illegible]方其令所從誰將見之學今來
自所[illegible]各[illegible]老成太平在位其上
在[illegible]自[illegible]之臣不留
御于朝[illegible]有民公出於世[illegible]昔日[illegible]文論歟
歸[illegible]異其當道遂洛陽投老究其實用之公之
來思爰然特[illegible]如[illegible]木心如金石[illegible]宅是恭默
不[illegible]代人於旅事恭卹綏輯其[illegible]治亂

之[illegible]公身[illegible]之所特推誠吾民荷安吾君
[illegible]以信得人[illegible]太[illegible]本[illegible]自叟
[illegible]大[illegible]實公秉安[illegible]人見
[illegible]民之[illegible]合宮百[illegible]公病
十家[illegible]不[illegible]當為公[illegible]門天[illegible]鄉人
皖[illegible]人[illegible]蒙嚮[illegible]遂以往[illegible]公之
伊[illegible]公雖[illegible]志
則[illegible]之有進明[illegible]以
報公[illegible]萬年民不[illegible]公志

則然死者復生不我比嗚呼哀哉

書白樂天集後

予觀蘇氏兄弟於序跋後推托禪宗一脈以自解脫此類可見

此篇雖非子由刻意爲文而以跳躍頓上之後所已得師門宗旨故錄而出之

元符二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謫龍川冒大暑水陸行數千里至羅浮水益小舟益庳惕然有瘴暍之慮乃留家於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布被乘葉舟秋八月而至既至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畜書者獨西隣黃氏世爲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爲從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予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之然樂天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附麗者也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天適已七十遂求致仕不一二年而沒嗟夫文饒尚

不能罷樂天於分司中耶然樂天既得洛資稍遂於詠嘆輒以公卿投荒僇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予亦鄙之至其間文饒論朱崖三絕句刻竅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又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耶樂天之賢當爲辨之

圓覺經云動念息念皆歸迷悶世間諸修行人不墮動念中即墮息念中矣欲兩不墮必先辨真妄使真不滅則妄不起妄不起而六根之源湛如止水則未嘗息念而念自靜矣如此乃爲真定真定既立則真慧自生定慧圓滿而衆善自至此諸佛心要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既不住六塵亦不住靜六塵日夜遊於六根而兩不相染此衆人所謂六根之源湛如止水也六祖嘗告大弟子假使坐而不動除得妄起心此法同無情即能障道道須流通何以却住心心不住即通住即被縛故六祖告牛頭亦云妄念既不起真心任遍知皆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也佛祖舊說符合如此而樂天八漸偈亦似見此事故書其後寄子瞻兒

欒文 卷二

書金剛經後

錄此二篇稍見予由禪學一斑

予讀楞嚴知六根源出於一外緣六塵流而爲六賊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衆生爲設方便使知出門即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衆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緣根無所歸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晝夜冲冲流入與如來法水流接則自其肉身便可成佛如來猶恐衆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修爲圓通

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遍歷三空即與諸佛無異矣既又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陁洹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陁洹乃廢經而歎曰須陁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陁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陁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予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言之

經言如來有五眼近矚牆宇遠覽山河肉眼也隨其福德見有遠近天眼也知物皆妄坐而轉物慧眼也入萬法遍法界法眼也以慧眼轉物以法眼遍物佛眼也謂如來有慧眼法眼佛眼可也何肉眼天眼之

有曰如來爲衆生故入諸趣在人則同其肉眼在天則同其天眼如聲聞人住無爲法而畏生死則亦有慧眼而已耳

書楞嚴經後

蘇氏兄弟並從世道風波中已而所得禪旨

為之皈依故能言之如此

予自十年來於佛法中漸有所悟經歷憂患皆世所希有而真心不亂每得安樂崇寧癸未自許遷蔡杜門幽坐取楞嚴經翻覆熟讀乃知諸佛涅槃正路從六根入每趺坐燕安覺外塵引起六根根若隨去即墮生死道中根若不隨返流全一中中流入即是涅槃真際觀照既久如淨琉璃內含寶月稽首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羅漢僧慈悲哀愍我無生法恐無漏落果墮願心心護持勿令退失三月二十五日志

集之 八卷二 三六

宋大家曾文定公文抄 目錄

熙寧轉對疏
請減五路城堡劄子
二 上范資政書
上歐蔡書
三 上杜相公書
與撫州知州書
答范資政書
四 戰國策目錄序
陳書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五 禮閣新儀目錄序
強幾聖文集序
王平甫文集序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送丁琰序
送江任序
送□之序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瀛州興造記
齊州二堂記
八 徐孺子祠堂記
尹公亭記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九 清心亭記
道山亭記
撫州□□佛殿記
菜□□□□記
講官議
救災議

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福州上執政書
與杜相公書
與王介甫第二書
答王深甫論揚雄書
南齊書目錄序
大□□□□序
說苑目錄序
李白詩集後序
王子直文集序
齊州雜詩序
類要序
送周屯田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敘盜
七 筠州學記
繁昌縣興造記
廣德湖記
閬州張侯廟記
墨池記
歸老橋記
醒心亭記
學舍記
仙都觀三門記
洪渥傳
公族議
書魏鄭公傳

議經費劄子
請令州縣特舉士劄子
上□□上書
謝杜相公書
與孫司封書
寄歐陽舍人書
答□□□□書
梁書目錄序
新序目錄序
徐幹中論目錄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王深父文集序
先大夫集後序
六 □□□□□□□序
送趙□序
贈黎安二生序
序越州鑑湖圖
宜黃縣學記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州□□□□□記
□□學記
越州趙公救災記
擬峴臺記
南軒記
分寧縣雲峰院記
十 唐論
為人後議
□□名□問

共文八十七首 ○道光丁酉三月書于□香閣

宋大家曾文定公文抄卷之一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疏劄狀

熙寧轉對疏

勤學二字公之所見正所志[illegible]才不足以副之故不得見用於[illegible]之以見公之槩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不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羣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絀封倫用魏鄭公之說所以成正觀之治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衆說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者能辨之於羣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大序亦詔羣臣使以次對[illegible]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illegible]所以與[illegible]用衆[illegible]

事[illegible]不必求其實[illegible]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略固將見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效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所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右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之德聰明睿智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羣臣之所[illegible]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有[illegible]動[illegible]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亡[illegible]相繼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illegible]百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illegible]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為[illegible]遠則不能不以夷狄為憂[illegible]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illegible]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illegible]易曰

止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於得之於心
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
其所以爲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
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爲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
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
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爲大學之道也古之聖
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傅說周公之
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
爲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蓋學所以

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勉強長養至於有以自得
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
理則天下之事物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內天下之以
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已矣邪
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説之所不能亂也
知是而用之以持久養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
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
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
之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于
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
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人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
足累其內所以治身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
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
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
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爲人君
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爲人臣者莫知引其
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
淺以先王之道爲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敏達

之質而無磨礲長養之具至於不能有以自得則天
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
則人主之以事物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內天下之以
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
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説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
持久則愈甚積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弊則
至於悖諸[illegible]而[illegible]成不能長而正論天下之所
以不治而有不安亂者以是而已矣此[illegible]以[illegible]人
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得於後[illegible]

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而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君而已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爲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絀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

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爲不久然臣以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大學之所以始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傅說周公之所以戒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以此觀以講明爲學而於施爲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一切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復之以久而使聖心之所存從

容於自得之地[illegible]萬事之在於外者[illegible]有不[illegible]當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人下之[illegible]外不累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當時之所不合入也今天下之[illegible]亦非[illegible]之[illegible]然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誠久之以不息則[illegible]必致[illegible]必盡以陛下之聰明而充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illegible]而積之以至於從心所欲之不踰矣遠民猶[illegible]強如何用大然後內成德化外設法度以發育萬物而知同天人之際此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

[illegible]綱之[illegible]變在所當務之大其爲天下之[illegible]使[illegible][illegible]大下之材[illegible]盡其用近者使之親[illegible]遠者使之服從[illegible]內之勢[illegible]之當安[illegible]陛下之所[illegible]何[illegible]不得何爲而不成[illegible]未有若是而[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者也如[illegible]之所存未及於是有本不能無[illegible]之[illegible]如[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欲其[illegible]之以[illegible]志[illegible]用天下之[illegible]材[illegible]而[illegible]論[illegible]於國家天下[illegible]紀[illegible]以來[illegible]也[illegible]所以[illegible]

未嘗不由於此臣亦嘗聞古天下之紛務[illegible]
於得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臣
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以臨陛下審察而擇
其宜天下幸甚

王遵岩曰董仲舒劉向揚雄之文不過如此
若論結構法則漢猶有所未備而其氣則質
醇曾遠不逮董劉矣惟揚雄才[illegible]而又不能
人變於當時之體比曾爲不及耳

曾○是敘事

序三千百年　總論之眼目　實在而處處　關鍵

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曾公此篇敘列古今名雅頌之旨陳上功德
首之全在而其歸則終於勸戒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
祚舒長久而後昌者蓋天下之理必至之符然
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盛也禹之
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少康之烈僅存其孫
太甲既立不明闕自石稷十有五世至于受而大
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
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始於荒服歷于幽厲陵夷
[illegible]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
[illegible]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
[illegible]之患天下爲南
[illegible]有天唐之治自於[illegible]開
[illegible]人[illegible]紀後矣至于五代
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illegible]之故其
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惡[illegible]其不內試而
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

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取諸侯而納以繩墨所以
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規制始經營而彌綸
已悉莫貴於為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為
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
太宗皇帝遹求厥寧既定晉并錢俶自歸作則垂憲
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不丕之烈為帝太宗未有高焉
者也真宗皇帝纘統遵業以福煦生養蕃息齊民以
并容徧覆撫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
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闚邊至于景德二

曾文　卷一　九

四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
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
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
以為帝真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
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群臣
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
觀以周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
亦爭悉心不敢罷免世以賞罰馭臣之體春秋未高
援立有德傳付懿親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

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篤厚之
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
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群臣之日天下聞之路
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
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
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于累月
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頌稱
說德號章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
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傷然皆知其志在

曾文　卷一　十

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
足以克配前人之懿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聖
神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
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
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雜駁卑近因於世俗而
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
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人志
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群下遵
職以後為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

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當□
之世所能及也□□□□之□□而人之可謂至
矣蓋前世或不能因其民俗中與賦役之政是也宋
興以來所用者籍帳之制然後□□文復至於緩
縱之誅重罪入之辟蓋未嘗用一□□也□或二十
而稅一然歲時□□□□□之□下□除之令蓋
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
用常請復除之科急循與之禁蓋未嘗與一□役也
所以附民者如此而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

曾文　〈八卷一〉　三

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
宦臣□□□日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其操柄者
如此而兄弟解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
州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
勢如是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
怠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獨附其民而制於其
□□又息其怨其□□之所以治其亂也民用於下
操柄歸於上處勢已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
治安也故人主之□急論色□而六服□□言□□

以而為里奔走山巖窮究之民人□作則令行□□速
近以供其職者□□有□□行□□之□□□發召
而篇章□□以□□□□□□不□□北之□□号
然馬相與使□而□□□其□之□□□□而與挾
册而吟誦至於六府□□□□□□作□地之內
含氣之屬皆勝如此□□□□□□□代□□蓋於漢
出然或□□四世或一□一世而天下之□□□□□道也
皆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
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抱鞠

曾文　〈八卷一〉　三

析之兵候於耳目自故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
隆也竊觀於詩其在成康陳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述
之所由與武之所以繼代而成之與則美有假樂鳧
鷖成有公劉洞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
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細之當務至於兄弟之武夫
行修於閨門之賢人□□□□無不稱紀所以論
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所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
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後世之神靈□□
黎庶而已也□□所勸之以九□□□□□□其善者

以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忽則久之所養之
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繼帝者之功又照法戒於將
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而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
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
成王而舉昌之於考次論撰刻之簡冊被之金石以
通神明昭法戒若偶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
周之德成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
祖考之烈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
昌言其大體本於詩類取稱本體以之題使莫不究

悉則今文學之臣克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
之詩仁累善全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
人始有德終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成益顯極盛之勢
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
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防曰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戒慎唐虞之所
同也今陛下纘祖宗之基廣太平之治而世世治安
三代所不及有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
仰探皇天所以鋻有德發有道之意而本之以艮脩
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思之以兢兢使
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彌之無窮至于萬世
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留精臣愚區區愛君之心
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王道若曰體意雖出於一時呼美新諸家與韓
鄉進唐雅序等門戶中來然原本經訓別出
機軸不為速悅淺制而忠益道戒之義昭然
與先朝周雅比隆矣真作者之法也

議經費劄子

名言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抄蓋量入而爲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敢用數之仂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常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

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

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至於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彫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爲富今府

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沖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庭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爲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

議城五路城堡劄子

似亦名言惜也篇末措注亦欠發明

臣嘗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東南之備在益戍兵臣之妄意蓋謂西北之兵已多東南之兵不足也待罪三班條定陝西河東城堡之賞法因得考於載籍蓋秦鳳鄜延涇原環慶并代五路嘉祐之間城堡一百一十有二熙寧二百一十有二元豐二百七十有四熙寧較於嘉祐爲一倍元豐較於嘉祐爲再倍而熙河城堡又三十有一雖故有之城殆籍

在於所者或有此數然以再倍言之新立之城固多矣大將之於兵猶奕之於棊善奕者置棊雖疎取數必多得其要而已故敵雖爲變全雖百出而形勢是以相援攻守足以相赴所保者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筭多也不善奕者置棊雖密取數必寡不得其要而已故敵有他變全有他出而形勢不得相援攻守不能相赴所保者且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筭少也守邊之臣知其要者所保者必其

地故立城不多則兵不分兵不分則用士少所應者又能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筭多猶之善奕也不得其要者所保非必其地故立城必多立城多則兵分兵分則用士衆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筭少猶之不善奕也昔張仁愿度河築三受降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首尾相應遂是朔方以安我鎮兵數萬此則能得其要立城路踈所保者必其地也仁愿之建三城皆不為守備曰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可

謂所應者合其變也今五路新立之城十數歲中至於再倍則兵安得不分士安得不衆殆疆場之吏謀利害者不得其要也以奕棊況之則城不必多臣言不為無據也以他路況之則北邊之備朔以進誓約之故數十年間不增一城一堡而不患戍守之不足則立城不必多又已事之明驗也臣以此竊意城多則兵分故謂西北之兵已多而殆恐守邊之臣未有稱其任者守邊之臣遇陛下之明常受成筭以從事又不敢不奉法令幸可備驅策然出萬全之畫常遠方上人臣之於職苟簡而已固非體理之所當然況辭其所保者未得其要所應者未合其變傾使西北之兵獨多而東南不足在陛下之時方狄事無不當其理宜無不稱其任則因其舊而不變必非聖意之所取也夫公選天下之材而屬之以二軍之任以陛下之明聖慮之緒餘足以周几臣猶竊非其知人善任使未有如太祖之用將其傳有出者也故能撥唐季五代數百年之亂使天下大定而夷狄遠可謂千歲已來不世出之盛美非常材之君拘牽常見

者之所能及也以陛下之聰明叡聖有非常之大畧用材太祖則能任天下之材以定亂莫如太祖能繼太祖之志以終武莫如陛下臣誠不自揆得太祖任將之一二竊嘗見於斯文敢緝寫以獻萬分之一或有以上當人心使西北守邊之臣用衆少而得筭多不益兵於東南之備足有助聖慮之纖芥以終臣前日之區區惟陛下之所裁擇

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

極為通達國體之言

竊以高麗於蠻夷中為通於文學頗有知識可以德
懷難以力服也故以隋之全盛煬帝之世大兵三出
天下騷然而不能弱其君及至唐室以太宗之英武
李勣之善將至於君臣皆東暴以身督戰而不能拔
其一城此臣之所謂難以力服也宋興自建隆以來
其王王昭以降六王繼脩貢職使者相望其中間厭
於強虜自天勝以後始不能自通於中國陛下即祚

聲教四塞其國聞風不敢寧息不忌強胡之難不虞
大海之阻效其十一嘗再貢三至如東西州雖恐在後
其所以然之者不以兵威此臣之所謂可以德懷也
陛下亦憐其[illegible]甲條隆歸心有德收而撫之恩禮甚
厚所過郡當其道途所出迎勞燕餞所以宣達陛下寵
綏待遇之意此守臣之職分也其使者所歷之州贄
其方物以為好於邦域之臣陛下加恩許受之而
賞以官用為其酬幣其使一而至之則又如此不
為常制也今其使數來邦域之臣受其贄者亦於

稍僚以為常制則臣竊有疑焉蓋古者朝聘贄有圭
璋及其卒事則皆還之以明輕財重禮之義今蠻夷
使來邦域之臣與之相接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使
知中國之所以為貴此人事之所宜先則當還其贄
如古之聘禮此蓋之所不可已也又古之以贄見君
者國君於其臣則受之其臣則還之今蠻夷嚮化
來獻其方物以致其為臣之義天子受之以明天下
一尊有臣而畜之之義此不易之制也邦域之臣與
其使接以非其臣之義還其贄以明守禮而不敢踰

亦不易之制也以此相厲以明天子之尊中國之貴
所重者禮義所輕者貨財其於待遇蠻夷之道未有
當先於此者也其彼贄其所有以明州一州計之知
州通判所受為錢三二十萬受之者既於義未安其
使自明而西以達京師所歷者尚十餘州當皆有贄以
彼之力度之蠻夷小國其於貨財恐未必有餘也使
其亦疑所求取之心而或憂於貨財之不足臣竊恐
有傷中國之義而非陛下所以畜之之意也臣
愚竊欲乞今高麗使來贄其所有以為好於官吏者

臣者許皆以客禮遣之其餘於官吏及將吏皆已有
故事者許皆以詔旨與之如故將陛下體恤之私可
推行類更著於令然後其將吏以及於官吏之不足
厚其與以及於察其來之不易且示之以義綏之
以仁中國之所以待蠻夷者亦不可以易此者也其國
粗為有知歸相告語必皆心服誠悅向風於無窮此
不論而可知也臣愚其敢以是為朝廷以期於蠻夷
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不可不先應其為之所一無
累於陛下以德懷遠人之體是以不敢不言唯陛下

裁擇

請令州縣特舉士劄子

子固按古者三代及漢與今郡國各舉賢良
者以聞其所舉與之君相未必舉行而不
可不聞此議予故錄之

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學上之秀者自鄉升諸司徒
自司徒升諸學大樂正論其秀者升諸司馬司馬論
其賢者以告于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
定然後祿之論定然後官之者鄭康成云謂使試守
任官然後爵之者蓋試守而能任其官然後命之以

位也其取士詳如此然此特於王畿之內論其鄉之
秀士耳故在周禮則稱鄉老獻賢能之書于王也至
於諸侯貢士則有一適再適三適之賞黜爵削地之
罰而其法之詳莫得而考此三代之事也漢興采董
生之議始令郡國舉孝廉一人其後又以口為率口
百二十萬至不滿十萬自一歲至二歲自六人至一
人察舉各有差至用丞相公孫弘太常孔臧議則又
置太常博士弟子員郡國縣官有好文學孝悌謹順
出入無悖者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

謹察可者令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課試通一
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其可為郎中者太常
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又詔以治禮掌故比
二百石及百石吏選擇為左右內史大行下郡太守
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
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其郡國貢士太常試選
之法詳矣此漢之事也今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參天
地本人倫興學崇化以風天下唐虞用心何以加此
然患今之學校非先王教養之法今之科舉非先王

選士之制聖意卓然自三代以後當塗之君未有能
及此者也臣以謂三代學校勸教之具漢氏郡國太
常察舉之目揆今之宜理可參用令州郡京師有學
同於三代而教養選舉非先王之法者豈不以其遺
素勵之實行課無用之空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
之本意歟誠令州縣有好文學厲名節孝悌謹順出
入無悖者所聞令佐升諸州學州謹察其可者上太
學以州大小為歲及人數之差太學一歲謹察其可
者上禮部禮部謹察其可者籍奏自州學至禮部皆

取課試通一藝以上御試與否取自聖裁今之
省諸寺之任其都事主事掌故之屬得品不異官清
其選更用士人以應古義遂取禮部所選之士中第
或高第者以次使試守滿再歲或三歲選擇以為州
屬及縣令丞即有秀才異等皆以名聞不拘此制如
此者謂之特舉其課試不用糊名謄錄之法使之通
一藝以上者非獨采用漢制而已周禮大司徒以鄉
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亦以禮樂射御書數也如臣
之議為可取者其教養選用之意願降明詔以諭之

得人失士之效當信賞罰以厲之以陛下之所嚮孰
敢不虔於奉承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於考擇行
之以漸循之以久如是而俗化不美人材不盛官守
不修政事不舉者未之聞也其舊制科舉以習者既
久難一日廢之請且如故事惟貢舉疏數一以特舉
為準而入官試守選用之叙皆出特舉之中至夫教
化已洽風俗既成之後則一切罷之如聖意以謂可
行其立法彌綸之詳願詔有司而定議焉取進止

入聽事以後措注須本古之所以用與今之

所以失黎銷論列使制其間方然後得授行
之而子固於此往往亦叙才識不得其志云

宋大家曾文定公文抄卷之二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

上范資政書

按此書曾公既自幸爲范文正公所知竊欲出其門又恐文正公或疑其人故爲紆徐曲折之言以自通于其門而行文不免蒼莽沉鬱如揚帆者之入大海而茫乎其無畔已若韓昌黎所投執政書其言多悲慨歐公所投執政書其言多婉曲蘇氏父子投執政書其言多曠達而激昂較之子固醒人眼目特倍稍矣

資政給事夫學者之於道非處其大要之難也至其胸次甚大然亦用舍之際而事之有委曲幾微欲其取之於心而無疑發之於行而無擇推而通之則萬變而不窮合而言之則一致而已是難也難如是故古之人自顧其志識各合於義極其分以謂備聖人之道則未可者自伊尹伯夷展禽之徒所不免如此

而孔子之稱其門人曰德行文學政事言語亦各殊
科彼其材於天下之選可謂盛矣然獨至於顏氏者
子乃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是所
謂難者久矣故聖人之所教人者其聯引消長張
用舍之際極大之爲無窮極小之爲至隱鄙他經靡
不同其意然尤委曲其變於易而重復顯著其義於
卦爻彖象繫辭之文欲人之可得諸心而惟所用之
也然有易以來自孔子之時以至於今得此者顏氏
而已爾孟氏而已爾二氏而下甞爲得之者鮮甚矣

其難也若鞏之鄙有志於學常懼乎其明之不遠其
力之不强而事之有不得者既自求之又欲交天下
之賢以輔而進跡其磨礱灌溉以持其志養其氣者
有矣其臨事而忘其自逆而後者得已哉又懼乎陷
溺其心以至於老而無所庶幾也甞聞而論天下之
士豪傑不世出之材數百年之間未有盛於斯時也
而造於道尤可謂宏且深更天下之事尤可謂詳且
博者未有過閤下也故閤下甞履天下之任矣事之
有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閤下獨曰是者天下是之

君子是之而閤下獨曰非者及其既也君子皆自以
爲不及天下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則閤下之於道何
如哉當其至於事之幾微而講之以易之變化其豈
有不盡者耶夫賢乎天下者天下之所繫也況若鞏
者哉故願聞議論之詳而觀所以應於萬事者之無
窮庶幾自寤以得其所難得者此鞏之心也然閤下
之位可謂貴矣士之願附者可謂衆矣使鞏也不自
別於其間豈獨非鞏之志哉亦閤下之所賤也故鞏
不敢爲之不意閤下欲收之而教焉而辱召之鞏雖

自守豈敢同於一耶故進於門下而因自效其所願
與所志以獻左右伏惟賜省察焉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予固感歐公之知又欲致公併覽睹其所自期待建立思綴而修作的

學士先生執事伏以執事好賢樂善孜孜於道德以輔時及物為事方今海內未有倫比其文章智謀材力之雄偉挺特信韓文公以來一人而已某之獲幸於左右非有一日之素賓客之談率然自進於門下而執事不以眾人待之坐而與之言未嘗不以前古聖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當今之世者使鞏薰蒸漸

漬忽不自知其益而及於中庸之門戶受賜甚大且感且喜重念鞏無似見棄於有司環視其中所有頗識其分故擺棄之初釋然不自動當好大哉誠其材資不足取之如此故也退而求其行有探飯裝負任挽事勢傷老弱而來者日累千之民遭旱饑饉與征賦借從之事將從古他郡覓得水漿藜莧為活旦暮行且厭厭然不若知酒者則奔走有道夜且而存所容寄若是者所見殆不減百十人因竊自[illegible]生長四方無事時與此民均被朝廷德澤[illegible]撫被來割辛苦之事旦暮有衣食之給及一日有文移發召之警則又承藉世德不紊欠石備職守驅車僕馬數千里借倆自少至于長業乃以詩書文史其蚤暮思念皆道德之事前世當今之得失誠不能盡解亦庶幾識其一二遠者大者為今雖舉進於有司與眾人偕下名字不列於薦者不得比數於下士以望吉士之休光而尚獲收齒於大賢之門道中來又有鞍馬僕使代其勞以執事於道路平時可力求簞食瓢飲以支旦暮之饑飯比此民綽綽有餘裕是亦

是以自覺矣此事屑屑不足為長者言然辱愛幸之深不敢自外於門下故復陳說觀執事知鞏居之何如所深念者執事每日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為喜及行之日又贈序引不以規而以賞識其愚又嘆嗟其去此鞏得之於眾人尚宜感知己之深懇惻不忘況大賢長者[illegible]而內所附表其言一出四方以卜其人之輕重某乃得是是宜感激欣幸倍萬於尋常可知也然此實執聖賢之志業非自知其材能與力亦當之者不宜受此此鞏既黃祿幸知少之所學有

分寸合於聖賢之道旣而又敢不自力於道修哉日夜克苦不敢有媿於古人之道是亦爲報之心也然根資性短缺學出己意無有師法覬南方之行李時枉筆墨特賜教誨不惟增疎賤之光明抑實得以刻心思銘肌骨而服服於戒焉想涵濟之方無所不至尚借烈力使終成人材無所愛惜窮困之迹敢不耻學於衆人而獨注心於大賢也徒恨身不甘[illegible]不得日夕於几杖之側稟教誨議講書不勝馳戀怵想之至不宣

上蔡學士書

從歐陽公與兩司諫書中脫化來

慶曆四年五月日南豐曾鞏謹再拜上書諫院學士執事朝廷自更兩府諫官來言事者皆爲天下賀得人而已賀之誠當也顧不賀則不可乎鞏嘗靜思天下之事矣以天子而行聖人之道不古聖賢然者否也然而古今難之者豈無與爲邪人以不已利也則忿庸人以己不及也則忌忿且忌則造飾以行其間人主不審其然則賢者必疏而殆矣故聖賢之道往

往而不行也東漢之末是已今主上至聖雖有庸人邪人將不入其間然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已盡白而信邪抑未然邪其已盡白而信也尚懼其造之未深臨事而若是其未盡白而信也則當屢進而陳之待其盡白而信之之深臨事而不若而後已也成此者其不在於諫官乎古之制藉矣夫天子之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數且久矣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奏已宰相退歸中書蓋常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相緣接宜莫若人[illegible]也

夫此數事之失得尋思之不得端而以言可也終愚
少不得熟宿而以言可也不論則極辯之可也及進
而除之安危若此之詳且盡也雖有邪人庸人不得
而間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今諫官之
見也有間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議亦明矣禁中之與
居女婦而已下者見則寺人而已留則庸人邪人而已
彌其於冥冥之間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
則羣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
也度執事亦已念之矣苟念之則有使諫官侍臣復

其職而已安有不得其職而在其位者歟噫自漢降
及後世士之盛未有若唐也自唐太宗降及後世士
之盛未有若今日[illegible][illegible]亦有十之盛而能成功治
今有士之盛能得其道則前數百年之弊無不除也
舍則後數百年之患將又無也可不為深念乎鞏生
於遠方於縣不[illegible][illegible]事觀今又將集於鄉學當聖賢
之時不得拔宗師而一言故敢布於執事并書所作
通論雜文一編以獻伏惟執事莊士也不拒人之言
者也願賜觀覽以其意少施焉鞏之友王安石者文

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
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
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
失也執事倘進之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
為文一編進左右庶知鞏之非妄也

[illegible]公文之作名

羣少嘗讀唐書及正觀政要見魏鄭公王珪之徒有太宗左右事之大小無不議論諫諍當時邪人庸人相參者少雖有如封倫李義府輩太宗又能識而疎之故其言無不信聽卒能成正觀太平刑措不以若成康上未嘗不反覆欣慕嗟嘆以謂三代君臣不知曾有如此周旋議論否雖皋陶禹稷與唐舜上下謀謨載於書者亦未有若此委曲備具蓋意三代唐

舜夫時遠其時雖有謀議如正觀間或尚過之而其史不盡存故于今無所聞見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錄漢以降至于隋隋復錄高宗以降至于五代其史具完其君臣無如此議諍也故其治皆出正觀下學者然竊自恨不幸不生于其時親見其事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又恨不得附驥遊於其間與之往復議論自長以來則好問當世事所見聞士大夫不少人人惟一以苟且畏慎陰拱默處為故嘗有一人見當世事繼計謀有未可直然者[illegible]

廻為之慮而已當之邪則又謂所欣慕者已矣殆千百年間不可復及聞者天子赫然獨見於萬世之表既更兩府復引二公為諫官見所條下及四方人所稱道知二公在上左右為上論治亂得失舉忠邪小大無所忌不為鑑鉢引措以避猜忌毀罵讒搆之患竊又喜起以謂從古以來有言責者自任其事未知有如此周詳悃至議論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雖鄭公王珪又能過是耶令雖未不合亦足暴之萬世而使邪者摧懦者有所樹矣況合乎否未可盡也不

知所謂數百千年已矣不可復有者今幸遇而見之其心歡喜惑物不可比說日夜慶幸雖有邪人庸人如封倫李義府而害之雖 公之聽致今日之盛屈己觀之一令當小者得其推說以飽足其心天者得出於其間也所以託名於千萬世是所嘗於古者不負且令後世而今之盛無唐舜三代不及遠甚而今之盛唐太宗時無異雖然亦大幸不負日不於其間之中議論之際而行謗者使二公之言不盡用故所以喜獻二公者東是為言已所果然

二公相次出兩府亦更改而忿忌毀闢讒構之患一
日俱發翕翕萬狀乎於東亥子之際定其命之方而
欲加之天下之大賢不顧四方人議論不畏天地鬼
神之臨已公然欺誣駭天下之耳目令人感憤痛切
廢食與寢不知所爲噫二公之不幸實[illegible]之
民之不幸也雖然君子之於道也既得諸己汲汲焉
而務施之於外汲汲焉務施之於外在我者也務施
之外而有可有不可有彼者也在我者姑肆力爲至
於其極而後已也在彼者則不可必得吾志焉然君

曾文　八卷二　二三

子不以必得之難而廢其肆力者故孔子之所說而
聘者七十國而孟子亦區區於梁齊滕邾之間爲孔
子者聘知於九國尚未已而孟子亦之梁之齊二大
國知可聞猶俯而與相謀之言謀其去齊也遲遲而
後出晝其言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如用予則豈
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觀其心若是嘗以一不合
而自疏誠不若是亦無以爲孔孟今二公固一不合
者也其心嘗不曰天子庶幾召我而用之如孟子之
所云乎肆力爲於其所在我者而任其[illegible]

以求行之期而已莫大斯時矣況今天子仁聖明
求治之心未嘗怠天下一歸四方皆反承號令奔走
之不暇二公之言如朝得於上則夕被於四海夕得
於上則不踰宿而被於四海豈與夫七十國遊梁齊
邾滕之區區艱難比耶姑有待而已矣且獨[illegible]之望
乃天下之望而二公所宜自任者且嘗不謂然乎感
憤之不已諸成然詩一篇猶說二篇盡道其意後
二篇亦他事因亦寓寄此皆人所歌爾不安爲二公
道然欲啓告覺悟天下之可告者使明知二公志矣

曾文　八卷二　二三

亦使邪者庸者見之知世有斷然自守者不從已於
邪斯又庶幾於天子視聽有所開益使二公之道行
則天下之嗷嗷者衆被其賜是亦爲天下計不獨於
二公發也則二公之道何如哉嘗竊思更貢舉法責
之衆日於學使學者不得乎拔天下之第而盛須土
者反得棄仕惰者不得者以進此歷代之患處所未
有今日實不可也故嘗中其學尤其以將易者繇
焉

[illegible]

頴州上執政書

子固以宦遊關徼不得養母本風雅以爲來情之案而其反覆詠歎藹然盛世之音此子固之文所以上擬劉向而非近代所及也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槩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實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

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列于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爲使臣則寵其行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道也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敘其勤於外爲將帥者則於其行也既遣之又誡薇蕨之如其出車將帥之臣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始行之從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如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石砠僕馬之閒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備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敘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敘道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

休息之而又追敘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何人之心貴人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由其道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鴇羽之嗟表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與先王之

若以士之三代君相於時皆同德今世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易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遭盛日鞏少之時尚不敢歸其拘隨之質以于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今其至愚固不敢有微進之心況其少有知邪轉走五邦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大邦城之任而莫陪朝廷之儀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聰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

曾文　一八〔卷二〕　一六

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為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遠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效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不能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鞏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辭請及至秋幼賊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為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能動衆為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閩之窮閻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縣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葉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宿兵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追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篇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歸附者自相捕以歸其不變者亦為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磔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

曾文　一八〔卷二〕　一七

人和始洽生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儕市粟而來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育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朞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某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千里既無一事繫官於此人已彌年時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反於其親遠之以鄙乎人心之收成遂之闕下或處以閩或引之近藩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流之

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以傳之永久
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北山之愁惕羽之譏陟岵
之歎蓋行之甚易爲德於士類者其廣惟留意而圖
之不宜

唐荊川曰南豐之文純出於道古故雖作書
亦答答其體裁如此也

謝杜相公書

感慨深沈雍容典則有道者之文也豈淺儇
者所及

伏念昔者方鞏之得禍罸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
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
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路隅無朞移之
親一見之悲以爲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
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
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

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
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
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
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
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於推說者窮萬世非
如曲士汲汲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
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叢細之事宜以徹於
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
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

天下之人材不必一大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遇明公於此將也在愚之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愚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術制造今一書之未逝頓其蘄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究察夫明公有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望於明公者亦推天下之義而以望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宋大家曾文定公文抄卷之二

宋大家曾文定公文抄卷之三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

上杜相公書

以書爲寶其說宰相之體甚有典刑

鞏聞大宰相者以己之材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無與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爲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舜之爲宰相者無與舜爲此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人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近可言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對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對邪問平之所以爲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任者如此而漢之名賢稱爲相職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之於內

鄭公上封振綱維則裴冑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邪考於其傳不過日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敘不隔卑賤而已爭之稱良宰相者必先

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其一二大抵內識器而有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與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之前閣下為宰相當是時方人主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進雜遝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繇閣下以出於是與之佐人主立州縣學為累日之[illegible]

者行考察以損益之數為吏陞黜之法重名教以矯衰敝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眾職之墮弛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眾矣閣下復毅然終全有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與知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克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愧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為宰相者哉若鞏者誠鄙且賤然常

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而出與[illegible]代漢唐相佐則未嘗不歎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論更張廢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逐消藏則未嘗不惜其道之難行也以歎其盛愛其明惜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將慕而欲見之況同其時遊其門牆之下也歟今也遊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衮歸[illegible]時一名蹈利者所趨走之[illegible]故敢道

其所以然而具書雜文一編以爲進見之資蒙賜之
覽焉則其願得以慕賢閤下之心非榮於見否也
而後汲汲如是者蓋其所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
不宣

與杜相公書

此予因所不可及處在不失已上

鞏啓竊多病而貧且賤學與衆違而言行少合於世
公卿大臣之門無可藉以進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
聞閤下致位天子而歸始獨得望爲履於門下閤下
以待相之事凡先之多而報自卿相加於草茅之
中拯救之際辭其門下以來九歲於此初不敢爲書
以進比至近歲不過得以一書之問薦於左右以
伺侍御者之作止又輒拜致之辱是以益不敢有意

以干省察以煩既施而自以得不隨之誅顧未嘗一
日而忘所賜也伏以閤下樸厚清明謹直之行樂善
好義遠大之心施於朝廷而博見於天下襲於強力
而不倦於老期當今內自京師外至巖野宿師碩士
傑立相望必將悉精殫思竊之斷昌森明明宣布
爲世尚非淺陋小生所能道說而有益毫髮也鞏年
齒益長血氣益衰病人事不得以休然用心於載
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緒言餘旨以自樂於環堵之內
而不亂於貧賤之中雖不足希盛德之萬一亦庶幾

不負其意非自以謂能也懷區區之心於數千里因
尺書之好而惟所以報大君子之說不知所以裁而
恐欲知其趣故輒及之也春節不審乃用如何伏惟
以時善保尊重不勝瞻勞之至不宣

與孫司封書

憫孔宗旦先儂智高之反而言而猥與不爲
禦賊者同戮而無聞其爲者反覆于餘言句
句字字嗚咽涕洟可與傳記相表裏

運使司封閤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巳奪邕邑地而
有之爲吏者不能禦因不以聞皇祐三年邕有白氣
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爲兵象策智高必
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巳拱怒詬之
曰司封狂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

而大縣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
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
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
不得去吾親毋爲與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
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爲書召都兵欲拒之城
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
可爲汝屬不聽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
使宗旦言不驗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
則必無事使獨有此[illegible]吾闕不可不旌况其[illegible]

當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賜南兵
以來使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
徙薪無恩浮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
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況先事以爲備
全城而保民者旁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狠令與
陳拱同戮使當其言又負其節爲天下者皆蓋而罰
惡爲君子者失成人之美非所以成人之美當如是耶
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殺軍殺將喪元元之
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

曾文　〈卷三〉　八

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
不恤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
又爲世所侵擾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
肯言耶聞宗旦指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爲使者於廣東
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然亦爲已累必
不肯復言宗旦皆告我也爲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
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全之患況天下
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
與不肯言而其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
察之天下視聽發揚矣夫其人以驚動當世耶
宗旦喜學易所爲消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
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
母盡心貧衰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常當與之接
故頗知之則其所言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
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爲世所指目此固一眚今其
所言亦可贖矣爭初闢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
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間細袁州在廣東
亦爲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

曾文　〈卷三〉　九

也況陳拱以下皆蒙其賞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
其有先知之可知也以其皆之言事則其有先言
之故亦可知也僞以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
方使南方以當時書惡爲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
臾之聽尺寸之賞以開天下言路之使其事白固有補
於天下不細僞爲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
不合顯賜過督不宣

予謂是學非所敢自嫺處

曾子謂所謂自見處精精當於也

與撫州知州書

子固有一段自別於衆人處之意而又有所難言故其文迂蹇不甚精爽非其佳者

夫有與一時之人相參錯而居其衣服食飲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及其心有所獨得者放之天地而有餘斂之秋毫之端而不遺望之不見其前躡之不見其後歸乎其高浩乎其深燁乎其光明非四時而信非風雨雷霆霜雪而吹噓潤澤發鳴嚴威列之乎公卿徽官而不爲泰無匹夫之勢而不爲不足天下吾賴萬世吾師而不爲大天下吾違萬世吾非而不爲貶也其然也豈翦翦然而爲洋洋然而爲諒哉豈浩浩者所能動其意哉其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豈惟不服飲食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凡與人相追接相恩愛之道 而已矣若夫食於人之境而出入於其里過其門見其邦之大人亦人之所同也安得而不同哉不然則言與矣宗翕然而已矣婞婞然而已矣豈其所及改爲哉第力慎此以自得也於執事之至而始也自疑於其進退既而釋然故其道其本末而爲進見之并伏惟少賜省察不宣

與王介甫第二書

介甫本剛愎自用之人此書特為忠告甚篤蓋亦人所難及者但其徑剌多而諷諫少恐亦不相入

鞏頓首介甫足下比得書以謂時小有案舉而謗議已紛然矣足下無怪其如此也治人者之得行其志而有為於世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後乃可以為治此不易之道也蓋先之以教化則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於遷善而遠罪雖有不肖不能違也待之以久則人之功罪善惡之實自見雖有幽隱不能掩也故有漸磨陶冶之易而無按致操切之難有愷悌忠篤之純而無偏聽摘抉之苛己之用力也簡而人之從化也博雖有不從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悅而恐不得歸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見之而豈至於謗且怒哉今為吏於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誠有所不得為也以吾之無所[illegible][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有負日於此則姑汲汲乎於其所

其為者其亦庶幾乎其可也顧反不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責善於人不待之於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惡之必見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違倍之情生偏聽摘抉之勢行而譖訴告訐之害集己之用力也愈煩而人之違己也愈甚況今之士非有素厲之行而為吏者又非素擇之材也一旦卒然除去遂欲齊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不為無害也哉則謗怒之來誠有以召之故曰足下無怪其如此也雖然致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顧吾之職而急於奉法則志在於去惡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以謂為治者當如此故事至於已察曾不思夫志於去惡者俟之之道已盡矣則為惡者不得不去也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者己之治亂得失則吾將於此而觀之人之如良之私則吾無所任意於此也故曰思之不審而已矣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為善而比聞有相聽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鞏比懶作書既離南康相見尚遠故因書及此足下為何如

寄歐陽舍人書

此書紆徐百折而感慨嗚咽之氣博大幽深之識溢於言外較之蘇長公所謝張公爲其父墓銘書特勝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譔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

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

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

其感矣報宏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輩之淺薄帶拙而先生進之先死之也屢否案以死而先生貴之國世之覬閥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人乎以道南仰之士其誰不有聲於世者誰不獲[illegible]傳以擬爲人之史而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龍紫其史而此殺芙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失敢不承教而加討焉愧甚不宣

曾氏所自明實如此

然之實探而之及

[illegible]

頌而不[illegible]而不論

[illegible]以閣下賢德之義而所施爲有於天下[illegible]異門爲於閣下之事或可以知若輩之[illegible]草茅謂下於觴於之中一見而已今輩[illegible]自謂不可以致閣下之知況爲學不足以明先哲之[illegible]識古今之變材不足以任中人之事行不足以興諷情於心而流落窮寓無用時居鄉里大之業有奉養殊送百事之役非可責思慮之精語道德之進也是皆無以致閣下之知者而拜別幾年之間相去數千里之遠不意閣下猶記其人而不屑年輩德之間有以待之此益閣下樂得人下之英材異於世俗之常見而知輩者亦不欲[illegible]之低於及[illegible]人古之人以王公之勢而下[illegible]之一[illegible]者各推其[illegible]之文及其窮[illegible]之文之殊然[illegible]之則上之志且戚無積[illegible]之義而得當世有人賢德人名位若于先之以禮是豈不於其[illegible]中有故於天下哉則其成服固宜

如何仰望門下不任區區之至

答王深甫論楊雄書

此書所議甚緐姑錄而質之有識者

蒙疏示鞏謂楊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常
夷亦以謂紂爲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
又謂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爲也又謂雄非有求於莽
特於義命有所未盡鞏思之恐皆不然方紂之亂微
子箕子比干三子者蓋皆諫而不從則相與謀以謂
去之可也任其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於先王不
必同也此見於書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

其難乃人臣不易之大義非同姓獨然者也於是微
子去之比干諫而死箕子諫不從辱於囚奴夫任
其難者箕子之志也其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蓋盡
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謂各以其所守自獻於先
王不必同也當其辱於囚奴而就之乃所謂明夷也
然而不去非懼死也不死非其死也辱於囚奴而就
之非無恥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內難
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之
事見於書易論語其說不同而其終始可考者如此

雄遭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於仕莽而就之固所謂明夷也然雄之言著於書行著於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仕莽而就之非無恥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謂與箕子合吾之所謂與箕子合者如此其謂合其事之初也至於美新之文則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里自好者不為況若雄者乎且較其輕重辱於仕莽為重矣雄不得已而已則於其輕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於囚奴而就之則

於美新安知其不為而為之亦豈有累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顧在我者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能免故於南子非所欲見也於陽虎非所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謂詘身所以伸道者也然則非雄所以自見者歟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孔子之見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然則雄於義命[illegible]有不盡哉

又云介甫前以謂雄之仕合於[illegible]

[illegible]謂無不可有所人然[illegible]遇[illegible]而不可知[illegible]人然而有所於義命有所[illegible]之際不能無美新又謂以美新考之則投閣之事[illegible]之無也夫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則孟子所謂聖之時也而孟子歷敘伯夷以降終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自以為太玄賦稱夷齊之徒而不曰我異於此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以二子之志是以自知而有已者如此則無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學也在我者不及二子則安有可有不可

以學孔子之無可無不可然後為善學孔子此言有以為伊尹皆然不得施於雄也前世之傳者以謂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瘠環孟子皆斷以為非伊尹孔子之事蓋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觀雄之所既子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投閣者妄豈不猶孟子之意邪某自度學有所進則於雄書錄有所得介甫亦以為然則雄之言不幾於測之而愈深窮之而愈遠者乎故於雄之事有所不通必且求其意[illegible]處莽之際考之於經而不繆質之於聖人[illegible]

待議論而後明者也爲告爽甫或以爲蕭穎吏疏不以待荼擬其子之因奴抑已過矣況人新乎以子固而猶爲附和其說甚矣君子之難衡天下出處必至聖人而後折衷也愚竊謂揚雄嘗不逮楚兩龔

答孫都官書

蒙寄多篇[illegible]之[illegible]然之思

觀刑都官閣下伏承[illegible]及示所製六編凡三十首盛矣哉之多[illegible]之[illegible]用[illegible]亦久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地[illegible]山川鬼神四夷中國風俗爲物治亂[illegible]通[illegible]合憂歡怨懟無不畢載而其語訓備而精麤而不遺其歸要不離於道視昔以文名於天下者未嘗易至於是竊以愚且懶且爲專物疾病役以不專而亦未久於學也使之觀若於

道不見其涯涘於深山長谷不見其形勢之所極而敢議其大小高下也而閣下不以所深且專以久者勵策精而精[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於道者教導乃告之日其所得而其是非[illegible]誠惜閣下自處之過而爲[illegible]獎者乃所以息且[illegible]之也凡[illegible]之學益將以學爲身以至於可以爲人也方愚且懶且不專以久之[illegible]惜閣下之仁豈欲息且[illegible]之也其欲使如閣下之[illegible]大其業之[illegible]成而猶不止如是能下於後者如是所以役之也孟子曰吾不[illegible]

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敢不拜賜也捲編尚且借觀而先以此謝皇恐不宣

宋大家曾文定公文鈔卷之三

宋大家曾文定公文鈔卷之四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序

戰國策目錄序

入告與新序相近有根本有法度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

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

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

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王遵岩曰此序與新序序相類而此篇爲英爽駘宕

南齊書目錄序

論史家得失處如掌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序其篇目曰

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其殊功韙德非常之跡將闇而不章

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揜也

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跡也並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意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

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跡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

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採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

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予顧之於斯文豈白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旣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偸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梁書目錄序

以內字論佛之旨頗非是者佛原非以吾儒之外而彼自識其內也彼只見自家本來原無一物故欲了當本性只欲見本性故將一切聲色臭味香法多爲丟去耳而非以徇內故也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旣校

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敘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儒者皆外也故不可絀雖然彼惡覩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

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乎怠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成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至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昏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

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為失也夫得於內者

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為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為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唐荊川曰通篇俱說聖人之內而所以攻佛者不過數句

王遵巖曰原道文字雄健傑特亘古無倫矣然說佛之失處不能如是其得吾道大旨亦不能如是精也

陳書目錄序

文屬典刑不爲風波而自可賞耶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至宋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

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鏤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

[illegible]俱可笑陳書之所成本末以下據大體言之所以不可[illegible]劃然甚有[illegible]

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

當時之士自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蒼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槪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歲雖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太祖皇帝總序

曾子獨見其論宋太祖與漢高兩相折衷處如截鐵

蓋唐之敝自天寶以後紀綱寖壞不能自振以至於失天下五代興起五十餘年之間更八姓十有四君危亡之數矣其甚也契丹遂入中國擅其名號當是時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錯亂不同夷狄者無幾耳太祖爲天下所戴踐尊位以生民爲任故勸農桑薄賦斂緩刑罰除舊政之不便民者詔令勉農

相屬雖其心無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鎮之病民也故設通判之員使欲以繩墨處吏之不良也故鼓使有位卑其所知患吏或受賕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徒一無所貸原其意蓋以謂遭世大衰不如是吏不知禁不能救民於焚溺之中也復伐既下諸國必先巳逋欠務蠲苛賦之絕望冤滯惠農民擇人材申命郡邑以役不從或遇水旱蝗蔬食常稍秋稅發巳其於羣臣有恩禮有勞能待之各盡其分以任責之以財富之有男使向其有女□□□□□□之則

恩如此所材可用雖仇亦不廢不可用雖舊亦不處以勢其有罪多從貸之或賜之使自新及至堅明約束以繁天下者亦使之不得踰也屢將之兩指授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乃置市邊邑使兩利有所乏取當然之□代用加必其罪暴著□□□不以義□□□□降及就俘執道路勞問迎勞□□□□□不使辱之使假狹條及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據保全皆得以壽考終自智既獲越契丹從大中國惴畏不

敢當太祖拔用材武護西北邊寵以非常之恩任屬專遣信明當遣戍守戒之曰我待汝厚汝等進殺汝矣有爲邊者謂日進軍政嚴其必犯進法遂進使役之關中租賦皆得恣用不問出入以其故上附屬者皆方謀者盡情遠臣可談者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然位不過□□□使衆不過三五千人蓋任專則勢使位不極則□□兵少則用約御將亦多術矣總其所長能兼用之故能省費息民振衍集之衆屈思之虜也蓋太祖□□□□有天下之行爲智勇有天下

之材仁心愛人有天下之志包含徧覆有天下之量守之以勤儉恭慎虛心納諫鑒於越蜀以奢侈為戒思天下之重不復遊畋封拜諸子務自約損不盡循故典收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或守難進之節亦不奪也晚喜讀書勸諸將以學日欲使之知治道也兼覆夷夏從容以德江南平覽捷書而泣曰師征不義而顧令吾民死兵彼何負哉秦州已入尚波于之地却而不受錢俶來朝復歸之越契丹願聽盟約逡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勢連數十城之鎮割其

故地以小其力易動難高之兵歛置懷服以消其難主於舉賢良崇孝弟綴禮樂明考課雖宇內初輯然庶政大體彌綸備具遺文故事施於後世皆可為法民於是時從死更生字家相保士農工賈各還其職鳥獸草木亦莫不遂前世舊臣備將相處腹心爪牙之任者一日同心革今北向如素委質天下廣都通邑界地千里德懷一二歲皆負甫自用令之不從召之不至者皆縣十數皆來稱來庭代易奔走如水湊下吳蜀炎楚嶺閩之君分天下為八九自帝與王傳子

不踰更數十歲者編名內屬幷聚闕下四海之內羅齊為一海東之國高麗極南交趾西戎吐蕃回紇北狄契丹皆請吏奉貢天地所養通途之屬莫不內附當是時更立天下與民為始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亂而復正蓋太祖之於受命非如前世之君圖衆以智圖構以力其處心積慮非一朝一夕一日在於取天下也其在天者曆數在人者舉已為民三軍之士不歸周歸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謂天也及其傳天下也舍子屬弟是則太祖之受天下與舜受之堯禹受

之舜其授一也其傳天下與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其授一也受天下及傳天下視天與人而已非其心未嘗有天下者能如是哉世以為太祖不世出之主與漢高祖同蓋太祖為人有大度豁如也知人善任使與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自唐以紛亂之天下漢祖承亡秦之衰二世之末天下始亂何丹之勢倪姝太祖剏建帝業作則垂憲後帝以有漢相初定海內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法脫民椓答然輒定著常刑一本寬大漢祖約法

三章然肉刑三族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
臣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終一意漢祖延問
諸將夷滅其家不及三太祖削大弱強藩拉逆黜漢
祖封國過制反者更起終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
必克漢祖數戰輒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舉世莫
及漢祖非得三傑之助不得無失不及六開寶之初
南海先下越佗分越而帝漢祖不能禁不及七太祖
不用兵革契丹自附漢祖折厄白登身僅免禍不及
入太祖後宮二百問願歸者復去四之一漢祖溺於

衽席女禍及宗不及九太祖明於大計以爲天下漢
祖擇嗣不審幾譬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不能及其
大者如此是自三代以來撥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
三代盛矣然禹之孫太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廢文
武之後甫三四傳昭王不返於楚孫漢以下變故之
容裔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其流風餘澤所被者
遠五聖遵業至今百有二十餘年上下和樂無變容
動色之慮接於耳目治安久長自三代以來所未有
也維太祖創始傳後比迹堯舜綱理天下帳於漢祖

太平之業施於無窮三代所不及其功德其至矣
哉蓋唐天寶十四年天下戶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
年戶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今上元
豐二年戶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涵養滋生
蓋斯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實具所錄故此有自也歲

唐朝用日此等人文字留有其布置處南豐
有滁州上殿劄子甚與此亦可并可與歐公
仁宗御集序參之

新序目錄序

見極正大文有典刑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
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
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
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
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
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
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
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
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
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
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
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
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
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
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
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

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
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
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
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
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
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
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
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
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
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
能無失然遠至舟舜而下以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
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
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
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下道君曰南豐文字於原本紆訓處多用
仲舒句有也

列女傳目錄序

子固諸序並各自為一段大議論非諸家所及而此篇尤深入近程朱之旨矣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

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

雎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

然向號博極群書

說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王遵巖曰宋人敘古人集及古人所著書往往有此家數然多以考訂文字為一篇之文而已不能如先生更有一段大議論以成其篇也如後敘[illegible]李白集亦不免用其體蓋小集自不足以發大議論又適當然耳

說苑目錄序

此篇精神未沒處不如新序戰國策諸篇

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為十有八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

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己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以

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爲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言大如此亦學者之本也故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有所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其之常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徐幹中論目錄序

子固於建安七子之中獨取徐幹得之而序文亦簡與閑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

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illegible]以序其

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遂其言行之所至而以與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八大家曾文定公文抄卷之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序

禮閣新儀目錄序

按曾子因所論經術及典禮之大處往往非韓柳歐所及見者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讎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足其治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凶哀樂之具所以習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進

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
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
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
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
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遺之變所習之便不
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
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
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
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

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
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
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率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
者亦至於不勝其眾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耒
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椁豈其智不
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
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椁者不以葛
溝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為人之所既病者
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

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
所好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
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
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人之性防民之欲
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
故瓦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
以為貴本　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
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
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

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
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
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知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
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
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
民者也故其禮未有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
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況於服
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禦之
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

體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爲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王遵岩曰此類文皆一一有法無一字苟觀文者不可忽也

唐荊川曰此文一意翻作兩段説

李白詩集後序

不論著李白詩而獨序白生平蹤跡此其變調也然其結構有以巖山水上濤迭起之上蓋如此李白夜郎之流潯陽之獄可釋然無遺矣

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有若干篇今充有若干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爲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潯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潯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爲

白在宋中丞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
薦白材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
終以汚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
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尋陽過金陵徘徊於
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
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
此此白之詩書所自敘可考者也范傳甚爲白辨誣
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
於白之自敘者蓋亦其略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

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宮城因見逼辟
爲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尋陽坐事下獄宋
若思釋之者皆不合白之自敘蓋史誤也白之詩連
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閎肆雋偉殆騷人
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遠
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爲實錄而新書不著其語故
錄之使覽者得詳焉

范貫之奏議集序

須覽公所序奏議之忠直而能本朝廷所以
容忠直處纔是法家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
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
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
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
無不極意反覆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
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

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嘗
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
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
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
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
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
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
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
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效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

大臣而朝政無大缺失犖公奉法遵職海內又安大
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
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
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
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
之不及者獨見其志亦以測先帝之盛德於無窮
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
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尤嗣時與公有舊者後
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夫州望歷官

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爲公之墓銘云
　道若曰沉着頓挫光采自露且序人奏議
發明有氣切凍而能形容聖朝之氣象治道
之報告人家數手段如蘇公序田錫奏議
亦有此意然其文詞過於俊爽而氣輕味促

強幾聖文集序

范希文與歐陽永叔爲深相知生希文歿乃
希文經略西夏時辟永叔爲掌書記而永叔
不從其書曰吾嘗與公同其退不當同其進
也何等卓然幾聖之文今不可見矣第其所
自見者爲韓魏公幕府則予倒之所不滿而
風措之者已見其概矣此其文之與用處而
　道恐可概錫云云非是
幾聖諱至姓強氏錢塘人幾聖字也爲三司戶部判

官尚書祠部郎中既歿其子浚明集其遺文爲二十
卷嗚呼序幾聖少貧能自謀學爲進士材拔出輩類
尚欲收其材其文詞又傳於時及爲吏未嘗不以其
閒念讀書爲文尤工於詩何由爲人娛皆推其能然
最爲相國韓魏公所知魏公既罷政事鎮京兆及徙
鎮相魏常引幾聖自助魏公於幾聖信分當上大夫
賓客所爲嘯詠以自見其篇什和之者衆是獨恩
歎送公若有所不追而魏公亦嘗不嘆利之託其在
幕府掌公事以謹奏上以歲時慶賀饋謝之作皆記

通四方之好蒐聖爲屬稾草必擧比字屬而當體要然氣質渾渾不見刻畫迹迹多稱誦之及爲他文若誌銘序記策問學士大夫則簡古典則不少衰以就俗其所長兼人如此蘇公數爲之例延以詞守在館閣然未及用魏公既沒之明年幾聖亦以疾卒於聖之遺文在魏公幕府者最多故序而次復見之覽者可掃而考之也其不治官與已著於誌幾聖之葬者故此不著

王遵巖曰此序雖不立意發論而頗有逸氣益少出於經而入於史氏之體故亦有縱步若干氏兄弟之序則紆迴容武蹈蹈乎如有循矣信乎周道如砥非君子莫之能履也

王子直文集序

意見好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故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間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爲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捨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自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謂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illegible]其

自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不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為不足而痛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而致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托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命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從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甫所以深恨於斯人也子直官止行治深父已為之銘而書其數萬言者屬予為叙予觀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為之序其志云

王深父文集序

深父之文不可得而見予救王荆公所為墓銘與其相答書者大略賢者也

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己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覆辨達有所開闢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蓋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甫其志方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考者豈非所謂名世者歟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有皆附而存之者所以明深甫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甫福州侯官縣人今家於潁穿舉進士中其科為亳州衛真縣主簿一歲自去遂不復仕今

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嘗以某郡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命之而深甫既卒矣

王平甫文集序

以詩文相感慨

王平甫既沒其家集其遺文爲百卷屬予序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才高見於世爲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覽強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爲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既喪漢興文學猶爲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矣至於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幾於漢及其衰而遂泯

泯宋受命百有餘年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蓋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斯文濱於殄滅能自拔起以追於古者此三世而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世之不數其人之難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也世皆謂平甫之詩尤爲樂歌詠之知何其文宜爲明應遇朝廷而有所施於世然推其實千歲之日不爲不多其心思於窮苦之間者不爲不衆在富貴之位者未嘗一日而無其人彼皆泯沒而無傳或播其醜於後世乃

乃其所得之資獨見之能自立於不朽雖不得其志然其文之可貴人亦莫得而揜也則平甫之求於內亦奚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樂感激怨懟之情一於詩見之故詩尤多也平甫居家孝友爲人質直簡易遇人豁然而心有不爲毀譽折與人交於恩意尤篤也平甫死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其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將有待於識平甫之葬者故不著於此云

唐荊川曰文一淡說不在間架

齊州雜詩序

雖小言自中律

齊故爲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夸詐見於習俗今其地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羣黨亦往往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疲駑來爲是州除其姦彊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囹圄多空而枹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遊後園或長軒遠榭登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蕖芰荷湖波

渺然從舟上下雖病不飲酒而間爲小詩以娛情寫物亦一時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觀之亦不能隱而通判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爲此作總之凡若干篇豈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絕可喜之辭不大傳于此邪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覽者得詳焉

先大夫集後序

子固闡揚先世所不得志處有大體而文章措注處做韓歐與蘇亦當衡行者

公所為書號僊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

其為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轉運使未久而

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常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欲其成事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為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將休息之以歸大道而當時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

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繼以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其聚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

不盡載者公卒以附除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誌
籍今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米可信與後有君子
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落者
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殺矣公卒乃默識
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王遵巖曰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而
氣不迫觸者亦不多有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參之歐陽公所贈楊寘琴說序不如遠甚而
其學問之旨亦似有得者錄之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修矣其於家有塾于黨有庠于鄉有序于國有學于教有師于視聽言動有其容于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盂有戒有獻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特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齋戒以守之以

盡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何[illegible]
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養其
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日惟不
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本抑之有其如此則
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
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
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
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
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

樂儀式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
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
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皆畧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
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
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
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予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
久矣然患其莫予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
始合同舍之一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
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學焉將收道
子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
寶臣元珍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亦皆學
予同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行遊京師於世云

類要序

其書之所築本微淺而公序之亦難為揚泣故其旨不遠

晏元獻公出東南起童子入秘閣讀書遂皆名命入為翰林學士真宗特寵待之亦道見勞問及所以任屬之者羣臣莫能及皇太子就東宮學公以選入侍太子即皇帝位是為仁宗公遂究兩朝要任政事位宰相其在朝廷五十餘年常以文學謀議為任所為賦頌銘碑制詔冊命書奏議論之文傳天下尤長於詩

天下皆吟誦之當真宗之世天下無事方輯福應推功德修封禪及后土山川老子諸祠以報禮上下左右前後之臣非工儒學妙於語言能討論古今潤色太平之業者不能稱其位公於是時為學者宗天下慕其所為人以公之得於外者之不窮而不知公之得於內者何也及得公所為類要上中下帙總七十四篇皆公所手抄乃知公於六藝太史百家之言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後之求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奇跡之序錄莫不紬繹而於三材萬物變化情偽是非興壞之理顯隱細鉅之委曲莫不究盡公之得於內者在此也公之所以光顯於世者有以哉觀公之所自致者如此則知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為文詞道德之任其能不餒且病乎此公之書所以為可傳也公之子知止能守其家者也以書屬予序予與公任不命時然皆臨用人故為之論次以為公書篇首

宋曾文定公文抄卷之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序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僅百餘言而情思指陳種種入彀中有簡而文淡而不厭者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爲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安貧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自進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温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老學古其爲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爲之言庶夫有知予爲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送丁琰序

篇中所見遂稱其行文皆淵然似不足紆姿之態以人莫爽予謂本色自在予所謂本色不足亦在

守令之於民[illegible]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道而賢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過此數人[illegible]一賢守有吏理者相環而無一賢令有人焉人民當患其然則任奉法之吏嚴刺察之科以網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雖或罷者相繼於外於是下詔書擇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見天子大臣愛民與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下舉者卒不聞惟令或以舊制[illegible]而用而已有名者有姓名得而觀之推考其行能卓其舉者率亦未見焉舉者既然矣則以余之所見鹿門[illegible]其人之號可舉者率亦未見焉蓋以余之愚且賤聞與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則不足爲無有名在問與見之間者而從之問其人之號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少人哉

此篇前半叙
歎古今之弊
良吏最難得
見不易轉到
下得得手妙
發揮之無遺

已上二嘆字

而天固不生材於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則
數更法以繫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
去古也遠治天下者無術哉蓋古人之有庠有序有
師友之法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於鄉屬於天下
爲教之詳至矣其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其教
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爲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之
多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
獨于里閭之長哉其爲道豈不約且明其爲致天
下之材豈不多哉其豈有勞於求而不得人容於法

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
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教於鄉於天下則
無路焉人愚也欺愚亦可教而賢者孰誰教之哉故
今之賢也少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
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爲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無
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爲治者其原在此之
出也已噫奚重而不爽也始餘人丁在[illegible]賊捕
賊之政平予知其令令曰丁君之佐我文[illegible]邑人
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既患今之士不[illegible]之人
爲撫良吏一傳則反覆愛之如丁君之信於其邑于
於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深今爲令於淮陰上
之人如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今也得人矣使丁君一
推是心以往信於此有不信於彼哉求余文者多矣
抑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余文而余樂道
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丁君且勉之且勉天下
之凡爲吏者也

唐荊川曰南豐之文大抵入事以後與前半
議論照應不甚謹嚴

非穿於釋事 高將有此氣

送周屯田序

議論似爲典刑而文章猶淺遠驟不足崩淸

黎所送楊少尹敘作序人壞矣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人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天子弟衛繇縣以應其物齒其辭說不於庠序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去其庸退就散宅賓客去矣有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尊己屬己之文不與約居而獨遊散棄乎山墟林莽或蹈其窮間之間如此其於衣者薄也亦獨能使其不欿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從聞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未嘗不足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攬其榮豈不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勞勉本老者皆用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

順臣勞也今之罷去事者猶有可爲少且上之光於其家者猶得其自取也然則何爲以其忌邪余爲之言古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從周君與先人俱天聖□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爲之評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噫余之有司無其則周君有病今之失矣

尚書都官郎中序

送趙宏序

余嘗按南越南越州郡吏特得威名者撫而制之無難者無已則賜其酋足矣今之議兵大征者皆非也

荊民與蠻合爲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連鎮守臣不勝任爲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殷而大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余接間過余道潭之事余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强弱如何余不能知能知書耳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然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免者相踵焉顧其義信何如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爲無事龔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足亂耳況致平耶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然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耳明也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爲用易之必易之爲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耶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得潭吏與旁近郡勠力勝賊者暴骸者致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爲是而已耶抑猶不免乎爲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耶潭守近侍臣使撫視潭者郡吏御史博士相望爲我論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向已試而施諸治與特人之自用孰爲得失耶思古術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人中城通之間南方之憂當劇矣夫人皆階於人哉爲近臣郡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

言之所行者在今不甚爲民不得不勞也此與群

送江任序

古來未有此調出乎因所自爲機軸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裔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荊越蜀海外爲甲之人用於中州以予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驛往往則風霜冰雪瘴毒之苦之所侵加蛟龍蝮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籯糧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曳伸而後動戒朝奔夜騖更寒暑而後至乎則宮廬器械衣服飲

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風謠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久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轉徙在來境上不必勤舟車與馬不必力而已得其邑郡中其堂與道途所大川序之德衛冒之危往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乎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交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

人不出乎其里閭戶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身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慮致勤職事以宜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

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急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累於思慮之適宿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也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顧而憂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唐荊川曰此文作兩段一段言用于其鄉之難爲治一段言用于其土之易爲治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文之典州雍容雅頌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爲婺州主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于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爲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爲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爲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

使於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敘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寖久以爲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諭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上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棄遺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一時稱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爲編校書籍遷校理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去殷勤反覆而不能已余故爲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士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下筆若日治朝盛世文儒遺蹤出入門意之氣象藹然篇中觀者不但可以想見其人而又可以知其時也

贈黎安二生序

子固作文之言與其所自任處並已槩見可謂文之中尺度者也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

余言以為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為何如也

唐荊川曰議論詳審

送蔡元振序

才談少宕特其所見亦有可取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惟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皆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為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為州之政當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為立異為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惜其同守之同則合已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為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已亦負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為立異邪其孰為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脈其政之缺不爲守於政從於議而已旋然負以為已事反是者則激然亦笑以為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為從事乃爾為公卿大夫士於朝不爾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得收也汀誠為州治也蔡君可

相而爭也誠未治也人皆觀君也然後也無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于朝一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懋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序而送之

唐荊川曰此文入題以後照應獨爲謹密異于南豐諸文

縣丞

前事篇按問文盜皆大末如此後半篇則又
歸重於不忍刑之之意此子固之文所以動
合典刑也而子固之斷獄詳悉處亦可共見
矣

盜三十人凡十五發發繇孫俛而下盜吳慶船者殺人皆應斬盜朱綰船者賊雖皆應絞凡應死者十有八人繇湯慶而下或賊殺或竊盜或實自言凡應徒者十有二人此有司之法也今圖之所見者其名氏稅

等械器與其發之日月所盜之家所取之財至於人各別其凡若干發皆旁行以見之人各別其凡若干發者又別之以朱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賊分爲二與吳慶吳道之屬有親疏者有異同至於孫俛湯慶之族屬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得不死者皆別見於圖之上下而獄之輕重詳矣其創作兵仗合衆以轉劫數百里之間于於賊殺良民此情狀之危可嫉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甚矣田疇既以湯溺矣屋廬既以漂流矣城郭之內羅官粟以賑民而猶有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間自中家以上日昃持錢無告糴之所況於躡所素困之人乎方且結草茅以自託於壞堤毀垾之上日有饑死之迫無樂生之情其屢發而爲盜亦情狀之可哀者也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凡民罔不憝孟子以謂不待教而誅者也是則殺人之盜不待教而誅皆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此謂養之既足導之既明則爲盜者知恥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教而誅此亦百王之

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待教而誅者天下之所不得容也待教而誅者俟之之道既盡矣然後可以責之備也苟爲養之既有不足導之既有不明俟之之道既有不盡矣故困乏食不足而有起爲盜賊者天子當除下寬大之令而降其罪而此非有司之法也今殺人與賊中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康誥之志也今當圖是獄故具列其本之情狀以覽觀者以明余之於是盡心矣

序越州鑑湖圖

通篇點次鑑湖如天官家之次三垣五星二十八緯以及飛流疾伏無不擘畫如掌而又恐後之勢家或請爲田而廢也於是又詳爲指辨參駁曾公之文因頗而其繹世之略亦概見矣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堤石楗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堤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堤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堤北並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水之循南堤而東者由之

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堤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曆之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於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于桐塢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蓋曰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石水則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

為石水深門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為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為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為丘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溝路及他便利處使可瀦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謂

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為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三千七

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為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於千又至於千為刑有杖百至於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為田太守孟顗不

聽又求休崲湖為田顗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為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為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稟之須外有貢輸問饋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為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為田者其言

其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眾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為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為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眾人之所覩也使湖盡廢則湖下之為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眾人所未覩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浚者曰益堤壅水而已此好辯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浚湖使下

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為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堤未為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敗湖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浚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浚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為日幾何欲知增堤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浚湖之泥棄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眾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未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

其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討議者有考焉

熙寧二年冬卧龍齋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出意似淺然亦本人情而爲之者歟之以爲

服遊南粵者之勸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爲不足事其逆自爲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解雖其愛日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蜀始俱爲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

其俗不可更歟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繇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邪其物産之美果有荔子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絕於天下人少鬬訟喜嬉樂吏者唯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之人爲一鄉一

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薫蒸漸漬令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屈之心又不小其官爲越人滌其陋俗而毆於治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者不能也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能行吾說者今材叔而已材叔久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爲縣入秘書省爲著作佐郎今材叔爲柳州公翊爲象州皆同時材叔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

施之遠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人之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宋大家曾文定公文抄卷之六

宋大家曾文定公文抄卷之七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記

筠州學記

不如宜黃記所見之深而其行文亦嫺作者之旨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

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楊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之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强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没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

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
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
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
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
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
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
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
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
何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

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
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
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
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
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
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
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
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
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

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
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
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
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
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
庖湢庫廄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成於八月之
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
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
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

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
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
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宜黃縣學記

子固記學所論學之制與其所以成就人材處非深於經術者不能辨此二節則不及處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

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

之小事至於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人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

素講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群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

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

鄉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刀尺不勝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壞城郭屋室瀛州為甚是日再震民訛言大水且至驚欲出走諫議大夫李公肅之為高陽關路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事使人分出慰曉訛言乃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倉儲庫積無所覆冒公開示便宜使有攸處遂行倉庫經營蓋障除其粟以石數之至一百二十萬兵器他物稱是無壞者初變作公命援兵整儲備既息人無

爭訟閭巷安輯北邊自通使皆用城壁樓櫓禦守之具蔽匿不當皆以為故公因災變之後以興壞起廢為己任知民之不可用也請於朝力取於旁路之羨卒費取於官之餘材又以錢千萬市木於真定體以集築新城方十有五里高廣堅壯率加於舊其上為敵樓戰屋凡四千六百間先時州之正門樓久廢及是始復而大之其餘凡圮壞之屋莫不繕理復其故常而覽之聽斷有所燕休有次舍有高廩貯有深藏寶貨屬士吏各有寧宇又以其餘力

北而道若干里人去河游所于爽今自七月庚子始事至十月己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工其竹葦木瓦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皆是變之初財所民未北邦之人以謂役鉅用艱不宗猶慾成學室屋未可以役也至於始作踰時功以告具盡公經理勸督內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易壞為成如是之敏事聞有詔嘉獎昔鄭大災子產救災補敗得官當理史實書之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治其城市宮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

敗與鄭之火災衛之狄難無異公綏撫構築不失其方亦[illegible]故肅之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而[illegible]父兄適與命會有公幕府鄭以書來屬予記之[illegible]故為之記尚俾來者知公之勤於是時也

亦有幅尺

繁昌縣興造記

太宗二年取宣之三縣為太平州而繁昌在籍中繁昌者故南陵地唐昭宗時以為縣縣百四十餘年無城垣而吏人之常舍僦民以治歲賦更之用材與力一取於民出入無門闔至無舍以令治所雖有屋而庳漏彼敗令藏於下案牘簿書棲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而獄訟賦役失其平歷七代為令者不知幾人恬不知改革日入於壞故與指繁昌

曾云

為陋縣而仕者不肯來行旅者不肯遊政事愈以敗市區愈以索寞為鄉老吏民者羞且憾之事之窮必變故今有詔令出因民之所欲為悉破去竹障而垣其故基為門以通道往來而屋其上以謹啟閉門之東北隅亦鑿江以納四方之賓客既又自大其治所為重門為師門之上為樓鼓物皆置其中鄉之兩旁為吏之舍聽事之廳便坐之齋寢廚廄湢各以序為廳之東西廂凡案牘簿書寄而藏之於是乎在自門至於齋廚總為屋凡若干楹自計材至於用工總為日

凡二十二又九十六日而落成焉夏希道太初此令之姓名字也慶曆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此成之年月日也始繁昌為縣止三千戶九十年間四字之使澤灌溉生養今幾至萬家田利之入給他壤有餘魚蝦竹葦柿栗之貨足以自資而無待於民其江山又天下之勝處可樂也今役得能令為樹立如此使得無嚴費而有吏寓于不惟得以休而耳目尚得以為之觀令居不惟得以安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盡知尊且畏之獄訟賦役之書悉完則是非倚而可定也予

曾云

知縣之夫陋名而仕者爭欲來行旅者爭欲遊昔之幾名曰已誠主而素寞者日以富蕃稱其縣之名其必自此始夏令用為者為是縣至二十七日而計材具至於落成不惟興利除弊可法也而其變因循就功之始終何其果且速歟昔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為政於戲如夏令者庶幾所謂知政者歟於是遂予為文紀始之往令為難事而得能令而與事之難辨而中央亦有後人不磨壞之又難也今繁昌之民得之難得而令又幸無不使巳若得令與其令難

皆可喜無憾也惟其欲後人不廢壞之不可必也故屬予記其不朽以著其成其亦有以警也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覽此文則知為縣者所甚難

為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在縣為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摩法而徐之則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為輒可不可於州執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為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錙銖與之咈則人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

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如恐不妥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強力不偈者亦鮮矣州負其強以取威縣憂其弱以求免其習已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為縣至嘉祐二年凡若干年為令者凡

三十有九人而秘書省著作佐郎黃巽公權來為其令抑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齊其志者也公權亦嘗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為令者名氏將代石以書而列置于壁間故予為之載其行治而因著其為縣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齊州二堂記

辨証的確得太守體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為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為徙官之廢屋為二堂於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乃居媯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乃因媯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為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

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　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於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

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　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

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本末終悉得記事法饒是有用文字不如鑑湖圖序史妙

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予曰願有紀蓋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原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為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之鄉十有四其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產有鳧雁魚鱉茭蒲葭菼葵蓴蓮芡之饒

其舊名曰鶯脰湖而今名大曆八年令儲僊舟之所更也貞元九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大中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為田任事者左右之為出御史李後素按視後素不為抗民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以見其事其說以謂當是時湖成且百年矣則湖之興其在梁齊之際歟宋興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胥吏盜湖為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丘崇元躬按治之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在其後遂著之於令[illegible][illegible]成

其後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頃為之既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起堤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上有地曰林村砂本曰高橋隳壞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自太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夷庚又命禁絕而湖始復天聖景祐之間又[illegible][illegible]請湖為田州從事張大有案行其之而[illegible]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道詔書照以刻之石自此[illegible][illegible]湖為[illegible]者始息而[illegible]定[illegible]年縣主簿曾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為鄞則湖又不治而

[illegible]鄞之農以旱告張侯為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而從其方張侯計工賦材擇民之為人信服有知計者使督役而自[illegible]之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勸於是築湖之堤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而高倍於舊三之二鄞人[illegible]石[illegible]水[illegible]其閘而偏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闔縱之[illegible]之[illegible]於是又為之[illegible]凡總為堨九為堰二十隄之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總為三萬一百又為[illegible][illegible]

字於[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與[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之[illegible]

山名之上為廟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於此湖者以熙寧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於工之餘隄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涸魚雁茭葦果蔬水產之良皆復其舊而其餘及於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年予通判越州事越之首湖久廢不治蓋出於吏之因循而至於不知所以為力乎方患之觀廣德之興（觀一本曰睹非是）以數百年危於廢者數矣餘屢有人故益以治蓋大曆之間溉田四百頃

大中八百頃而今二千頃矣則人之作止攻之廢興為民之幸不幸其豈細也哉故為之書尚俾來有知興廢而人之功以永為此邦之利而又將與越之人圖其廢也張侯名峋字子堅以材聞大山為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於時云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千年鄢水本末如掌而通篇備悉一一有法

荊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門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出焉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為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為縣漢

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為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為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為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州飲者無所取今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砌使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二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為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宜也蓋鄢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

□矣而後世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有智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河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成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堨者蠭起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屬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予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爲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丁道岩曰二堂及此記皆絕佳

曾文 八家卷十一 二三

宋大家曾文定公文抄卷之七

宋大家曾文定公文抄卷之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記

徐孺子祠堂記

措漢之以亡爲存歸功於孺子非論有本末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勵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己者雖其操術殊其志於人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

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遑寧處此其意亦其自足於處世而不肯爲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之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

以觀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爾

此刑用門此篇三段第一段敘賞○舊賢及

孫子事第二段此論二事第三段敘作亭

閬州張侯廟記

覽前大半篇曾公似薄張侯有不必祀之意

其所援經典以析折衷處都有本領而予之

意竊以張侯方其與關壽亭侯翊烈百戰以

自帝業於蜀祭法所謂以勞定國則祀之者

也恐須援此言為正姑錄而存之以見予關

自是一家言與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感智足以周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

推策灼龜寄於夢寐其為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庸道路馬蠶猫虎之靈其為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虫鼠豕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廢也余勝之世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大精神之在其理之無端其測之甚難日勢日仁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有于自然世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因不得而為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

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爲於天下者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繇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卜筮救日小人以爲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在乎己者而聽於人不盡在乎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爲理者信然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

閬州於蜀爲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益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千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連熟閬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侯以智勇爲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歿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爲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爲之書而以予之所聞于古者告之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魯公之臨大節而不可奪處凡四五而皆公之史亦足以盡一而點綴之令人讀之而泫然涕洟不能自已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眞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人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旣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搆

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旣相惡公所爲又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慚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旣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所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有以激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殁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

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旣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

州人某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唐荊川曰此文一段敘一段議第一段敘第一段議論第三段敘立祠之事敘事議論處皆以提賊

作好分作兩項而混成一片絕無痕跡此是可法處

又曰歐陽公於仁宗帝之忠則略之而獨書其真出於曾子固於公之得賊則略之而獨書其好而不書其人又之後獨論是

尹公亭記

藴思錯辭動中經緯

君子之於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己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爲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爲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慶歷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

尹公洙以不爲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辯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爲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通古今爲事而不知其官之爲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間結茅爲亭以茇爲蔽餘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封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爲是州始

乃其故基增廓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殺之既成而宽深亢爽環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餘作亭峙之於北於是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游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者見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侈而大之者豈獨慰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跡者莫不低回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賢於世豈有已乎故予爲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墨池記

看他小小題面結構却遠而正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飲歸亭記

淳雄中肖見其刑

金溪尉汪君名遘爲尉之三月斥其門以爲射亭既成教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記於予論數反不止乎之何足取汪君徙深望予也既不得辭乃記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樂以養德記之所謂燕射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力而尚技以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士貫革之射是也古者海內洽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

於有司及三代衰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揖讓之射滋亦熄至其後天下嘗集國家嘗閒暇矣先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來未自任其責者紬繹其空見於六藝之文而與有從事者由此之觀所者勝也爭奪興而戰奮攻取之黨奮則強弓疾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其不以勢哉今尉之技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眾寡小然其旗旄鉦鼓兵之器使習之利其人行止坐作進退之節皆宜有法則其所殺小小揭射也其

之寇則得以自休守境而填衛有如其不幸殺越剽攻竊發閭巷而逐於大山長谷之間將犯晨夜蒙霧露跆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入乎里而與之有事則士其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所以教士汪君又謂古名鄉置必依乎於廟以紀事實今尉於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亭汪君之志可謂協文武謂汪君儒生尉文吏以禮義禁盜宜可止顧乃習鬬而貴勝其是歟夫古固不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常庶之上服冕搢

笏之士民自好安息者固亦有彼而不在此也然而天下之事有大者而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也故汪君之汲汲於斯不忽乎任小而其所謂有志者歟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幅尺自好

熙寧九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為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覆至五六辭不獲乃為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宣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閎隘庳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尚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崛興復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美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歸老橋記

文有古者治人致仕之義係之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予而叙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於梁山者曰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於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於兩崖之間而東注于湖者曰采陵之澗吾為橋於其上而為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

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於高而追飛逐之下釣於深而逆游鯈之潛此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氣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于此也今又獲位于朝而榮於寵祿以為觀也于此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於宦者或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為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為我記之使吾後人之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仕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擯而去之也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為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將從容宰殺之業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為之記

[illegible]

越州趙公救菑記

趙公之救菑曾[illegible]備焉世稱南豐公之記其事亦綜理綦備而無一不入於機杼及其經緯錯綜者剏讀此文則於地方之流亡如掌[illegible]文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眾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

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恃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巨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

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以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八大家曾文定公文抄卷之九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記傳

清心亭記

此記與醒心亭記所謂說理之文予因於諸家尤竊所長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為徐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殤女之悲不果為明年春又來請屬予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為而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為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安之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有法誡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者由乎中[illegible]

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爲是亭曰不敢以爲遊觀之美蓋所以寄其爲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其所存者亦可謂能知其要矣乃爲之記而道予之所聞者焉十一月五日南豐曾鞏記

唐荊川曰程朱以前此等議論亦少

醒心亭記

本盡子固之長然亦有與別處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之凡公與州賓客者遊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烟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覩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灑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所以然

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學者皆爲才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歿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

喜且幸歟而罕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

又不喜且幸歟

擬峴臺記

此記大畧本柳宗元[illegible]家潭歐陽公醉翁亭

等記來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陵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

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

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

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

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

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

而[illegible]蔽[illegible]委於榛藜蔥草之間未有即而

發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

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

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

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

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

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

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illegible]

[illegible]隱見而[illegible]

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題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其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抱鼓之驚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

爲前文記亭須自此一段寫及作者之旨

王遵岩曰紫紆急管促節會音喧動嘈雜若不知其宮商之所存而度數亦自儼如使聽者擬詠加以惟悅此文之謂矣

道山亭記

曾子列本色

閩故隸周者也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阸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緣絚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

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眾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狹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大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

晝夜屬于門庭麓多桀木而所多良能人以序室僮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僊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僊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瑰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者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為是州得閩山嶔崟之際為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為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

會文 一入宋文 木

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𡏖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為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闚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陸絕涉浮汴淮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巔崖莽林貙

會文 一入宋文 之

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游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細碎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遘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粗也得其閒時挾書以學於夫為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

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辨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爲並以是予之所好然此予之自視而喜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役拔多事故舍其予之方休以爲乃休於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執其弗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爲之矣予之甲甚窮廬充不蔬飯爲覺之美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事生所好慕爲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傑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爲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爲學舍記

王遵岩曰此亦是先生獨出一體在韓歐未有然大意亦自南翁學箕州東園二篇體中變出又自不同也

南軒記

予因所自爲學具見篇中矣

得鄰之茀地蟠之樹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囂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顛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閑隱嘆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況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間邪然吾親之養無以修吾之昆弟飯菽藿羹之無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歎然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爲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記遠山鑱冢刻浮屠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曆法星官樂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皆伏羲以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彈歲月惫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辯萬事之說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

亦無不乘此處與吾俱可當三益者之友非邪吾竊學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引數好終之際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其過也改起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内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仮仮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

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

王遵岩曰學舍南軒二記與筠州宜黃兩學記皆謂之人文字矣

鵝湖院佛殿記

公爲記佛殿而却本佛殿之所以獨得劫已與國之財以自侈亦是不肯放倒自家而且處

慶曆某年某月日信州鉛山縣鵝湖院佛殿成僧紹元來請記遂爲之記曰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與士大夫勞於謀議材武之士勞於力農工商之民勞於賦斂而天子嘗減乘輿掖庭諸費大臣亦往往辭賜錢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義而死農工

商之民或失其業惟學佛之人不勞於謀議不用其力不出賦斂食與寢自如也資其宮之侈非國則民力焉而天下皆以爲當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費十萬不已必百萬也百萬不已必千萬也或累累而千萬之不可知也其費如是廣欲勿記其日時其可邪而晰于文有又紹元也故　正耳

僊都觀三門記

曾公凡爲佛老氏輩題文必爲自家門第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爲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宫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僊都觀世傳麻姑於此僊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絶嶺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寛衍沃可宫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災予嘗視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衆使世之衍衍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宫從而侈宜也慶曆六年觀主道士凌齊曄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庳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曄里人也不能辭噫爲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亦齊曄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爲厲巳也夫

分寧縣雲峰院記

於雲峰院無涉而意甚奇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殖五穀無廢壤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稍相下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碁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緒小抵觸輒相告訐結黨詐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為章印摹文書以紿吏立縣庭下變偽一日千出雖笞扑徒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如此其於義何如也故其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之雲峰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傳之門閎靚深殿寢

曾文　一八參九　十六

齋庖庫庾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鐃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為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汩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視邑人者必道常乎此予未敢必也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藋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畀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子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曾文　一八參九　廿

菜園院佛殿記

此篇無它結搆只是不務佛殿所因密便是高處

慶曆八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爲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爲記初菜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栖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即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齊庖之房使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爲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期月而用以足役以既自可栖之來至於此蓋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吾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爲無一不如其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栖之披攘經營捍其[illegible]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illegible]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殖之如此乎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爲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爲教化之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爲俗嗚呼賢者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媿吾道之不行也已

洪渥傳

有深思有法度

洪渥撫州臨川人為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連輒出久之乃得官官不自馳騁又久不進至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貧富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為人渥死過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而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役其子而之官則必安焉渥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于居若不可以事及至追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眞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摭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為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所行[illegible]

宋大家曾文定公文抄卷之十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議雜著

唐論

文務敘弱而其議則正當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為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尚本任眾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篤於本作

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

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

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世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若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illegible]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illegible]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illegible]而未可以必其志於其時也是亦其民之[illegible]有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illegible]

講官議

嚴墨而峻必因當時有此事也故有此[illegible]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荀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乃不自知其強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

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為淺故不為也況於師者何為也哉正己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況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illegible]代人有為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為名則其任故可知矣適自以謂吾師道也坐而講以為尊於上其為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所專則以是為尊師之道也且[illegible]於朝廷及群臣[illegible]者若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為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之道也[illegible]從然以坐自講者也則世之為此者非妄與故為此議以解其惑

[illegible]此文根據經術以為搯擊之[illegible]搯而[illegible]復有委曲是絕好文字

公族議

亦合經典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皆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皆有采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次入而世宗之此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國為卿大夫其適子兄弟宗之百世而不遷此之謂小宗蓋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世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世世

食采地皆傳於無窮夫豈有服盡而絕其祿位棄其親屬使之自謀者乎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居五十三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其可見者則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邘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則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於無窮人皆以服屬上下守在於宗廟之數天子七諸侯五而名其後世之周所知祖宗遠

或至於數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屬絕也其待而上之報本於祖宗者不可為數而下之及骨肉之恩至於無窮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功者受天下之報其理勢亦固然也況此豈可拘於常見議於錙銖之內乎故服屬有盡者以節人之常情而為大宗小宗之數亦可以合當時之功德而為庶親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唐虞之後下車而封夏商之後其在異代尚皆顯之其忘如此況受命於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

天下之人而儉於骨肉之恩以不滿足海內之望乎夫子言仁人之於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於同姓之間故有土分之有民分之有寶玉分之有實器分之感天下之公因親以無專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徙夫略者也故當衰世者尚判時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而傳家仰合乃欲損廢何臣之族其其隱在皂隸叔向亦以為晉國之憂況於帝者之功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孫夫於閭巷

之人氏乎後世公族無封土之制而有婚於[illegible]有籍於府是亦親而貴之矣[illegible]宗之之意也其名書於宗籍者繁衍盛大宜[illegible][illegible]有司難數其多於天下之閒七十有一[illegible][illegible]獨居者百十二人其亦求中以節之而已矣[illegible]令[illegible]免以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彼之自謀是亦不考於古矣何其野於禮也以世莫能辨故作公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爲人後議

引據最嚴密爲以[illegible]之後設有此議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爲之後爲之後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illegible]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爲之後者爲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爲之降已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已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illegible]於之道[illegible]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皆[illegible][illegible]別[illegible]之大宗而嚴之如此[illegible]如禮所謂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爲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illegible]世之所宗[illegible]而[illegible]不明其本尊至重哉故[illegible]伊人主有以支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本親加以號位者廟來祀者皆見[illegible]於[illegible]今[illegible]所知者近

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己親之服而退於己親號位不敢以□□有加也所肥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為人後之恩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為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為人後者為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為所後者而非其為己也為其父母期為其昆弟大功為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為己而非為所後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為己名為所後者是與名

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曰古為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子所宗者皆可為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有以緦麻袒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為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為服從所後者為服則於其父母有為大功為小功為緦麻為袒免為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為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近以屬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

不得而易矣[illegible]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為母同其異者不杖不□惟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是則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遽可以絕乎又擇其輕者以□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其係屬絕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而其名是亦咸父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為所後之父之心以尊祖也尊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

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為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為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己宗而傳重者後人宗其意可謂何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為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廢其名不以為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悖乎人心矣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為人之後者為降其父母之服禮則

有之矣為之絕其父母之名則未之有也□□
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為二也欲之為一所以使為
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也有謂之所後有謂之
所生制其服則有為己而生者所後者有為所後而
非為己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為一而強使之為一也
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豈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為二
而欲強使之為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強使之
為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
易則惡在乎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

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而能使其屬之疏者相與為
至親之厚者相與為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為
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為之服斬衰三年為
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已親也而降服
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
之疏者相與為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為輕
而為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為人後之道盡者在以
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為二而欲易其名於外
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

報此見於經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
漢蔡義以謂宣帝親諡宜曰悼魏相以為宜稱尊號
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為非至於
稱皇考則未嘗有以為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
為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
後嗣有由諸侯入繼□□者皆不得□□□□□妣
為后者亦但禁其猶考其正之號而未嘗□其考妣
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
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

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
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敍恩所
以為降則知為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
古人之常理故□□以為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
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
為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之父母謂
之本親□其人□如此明文如此□□□□□□者及史
官之說亦謂之父母謂之□□□□□□□□之本
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杖又皆則

不特[illegible]本之有稱爲已來[illegible]本之有也今欲使從所
後者爲[illegible]所事者其父[illegible]非常典義也不從
經文典前世數千載[illegible]者典義也而無所
考據以持其說斷[illegible]大[illegible]國之所以爲
貴者以有父子之道[illegible]數千載之議
論以治之故也今[illegible]據之說
以生議議或謂爲人後者於其私[illegible]父[illegible]爲兩
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
奉祀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illegible]其非而非

曾文　卷一

謂不變其[illegible]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
古之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爲說有三禮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
則以皇考爲曾祖之廟號也[illegible]漢宣帝父宜稱
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
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立於[illegible]亦於南頓君
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也
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illegible]
文稱[illegible]皇考[illegible]請[illegible]是又[illegible]以皇

[illegible]爲父殁之通稱也以爲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
以爲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爲父殁之通稱者
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
號爲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是干正統此
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禮[illegible]以皇考爲父殁之
通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
可者也然則以爲父殁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
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
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爲士子爲

曾文　卷十

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
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爲人
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
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
失如此而後世又[illegible]如[illegible]故事[illegible]亦可
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殁之稱然施於所後者有
別故典禮之文有[illegible]外之[illegible]若不加位號
則無典加之文不[illegible]奉祀則無[illegible]之辭則所正
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謹而已此前世

考嘗以爲可疑者以[illegible]其[illegible]也今世議者[illegible]人主給
職日累時不知所決者[illegible]下考於理而率其私見
也故采於經列其言意[illegible]以爲備焉

[illegible]文　八卷十　　六

[illegible]

子[illegible]分明
河北地震水災[illegible]之食上上
發摑下緩刑之令遣[illegible]之[illegible]自然有姓患
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illegible]於[illegible]之食非粟不可以
他二者不易之理也[illegible]勞於上
使者勞爭於下無以救其患[illegible]其水也有可建言請
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
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illegible]特常

[illegible]文　八卷一　　一七

行之法非常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
此[illegible]水災所[illegible]者[illegible]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
之[illegible]又皆[illegible]應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illegible]之今有[illegible]暴
露之人[illegible]使之得[illegible]日有[illegible]之[illegible]於上
則[illegible]不復得[illegible]其[illegible]不
復[illegible]器用關民不復得[illegible]
移就事一切棄自[illegible]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
目前之計是[illegible]之[illegible]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
爲[illegible]之[illegible]爲[illegible]人[illegible]者六人[illegible]

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米一石二斗率
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
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
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
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
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
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
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
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

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
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
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
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
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
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
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馬牛而
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之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
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

者固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
之地失戰鬭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
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
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鬭之民異時有警邊
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
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
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
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梃於草茅之中以扞
游徼之吏強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

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
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社之將行安得不
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
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
足矣何則令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
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
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
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
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一升之廩

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疫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

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厚費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感動奮激欲

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使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合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不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桴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

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堯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況外

牧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
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
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爲費寡矣
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
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費則不至於今府
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
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
錢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
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
者也顧吾之有可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
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書魏鄭公傳

借魏鄭公以諷世之焚藁者之非而議論甚
圓暢可誦

予觀太宗常屈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
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
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
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由於此也能
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
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
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
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
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
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
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
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
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啟其怠且忌矣太宗
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
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

乎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哉然則焚藳者非歟曰焚藳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藳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藳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藳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庶乎欺世而用詐已矣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令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蘇明允哀詞

敘明允先生平亦儘有生色可觀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爲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亦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

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游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修爲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既而歐陽公爲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爲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爲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尤見於當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爲文集有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者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爲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爲人聰明辨智過人氣和而色溫

而好爲策謀務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軾爲殿中丞直史館轍爲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既請歐陽公爲其銘又請予爲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於冢上也余辭不得已乃爲其文曰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彊閱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扶桑粲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雕肺腸自京師兮洎幽荒矧二子兮與翱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峨峨

兮勢方飈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雖自
著兮暐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八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一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上書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荊公以王佐之學與王佐之才自任故其一生精神已盡於此書中所以結知上上亦全在此書中然其學本縱衡故所言非漢唐以來常例乃能見而其偏拗自用人較與商鞅所欲變法處相近故其功業亦遂大壞而反不如近世浮沉者之得學者須具千古隻眼看之

此書幾萬餘言而其條牽纓聯如提百萬之兵而偏伍部曲無一不貫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夜勤勞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

有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衆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

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

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

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

而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一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

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

□以小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

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

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

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

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
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
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
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
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
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
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
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
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

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
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
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
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
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二以法束
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眾
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
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
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

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
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
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
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
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
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
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
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
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

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
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
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
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
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
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
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
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
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

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姦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

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至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眾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

方姦聖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眾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

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
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
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
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
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
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
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
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
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

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
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
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
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
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
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
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
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
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

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
藝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
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
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
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
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
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
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
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

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
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
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
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
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
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
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
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
所以取士之道而驅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

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

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

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

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亦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

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
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
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
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
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
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
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
禮為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
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

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
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
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
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馭而安其教
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
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
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
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
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

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
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
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
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
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
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
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
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
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

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
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
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在事者所
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
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
任其官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
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
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
亂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

位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

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

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

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

[illegible]偷暇殺亂以傷之害[illegible]之[illegible]不爲過矣況[illegible]改易其制其勢[illegible]而[illegible]所爲之難也[illegible]故曰忍之以謀計之以較爲之以[illegible]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illegible]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illegible]患已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illegible]所[illegible]得者[illegible]有矣[illegible]利也而[illegible]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

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陛下誠有[illegible]天下之才則[illegible]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illegible]其[illegible]有[illegible]爲[illegible]其[illegible]相當未嘗熟[illegible]僥倖之人不[illegible]其之則遂[illegible]不[illegible]法度[illegible]則人無[illegible]其[illegible]者故先王之[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其承[illegible]之後僥倖之[illegible]其[illegible]去[illegible]不[illegible]也以其[illegible]法[illegible]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則先王之法[illegible]今[illegible]而不廢矣惟[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僥倖之人不肯[illegible]而邀之[illegible]人[illegible]有[illegible]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illegible]日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illegible]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illegible]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illegible]

大道諸侯所爲[illegible]使其[illegible]所習道所願[illegible][illegible]如也[illegible]困於[illegible]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其[illegible]文[illegible]同意夫在[illegible]之聖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下之聖人[illegible]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illegible]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illegible]法制[illegible]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illegible]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illegible]遂[illegible]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illegible]有意乎成天下之才[illegible]臣又願[illegible]之[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訓之以數[illegible]而又勉之以成[illegible]之以果
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謂[illegible]然
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
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
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
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
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
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
為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

三二一〈卷一〉

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大所謂迂闊而
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
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雜用
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
魏文貞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不能盡當先王之意
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
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
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貞公
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

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云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
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
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
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
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
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
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
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
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

三三〈卷一〉

中天下幸甚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劄子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此篇是荊公骨髓荊公所以直入神宗之骨
全在說仁廟處可謂搏虎屠龍手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為本末臣所親

翻仁宗中一一篇字眼以發動神宗而更有所作

見嘗試為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眾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為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

變轉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升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愨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

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厠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

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愨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自本朝以下[illegible]欲為

[illegible]以

以[illegible]

非出於疏通博大之義也況其所擬有用得之天授而偏見所向遂至於并其同心同志務排詘絕之以為高而勢危寵專而氣銳所以材使之士得投間以入而平生所自喜者反為吾右所間而國家亦多故矣惜哉

上五事劄子

荊公近變法之議存之

陛下即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千百事而為書具為法立而為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議論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羌之衆二十萬獻其地因為熟戶則和戎之策已效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則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害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傳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若三法者可謂師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後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謂大利害者也蓋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籍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家至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畎

不得其人而行則有弊必不可而欲其必不
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
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
也然而天下之人鳧居鴈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
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旦變之使行什伍相維鄰里相
屬察姦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
之則搔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市易之
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
價之輕重以通商而貰之令民以歲入數萬緡息然

甚知天下之貨賄未甚行竊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
成効於年歲之間則吾法隳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
人緩而謀之則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為大害
故免役之法成則農時不奪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
成則寇亂息而威勢强矣市易之法成則貨賄通流
而國用饒矣

論館職劄子

若今之經筵官當亦準此博訪考言以為館

養公卿之選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
材也然聞下詠求以為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
以為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為監司則必不
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
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
特一二大臣以為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

賢尚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況於一二
大臣以為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陛下察舉
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為公卿者召令三館祗
候館職[illegible]當館職亦可令兼祗候有當論議者召至
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是月利害及所當設施
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所分之事則令往
相視問察而又試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
[illegible]非[illegible]不出中書其理可察相然其於相視問察
[illegible]而不為[illegible]使之才也具

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足然
下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
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illegible]所訪
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
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親與之訪問可
也此與用一二大臣爲衆不考試以實而加以[illegible]
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陛下有堯舜之
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倚置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
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

事情所謂數納以言明試以功用人惟已闢四門明
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之人上下壅
隔之時恐有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
壬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爲傾邪者此堯舜之所
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久不得
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附下傳訪於忠信良士知其
人如此則應而罪見一[illegible]之然陛下之任聖以道
接之以人爲之察之[illegible]如其知其如此則宜有所
懲如此[illegible]

[illegible]開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得志乃所以
自蔽耳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爲害而一切疏遠羣臣
亦所以自蔽舉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
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
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
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羣
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
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爲君之職在於論道而不在
於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於有用願陛下以

堯舜文武爲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下至於有司
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以方今所急
爲在如此敢不盡愚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
下之事[illegible]講筵侍對[illegible]臣討論
時事顧如臣者才薄不足以望陛下之清光然陛下
及此[illegible]也實天下幸甚[illegible]得進見所論
皆有[illegible]叢脞之事至於大體粗有所及則迫於日晷
已復於退而方今之[illegible]其今所改更[illegible]
本末先後小大詳略之[illegible]以求人

治道終無由興起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
從容問所懷何能自竭蓋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
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今陛下仁聖之質奮然以求
人主未有今效者也於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
支非其要務然大小皆其分職恐未能終於逸樂無
爲而治也願陛下令兩府省官敷陳陛下欲賜之從
容使兩府並進陛下前而不一一有所懷者咸不
得自竭詔宜使中書密院迭進臣人各得盡其所懷
而陛下聽覽亦不至於煩陛下即以臣言爲可乞明

諭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陛
下推擇召置以爲二館祇候其不足取者旋即罷去
則所置雖多亦無所害也

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

區畫處甚悉

臣等竊觀自古國馬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
汧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汧隴之
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前世得人
之明效也使得人而不久其官久其官而不使得專
其事使得專其事而不臨之以賞罰亦不可以成功
今臣等相度陝西一路買馬監牧利害大綱已具奏
聞伏見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精力強果達於政事

河北便糴陝西推鹽皆有已試之效今來相度陝西
馬事尤爲詳悉臣等前奏已乞就委薛向提舉陝西
買馬及監牧公事今欲乞降指揮許令久任緣今來
馬價多出於解池鹽利三司所支銀紬絹等又許令
於陝西轉運司兌換見錢今薛向既掌解鹽又領陝
西財賦則通融變轉於事爲便又臣等訪聞得薛向
陝西係官空地可以興置監牧處甚多若將來稍成
次第即可以漸興置監得西戎之馬牧之於西方不
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無傷於民二利

並因向之材而就令經始三利也又河北有河防塘
泊之患而土多舄鹵不毛戎馬所屯地利不足諸監
牧多在此路所占草地多是肥饒而馬又不樂未嘗
大段孳息若陝西興置監牧漸成次第即河北諸監
有可存者悉以陝西良馬易其惡種有可廢者悉以
肥饒之地賦民於地不足而馬所不宜之處以肥饒
之地賦民而收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於地有餘而
馬所宜之處以未嘗耕墾之地牧馬而無傷於民此
又利之大者也如允臣等所奏即乞薛向所奏專官

員及論奏舊弊朝廷一切應副成功則無愛賞敗事
則無僻罰如此則臣等保任薛向必能上副朝廷改
法之意如將來敗事臣等各甘同罪取進止

進戒疏

於先論切以聲色二字爲遠佞人之本便是
荊公得力的學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既終
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
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
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
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
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
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

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
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
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
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
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
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
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爲七十而後敢從心所
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

豫用日者爲不少矣[illegible]之所係是爲[illegible]下之政深成宜有於是天之生聖人之材其意而人之値聖人之時其數天假以聖人之材作聖人之所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illegible]自强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illegible]下之[illegible]則豈非可賜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惟陛下恕其妄而幸賜省察

上時政疏

荆公劫主上之知處往往人人上時版剩有

自覺與他人不同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已困窮天下之民固已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

荊公於仁廟
時已有勸主

[illegible]之求法度賢才不明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
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
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
三帝為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
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
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
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為陛下計而不
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為可以徼幸

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
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
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
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
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眾建賢才以至誠
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
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狠疾為
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為苦臣既蒙陛下採擢使備
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

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
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辭集賢校理狀

[illegible]公於清要之選[illegible]固辭至於八九下[illegible]

除此有與館同修起居注之二以見公之難

進之概云

右臣今月二十　日准中書差人賚到敕牒一道除

臣集賢校理留命震悚不知所以伏念臣自昔再蒙

聖恩召試臣以先臣未葬　妹實嫁家貧口衆難住

京師乞且終滿外任比蒙矜允從此所圖兩門更作

葬親構二兄一嫂相繼喪亡奉養婚嫁營送之窮比

王支　八永二　云

終何時爲甚所以今茲纔乞闕下仰乞除一在外差

遣不願就試以臣疏賤謬蒙拔擢令於館閣之選豈

非素願所樂然而不願就試正以舊制入館則當供

職一年[illegible]其實勢不可處[illegible]譽

割廷[illegible]就其[illegible]不加考

試[illegible]除[illegible]則是

門[illegible]如館也

又[illegible]一

年[illegible]職乃男[illegible]

廷嚴處久行公共之法又見新制近臣爲衆官行非

修部指揮不得用例施行令出已來未能十日今臣

有此除授乃因近臣爲衆不加考試又非條詔指揮

臣雖不肖獨何敢冒過分之寵而以身爲壞法之首

乎伏望聖慈察臣本意從臣私欲追還所授敕牒與除

在外合入差遣則使公義不廢[illegible]私行不失[illegible]

臣不任激切祈恩待命之至所有敕牒臣未敢受[illegible]

具狀奏聞

八　永十一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表啓

荊公[illegible]所宗於表箋內十多[illegible]少遜于

然於集內多錄凡二十五首

除參知政事謝表

承弼之任賢智所難顧惟愧然何以堪此仰惟成命弗獲固辭中謝竊以古先哲王考德較材皆有一能用成衆功伏惟皇帝陛下含獨見之明蹈久安之[illegible]甫終諒闇將大施爲宜得偉人與圖燕政如臣者從以承學粗知義方本無他長可備官使退安私室自絕榮塗既負采薪之憂因逃竊位之責人明繼燭更路宏開付以藩宣還之侍從清閒之宴或賜開延淺陋所聞旬蒙知獎以爲不令不教無危無已至於當軸遽[illegible]良非所稱寵光洊被衷懷兢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illegible]旁求[illegible]乘[illegible]寬[illegible]下故忠良有以輸心公聽並觀[illegible]肆志刻忠謀之人綴方[illegible]之日[illegible]忘自想進陳紀伋剴武然

宜位而進事君則不累於素守

謝平章事監修國史第表

臣某言伏奉恩命特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尋具表陳免累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暘于大庭寵以高位歸之朔蘋之惟淺之守州之下聖心方愧於旁求小己知難於上稱中謝臣聞人君代天而理物人臣資父以事君然而君臣之大義有方非若父子之至恩無間須偶而後和則誠意有愚於

適不入而後量則忠力成嫌於自獻惟成湯之聽伊尹與傅說之遇高宗皆以疏遠而相求何其親厚之獨全蓋所遇非由於二道故所爲若出於一身夫豈于越夫爵之異心是謂元首股肱之同體二臣既以此逢其事君之義兩君亦以既得成理物之功苟非其人不與於此臣愛材學[illegible]休明[illegible]切涉[illegible]於藝文臣按[illegible]悲逃隔於庭[illegible]長依於[illegible]功成名之榮責論經濟步[illegible]爲[illegible]

[illegible]而見知遂爲[illegible]之[illegible]伏遇皇帝陛下納之以天地之[illegible]之以日月之明數加[illegible]之恩每新[illegible]之巧事[illegible]物[illegible]終遇[illegible]之[illegible]更兢懼於[illegible]伏[illegible]皇帝陛下[illegible]之後[illegible]勢懸[illegible]之害而[illegible]以心勿[illegible]於任[illegible]以[illegible]使爲邦有[illegible]之志[illegible]王心之[illegible]無求名之私退有補過之善臣之願也天寶臨之

[illegible]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

又作與[illegible]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illegible]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軍府事臣已於六月一日到任訖[illegible]路上負聖時尚遜族[illegible]之澗更[illegible]表賜之真逢其大幸臣盡之力寵以丘墓所寄之邦仰荷恩私皆非分願中謝臣操行不足以世衆學術不足以適時智知[illegible]今之安敢望功名之會偶遭興運絕[illegible]繫機密[illegible]歲之目睹顧畢凡而坐困秋水方至因知海若之難窮士明既升宜[illegible]失之弗悉加以精力耗於事為之紛冗故[illegible]於歲月之多難待今[illegible]之寬終懷覆餗之懼伏蒙陛下[illegible]臣[illegible]為[illegible]成記其[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貧又[illegible]進於[illegible]往承流宣化收[illegible]於方來

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謝表

荆公奮剛可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具表陳免蒙降批荅不允仍斷來章者承流宣化方叨大職之林經體贊元更預選賢之寄中謝臣竊惟人物之會通常寡實以君臣之遇合至難自臣同等氣之求熟能備功名之實伏惟皇帝陛下天縱大聖人與成能來百年久安之機飭千歲積壞之蠱士誠服矣而將深蕃交之習未紓民力嫁矣而衆事勸功之志未純近戒長兢而仁義之澤未流連戌虛僑而道德之威未立宜選於衆舉拔于皇天之材使舒乃倏繼進我高后之事敢勝任以濟斯時而臣豢見知於隱約之中久蒙器於備拱之上動有弗效思增更加託倚外無鄉黨林麓之助盜瓢社中自[illegible]羈無所懷猶虞方在抖搖則有其陋為世聘求則無其賢然以發末之軀而遭難值之運苟貪歲月趣就消埃且上

之□既光照臨之報宜厚與之致力仰承睿旨之臨
臣不同心觕竭忠良之誠苦辭蓋拙言順休明

辭免使相判江寧府表

得君之寵多危阽

臣某言近具表辭免恩命伏蒙聖慈批答不允者寵
私未慰更加褒勉之恩分義所存故有叨貪之耻
伏念臣江湖一介特荷聖知特於七年再陪國論
久居危滿所以深懼災危積致衰疲所以懇辭機要
若猶尸將相之厚祿且復殿方面之大邦則是終忘
盈之恥欲富而弗足以當夕之地恭疾而自嘗聖慈
雖或優容官謗何由卹免伏望皇帝陛下俯垂念聽
特賜矜從使盛世無濫授之嫌孤臣有少安之幸

免奕傳聖旨令親府事謝表

臣某言三月二日提舉江南路太常丞蔡奕傳聖旨令臣便親府事者使指遄臻詔詞俯逮敢將衰疾尚誤眷存 中謝 伏念臣猥以搜揚久承付寄有能必效未嘗擇事而辭雖無力可陳乃始以人而求代然方俟忠有爲之日以此懷恩未報之身尚當無安豈免煩省伏蒙陛下仁推求舊義不忘遐乃因東轄爲令之臣更輸推轂授方之意跡頹無用誠非恐於存指朽株匪材尚冀勝於器使永惟獎勵徒荷陶措

差弟奕上傳旨令授勅命不須辭免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差弟奕上提點江南東路刑獄以臣衰疾就令照管仍傳聖旨令臣便授勅命更不須辭免者江海衰殘雲天悠邈恩由稍至感涕交流 中謝 伏念臣積荷知憐初無報稱豈同歲質上簡聖心然遣中人問因外使輸以眷憐之旨慰其憂苦之餘牛惠既久而猶加香藥踵而來捨乃至召見同產馳賜十行之書使營私門就指一路之寄方遂燕恐矜及隱微追千載之遭逢殊無前比顧百身之廢殞安可仰酬惟當祗聖訓之嚴私覬敢圖愚衷之小效專心組織勢須更始不負於天慈欲以里居之安永爲京邑之府則亦既門庭自累食功之貢况復子姪名亦長與官之民亦於尚窮體魄慾慶賴叫以四會於藥中分於此

賀南郊禮畢赦表

臣某言伏覩今月初五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揚功修達神祇顯而紛綸齊澤用流人歡呼而胥賀中賀

臣聞語孝之至莫大於配天議禮而經不足以窮帝能尊尊事實歸聖時恭惟皇帝陛下鴻化已昭乘年慶應齊九宮日有董正之治官深冲纍盛作成道之財賦體成茂日恩茨綏臨郊洛誦之作那尚迓之禮留兒寬之淺誠能盡揄揚臣風荷慈憐方嬰衰疾望九賓之紳笏邈阻傳呼百獸於山林猶知率舞

賀正表

物正夏時更端三統一元而敷惠適與春俱散清曙以代新方行川至中賀

恭惟皇帝陛下凝昭明德秉燕孫謀齊七政以當天順五辰而從律用求協氣以阜嘉生踐千古之上儀持二朝之盛會仰叫星拱咏百辟以在庭退效嵩呼極將行而縻寄乘恰拒舉慶應並逝退莫與於臚傳退但知於率舞

賜生日禮物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馮宗道傳宣撫問及就府賜臣生日禮物金花銀器一千兩衣著一百匹衣一對金鍍銀鞍轡一副并纓複馬二匹湯藥一銀盒御封令者微勞不效僭踰三典之科厚禮有加尚黷九儀之 中謝 臣外叨寄委仰誤眷憐已聚考賓之基更負孫慈之教進賜勞於晚節方不自勝惟恭臨之言思終無以報伏蒙皇帝陛下更馳府使曲喻至懷驟駭靈珍深奇紅粒豈下流之敢及皆前此之所無念厄淑旅多錫誠榮於既往鈴刀篤恩彌扶翔翼於將來雖天地非貝負謝生殞臣于敢忘於役死

并節領傳宣撫問并賜藥謝表

臣某言府使鑾靜載華原錫寶奇珍翻加資丘爵臣 中謝 伏念臣少出衡茅晚陪帷幄德輸寄重才淺知深但念平居長負丘山之責敢期旅泊尚霑醫餌之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情無弛府雨不棄藏難忘之盛德豈特銘肌極易盡之餘生唯當結草

謝東朝賜部曲樂物謝表

中多感勵之意

臣某言竊惟宮闈親近之臣臨湖海荒僻之野設之樂以撫以訓斷戶牖而無勞謂爲詠絕猶大恩而不報爲所兢懸臣 中謝 伏念臣本出寒微自甘棄晚由朴學上誤聖知智昏昧於保身忠勿懷於佞國逸誣甚巧切憂解免之難危拙吏安將荷容濟之至況遠適久孤之地實遭易聞之時而離明昭晰於隱微解澤頻繁於跡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上仁含垢以大智容愚弗使南箕得侈簸揚之狀更令北戶坐蒙臨照之光藹然垂憲之私醲若横流之感涕惟困窮無聊猶致命於一餐顧昏昧不肯敢忘恢於九死

中使撫問謝表

臣某言孤臣疲曳自阻進趨上主慈憐特加撫諭 中謝 伏念臣迹陪休運特荷異恩備位無功延長棄軀之晚顧義有疾仍懸削祿之侵豈謂陛下所總萬機不忘一物遂因輶軒之出俯逮踦屣之遺仰荷眷私唯知感涕

中使宣醫謝表

臣某言某月某日急疾忽施問軫衛仍於中加宣敕即
歸近御承傳太醫錫以寶命賁之珍劑開發再有頗
勸更蘇杏被慈仍不勝負荷臣明恩使於味有取緊
果崇階以疾殊至上渙於恩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曠哲念厚軒帆脊深天弗識而亦臨雲曲矜而俛循
袁逾察父感劑孤臣論可報之涓埃雖知稍劾頹末
壤之滴整徒誓糜捐總沸沈瀰摺心躍蹈

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一

臣等言本月某日以霖雨不時避正殿減常膳者陽穆
生物仍春澤之稍愆皆恐恤民遂側身而自抑德旦
絡兴錯宴數或係於其常當復於代判安羣下 中謝
恭惟皇帝陛下天仁靖極而智而成形志肝食之勞
宣講日新之政日府帝紛成和之育化養之辰
宜得滿溢之澤少違常役深於清衷退歸民之正寢
約太官之蒸饌仰窺睿德志在罔民然而避膺來朝
當御法宮之位趨辰入慶合陳燕豳之珍事有所先

稽群倫廢伏願仰同淵聽俯徇輿情鳳御九筵之居
並羞十器之具上以全於國體下以副於臣誠

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二

某等言近上表請御正殿復常膳蒙降批答不允者陛下偶衍屢數齋時聖衷愈勵而盡焦勞痛慎已以修省因過失而從食例陳列奏請嗣嗣音在臣列之虞是伏帝闕而再扣 中謝 恭惟皇帝陛下體居離正德剛乾剛期採俗以致康寧謂體而興念七載于此緇綴豐穰一春而來或雖危亢皇慈深軫章祀編修恐拜奸乖則親慮其因隱黼黻美則躬變其服仍損內饔之禮兼廣正宇之朝然而禮貴從宜事雖泥

三二八　　卷三　　十九

古而況南臨誕節爰舉慶儀有列辟拜萬年之觴有殊俗修兩朝之好荷勝受制難副羣情少屈淵衷特從諴懇天臨處旦日御崇政視事移宮寧宇於政治樂從于食膳不於警咸備以慰兩宮之誠備以安羣下之情

乞罷政事表一

臣某言竊以使陰陽論道亮天工必用羣賢乃能協濟登庸可以明君進目聰明替陳危禍 中謝 伏念臣遠侍先帝列官外朝晚以喪歸因為病廢伏遇皇帝陛下召還辭禁擢參政於衆惡之中亂以萬機之事樞機論而並至觀彌莽明拔孤擢以在前勿紫闥納陛下所以遇臣者可謂厚矣臣之所以報國者終於缺然豈惟身之獨難抑才能之素薄方懼過尤之積乃罹疾疾之加比欲外乞州藩冀以就營

三三〇　　卷三　　二十

醫藥專心靜息之弗給尚何守土之敢謀輒緣不能者比之日無從令以吸官之懼伏望皇帝陛下曲垂仁恕俯記愚忠賜以分州 一官尚外江寧居止則天地之德實有施於餘年犬馬之勤冀或輸於異日

乞罷政事表三

臣某言近具表乞罷政事中分付伏奉手詔特遣不允
所乞者私懇至已具布聞聖訓丁寧未蒙開納敢
冒崇高之聽再塵悃愊之誠 中謝 臣聞任賢之方要
其自用陳力之義止於不能苟非出於事功且事雖
於疾疢豈容叨據以累明揚伏念臣猥以孤生獲逢
盛世昧於量己志欲補於休明失在信書事從成於
迂闊每煩衆論上累聖聰久知素願之難諧尚以覆
病而自困辭而去位庶逃竊食之誅勉以就工重荷

包荒之德雖貪順命終懼妨功伏望皇帝陛下問度
并容大明獨燭特出於允俾遂退藏如此則擬進之
身獲全生於末路具贍之地得效命於盼材庶無任

乞出表一

此必因病而乞者

臣某言竊以丞相之職天子是毗方當閒敦之憂勤
難以養病而昧日覬輸誠素仰乃恩憐 中謝 臣切龍
爲私謀尸禁祿克仁人猶有顧處之衆包荒已藏
顧用凡而自絕猶懼奇國加之息身豈意蘇承而新
年而寵劇更加暫寞犧重任久殊伏遇皇帝陛下
明燭隱微恩綏羈拙閔其殘以收還上宰之印章賜
以餘年歸展先臣之丘墓生當擊壤以詠矜容之德

死當結草以酬含育之恩

乞出表二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親輸情素仰干恩齋寶以包荒之深難於寄任之久是豈敢不畏於覆亦有道於懇誠理必亟於哀憐中謝伏念臣自守顧爲多危審容膝之易安因志擇地知戚舍之難竹齋□人豈隕憂患之餘更值清明之際□之□□大行路之之日知植之之人寡而拔之之人多尚誤□□深勁質路摩頂放踵雖驗効於微勞以奴負山難□□務終直任頻復昏昏而曠事若猶冒昧以尸官是乃罔恩之所不容豈特煩言之爲可畏伏惟皇帝陛下天地覆載日月照臨賜以曲成容其少竭區區旅力或未慼於餘年容許小能負尚施於異日

乞退表一

臣昨具表乞解機政伏奉手詔未賜俞允者明主謂欽之寵宜鄉奉承匹夫志守之愚敢覬矜允中謝竊以品制可爲總裁爲務任怨蓄難於持久服勞安可以衛□所以中外退居是非之宗故步犯於拔戈加以昏□若由沐習而無感其必驗□而不救臣遇罔路□衡進近司當得名責實之時敢任怨猶多於前舉□編令改制之事故服勞尤在於一身矧蒙全度之恩俾免譴訶之域某於多故□以難支矧疾疚之交攻且事爲之寖廢伏望陛下昭其悃愊假以優游使得休養於衰殘以示保全於孤拙

乞退表二

上其言近具表乞解機務伏奉手詔未賜俞允臣聞

慝所及有除天下之公私義未安有罪四方之

罪中謝竊惟成湯高宗之聖有若伊尹傅說之臣其

道則格于帝而與疑其政則加乎民而有受后相臣

又相亦有終始乎中世之後史用彼古人之為難與

或不足以取信而事事在於自明或又不足以示眾

而人人與之為敵以此秉權而久處誰能持滿以久

安此臣之憂危於居寵之時而恐死在勤勞之乞也

王文 八卷三 三五

於抱病浸以深官伏惟陛下道與日躋德隨乾覆哀

一夫之失所樂萬物之皆昌嫺大聖遇之優隆已勤

動之久宜崇高賞使後曲全賜其大臣之身假以安

閒之地所散事無所職可其於勞病未已亦己武再

施於華髮

乞退表三

此首別加收檢奮勵矣

臣某言伏奉聖旨令臣入見赴中書供職者螻蟻微

賤溝壑殘骸天地大德未賜矜從中謝臣聞朝之士

也貴於之上也賤周之士也卑於之上也拘其賤之

為貴其拘之為賤賤故尚勢利而忘名忠貴故尊行

義而矜廉恥士知尊行義而矜廉恥則社稷之安

而天下自治也伏惟陛下言必稽堯舜動必憲文武

故觀遇天下之士欲其貴不欲其賤欲其卑不欲其

三又 八卷三 三六

拘臣以羈孤旁無攸助一言寤意特見甄收適遭欲

治之盛時實預扶衰之大義事成乖於眾口而陛下

力賜辯明言有逆於聖心而陛下當垂聽納此臣所

以顛躋廢而不忘服勤若而不辭難百度搶攘未就

平成之叙然四年遘疾自無夙夜之勞今特以心氣

之衰披目力之昏扎兵有外補蕞爾小邦而乾剛確

然莫可回奪則是觀傾聞家之忠厚獨為秦士之賤

將事實難進能無竊懼當情忍泣冤七叩實望聖

慈俯察愚衷外賜優閑之地少安疾病之身須其存

……責外効臣生當捐軀以報德死當結草以酬恩

乞宮觀表一

臣某言臣猥荷榮私甚敢忘罔報之忠陳力弗能當布可辭之義中謝伏念臣曉習典逆久秉近司從遊弗逮於清光衰疾更成於疢疾苟免大河之責乃叨興數之加授以戎旃之寄雖校級莫實決議臨蒲柳發年足爲榮驟顯在宣化承流之地方當循名責實之時疲曳難支頗漸可畏俯所臍恭俯俯懇哀矜賜將相之官外除宮觀之任託依田里暇守丘墳倘遂休養之私終獲免瘳之福敢忘策勵復誓深祈

乞宮觀表二

右臣近具表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兌蒙聖
指降中使賜臣詔書不允者天地至恩實知難報
犬馬微息何爲仍懷輒目降成更輸危悃伏念臣遭
值興昌稱効無叚如勞瘁於力之可陳惟餘生之是圖頃
以憂傷而至弊重爲疾疢之所[illegible]使用盜員積
冒之責過尸厚廩更懷明時之慙伏望聖下[illegible]
賜知始終護念俯徇愚衷之懇俾無累時之[illegible]
投警終廉頑

乞宮觀表三

臣某言輒傾[illegible]臨塵瀆聖聽至仰荷[illegible]存之厚第懷感
悸之深仍有不勝[illegible]及輒[illegible]危懇再冒天威伏
念臣久叨[illegible]愚[illegible]稱[illegible]尸祭[illegible]危力[illegible]
矣而弗支氣[illegible]而猶[illegible]之[illegible]
退所逃[illegible]日養疴之地[illegible]
之[illegible]伏望陛下照以[illegible]光[illegible]
賜觀之悲[illegible]之魚有從容之樂[illegible]
指

[illegible]詔令[illegible]事劄表

中多感悟七十之言

臣某言伏蒙宣示言者所奏報其劄子乞朝廷公議
改用賢人伏奉詔獎勵令視事如故者[illegible]義升聞已
賴舜聽之聰達懇誠上訴更煩周詔之丁寧竊以佐
啟者王之權行察者臣之職[illegible]家用常之厚遇承
將避可畏之煩言[illegible]志[illegible]非[illegible]有能無異舊惟所學
之迂闊難以趨時因欲自屏於寬閑庶幾求志惟聖
人之時不可失而君子之義必有行故當陛下即政

之初屢蒙昔賢際可之仕越從鄉郡歸直禁林或因
勸講而賜燕或以論思而請對愚忠偶合即知素願
之獲申眷聖日隆更[illegible]淺聞之難副重勿殊獎乘
洪鈞所宜引分以固辭乃敢冒恩而陞就實惟明主
知臣之有素故以孤身許國而無[illegible]心於久安
是[illegible]深於積弊[illegible]言不忌誠行無[illegible]論[illegible]之方始
命[illegible]而變革思[illegible]之義又將從及於後[illegible]以物
復[illegible]志有交毀之[illegible]功[illegible]必[illegible]
之[illegible]恐上[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其初於[illegible]劾北間獨蔽[illegible]合命言但[illegible]承[illegible]
之[illegible]遂解[illegible]之投內為避衆賢之路庶以[illegible]與議
之人伏蒙皇帝陛下[illegible]人[illegible]容[illegible]切[illegible]獨賜之神論
諭以至懷君[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豈一
身之可[illegible]敢不自[illegible]之[illegible]

詔以所居園屋爲僧寺及賜寺額謝表

公之捨虛乃予亦其鈞奇鈞遊起

臣某言某迹叢桐鼎鴻題於萬寺錫名房榜爲榮遇於一時存生之中長世明妹變艮息化先於犬馬顧餘僞追於祭倫衛入得逢費自之循報水難安願豈忘香火之心蘇伏臣帝陛下夠衎孔虢將如美稱所謂封人之祝終以堯爵乃彦長者之園遂無彝許仰懇護念恕興熏修

臣所乞私田充南山人中與國寺常住謝表

臣某言綠愚昧自方虞思上之誅加恩罪令遂甯終天乡幸伏念臣少嘗理陀曉俄安崇榮畏但多不逮養親之日倘升向盡使爲哭子之人追念香火之緣仰賴余績之賜倘復俯興而不已乃將微產於無窮伏蒙陛下眷遇一於初終受恤兼夫存沒特曉當去俯成私求雖老矣無能莫稱淵舉之施若死而有式豈忘結草之酬

賀復熙河路表

覽了勝所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則多而更寬

荊公賀表又多矜奮

臣某等言伏覩修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幅員二千餘里斬獲不順蕃部一萬九千餘人招撫大小蕃族三十餘萬各降附者盡張人兵開斥土地徧所指無及氐羌種落相望德彌河隴中賀竊以一年兆方之伐高宗所以濟時六月玁狁之征宣王所以復古政由人隶道與世升伏惟皇帝陛下溫恭而文聦知

以武講周唐之百度授方虎於一言我陵我阿鬼防南陽之旅實聯實遂半烏鼠之戎用夏變夷以今學古是其所命授選往圖臣等均被[illegible]有榮餘以千歲之難追遭會於斯時上爲年在[illegible]忘於故事

除芳正言行制謝表

臣某言伏奉聖恩除臣男芳右正言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特降中使宣諭令使受告物不須辭免者字號明恩寵由中出美官要職弗以次加知榮耀之及私顧惟若而累負實天在字水炭交深中謝臣出於羈旅好是揣摩道常適依官無術之效賦才不遠人何寵蜎之能化乎常陛下收之未路付以繁機跡滔天之衆讒責經世之來效施及賤息與於衆人延登朝行使嗣講業方仰陪於勝席俄中發於樹揚擢進適

之禮久妨而陶勞之恩卿子莫知報稱但負兢懸豈意誓恩更加超擢待詔之爲職以陪侍禁嚴正言之爲官以諫救遺失承今華之售學親玉色於燕朝併切妹私其號榮寵此名伏遇皇帝陛下攬取同智無小人之遺搜攬衆材無久近之間苟或不肯槩嘗有聞必垂收以小勸賞門戶之謝于我無競維人多士之生斯將不顯亦世不忻遺寵兼與等虞君臣以十之私水是惟希世又才以傳經見用斷或同然施于陋劣之材敢忘孤介殺忠之義

進字說表

并表之四六常體而說字處皆隽

臣某言竊以書用於世久矣先王立學以教之設官以達之置使以諭之禁誅亂名豈苟然哉凡以同道德之歸一名法之守而已道衰以隱官失學廢循而發之實在聖時豈臣愚憃敢逮斯事（中謝）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為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為言述以為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為也人則效此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衺曲直耦重交析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斂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仮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謂非卽此而可證亦非捨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為能究此伏惟皇帝陛下體元用妙該極象數稽古創法紹天覺民乃惟茲學隕缺弗嗣因任衆智微明幽隱稽所以而合乎神恉者亦之多內衆妙所以窮之宗雖加臣頃御燕閒親承訓敕抱痾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冒犯退復自力用忘疾憊咨諏討論博盡所疑冀或涓塵有助深崇謹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

除[illegible]謝表

臣[illegible]今月初二日伏蒙聖恩賜臣告勅除臣知制
[illegible]之選欲報[illegible]罔[illegible]之身以深為懼中謝
[illegible]以自昔[illegible]之[illegible]則使為行役之官[illegible]新其
官名[illegible]常因齎將致其寶用[illegible]號令文
章之職[illegible]司論潤色之[illegible]失職不[illegible]為時
恩蓋伏惟皇帝陛下[illegible]之姿撫久安之運趣時
有務[illegible]之急守器有持盈之勤當行役良使[illegible]道忘
賜與司明命出入禁門一有掾官尤為累[illegible]臣稱罪

三之　一八　卷三　三五

陵士僕鄙常人[illegible]初有志於養親學迷不專於為己
比更煩使猥謬恩[illegible]懷尸祿之[illegible]負[illegible]之意
又蒙深[illegible]以致超踰恭君之寵[illegible]不使[illegible]人焉之賤
[illegible]之[illegible]亦欲致[illegible]文判知
名[illegible]遣逐一旦[illegible]越衆人[illegible]敢尚
恨於[illegible]

除翰林學士謝表

內多散其衣常格而中懷感勤[illegible]之言
臣聞人臣之事[illegible]在不知學術[illegible]休昌之
心人主之意[illegible]忠在不察名實而聽言無[illegible]相之意
此有天下國家者所以[illegible]於任使而有道德者亦所
以[illegible]於進取也學士[illegible]地要而以討論[illegible]為官
其夫遠足以知先王[illegible]足以見當世忠厚篤實廉恥
之操足以各議而不[illegible]潤色文章之才足以付
託而無[illegible]則在此位為無以稱如臣不肖淺道未優

三之　一八　卷三　四一

初無華藻過人之才徒有[illegible]目守之[illegible]以至將歷
建明之大[illegible]則或[illegible]而不知加以憂傷疾病
久棄[illegible]命之[illegible]積年[illegible]已為[illegible]
禁林之選[illegible]皇帝陛下[illegible]承聖緒
[illegible]已以聽
之[illegible]已見於[illegible]月未久而
天下[illegible]以[illegible]臣於此[illegible]
[illegible]當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公啓

[illegible]之言

[illegible]府司徒行中寵錫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庬儀三公之典衆貫命當處而無毫芻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存於[illegible]不變笑伏惟某官受天間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總攬中權毀譽處至於爲端夷險常行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illegible]經邃璣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illegible]深

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繇是故果有成功英宗以衰疾荒迷慈聖以謙冲退托內扶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爲一公勒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illegible]宗之於唐善政理而未嘗遺變記有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illegible]堂再安社稷獨亮三世較寧四方[illegible]公之先爲乎如今日之[illegible]進退之[illegible]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illegible]在近臣欲[illegible]之嫌用[illegible]

已[illegible]高明升敢忘於[illegible]進問新命竊仰退誠顧守門[illegible]不[illegible]之令

上杭州范資政啟

其近遊渕壤久挹孤風當貧介之無容幸曳裾之有地粹王之彩開居宇以昞人縟星之文借啟端而飾物霸瓊方嗟於中露遂迎下問於翹材仍以安石之甥復見牢之之舅兹惟蛙故少秘藏閒言旋奈拚之耶輕感神床之詠寫吳岐之危思夫盡攀號凴楚乜之孤風但寫閭閻恢台賞亭虛白詞神精頌之私不任不㦖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四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

荆公之書多深思遠識要之於古之道而其行文處往往道以紆鑱以幻蟺之人附各逞堅令人神解而與不窮中有歐蘇輩所不及處

上相府書

時荆公乞為擇便地以養母其書之情旨深厚婉曲

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為之焦然耻而憂之瞽聾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葦之詩是也況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伏惟閤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慁上而自逃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可言則亦

丁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今大外秋高宜就
養於家之日久矣從以內外六十口無田園以託一
日之命而取食不賙之瘠以仕於今不能也今去而
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其長為其
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別矣外以
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恐以不及又其之[illegible]不敢
出也故輒上書闕下願循先人之舊守田於[illegible]
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閣下繼古之所以材治[illegible]
儒之道覽行輩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窮之於

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者歸愚無能無
恐廢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人為子孫之
道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然其敢以不任其恐之
至

上[illegible]書

公不知府何官其所欲願京師千里之縣某
欲擇南州以便祿養

將以方今仕學在乎四方九州通幣之國望其施為
以偏天下者皆萃於朝廷而某得以此時使幾內
交遊親戚知能才識之士莫不為某願此亦區區者
思自竭之時也事顧有不然者某無適時才用其始
仕也苟以得祿養親為事且日月推徙遂非其據今
親闈老矣日夜惟諸子壯大未能以有室家而某之

兄嫂尚皆客寄而不葬也其心有不樂於此及今愈
思自置江湖之上以便昆弟親戚往還之勢而成婚
姻葬送之謀故某在廷二年所求郡以十數非獨為
食貧而口眾也亦其所懷如此非獨以此也某又不
幸今茲天被之疾好學而苦眼昏加以憂思則往往
昏瞶不知所為以京師千里之縣大吏之眾民物之
衆得用學悉心力耳目以稱上之所為者蓋不可勝數
以卑卑不量難乎居無他尚懼不勝又況所以亂其
心如此亦人為疾病所侵乎歸印有司自結於天子

[illegible]紛而歸田里此人臣之明義而某之所當[illegible]
也顧親老矣而無所養勢不能爲也前假微月俸祿
賜以微[illegible]之卑而不付事之可否又從之亦不敢
爲竊自恕而求其儀可以得者自非[illegible]免簡
之區閑假之區與之[illegible]宜使得自更事之方少施其
所學以爲爵賜之人則宜[illegible]無所[illegible]其
身不捐親之微者之而已[illegible]之[illegible]皆
縢昏聵侏儒籧篨戚施[illegible]可以使之皆各得盡
其才鳥獸魚鱉昆蟲草木所以養之皆各得盡其性

而不失也於是裳裳者華魚藻之詩作於前而曰左
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illegible]言之君子於事之宜左者左之宜右者右
之各因其才而有之是以人人得以其先人又曰魚
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illegible]避深
淵之物者得其所安乃京王是以[illegible]那其居也方今
寬裕廣大有[illegible]之道大臣[illegible]有不使於京而求
出小[illegible]外有不得[illegible]未嘗不可
[illegible]上[illegible]未[illegible]以此非之未[illegible]至於所以[illegible]者亦可

[illegible]所矣爲其貧也使之有居處[illegible]多賜祿爲其求在
外而欲其內也置之京師亦如其在外之求顧某之
私不得盡[illegible]於上是以所欲[illegible]而有不得也今敢
盡以聞於朝廷而又叙其於往事矣伏惟[illegible]察其
身之疾而發之盡其才[illegible]見之欲而養之盡其性
以究朝廷寬裕廣大之[illegible]使裳裳者華魚藻之
[illegible]有於前則非獨於某[illegible]

上曾參政書

與曾黎辰人夜歸書參政其所占地步絲自遠大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

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為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為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以悅可也害有至於死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者蓋之使而無不可為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養者蓋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勢也不可避之將也論者又以為人臣之事其私與人臣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效為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為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轉其志事其祿所以為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

特將輕去其所以為養非所謂為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猶嘗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牆之側而輒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為遠邇易心而不以親疏改其意矣之無不盡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此之人其

[illegible]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情匿匿好使爾自私不恕己以及物者豈足以語之耶伏惟閣下秉聰明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盛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器下者不能見也豈非君子所[illegible]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惕恐之至

王文〔八卷四〕 八

上杜學士書

論[illegible]

竊聞受命移使河北[illegible]也各萬里純[illegible]之[illegible]道[illegible]使獨一二人其在[illegible]大臣氣勢[illegible]有[illegible]亂法[illegible]按治遂行不爲政[illegible]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illegible]謂引凡上之人皆須禀上[illegible]是任之重也而[illegible]

王文〔八卷四〕 八

[illegible]北又天下之重處在河在山[illegible]之與鄰列而爲[illegible]大[illegible]之功兵[illegible]以患則[illegible]不敢忽[illegible]按臨東[illegible]之吏[illegible]不盡受[illegible]然舉[illegible]之臣不當付予[illegible]

日[illegible]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稱於當世故辭[illegible]懇
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復望唯公
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行文婉而明論利害處辭而悉

十月十日[illegible]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
物之變嘗竊[illegible]以身得察於左右[illegible]故不敢
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illegible]分此邦之
地邑跨[illegible]江淮水有所去故人與水[illegible]山谷
之水西南而出[illegible]州[illegible]長老言錢氏有
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illegible]以興[illegible]
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illegible]向之眾川
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瀦蓄而雨澤
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眾川之涸可
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
力不事而非歲之咎也某為縣於此[illegible]大發以為
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發[illegible]有所瀦可
以無不足水之患而[illegible]一月中[illegible]之數而
幸今之有餘力[illegible]方夫小
人可與[illegible]成難與[illegible]
竊欲哉竊以為[illegible]

習天下之事悉已然乃附之交有又罕用大害汲汲者不足矣此最長民之吏當使處其極其以閩州州既其以聞能事矣顧其用事之?尚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聰明而垂意焉實安安而勿咏幸甚

上鄭侍郎書

一通問書自不可及

某啓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鄰門牆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執事之聽誠以當時不足服膺空言不能輸報之實竊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上塗當出越而門牆之繆謂執事在鄮凡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有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痛且恐不知所云輒誠陳不敏之罪於左右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遽然賜損手教重之以辭教墨之賜文辭反復懇惻勸道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廣大如此小人無狀不善體?自然恐而不知所以救之也 官自緩勢不得去欲趨避前其路無由申其愚衷心尚不忘

上田正言書

直而不阿義形於辭

正言執事某方月還家入月抵官舒欲今西北之鄙有一書道厥厲之懷輒以事發揚皇衷之亢也有與至自汴者日十有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具得其間為神道執事介然方朝無所與循其務甚盛[illegible]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illegible]執事海之進已執事爽之執事知某不為詭矣有頌為不以關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

下利害會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辭為進取一塗耶方此時竊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身日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因之執氏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何之所謂執者今衣猶然若不可治矣何之所謂病者今愈癒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縮主上也何向者所云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

謂方正者獵其名位而[illegible]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為執事所惜者或遂將而自謂有由庶幾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可多矣為所謂遂將而言者遽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叛引人下斷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所而無損於為所謂言之叛將復有為執事顧者曰者遂將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為執事者[illegible]常用是者乎為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避之矣雖卷逃之未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蓋亦辭其言責耶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與之辭不能為執事解也題如某之愚固願執事不務龍禄不辭詠責一為天下言以寤[illegible]走民之病而興之[illegible]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待自釋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illegible]察故醫所宜

康節所曰歐公[illegible]功謝公與

上田正言書後

上田正言第二書

某謂公卿大夫才名與寵兼盛於世必有大功以宜
之否則君子惜之執事才畧赫然出常士之表應進
士中甲科舉方正爲第一將劍中通舉判史事又來
善策得璽書召名與寵不已兼盛於時邪所未較者
者功爾今朝廷取武靖天下真宗文持之今十[illegible]
宗之成兵不釋器者蓋數十年逗留無有他所當設
張之具猶若闕然重以虜再使邊上上方覽衆策以
濟之天下舉首戴月屬心執事者難以一二計爲執

事議者曰朝廷猶不吾以宜且自贊以植顯效騎天
下屬己之意別上惓惓然命之乎此固求大功之會
也捭闔之嘵嘵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執事才名與寵
可謂易汙易缺者必若策大功適足宜之而已可無
茂邪參維日暮輔佐天子秉國事修所當設張之具
復邊人於安輯上上所以命之之意使天下舉首戴
月者無其願而退則後世之書可勝傳哉董仲舒有
是才而位不過此公孫弘在此寵不成此功有此
寵而成此功者宜有執事[illegible]之人

大誼辱獎訓之厚敢不盡愚

上運使論可諫書

以一縣吏而能知民之利害於運使如此

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為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illegible]之吏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眾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搔動艚戶使不得成其業艚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為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為慮也鄞於州為大邑某為縣於此[illegible]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以百畝之直為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大[illegible]民鬻田以賞[illegible]人[illegible]有州縣之令[illegible]錢[illegible]之獄使吏民[illegible]為欺也且吏治宜何所[illegible]之門欲務廣求[illegible]之法以失[illegible]

[illegible]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者之君子盖未有[illegible]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illegible]之獄不復能清則購之勞未見其止也[illegible]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illegible]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戶[illegible]而今[illegible]失職者又有[illegible]人[illegible]有失職之民乎[illegible]人有所[illegible]不[illegible]無也[illegible]之有[illegible]閣下之為此[illegible]閣下之義乎[illegible]好是物[illegible]有[illegible]者閣下之[illegible]而有司或以罰將請於閣下求增購賞以勵[illegible]

某竊以謂閣下之欲有為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為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窮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illegible]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為之[illegible]為閣下[illegible]為[illegible]

二帝三代之際猶欲［illegible］不得者也如此等［illegible］
謂說而明令退而當［illegible］近於公［illegible］之不
足其勢不［illegible］勢而為此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然［illegible］亦［illegible］以［illegible］之道［illegible］下
於古書無［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
易知較然不［illegible］此［illegible］人［illegible］
皆為安有［illegible］者乎今之［illegible］之有下［illegible］
成俗苟以順從為得［illegible］之人亦［illegible］人之［illegible］
將作已者無怨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illegible］於上而

三［illegible］　〈卷四〉　二十

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為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
莫［illegible］下其［illegible］不得不自言者［illegible］
之［illegible］已［illegible］而［illegible］之若［illegible］不反
也［illegible］人人

［illegible］也田［illegible］人作

類［illegible］

俞［illegible］之良者也［illegible］之所［illegible］耳目之所接有人
於此［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則必［illegible］以為已病也雖人也
不以病俞［illegible］則少［illegible］之心其［illegible］
故有［illegible］焉則何如［illegible］不知之何其已本有可以治
［illegible］而怨者也今有人於此［illegible］而［illegible］
大丈夫［illegible］於前而先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能
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

三［illegible］　〈卷四〉　二十一

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
子慈孫嚴親之［illegible］也今［illegible］以［illegible］故犯
春秋之［illegible］子思之［illegible］子孫之［illegible］不得伸
［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仁而［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人［illegible］又有先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不［illegible］於［illegible］於人
［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為得
所［illegible］其怨之［illegible］

上人書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

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為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為器也不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學文久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唐荊川曰半山文字其長在遒緊

與參政王禹玉書

以公受主上之深知猶慄慄戰懼若此

某啓竊蒙賜箚俯於聖訓務留取斷無所容措某竊孤無助遭值大聖謬掛眾選得以卑朽備列於國論爵祿顧顧自念行不足以覺眾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癈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苑乃能終不累困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逋慢之誅欲及罪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伏惟明公方佐佑天子上爲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垂念憫特爲敷陳某既不獲通章表叫號有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書不能傳惟加□察幸甚不宣

與馬運判書

論理財是荊公本色

運判閣下比奉書即蒙寵答以感以怍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荊公自注）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爲耳不得爲則尚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畜兵之羸老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脈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脈流通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與王子醇書

此荆公指授王韶措處西羌處

某啓得書喻以經略之方上固欲公盡力排置以百全取勝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邊事所急在修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伐取功爲事誠如此而不禁則方爲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爲用今多以兵衆奪成事乃適足備屬羌爲變而未有以事秉常兼其也誠能使屬羌爲我用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

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用皆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爲本豈宜以多殺斂怨耶喻及青唐既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理固然也然邇近董氊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臨之而宥其罪使討賊自贖隨加賞賚亦宜遂爲我用無復與賊合交與討而驕之使之附賊爲我患則害不能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惟誠能撫養照謝諸羌日服役所事討賊又聞屬羌近有毀者若藉其衆又應增作役照以自存安得不屯聚爲寇以梗商旅往來如馭之方役久使少之類兩以濟之宜有何爲事留意念恤息其類羅皮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暖爲國自愛不宜

上邵學士書

詳足下數日前辱示樂安公詩石本及足下所撰復鑑湖記啓封緩讀心目開滌詞簡而精義深而明不候按圖而盡越絕之形勝不候入國而熟賢牧之愛民非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濟者其孰能至於此哉因環列書室且欣且慶非有厚也公義之然也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襞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某幸觀樂安足下之所著譬

猶笙磬之音圭璋之器有節奏焉有法度焉雖庸耳必知雅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寶也仲尼曰有德必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謂乎昔昌黎爲唐儒宗得子婿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今樂安公懿文茂行超越前古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相須光潤苟力而不已使後之議者必曰樂安公聖宋之儒宗也猶唐之昌黎而足下過之又曰邵公樂安公之子婿也比昌黎之李漢而器略過之則韓李將御之名名方

亦覬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在於茲焉邵序將率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炙深議聊因手書以道欽謁之意且賀樂安公之得人也

八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

與王深甫書

分段讀却自有一種沉著之識

某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書乃不知所冀況自京師去潁良不遠深甫家宜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尚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

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為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為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為達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某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豈以容於吾君為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illegible]其以不容為戚[illegible]

吾社稷為悅則以不安為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為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為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豈足以為戚哉[illegible]之窮達有命其悅戚於吾心不知今吾其何達如此則深甫謂以民繫天下而其[illegible]今亦不系於天也有[illegible]天下以為今其類是能顛天者敢取其[illegible]人民安有能觀天而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觀天以去就而德顧服於大人者乎

某則以謂古之能觀天以去就其德服於大人者有矣仰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己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白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固常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尚能觀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己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illegible]何悅於吾心哉正己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illegible]不悅命也何悅於吾心哉[illegible]

下而已不行以命也何以達於吾心歟其可以謂
大人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不能以欲達孟子曰
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為不豫哉然而孟子見王
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庶幾改之予
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
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illegible]人而已矣[illegible]
曰辯其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豈
以謂期於正己而不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
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為也所謂

大人者豈老莊之為哉正己不期於正物者非也正
己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無
義也正己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顧
無義命哉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楊子
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illegible]己[illegible]物取
[illegible]我而後能正非使之[illegible]人[illegible]為皇
無[illegible]非我在人下將投[illegible]越厭志一人[illegible]行於天下
其[illegible]之為予所[illegible]一[illegible]安天下之民不[illegible]
於正物而後物自[illegible]一[illegible]於天下[illegible]

也孟子[illegible]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楊子而已
矣[illegible]而當[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與當君論之二君猶以為未也
願以教我

與王逢原書

論出處亦有根據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閑以與足下極所欲語者而舟即東矣淵聞足下之詩竊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淚垂之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道之將行

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以爲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illegible]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而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illegible]如[illegible]北門之刺有憂也然但於其情而不得其志乎何以不憂也仕不合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若樂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illegible]當憂天下之人湯聘之猶囂囂然曰我豈若處畎畝之中[illegible]彼所謂憂天下者僕[illegible]段顏回同道曰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今窮於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救鄉鄰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

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諭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illegible]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illegible]而論[illegible]之簡退而論足下[illegible]不以[illegible]之自立如足下者[illegible]以果之所望於足下

與趙尚書

中多持平處亦合兵機

其啓議者多言遣欲開緝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偪
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人當牧家小我倚
疲弊勝兵即彼倘欲得和可知我兵[illegible]非使彼不
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懥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必所
以能偪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illegible]服遣衆首[illegible]欲之
偪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從我而[illegible]
孰肯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息冤也老子曰抗兵
相加哀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
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各明不開納所以息
其衆而結其志欲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
上[illegible]未[illegible]此指使令以[illegible]其[illegible]指有如西
人有[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取即與彼按圖分畫即此不界上
使我吏民與彼界圖指分司延之意

三六八 〈卷五〉 二

與祖擇之書

謂公旣以爲文之旨如此故其所見遠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
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
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
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
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
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悖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
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悖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
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
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
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
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悱
然動於中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褊迫
[illegible]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
雖自知明敢自蓋[illegible]凡十篇獻左右惟賜覽觀
[illegible]自與所志[illegible]

三六八 〈卷五〉 一

公今鄭其尊師如此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耻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

欲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是得擧於此論辛矣方因孔子韓爲學以致義孫子第繼先生留隱而躡論之以爲之師其與有関焉伏讀先生大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二書文司分人猶可

志者何擇矣之將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則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也先生則誠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胡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學與專非君子所鄙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蕩之鄙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訴賢人

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答曾公立書

荊公亦自見如此

某啟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羣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為利吾國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為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為不納而納者不可卻蓋因民

王文 卷五 十

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為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為政非惠也亦不為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饑不足而與之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而世之譊譊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因以道此

答司馬諫議書

荊公之度正自用所以自誤

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

三十 卷五 二

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

⋯交如日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

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上孫虎臣大參書

通啓

某不學無行少默以歲月行無可道自名從下門於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每有不敢輒作意於求通以故閣閣下之名於天下之 久而獨未嘗得望履舄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閣左右之初業實在轄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今然蒙羅教督讀之辱然不知其爲愧且恐也伏惟閣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而願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令吹噓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者之誤而弃鄙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即時報謝以忤耶聽以暴左右而自得不敬之誅頃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今兹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閣下誠有意且有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況于公大人而先加禮新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言泯然者久之其爲罪也大矣願聰明寬閎甚有以容而察於此而鑒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答曾子固書

不放倒地步

某啟久以疾病不為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為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揚雄雖為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為尚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為如何苦寒比日侍奉萬福自愛

答李資深書

其器識自深遠

某啟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不忘所責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不敢忘雖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內得於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也非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累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顧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不足以盡也多病無聊未知何時得復晤語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

答王深甫書

所見亦是所爲辨處亦委婉

某學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俛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謗讒此其所以爲不肯而得辠於君子者而足下之所知也往者足下遜不棄絕手書勤勤尙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顧私心尙有欲言未知可否試言之某嘗以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備禮之世非無禮也有所不備耳不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

致耳故某於江東得吏之大辠有所不治而治其小辠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爲明知者又以爲不果於除惡而使惡者反資此以爲言某乃異於此以爲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所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千里之間吏方苟簡自然狃於養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廢絀一官而豈足以爲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爲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於是之事不幸而數見少之

爲此紛紛而無與於道之廢興則既亦知之矣[illegible]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竊有意焉足下以爲如何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顧吾心未嘗爲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爲言然後怵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爲於世也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之傳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況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

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嘗試以告吾之所自爲以救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爲如此而可以無辠固大善即足下尙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以爲辠雖吾往者已不及尙可以爲來者之戒幸留意以報我無忽

答李秀才書

言雖短而所思遠

昨日蒙示書今日又得三篇詩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輔之以良師友而爲之不止何所不至自淬至此蓋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自出于之地足下樂從所問者不以爲遠亦有志矣然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以先足下之才方求古人之所沒沒者而取之則名之歸既能爭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古之成名者與事於文辭而足下之於文辭方力學之而未止也則某之不肖何能謂足下所求之意耶

二十文 八卷五 十九

答韶州張殿丞書

中多名言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憝憝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illegible]

三十八 八卷五 二十

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懼論在後而不
懼苟以饕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
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賞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
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施於空名又不施其間以彼
其私獨安能窮欺於冥昧之際邪以此不盡信古傳
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則能言之君子有人公平正直之
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
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
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己事務推所

三六八　卷五　五二

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
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答徐絳書

荊公勤勤以古人得道之至者相勞勉如此
其啟某所稱未嘗得邂逅而蒙以書寄於千里之遠
則已言足下未免於今之弊而求合於古之人不
以聞世之能言而欲有取於下當以某之所以難於
對也自生民以來為書以示後世者莫深於易易之
所為作不出足下之所求矣以伏羲為未足以發
世也故從而為之辭至於孔子之有言也蓋又以文
王為未足以曉明睿智天下至州然猶於此不能

三六九　卷三　五二

以一言盡之而患其喻之難也況以區區之中材而
遇變故之無窮其能皆有所合而卒以自免乎雖能
有所合而有以自免其可以易言而遽曉乎且其夙
夜勉焉而懼終不及者也其能遂有以進左右者乎
然學者患其志之不同而有志者欲其為之不已某
與足下志同矣如為之不已他日邂逅得各講其
所聞擇其可以守之處其中欲求得焉蓋古之人其
成未嘗不以友者此亦區區所望於君子也

段縫書

旋曲多波瀾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曾鞏善爲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某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

三字 八卷五 主三

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罪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罪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其迹則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爲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矍然鞏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

納某家皆某所以求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固且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爲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鞏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聖者又[illegible]多謗其身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者易以傳也凡道鞏之云云者固忌且怨

王生 人 書主 可爲

者[illegible]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之[illegible]者之言以[illegible]賢者之是非其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之衆惡之必察之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illegible]聖[illegible]以爲不考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自守不求於衆人也如足下於人有所[illegible]爲孔子[illegible]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鞏

答楊忱書

初交而其言造切如此可謂

承賜書甫欲交之不知其所以然而遂已已又蒙臨問君子者仁義塞其中而行於外者也發其所以明而由於古者志仁義者察其然之由然而有其言而其言遺其古而求其言者非天下之至察何以言其當然觀古之君子所以自爲者顯而自材其中則後然又思昔者得見於足下辭數刻爾就使其中有得於衆人者亦未嘗得與足下言也足下何愛而欲交之邪

三又 入答 二九

或者焯然察其有似邪夫顯而自材其中則欲然其爲絕言也乃有以召君子之愛宜乎不知其爲懼與愧也然而足下自許不妄交則其交之也固宜必切以義以就其人之材而後已爾則某也其有以稱其爲言也可以已邪

答張幾書

亦有深思

張君足下某常以今之仕進爲皆詭道而皆穿窬之有不得已焉者於爲仕進則無以自生於爲仕進而求其所以生其勢道有甚可悲因某之不仕蓋已爲者獨嘗有進焉以爲得已之甚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人也不圖今乃而得足下之所爲足下貴其身而以自埋於文而貪焉以自任如此兄所以爲難者凡今於此不可易進焉也况如某亦知義道之

三七 入答 二八

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貶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而意不敢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敢拜者不敢當答之而已

答錢公輔學士書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為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為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為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為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為父母之累得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為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為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為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未由會晤千萬自順愛日

重

答陳柅書

言老莊處亦已見其大端

某啟伏承不遺不肯而身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究其所發又叙某所以見開者序之以寵其行足下之意遠矣不敢當也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成而化其[illegible][illegible]往往背原於聖人之道遠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卑不足與居人為師況如足下之材良俊明安能一有所補邪顧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某所嘗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然而已莊生之言其道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言聖人之心自其明智不能及此則智安蘊聖人之說其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偏溺於周之說則其為說亦[illegible]然誠聖人而在其說於世者學聖人之[illegible]之道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其學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老莊之書具有其說未嘗及禮[illegible][illegible]為二人作傳以為作者足下謂老莊沿心而疑非老莊之有故嘗為足下道其[illegible]人[illegible]而其說亦

不皆合於經蓋有志於道者聖人之說博大而閎深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二書雖欲讀抑有所不取某之所聞如此其辭合于道抑足下自擇之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六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序

周禮義序

荊公所自喜者蓋周禮也而其所以亂天下者亦由周禮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埽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

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

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書義序

按二序皆公應詔為之者其簡約而具法度

自典即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為愧也歟謹序

詩義序

自是作家之文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為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

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為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熙寧字說序

所見遠而語亦莊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

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為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為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宜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老杜詩後集序

鄙況之思爲所勉之言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一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

靈谷詩序

覽之如遊峭壁邃谷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詭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阯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繢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石仲卿字序

簡潔可誦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嗣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辭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從之久未見其行已之闕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歟

送李君行之官南鄭序

遒勁

君之才楷綽多聞之初君試金陵所以人皆惜君不試於朝而流於州充君之行乃之日君子皆爲其用委吏矣官則當而已矣生子簿而已矣既而又可謂南鄭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朝而論於州充佐官如初色滋厚喜於獻今之公卿大夫每儀求賢以鼓抵然件不留志則戚戚以悲吾乃欣然友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戰景裁采括處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談謀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南而弗拔也

送陳興之序

亦姊

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郎中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余之如皋簿其爲判官潛南以事出如皋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與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役遇之相好如初與之試禮部有司令率相其曲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泉之晉江主簿夫陳公世大家仕宦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

興之者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爲進士宜有得也今失所欲又爲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二千里不甯且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得而進之無嫌也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興之去知者皆稱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故又爲之思所以慰其親者其心之介然有不得其說而將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孑孑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疑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孑孑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

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蒸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疑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疑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疑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蓋亦少之而已矣今升之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一見之也予知升之

作而任人臣之事固有時矣與其然[illegible]而已矣[illegible]之
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送胡叔才序

倚純而正

叔才銅陵大宗也以貲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爲已事讀書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就邑豪以爲諺莫肯命儒者遇儒冠者背指目逆去若將浼已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擇重幣逆良先生敎之既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勒居數年明試於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嘗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惕然感父母所以敎已之篤追四方材賢與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裒然爲材進士復明試於有司不幸復詘於不已知不予思而從之遊嘗謂予言父母之思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爵與位庸者所待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彌於中而爆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嬌學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訾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

之所以榮親而釋懸者亦多矣昔之嘗者竊笑者外膺者爾豈予所宜懸哉姑持予言以歸爲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予何如因釋然將治裝而歸予卽書其所以爲父母壽者送之云

送孫正之序

[illegible]

時然而然衆人也巳然而然非私巳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巳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巳不然者孟軻氏而巳時乎釋老巳不然者韓愈氏而巳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眞儒之效不白於

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巳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巳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巳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記

虔州學記

荊公文往往好爲深遠之思逍遥之調然亦思或入於澀而調或入於滯須細詳得之

之宦見學之不可不立

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爲多慶曆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

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宮祠講說飲食宿息以至庖湢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内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鍾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爲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蓋陷畔逆不可與有言

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爲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

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
矣尚可以鼓舞羣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
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
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
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
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歎之不息凡
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己以學而
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
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

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
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
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
人舍己之所有而從我於聾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
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爲
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爲之難則是心非
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尙同之論彼
其爲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揚子曰
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

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
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
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
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
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虔雖地曠以
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囂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
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況乎學問之民故
余爲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
歸而刻石焉

論學處亦嚴峻

奠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奠釋菜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而或者以謂孔子百世師通天下州邑為之廟此其所以報且尊榮之夫聖人與人人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質而已無文也通州邑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之德乎則古之事先聖何為而不然也宋因近世之法而無能改今天子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為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為之而繁昌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庳下不完又其門人之像惟顏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修而作之具為子夏子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為生師之居以待縣之學者以書屬其故人臨川王某使記其成之始夫離上之法而苟欲為古之所為者無法流於今俗而思古者不聞教之所以不又義之所以廢也太初是舉也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其不可以無傳也

慈溪縣學記

予覽學記曾王二公爲最升深於學者也

其學如此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
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
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
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
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之伎一曲之
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

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
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
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
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
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
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
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
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
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

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群居族處爲師弟
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
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摶土如
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
其堂而學士者或不豫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
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
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
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
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

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
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
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
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
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
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
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
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
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

也負遊敖之民故其俗一而不能有以自達及人歲
時而易治與有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民之因易成
也則居者選之邑擇其學有為人師者也人以
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為人師者為之師而以修學一
易治之俗而進美材易成之民而勉於法度於勢不
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
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
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林君之有為而又
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何等識見何等筆力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
郎呂君沖之始稽之眾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
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
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眾者財
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
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
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
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
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
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致天下之治而
治不可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
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
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
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為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
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

利害施於人者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者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原本觀而本新是之本字舊所以為郡縣之良長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某通判與客相對之言而又托之書以為一篇文案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為閣於其舍之西偏既成與客升以飲而為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臣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於今大于茶餘肢池苑閣臺榭之觀有壞毀而無改作其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惻仁元元之意深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於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宮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夫民之富澤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稱上施耶又況撫之為州山耕而水蒔牧牛馬用虎豹為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為之父母其人奚可不賢雖賢豈能無勞於為治獨無觀遊食饗之地以休其暇且姑弄先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亦人衆為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為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如

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人人之及於賢者爲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爲政於周方春舍於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而不敢自休息於宮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時若其事而爲害而以自媚於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咏歌之于於不恐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七始并名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累乎之餘貸行合翻稿適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爲於是酒酣客皆歡相

與從容譽施侯所爲而稱其言之善又大夫其閣而爲其所以名之者於閣之下流目而望之則邑屋草木川原陂澤之無蔽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於山而以爲之名何也嘗以山之在吾左右前後若蹄若踞若伏若驚若飛獨能適吾目之所觀邪其亦吾心有得於是而樂之也施侯以客爲知言而以書抵予曰吾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爲我記之辭不得且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爲述之也以示後之賢者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其言如此

桂州新城記

荊公學本經術故其記文多以經術爲宗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責者不當以死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寓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

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人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恃而爲存也及至

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當不廢以方
後養有其志而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
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
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於朔方而以
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於東方而以仲
山甫此二臣之德協於其君於為國之本末與其所
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
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
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

三一六　一八卷七　五

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
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
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
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
九月丙辰群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唐[illegible]日仰為築城作此而[illegible]之[illegible]

此是大議論

信州興造記

[illegible]門[illegible]而亦[illegible]書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帖柔隱詘
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
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
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
孤老癃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
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
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

三一五　一八卷七　八

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賙貧民者[illegible]人自言
日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
募人城水之所入知州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
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
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
作宅曰饒中築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
水之所附也築柵四十有二丈於亭之左右以通車徒
之道築一亭於州門之左曰[illegible]也[illegible]
為梁一為城垣九千尺為[illegible]丹方[illegible]

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爲日六十爲人勤一千四百有二十有[illegible]岸之完而不知役之所出見役之合而不見役使之及也凡故之所在必其有所費也與今有之故其所費不出賦貲之餘公所以捄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施舍之不適衰取之不中元奸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警然自喜民相與誹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

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

臨川王某記

餘姚縣海塘記

以謝景初所自名爲篇

自雲柯而南至於某有堤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汐不得冒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爲之也始堤之成謝君以書屬予記其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卒任完之以不隳謝君者陽夏人也字師厚景初其名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爲貴人至君遂以文學世其家其爲縣不以材自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堤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

以勉民作而除其災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勸趨之而忘其役之勞遂不踰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見於事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以爲不足又思有以告後之人令毋廢其已成之功以求其存善人任人長慮卻顧圖民之災如此其至其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考其傳得其所以爲其亦不可以無思而異時予當以事至餘姚而君與予從容言天下之事君曰道以圖大圖終始人之所獨以爲物資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有所歸知此其治民政令施爲之方

與人其尚丁寧以急其去知彼代者也蓋
而治田桑爲之隄防溝渠以除水旱之災而興
學校爲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
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之吏者其憂之以謂不
知所爲而其所謂能者務出奇爲聲威以驚世俗
至或尊其身以卑其民[illegible]
所爲尤丁寧以急者皆不暇以爲[illegible]之而曹不
足以爲之謂有一人爲之則不足以名於世而見謂
材嗟其可歎也夫爲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

之效則猶未也其不出於當時予以其言爲然以
而謝君之爲其縣至則爲橋於江治學者以教養縣
人之子弟既而又有隄之役於是又信其言之行而
不予欺也已爲之書其隄事因并書其言終始而存
之以告後之人慶曆八年七月日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余讀豳詩以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嗟乎豳之
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
也夫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嘆其
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其吏之心出
於至誠[illegible]之說以賞罰用天
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豳之吏自爲而不
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興沈君

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既隄北海七十里以除
水患遂大浚渠川釃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
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屬君至則寬禁緩求
以集流亡[illegible]功費不[illegible]然奮其志
而[illegible]有以付之[illegible]
成之[illegible]與宗[illegible]鄉力
意者今又將有大[illegible]足以[illegible]沈君之才抑
可以[illegible]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illegible]不足書之今
天下之吏多矣其能有以過其民[illegible]之吏

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記

揚州新園亭記

簡而有法周而能辨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庳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圖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即而考之占府乾隅夷茀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個覆其上故高亭在城東南循而西三十軏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為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饗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軏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慶曆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方出於其府貲於宮之餘地職於公宮

之際成公志也陛揚之謂與睹東南所觀御天子幸
相所乘意而退懷乎宜有若宋公者承乎宜有若刀
君者金石可泐此無斁已

芝[illegible]詩
[illegible]公本色之作處

祥符時[illegible][illegible]以文太平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芝來告者前
數其大吏[illegible]天子[illegible]書以[illegible][illegible]之小史若民[illegible]錫金
帛方是時希[illegible]有力之大臣宿[illegible]而[illegible]采山農野老
攀緣扳援以上[illegible]不測之高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谷分崩裂
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之出於九
州四海之間蓄積於盡矣至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德自
大臣不敢言封禪郡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

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
不復知其為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illegible]而能成天下
之風[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十之[illegible][illegible]太[illegible][illegible]君尚文而好[illegible]
芝生於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芝[illegible][illegible]可歟而後發也故關[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收[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其好[illegible]知[illegible][illegible]芝之一也
或[illegible]於天子或[illegible]於[illegible]或[illegible]於凡民夫[illegible]下以野[illegible]
哉[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不役志於貴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賤者[illegible]
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也

君子齋記

宋文之格不入西漢處正在此有宋人之所自以爲得亦在此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

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羞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困窮屈辱不足以累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

失己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illegible]而已然所以務於其內[illegible]思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仁不足以爲君子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勇足以至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嗚呼古之人不[illegible]德諸如毛[illegible]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illegible]其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石門亭記

題跋小而藏論郡人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州人朱君為之石門者名山也古之人咸刻其觀遊之感槩留之山中其在削者君至為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目其物之終始而名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觀遊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憂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暴剝偃踣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

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為功者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適野升高以遠望其中必有槩然者書不云乎予耄遜于荒詩不云乎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夫環顧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敏自逸至即深山長谷之民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壅而不聞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小大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休息無事優遊以嬉乎古今之名求其不在其石者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人之名[illegible]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鄞縣經遊記

縣令如此知其循吏已

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碶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于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峰行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昃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遊褒禪山記

逸興淋漓而餘音不已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眾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

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余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察施

臨川之州城樓據上而出出城之上有宮舊然溪之汸汸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戶牖之間者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層閣深廣十有尺負七十二尺陛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内有夾窓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以其所之言以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明出其力以詣於道士之說而卒成此者曰里之人鄧伶伶之子表故常與予遊予之歸表語其父之事而乞予文予不能拒也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道士也予力顧出道士下復何云哉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
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
過焉庳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
出人不見其墻垣因與之謀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
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
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
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
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為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
力既皆成盍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
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
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
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
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
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
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
以也夫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西域有人焉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
故有所繫者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
而守之者不可爲量數則其言而應之義有辭之也
亦不可爲量數此其書之行乎中國所以至於五千
四十八卷而尚未足以爲多也真州長蘆寺釋智福
者爲高屋建大軸兩輪而棲匭於輪間以藏五千四
十八卷者其募錢至三千萬其土木丹漆珠璣萬金
之閎壯靡麗言者不能稱也唯觀者知焉夫道之在
天下莫非命而有廢興時也知出之有命興之有時
則彼所以當天下貧窶之時而能獨得其財以有
所建立以至於此蓋無足以疑智福有才略善治其
徒衆從余求識其成於是乎書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某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

謂九曜者道士丹用平爲長後以常住無已又爲閣

置九曜像其下從吾乞文以其事告汝爲之臨川

之城中東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折于汀城之

東以溪爲隍吾府治在其北所而東有丘爲祥符觀

觀瞰溪水東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

固嘗從長者游而樂之以爲溪山之佳雖其州莫過

況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廬爲之近者邪雖其身去

爲吏獨其心不須臾去也今道士又新其居以壯麗

游閣焉使游者得以窮登望之勝使可望者不唯吾

南而已嘗不可衆邪道士之所爲遂吾之所樂而

命吾文又叔父所欲也得邪惜乎安得酒州之吾

予者游焉以忘吾憂而慰吾思邪閣成之日某年月

日也

撫州招仙觀記

小小坊中有道士居其堂

招仙觀在安仁縣西四十里始作於其民胡氏予不

知也元符中嘗以疾問於年老道士全自明以醫

游其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復其居人何與言

州出材力與貲財築宮而留之今其從者一人爲

留而觀後與今職于胡氏而因胡氏以乞予書其復

與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服飲食此所以生之具須

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爲然而全

之爲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於人也

其賞可以無愧矣予爲之書其亦可以無愧焉慶

曆七年七月後與之歲月也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亦奇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没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耶果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荆公之文其長在簡古而多深沉之思蘊蓄曾君傳與此等記尤可見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有斡旋處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爲教於天下而傳之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或得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爲八九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胹冀以就完而力不足又無可爲之地故終不得志有見於無思無爲退藏於寂寞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既以此爲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爲其徒者多寬平而不忮

質靜而無求不忮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有已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爲有似乎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者邪若通之瑞新閩之懷璉皆今之爲佛而超然吾所謂賢而與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既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淫濁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材故吾樂以其所得者間語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璉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凾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爲之書

其經藏者之歲時予以[illegible]之愛氏也故使其徒來閩能為我區記之乎善因者蓋嘗為屋於池水之城中而閉塔新以求予記其成辭予辭而不許者也於是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遊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他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為之書而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鑱諸石

[illegible]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九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

周公論

論荀卿誣妄處詞旋轉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士之方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illegible]為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illegible]之不[illegible]假遊公卿之門[illegible]遊公[illegible]入[illegible]之體者皆致國之[illegible]式而已遂[illegible]處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而生於亂世不能者論先王之法[illegible]之天下而忘於[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為聖世之事亦[illegible]

子[illegible]亦已過也[illegible]用公之[illegible]
唯能贊兄之而已[illegible]其大流也如此
不賢不足與其大使[illegible]擇公[illegible]之爲[illegible]道子
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
不知爲政益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
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
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illegible]學校之
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化天下之
人[illegible]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行也或曰偃

王文　卷九

之下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
[illegible]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飾禮而下以驕下爲
行[illegible]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若[illegible]世
而[illegible]之事歸聖人後世之士待[illegible]以[illegible]人
然[illegible]孟子者吾不信矣

伯夷[illegible]

行文好所論何[illegible]變態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illegible]然後世不
深考之因以爲[illegible]其本而學士
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illegible]伯夷是已夫伯夷
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
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
仁餓於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
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

王文　卷九　三

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
以怨不念事之以求其仁餓而不自降辱以待天
下之清而號爲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
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爲
采薇之歌[illegible]之亦爲之頌以爲孤竹二子亂臣賊
子[illegible]是人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
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illegible]則人公猶西
伯善養老則往歸焉[illegible]
豈有興邪及武王一[illegible]

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為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為君不仁也武王之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辟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公哉

三聖人論

三聖人名各異而……其名天下所共

以命也何其行文自可觀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為名道之極德之全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謂聖人之賢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波瀾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有不足以合於天地明有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有不足以合於鬼神則不足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以所謂聖人而有不合於聖者則不可以為大與人以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而謂與不恭者乃聖人何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為高以為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以為……借何

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之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故三人者當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不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為孔子之行而忘天

下之弊則惡在其為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為孔子也然其所以為之而為之任為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而已乎伯自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為聖人也孟子謂聖人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以其自守一偏之道嘗不大哉而使人以為好毀之道嘗不大哉而周人以為非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孟子之言自孟子而言者有學孟子而以援天下者而其後有似於伊尹之弊聖也而以孟子論是三人者皆有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皆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

季子論

礪

先王酌乎人情之中以[illegible]紀[illegible]者俯而就之哀不足者企而及之哀不足者非聖人之所甚貴也善之者善其能勉於禮而已延陵季子其長子死既封而號者三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夫長子之喪聖人爲之三年之服[illegible]以[illegible]父子之親而長子者爲親之後人情之所甚重也今季子三號遂行則於先王之禮爲不及矣今論者曰當是

之時季子聘於齊將君之命若夫季子之忘哀以謂不可以私義而緩君命有勢不得以兩全者聘當忍哀以狥於尊者之事矣今將命而聘既聘而返遂少緩而盡哭之哀則於事君之義當爲不足而害於使事哉君臣父子之義勢足以兩全而不爲之盡禮也則亦傷於骨肉之親而不用先王之禮爲其言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矣夫骨肉之復於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之[illegible]者矣君子[illegible]所不言命至於中則有[illegible]命也[illegible]

閔[illegible]而[illegible]其子[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季子之[illegible]是[illegible]之[illegible]矣[illegible]長子者[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禮[illegible]於[illegible]不[illegible]也[illegible]哀[illegible]不足[illegible]此[illegible]記其[illegible]不[illegible]既[illegible]輪[illegible]其[illegible]孔子之稱之[illegible]其[illegible]

之合於[illegible]之合於禮則哀之不足可知也[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矣若此[illegible]

子貢論

予讀史□見子貢□□□之者□不然子貢安行爲
儒哉夫□□者□以□□受君之安食於民則思
民之患□下□□□□□□當□之時天下之
民患於洚水堯以爲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
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於洚水
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樂陋巷
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

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
則是□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
故君子之□於君□以君之憂爲憂食於民則以民
之患爲患自□而不□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
之□哉夫□□□□□□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
不義而□□君□□□□□□□者□不爲矣史記
曰齊伐□孔子聞之曰□□□□□□如此二三
子何□□子□□行□□以□□□以救魯
□廷□□□□□□是變□或霸或破□亂或
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
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
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爲匹夫
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爲哉然則異
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
國綿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爲不義哉借使
有憂患爲謀之義抑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
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

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於此
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
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子貢雖好辯詎至於
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眞者哉

世之詆莊子者不一而學者亦曰莊子之背於孔子以為其說誕妄焚其書而後已[illegible]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知此[illegible]子之說不可[illegible]其[illegible]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illegible]禮樂也以為禮樂小而不足化天下[illegible]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

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illegible]之[illegible]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illegible]莊子之[illegible]者[illegible]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illegible]之澤在莊子之時蕩矣天下之儀[illegible]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illegible]義之術[illegible]利害之[illegible]身而不[illegible]怨[illegible]莊子病[illegible]天下之弊[illegible]之於[illegible]也其心是[illegible]不足以

莊之於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返乎心[illegible]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illegible]以其說[illegible]矣又[illegible]世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也於是又[illegible]以自[illegible]以道志者以道[illegible]以道[illegible]以道名分[illegible]耳目鼻口[illegible]不能[illegible]通[illegible]所長時有所用[illegible]以明聖人之道其[illegible]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鈃[illegible]到[illegible]之徒[illegible]為

不[illegible]不偏一曲之士[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大道之全[illegible]然則莊子[illegible]有[illegible]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illegible]之[illegible]有矯於天下者[illegible]其心[illegible]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illegible]其為之道矣夫矯枉者欲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子之心則是[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心[illegible]其行[illegible]子者[illegible]之心非其為[illegible]者之[illegible]亦莊子之[illegible]於後[illegible]

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莊周論下

補蘇轍不足處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寄而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爲周者之所以詆也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又自以爲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謂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爲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既反之矣其得罪於聖人之徒者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諄諄而後喻嘵嘵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九卦論

世之處困者什之八九其[illegible]於九卦而不失者十之一焉之一吾內以徐而存之

處困之道君子之所難也非大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內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通其變者其孰能無患哉古之人有拯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傷其身事起而不疑其變者猶有以處之也處之之道聖人嘗言之矣易曰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

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此其處之之道也夫君子之學至於是則備矣宜其通於天下也然而猶謂爲者非吾行之過也謂有利不利也蓋古之所謂困者非謂大其行自困者謂大行也以通而困於命者耳益於此九卦者智有所不至則仁有所不能守則其困也非所謂困也其所困非求矣大惟深於此九者而能果以行之者困其道也宜而其困也有以處之惟其學之之素也且君子之行大矣而待禮以成仁義爲之內而和之以禮則行之成也而理之實

乎謙者時之所[illegible]日趣[illegible]行之所有成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禮欲知禮不可以不知謙人[illegible]乎其心而其文著于外者也君子知禮而已則窮乎其文而失乎其實宜其今之人而莫能自復矣故禮之於必有乎本而後可以[illegible]其枝君子不可以不知復雖復乎其本而不能篤其實以自守[illegible]而天之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恒夫能久其道而天下事物之變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恒而已則吾之行有時而不可通矣是必度其變而對有損益而後可故君

子不可以不知損益夫學如此其至德如此其備則宜乎其無困也然而猶困焉者則向所謂困於命者也困[illegible]而見病之時也則其事物之變尤衆而[illegible]者有[illegible]然則其行尤貴於達事之[illegible]之變也故君子行當然後能以窮通而井者[illegible]以[illegible]也故君子之學至乎井者[illegible]大行而後足以自通乎困[illegible]日[illegible]易者[illegible]之是以自通乎[illegible]鳴呼後世之人[illegible]於時[illegible]其心[illegible]其[illegible]行[illegible]至

於不能自有也是豈作偽哉不知人尤者之長故也

禮論

借荀卿之說而竹之而行文亦作閒轉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詘其

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己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甚也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而規之方而矩之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

分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於木石不爲器捨焉
而不爲駕者罔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欲
父愛子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故其制
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
禮則天下蓋將有從其欲而不能止者亦不可謂
天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可以爲真
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人[illegible]不若人
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損讓則是有逆於其心
犬彘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
三十二 八冬九 二十
爲大性無足而可以化之使爲善則猶猴亦可使爲
堯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
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中多名言有文法荀卿

氣之所稟命者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
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聰不視
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謂合於神之所
自生也盡心以盡誠者之所至也故誠之所以能不測
者性也賢者誠以盡性者也聖人以盡性以至誠者
也神生於性性生於誠誠生於心心生於氣氣生於
形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於保形充形在於育氣
三十八 八冬九 二十一
養氣在於寧心寧心在於致誠養誠在於盡性不盡
性不足以養生能盡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
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能養氣者保形者也能保
形者[illegible]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生與性之相
因[illegible]相爲[illegible]敝
[illegible]是故
[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之樂禮者
天下之中經[illegible]天下之中和[illegible]所以養
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illegible]

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憂非聖人之情與世人相反聖人内求世人外求内求者樂得其性外求者樂得其欲欲易發而性難知此情性之所以正反也衣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所以養人之性也禮反其所自始樂反其所自生吾於禮樂見聖人所貴其生者至矣世俗之言曰養生非君子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養生以為仁保氣以為義去情卻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

聖人之域聖人之言莫大顏淵之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人而後聽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然而顏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道莫大於此非禮勿聽非謂掩耳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亂吾之聰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亂吾之明也非禮勿言非謂止口而無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之辭也非禮勿動非

謂止其躬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氣也天下之物豈特形骸自為哉其所由來蓋微矣不聽之時有先聰焉不視之時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不動之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顏子可以當斯語矣是故非耳以為聰而不知所以聰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聰非目以為明而不知所以明者不足以盡天下之明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為而所以聰明者非耳目之所能為也是故待鐘鼓而後樂者非深於樂者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於禮者也蕢桴土鼓而

樂之道備矣燔黍捭豚污尊抔飲禮既備矣然大裘無文大輅無飾聖人獨以其事之所貴者何也所以明禮樂之本也故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曾子謂孟敬子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為知道則道不違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於外哉是故古之人目擊而道已存不言而化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以先王之道

可以傳衆□効諸行者皆其法度可收而非神明之
用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存之不言而信
存乎德行夫惟□欲□□明生矣修神致明而物自
成矣是故君子之道□矣□□其心清明其德□天
地之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君子之等至約而其至
也□□□道□其□遠易□擬之而後言議之
而後動□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大人之□故也
是以書□大人之道莫大於洪範洪範之言天人之
道莫大於視言視聽思大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

言乎儲精勝息而通神明君子之所不至者三不失
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不失色者容貌精
也不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精也君子之
道也□□大而人□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
之末□□□□天下莫能載也語其約則莫能致傳
也□人之□□□大□與人地同□大衆與天地同
和益□□也大體性之中大樂性之和中和之精通
乎神明故聖人儲精九重儀鳳□□□□□以陰陽
是天地位□□光明四時行而□□□□□□鳴於

九皋聲聞於人故孔子曰我占簽自然之氣充塞
乎天地之□□子□□□□□所有諸人而天
下地□也□□□□之□□□久矣天下之言養
生修□者□於□□老子□□□□老子之說行而
天下壅□□者□以□流俗□□大役天下之人驅
禮樂之文以顯流俗爲事欲成而□國家者此秦晉
之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非知之也者何耶特
禮樂之意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輕聖人之道
得諸己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焉浮圖直空虛

觸萬物山林之間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觀之
□人之於□老其□□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
□□動不同□與古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
□不□□□人□□不同□與古人同而信不
同□□道也不同□心□□□□其人道不虛行
□□□□爲□父□□父之人化爲今王公大人
有□□□之勢而無子□一邑之功者□非學術
未□□道不□歟夫天下之人非不勇爲聖人之道
爲聖人之道者明務速傳□人以爲進取之□今大

進取之道譬諸鉤索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為王
公大人若不幸而少得其數則[illegible]之衣為商賈
矣由是觀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志者也此之謂
學術淺而道不明[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上復治
聖人之道而不捨為眾人矣因[illegible]之[illegible]其欲
外有便嬖之說以奪其志得之[illegible]必矣今之
所好者由已至矣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
貳過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顏子之所學者
非世人之所學不遷怒者求諸己不貳過者見不善

之端而止之也世之人所謂退顏子之所謂進也人
之所謂益顏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顏
子之謂也耳損於聲目損於色口損於言身損於動
非先難歟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
動無不服非後得歟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
童蒙焉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
足為隱諸子之支離不足惑也是故天至高也日月
星辰陰陽之氣可端策而數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
萬物之形人之常產可指籍而定也是故星曆之數

大匠之法人物之所[illegible]好學[illegible]人者之所
建也後世之人守其[illegible]其始為傳曰百
工之事皆聖人作也[illegible]之人[illegible]道者莫先
於天地[illegible]者莫先乎[illegible]性
者莫先乎精精者人之所以[illegible]學聖人所
以配之故御人莫不[illegible]造父[illegible]之[illegible]馬不
同造父精之也射人莫不[illegible]能[illegible]之[illegible]矢
之不同羿精之也今之人與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
則一也造父用之以為御羿用之以為射盜蹠用之

以為賊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九

論原說解雜著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諫官論

恐不如歐陽公書及司馬溫公諫院記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爲公卿或爲士何也爲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爲士爲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爲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以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於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督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爲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蚳鼃爲士師孟子曰似也爲其可以言也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爲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下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爲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己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爲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君不失其所以爲君臣不失其所以爲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

今也上之所欲爲丞相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恥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爲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諫之屬而大夫之職也曰嘗聞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矣周公則未之學也

材論

茅曰天下[illegible]未嘗[illegible]此篇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諰諰然以爲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故上之人苟不能精察

之畜用之則雖抱皐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睹夫馬之在廄也駑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騕褭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

天下爲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簳鏃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鶚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彍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覿武之所寶也然所以敲扑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梃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效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先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鬬之徒起

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原過

文不踰二百字而轉折變化不窮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鬭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

三三八　一八〇卷　七

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為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原教

人類韓文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為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為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為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

三三八　一八〇卷　八

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為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為之制煩為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為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為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酇之長疏者密之遠者邇之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於刑者於是嘉石以慚之圜土以苦之甚者棄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於

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浹於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為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強之為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為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為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為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性說

或曰荊公性說專以習言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是以與孔子也韓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何說也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於惡而已矣所謂下愚者一習於善一習於惡所謂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為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為不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有人於此未始為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為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且韓子之言弗顧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為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四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得一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然則堯之朱舜之均瞽

瞍之舜鯀之禹后稷契以爲之事後所引者不
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吾所謂習於惡而已矣
瞽瞍之舜鯀之禹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后稷之
詩以興云而吾之所論者常也詩之言至以爲人子
而無父人子而無父猶可以推其質常乎夫言其亦
常而已矣無亦常乎明孔者猶火而入江亦可以爲
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徒聞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
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兩人
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之
三之　〈八卷一〉　一二
其始生也婦人以聲與貌定而得之婦人者得於
邇孔子者邪

進說

古之所上之在下者與求於上之人日汲汲惟恐
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詩有以言有
以曲藝今往不然自茂才而下之才于明法其進
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詩者十有何以爲也古之
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以有家保不世出
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得乎此而不應
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由謂枉已者
也孟子曰未有枉已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
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
三之八　〈八卷一〉　一三
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民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
而爲民其父母妻子皆如也自家達有塾有庠有序
有學觀游非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
礱切洗浸漬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
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
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以養父母
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
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

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俯仰也孔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為季氏吏夫不以勢乎故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廢存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况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

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為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在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養父母者且而有不得已焉者也曰材而為進士而又柱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其朋友我矣懼其孫未寤也為進說與之

復讎解

當與韓愈議參看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脩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為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

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為亂世之為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為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為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于士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　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

殺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禁之也曰古之
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也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今書於士則殺之[illegible]所謂復讎者
果所謂可讎者乎庶抑其不能有可告者乎況當
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
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
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有人之思乎曰可以復
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
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
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同學一首別子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
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
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
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
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
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
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
還江南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為然予又知所謂
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
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嘗
云爾夫安驅徐行轥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
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
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
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書李文公集後

看了公文字負氣俱佩服力大覺處

文公排斥佛老不遺餘力猶其自得不厚以含說之

詩三百發憤所為不遇者其衆而孔子亦以為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嘆不遇也文公念高如此及

觀於史一不得職即欲舍相以自快令牙於人也聽

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必當據實揭名實

固有薦彼處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為不忠於小人可

也為史者猶安敢其怒之以失職邪世之淺者因好

以其排佛為名由是以為鑽營相以所譏排以其私則

史為此夫文公之姤忠蓋亦所謂皆擬其分者耳夫其

不信於人上之以為奬進者為急一下之不顧至

於人不肯含含者有力成其名而後已上之人

請各有命日月上公大人之信取其任而私之

以代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

甘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之夫文公之

直抑出所以為賢歟

讀江南錄

行文婉曲其所議雖厚誣潘佑處可謂相得

之論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有之論之殊有憾於實錄其於春秋之義箕子之說徐氏錄為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為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

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隨隨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興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為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罪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有為江南官者具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以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

其他所誣者皆以是得也予故歷考其說以待
及陷虞二君於必死之地李氏亡國之君必有爲李氏而死
佑之死佑爲無辜見殺於李氏之手何以知其然也
以情得之夫凡毀生於嫉妒生於不勝此人之所由也
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
於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諫以
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於
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恥其善不及
於佑故匿其忠而汙以他辠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
之其他所誣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特
辠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讀孔子世家

荊公短文字簡而有絶似太史公處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
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
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
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
之資其教化之盛舃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
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
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
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
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刺客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霸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荊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讀柳宗元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行而已要其終能如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

書洪範傳後

荊公自立地倚處

王某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為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驁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為師則有講而無應為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為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

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如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者豈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曰天下因以爲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衰於是孟子者不如是不足以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譊譊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十一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碑狀

歐陽公最長於墓誌表以其序事處往往多太史公遺調唐以來學士大夫所不及者而王荆公獨自出機軸多巉畫删折之言其尤長者往往於序事中一兩點綴若色備承遞出令人覽之如走駿馬於千山萬壑之中而層巒疊嶂應接不暇序事中之勁戟也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通篇以銘序始終亦變調也

宋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之葬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中公有五子曰臣德臣實臣輔臣濟臣清臣今獨在爲尚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禰伯後氏其國爲冉後奈不見史家有銘有碑
者漢名籍公稱之孫洞字昌言三世非仕陵陽之里
公第宛中判官利豐而歲有權以承將佐以寬仁稱
人舉用多主相御史侍考進士二見天子以爲知己
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緣邊
兵戍西鄙老弱饑乏丁壯多死靈州告急帝覩不怡
公請擇人使番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問誰可
無如臣者口予汝嘉閣府奈何公拜月晚風言而起
苟紓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行詭爲謀至宿物遜

會來靈州帝察公勢可書帝制相成止之留佐三司
其後羅支果寇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
或擒或招叛合即夷神者公尸默之符州用獄一貴
去棄而蘇列國東府帶輸渭河就付將領三年告功
傳召故官又以遷投守彼邠州方倚前公相得於此
與之欣然策以忘徙使於湖北遷自豫章又奪一官
往禮於襄半發驛馬給有食者於鄂於蘇剖將之符
握節關中使總其輸焯焯令章厭賜銅殊謀復靈武
度兵斯處奈有勝瑋諾公與俱會瑋召還公復論質

有友成陽從名氏朱始顯漸然後由而來自懷仙游
再副戎車奠宗新地開府皆滯爲郎度支以將廣德
外更四州楚壽陝則乃還待制中外獄刑有歸龍圖
其唐頰頰就以學士尊其閣寵殿之任衙更傳臨長
超遷郎秩進而樞密超歸封駁考同中失事命遵事
得禪進秩加職侍讀改司尋牧移之密官密是在服
復開揚遷給事於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
志企人上談辭慨然帝悅而留及後曉出皆爲將相
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

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
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夜日於州山西
卜相而告公有四子伯爲進士不終毀中與仲前死
仲謁升名叔也皆不將仕歿中文廢成與有顯惟季
時丞衛尉今爲郎中論序何終質來求詩銘示無窮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法度知兵伍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既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
葬開封府之祥符縣曲村皇考妣公之兆年十二
月公子由範等乃來求銘以行公事請公兄弟皆從
先人游而某又嘗得識公又子故為序其實而繫以
銘序曰
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衞國公
諱萬者為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
諱光嗣者為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
也左丞當真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及公之貴而
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公之弟也
而於魏公為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疾
分司而以乙巳棄世於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勳至上
柱國爵至穎川郡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
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祕書省正字太常寺太
祝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允殿中丞國子
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少卿少
府少府監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衢州酒
稅知衢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揚其壽廬州知
衢州臨江軍府糾察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鼓
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鄧州鄭州兵宣州揚州廬州
皆有所避不赴知鄧州閏太北而中止往[illegible]年
益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入子所書上者在[illegible]州人
大饑且疫公為其饑粥藥不足則假[illegible]山蘭佛寺
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殺人之家而為其主
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甚矣然尚緩刑
況今歲飢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永
得城實以入衆城俱獲不知所為公處凡薪菜不終
日以寨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又衡州之南
山瑤衆自徐里與夷接境大木蒙密中國人逋逃其
中者稱為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人
傳以為能致風雨官軍尤憚之公秀以恩信酬其衆
數百來自言已而與其甥仁去又將為寇州人皆恐
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之人子賜書獎諭公因
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為賊今不除冀附日衆

東萊新今名
東陽江西小
野夫林府產
頗可行之

夷人謂中國無能為山出助之可須張蹤發丁人使
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而自
窮又山其材可以佐紹川炎木張轉運使官其子幼
公搢擊斷不聽用佐史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公坐
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寧不制朝廷出使發
兵擊之數年然後定其後多進士皆雜果者常八九
百人而學舍僻卜〇〇〇公今出而有人之為之購
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州次十用戶數有內旅
取貨財而以險為解公捕案實狀因取逃避致家除
三人

其徭使表木險涉者因此得不死貴州多盜亡命之
尤內蹊名七十餘人公集甲購得之幾盡又修律令
所家為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他境為公施於政
者能如此公當為書上二篇上之曰國政與事其說
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獎之公乃自言外補上
氏奉揚州無上從獨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往視
其丘墓而已岐公之葬也人子自貴州召公而與
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
御篆岐公之碑首上為動容賜其首曰家上

公終無一言自及既分司無川上飲官居以居自為
俗斂楚地之利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於老於
篆籀尤善有集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夫人馬
氏江南李氏時宰相延巳之孫子男九人世範尚
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修大理寺丞
世永將作監主簿世爽大常寺太祝女四人長適大
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直王允懿次尚幼也陳
氏漢太丘長諱寔之後散其官在穎川而世居洪州
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衣起閭
王方

巷明敏踈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而至岐公尤盛
公於仕宦翩翩然尚至九卿以榮祿自終蓋太丘之
仁恩施於一時而耗甚奉奉貴顯者數世豈魏公之
先遺世不治亦有崇德脩行如太丘者乎不然何其
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成實愛其後乃陳屢絕復續以承于人在漢太丘
隸時維德治為子孫中食既又困魏公
群公之出顯名碩實在公有其益盛矣
入予所思綿綿維鄉亦顯於州治官牧民人出其宜

朝公之廬太后之里兩有州國紹榮本始歸其後來
皇考在前峙此銘詩爲其新阡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中多問奏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赉羣臣陞
朝者及其父封其官某父其官某卒德輔義不躬榮
祿能教厥子亟爲才臣加寵右命宁者歸作一以勸
天下之爲人父者當務以忠孝于之心民其贈衛
尉卿曰某甲子中書下其書于家又詔其子賜寬
等以詔泉焚寬等受書焚其副泉一分授令衛尉官
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寵賜之官一品

矣而墓碑未刻惟銘善可以有辭於後世者天子實
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而
銘爲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於光山五世
祖諱某以其穉人于閩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
皆不仕考諱某當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
某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
父人將許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遂豫章
梁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

子伯山虛已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材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貧晝耕夜不息二以進士舉不中即以兄蔭為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為孔子廟餘干縣人之秀者與於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洪州爲節度使者受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吏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冢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强也而晏元獻公為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今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者近世士多外自修飾為聲名而內實不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

年外後已事先與其家婚衣食衆物必均親之及今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為子弟也寬嘗為兩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刑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為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為州人所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illegible]寓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于分寧之第享年八十先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歸葬矣其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右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為友故為公娶其女子二人寬定實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卒也寬為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為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幸公及無違者公既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乃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以先於唐之季而世光山移遷於閩嶺嶠之間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九江若宦卓水繩繩子隱顯眾榮孰多厚祿其季盲蒞幼壯子孝嗚呼之疑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熏於家

外內鄉黨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繼天子使父曰往矣
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寧吾親以奉其姑左右侗恤
以官就侍入予之仁既具福禧考終大耋追榮于幽
乃賜鄉號伐石西山僉為螭龍營之壟上物此銘詩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撰文[illegible]

君少學問[illegible]人[illegible]居山中步行背書數百里升
樓謁之師大[illegible]益數年而其衆經後遂擢拔天下
之書[illegible]文[illegible]作紙謂為方思[illegible]數十[illegible]已就以
大學[illegible]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illegible]州右
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
知[illegible]州[illegible]當[illegible]用人未趣學乃收作[illegible]學作吏民子
弟之秀者親為校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歲旁州

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
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為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
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為是而用君議獨於勑慶曆二
年[illegible]亦[illegible]史表行於是[illegible]參伏式袞公不當沮
敗[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又[illegible]日食[illegible]陰[illegible]以[illegible]為戒仁
宗大採於[illegible]中[illegible]不及[illegible]其[illegible]後[illegible]出役出
有[illegible]於[illegible]參知政事是夜[illegible]和絕
湖南以君安撫參事[illegible]不合因自劾[illegible]州又
通判金州知漢陽軍[illegible]州稍遷至尚書[illegible]外郎

日而其於刑獄有所當平反而當得其要因
我錄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
儂智高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循以助英韶會除廣西
轉運使馳至嶺部而智高方縱入丁出大理部諸郡
兵數萬擊之君驅散在從數之史以轉芻米於桴後
至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壁以下成為州多
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illegible]日賞外
郎切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illegible]之然所
以破賊皆如君計策事罷而人重用方信君[illegible]擢君
工文　〈卷十一〉　四
來險阻目勞疲經理出入啟居無時以疾[illegible]第三
月初七日卒於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尚書工部郎中
散官至朝奉郎動至上騎都尉君所為州整齊其大
體濶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相往終日而
能聽日佐所書其方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討曲直
利害如[illegible]不避權大臣以此無助所為文自少及終
以類果之至自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攟拾貫穿無
所不言而詩為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
得學於宮存其在縣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

儒之亂而家于君今人父諱[illegible]當作[illegible]以致富贈
虞出米穀以卜井何諱者[illegible]心於[illegible]卑人父諱旦
始嘉棄其府而能括卜以教子父[illegible]遂以富終[illegible]君
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illegible]娶旋
氏又娶吳氏又娶彭氏皆人未[illegible]男子[illegible]造通
述遜遂[illegible]年[illegible]四[illegible]以[illegible]人終承
州軍事推官避今灘州[illegible]文狀君
行以來銘者難也君之[illegible]肯接
書郎三女子一嫁大尉齋郎李[illegible]郎安
三十二　〈卷十二〉　五
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illegible]懷遠鄉
上林村欽之為州在山嶺淵谷[illegible]之中自太丘代
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嗟尤
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帝子從步當學
終以就立為朝廷顯用論文終始作為銘詩以
與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論其鄉[illegible]銘曰
在仁宗世[illegible]既不制使師牧民賈有所使聽疑乘危
儋變書[illegible]除[illegible]以治方[illegible]
繼此府使文[illegible]以仕[illegible]則不[illegible]其書滿笥書藏于家

銘在墓前以告過人孫氏之門

有此一段眾見乃為作家之旨

伍子胥廟銘

發服之論足決千古之疑

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
吳折不測之楚仇執耻雪名震天下豈不壯哉及其
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
與夫自恕以偷一時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
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
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
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

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
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
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為杭使其
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為銘也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
為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
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顛殷屋渠渠千
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
孝肆孚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

勝歐公誌銘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秘書省校書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穎陰縣校理秘閣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判官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良受以學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年人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

之 〈八卷一 一八

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剸若簡而有餘所至寵大興學舍并講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于人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晝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飛其餘不問又佐使人陽賊爲田後召信旧故采以水與民而蠲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illegible]后失位稱詩自序以諷事者取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之業獻大寶箴等[illegible]上帝[illegible]能內經諸商巧因災異指人事[illegible]之意[illegible]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illegible]今不宜論[illegible]兵易請縣中書密院然後下其[illegible]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illegible]其言今藁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己事[illegible]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盡用不極[illegible]歐陽公又哭其堂撫其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爲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姪皆在而治衣相續[illegible]轉不厭寬然銳

王丈 〈八卷上一 一七

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精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安民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門人皆以才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illegible]官行事來[illegible]頗有述追將獻之太史講撰文如右謹狀

今人多先狀而後誌謝希深之誌歐公爲之久矣而王公以后其狀如此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瑋多兵略公序亦有生色

公諱瑋字寶臣真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為天平武寧二軍牙內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寇河西銀夏等州後又擊諸部并其眾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强屢入邊州為寇當是時公為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年十九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太宗以知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為公固讓乃以本官知渭州真宗即位改內殿崇班閤門通事舍人西上閤門副使移知鎮戎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眾人多怨者公即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內附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狼顧而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盛强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挈其部人來歸諸將不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尚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即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閤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上閤門使高州刺史內移真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為涇原路都鈐轄事知渭州公乃圖上涇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勢以獻真宗留其一秘藏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取中程徐會遷四方館使初章埋騎於武延鹹泊擾擾撫羅八千涼公皆詠之而涇渭之間遂無一羌犯塞八年遷英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羌唃廝囉宗哥立遵始入遵獻方物求稱贊普公上書言夷狄無厭足其小必輕中國大即方從其中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為保順軍節度使公言我知遵矣又將為寇益治兵以候爾遵使其甥賞樣丹招熟戶郭廝敦為鄉導公即誘樣丹捕廝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廝敦公遂奏以為順州刺史而樣丹亦來南市城以獻先是張佶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為遵耳目及公誅樣丹即皆惶恐避逃

公許之入賊自首還故地而全者數千人後遂耕服
皆爲用至明年羅遂本悉衆號十萬寇三都公拏三
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斬俘萬以爲計事內除客省使
康州防禦使其後又復滅殘復乞鼎嵬留等諸羌羅
遵遂以窮孤遁入磧中而公斥堠隴上所開州成遠
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入朝　上仍遷今華州觀
察使以西人之於公也後以爲鄜延路馬步軍都部
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領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
署樞密院事言公用事於除不因已者既罷寇萊
王文〈八卷一　二二
公即指公爲黨改宣徽南院使出爲環慶路都署又
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言公貶乃以公爲華州觀察
使知青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天
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晉使來朝上則除昭武軍節
度使由復遷之人聖上年以疾病求知滑州得之會
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在之間處乃以爲真
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復彰武軍節度使
八年正月薨于位年五十八皇帝爲罷朝廢用府
中謚曰武穆公爲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衄

功於西方待羌殺中國人得以牛馬贖死如羌法公
以謂如此乃所尊中國而愛吾人者請不許其贖又
請補內附羌酋族以爲上軍主假以禁階爵秩如王
官至今皆爲成法陝西歲取邊人爲弓箭手而無所
給公以寨上廢地募人爲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
出一馬至其卒欲發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
爲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籠竿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
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籠竿川爲德
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爲便也自三
三又〈八卷二十一　二十
都之戰威震四海嘀廝囉聞公姓名即以手加額在
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與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
至多畏公不敢仰視契丹既請盟與宗於兵事尤重
慎節有邊事詔諸難至十餘反而公獨守一議終無
以奪真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
否如顓者所如必報者數兩兼通奏狀公手較紙左
氏傅而尤熟于左氏始娶潘氏爲胡郡夫人忠武軍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
氏安國太夫人故相左僕射倫之孫光祿少卿繼宗

之子子男[illegible]人[illegible]制置使知保州宮元昊反時以遼
說大宗不[illegible]及軍之遷部州以死有終內殿崇班
保[illegible]公於元昊于死亭戰死贈[illegible]州刺史倩
未[illegible]一女子[illegible]方館使榮州刺史[illegible]裴孫丘
人[illegible]伊本官前右作坊[illegible]門[illegible]候瑋三班奉
職[illegible]在班殿直

三十八 〈卷一〉 二十四

[illegible]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嘗與歐公[illegible]未有所成為移

公諱德用字元輔其先真定人也曾以[illegible]
考公諱公超[illegible]宗時人[illegible]以下討武康
公當太宗時[illegible]以[illegible]都指揮使受遣詔輔
真宗[illegible]入[illegible]分[illegible]部州管城故令
為管城人曾[illegible]公先世[illegible]國夫人朱氏曾祖母
國太夫人[illegible]氏[illegible]太宗[illegible]路出師以
討李繼遷之叛而武康公出[illegible]公為西頭

三十八 〈卷一〉

供奉官而在武康之側年十[illegible]兵當前所俘斬
及得馬羊功為多及歸公又請[illegible]將[illegible]臨公以為歸
之[illegible]陰而[illegible]先必亂亂而敵乘之兵必敗於是又請
以所[illegible]兵[illegible]前至隘而陣武康為公令於軍曰至陣
而[illegible]行者[illegible]公亦令曰至吾陣而亂行者吾亦如公
令[illegible]則[illegible]然以此行而武康公亦為之後繼
遷[illegible]不敢近於是武康公嘆曰王
氏有子矣及論功以[illegible]公曰吾為人將不可使子弟
[illegible]將分功[illegible]公不列[illegible]年遷東頭供奉官[illegible]十二

年爲[illegible]忠佐馬軍[illegible]
二年爲[illegible]人中[illegible]年爲[illegible]遷檢
提舉捉賊務于京[illegible]聚[illegible]界中爲[illegible]以名捕
久之不得公以[illegible]爲婦人[illegible]之於野
於是鴻霸與其黨[illegible]人[illegible]以爲[illegible]後
西東路提舉捉賊自[illegible]以東爲[illegible]公[illegible]
皆備恐逃去[illegible]
責授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illegible]下命
公秉驛護喪歸京師已而還其舊職[illegible]散廢候

王文　〔八卷一〕　二六

散都頭八年遷散員內殿直都虞候天[illegible]年爲殿
前左班都虞候[illegible]左廂都
指揮使[illegible]練使大[illegible]年改[illegible]州[illegible]使知康
[illegible]禁軍爲[illegible]者久之而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州防禦使[illegible]四
廂都指揮使又除[illegible]都指揮使六年[illegible]衛
親軍步軍都虞候歸[illegible]職又除[illegible]路[illegible]部署不
行八年除并代州馬步軍副都部署又除[illegible]部署

年除[illegible]州觀察使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
權馬軍都指揮使諸將皆逃與十之二馬者皆不求
有司而得故事取貲錢於軍以給公使自公始罷之
使各置庫以給其軍用明道元年除福州觀察使軍
人挾內詔求爲軍吏公爭曰軍人敢挾詔以干軍制
後不可復治且軍吏不可使求而得得則軍人必大
受其侵明肅太后因使與之公固不奉詔已而太后
亦寤奉聽公及太后崩有司[illegible]公又不
奉詔曰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也於是天子心賢公

王文　〔八卷十一〕　二七

以爲可用及閱太后宮得爭軍吏事遂以公檢校太
保簽書樞密院事公固辭武人不學不足以當大任
天子使中貴人趣公入院公於朝廷臨義慷慨言無
所顧[illegible]在於[illegible]故[illegible]待之亦皆當理而有恩故人
爲人[illegible]於公公[illegible]具得[illegible]幾何故人辭窮以實對
公亦不[illegible]也歸而使家人以銀與之曰爾所求者在
此矣官[illegible]吾有不可得存頃之除樞密副使三年除
明州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樞密院事四年除
安德軍節度使五年檢校太尉充宣徽南院使寶元

元年李元昊叛公嘗請將以打邊天子不許曰吾以
公謀可也卒所以鎮撫打治者亦多公計策始入成
以公威名聞天下而狀貌奇偉疑非人臣之相御史
中丞孔道輔因以爲人亦如此公不宜典機密在上
左右天子不得已以公爲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
督府長史赴本鎮賜手詔慰遣而言者尚論公未
止也又以公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人爲公懼
悟然唯不接賓客而已移曹州或咄孔道輔死以告
曰是嘗害公者今死矣公愀然曰孔中丞言事者

三大 〈卷一一〉 二八

乎彼其心所以事君當如此也惜乎朝廷無一忠臣
言者服公以爲有德而終身自愧其言曹人爲闕多
盜他日獄未嘗空也公在曹嘗無一人因者數矣慶
曆三年除檢校司空保靜軍節度使天子以手詔賜
公曰賜卿重地勉視事勿以人言爲疑有傷卿者朕
不聽矣乃使劉六符過澶州言曰六符聞公久矣過
於此豈非幸也今此州歲大熟豈非公仁政之行也
公謝曰明天子在上固常多豐年此豈吾力也今朝
廷多賢士大夫可畏者吾老矣備位於此不足以累

公制數是歲移真定府等路馬步軍都部署求
奏事京師天子使中貴人諭公入覲除宣徽南院使
判成德軍因辭不行未行以契丹使使來問世宗所
取三關故地聚兵幽薊爲若侵邊者乃移公判定州
兼三路都部署聽以便宜從事而以楊崇勲知成德
軍崇勲使客問公所以戰公曰吾患不仁不患不威
患不知不患無功若見敵而後勝可制吾所戰豈可
以豫言也公至定州則明賞罰以教戰契丹使人來
覘或以告勸公執殺公罷之不問曰吾覘士卒皆樂

王大 〈卷廿一〉 二九

戰可用矣使彼得歸以告其主足伏人之兵以不戰
也明日大閱于郊公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
戮一人而畢乃下令具校樂聽鼓於中軍將盡以效
行曹吾其所鄉契丹聞之寒慄已而天子密詔問公
方略公上書論近世用兵之失與今所以料敵制勝
之方其備會兵罷使公知陳州過都入見使中貴人
勞賜問公欲見否公辭謝備邊無功幸蒙上恩赦誅
幸爲得非有公事當對者不敢見三年移亳州召還
皆官徽南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除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許州七年移鄭州封祁國公八年還[illegible]會靈
觀使又除檢校太師判鄭州過都天子召見慰勞皇
祐二年除集慶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三年以年老
求致仕詔以太子太師[illegible]中書門下平
公威名顯老矣[illegible]公以為
可屬大事也明年復起公以[illegible]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illegible]使契
月使至公作射使門南朝以公使[illegible]公可
謂得人矣天子聞之賜公御弓一矢百以龍鳳嘉
王文　卷十二　三十
祐九年進封魯國公以年老求去位至六七天子為
之不得已猶以為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以為
同群牧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給扶者以一子若
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八矣明年二月辛未公以疾
薨天子[illegible]為之罷朝[illegible]日又為之素服發哀悲
中[illegible]以太師[illegible]龍腦
等物出內人撫其諸子公忠實樂易與人不疑不詰
小過望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及[illegible]下生
少玩好不以名位驕人而所得祿賜多施之親舊鄉

治軍旅寬仁[illegible]之盡與士大夫望上
大夫亦多稱其度[illegible]也夫人宋氏武寧軍節
節度使延渥之女也累封安定郡夫人先公卒後以
子追封榮國太夫人[illegible]有助於公男子咸熙東
頭供奉官早卒以子故[illegible]千牛衛將軍咸
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咸庶內殿崇班早
卒咸英供備庫使[illegible]康內殿承制女四人長
嫁尚書駕部郎中[illegible]嫁太常博士程嗣恭
因子博士[illegible]孫七人淳淵皆內殿崇班閣
王文　卷十　二十二
門祗候淑右侍禁渙右班殿直潭右班殿直沉瀛左
侍禁溫未仕淑淇皆早卒[illegible]孫二人任右侍禁价未
仕公子卜以五月甲申葬于[illegible]城之先塋而國夫人祔
焉其公歷官行事狀請功太常議謚并史館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墓誌銘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荊公第一首誌銘須看其來歷紆徐往往敘事中伏議論風神蕭颯處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

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

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

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頗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污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為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一月壬申卒于滑州

書子蛇一節當賦突公之工直作為文章所孤根節處

之葬城驛亭有石……追錄皇后位號有近
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有事者上亦記公下生所
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余氏郡君尚氏
尚書都官員外郎蕭賓之女生二男子曰約今為尚
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為大常博士皆有行有世
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工部侍郎而以卓
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泉之所自有去公廉於
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異神怪祥
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

三又八 〈卷一二〉 三

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
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
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
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
道哉世多以此傳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與世兒公孔子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轍權所忌
讒禍所嬰考終厥身寵祿優優維自好由是知公休
序行納銘為識諸幽

此篇於序事中一一點綴而風韻煥發若厭

江流而看兩岸之山古人所謂應接不暇

敘上序世系首區處有古之意爲抑史不行且去之

志序以史書事之意也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此等誌幹固所不及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曾祖太傅入于契
丹景德初契丹寇澶州略得數百人以爲是考太師
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爲廷臣
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爲人沉悍篤實不爲笑
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
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然亦無所不記其爲
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

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
推官以母疾困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
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
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
召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
公經略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
田某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
自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
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爲世

所施設多公計策大將有欲以數路兵出擊賊者獨爭
論之矣公猶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
事多聽用遷爲右正言判三司度支[illegible]判權務起
居注[illegible]了[illegible]於是[illegible]已入大
內以公[illegible]相[illegible]副使[illegible]判
三班院[illegible]其會[illegible]又[illegible]公[illegible]兵士
殺通判閉城[illegible]又以公爲[illegible]知成德
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illegible]之[illegible]起居舍人
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

除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已則
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日陛下以孝治
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臣區區犬馬之心
尚不得自從臣即死知不瞑矣因泣然而數行下上
既見歔欷又聞其言而悲之乃聽終喪服除以知
[illegible]公[illegible]學士[illegible]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
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尚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
夫知成都府充蜀川利路兵馬鈐轄[illegible]
公蜀[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

厚田公歷官二十餘年而[illegible]

[illegible]爲協勵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
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
死者公悉循教諭見久乃者其人爲有其惡然後繩
以法蜀人愛公以爲公忠定而聞公所臨治爲未嘗
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
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illegible]使召爲
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illegible]使[illegible]而又以爲龍圖
閣學士翰林學士又歷侍書[illegible]侍郎[illegible]使號自
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鈎考財賦[illegible]加其出入於是入

多景德突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斂疾費如
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歸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
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不上與執政所爲
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
故冀以寤上上因待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爲
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遷數年
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
爲宜賴尚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
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

[illegible]

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在河中歸守[illegible]人[illegible]之
公謂不行及爲[illegible]於上中近功有可不言獨宜從
容爲上言選諸人方向已[illegible]及[illegible]公等皆[illegible]大夫所
學以爲公卿[illegible]其任本[illegible]公[illegible]爲[illegible]之故又
正公等本幾皆見用當是時上[illegible]以天下事責大臣
議然發自明爲務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遂可
功明成門[illegible]不必已出不爲[illegible]以[illegible]
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illegible]
[illegible]年[illegible]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illegible]物中貴人

太醫問視及加損疑以聞公卯辭謝求去位奏至十
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爲尚書右丞觀文
殿學士[illegible]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
終不已然是以太子少傅致仕既其年疾遂
[illegible]以八年[illegible]月乙[illegible]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
德功臣[illegible]特進[illegible]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三
千五百戶實封八百戶[illegible]公太子太[illegible]而賻賜之
其厚公[illegible]況宇元[illegible]曾[illegible]贈太[illegible]行
[illegible]贈太傅[illegible]考[illegible]贈太[illegible]氏封[illegible]嘉郡夫

完叢先室涕[illegible]銘以入而爲誌銘之由

人令守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爲主後女子一人尚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塋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卜葬公刊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恭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泉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知公爲審銘曰

田室於虞（[illegible]）卒如龜辭後其孫子顯不同史於宋微顯自公彼始奮其華纍配實之美乃登帝[illegible]深宏卓犖乃興佐時再領藩翰文馴武克內外問施亦有厚仕孰無衆毀公獨使彼若榮隊已細[illegible]書敢於古人傳賦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學公肯辯老[illegible]非殆疾不終壽考俺詩於幽爲告永久

[illegible]

大理[illegible]君墓誌銘

[illegible]

君諱[illegible]天下治春秋不守先[illegible]卓然[illegible]人[illegible]過人[illegible]故[illegible]所[illegible]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illegible]交[illegible]公日[illegible]爲君求[illegible]辭[illegible]復用大臣薦召君[illegible]又久之不[illegible]奉郎行大理寺丞[illegible]州河中[illegible]來[illegible]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illegible]封村君[illegible]翰林[illegible]以尚書[illegible]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illegible]女子[illegible]

人景界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守景彥
有文集十卷又別爲春秋正論十卷溢言十卷通例
二十卷銘曰
呼乎其執始以有厭美昧乎其說止以終今此納銘
幽宮以慰其子

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行尚書通判永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魚袋晉陵
丁君卒臨川王某曰當吾少時見君論議以謂其材
義者乃發哭弔其孤而託以銘其後三月得
狀至乃叙銘其墓銘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
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
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

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
也猶命事吏莫敢違君獨力爭止其獄又爲杭州觀
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
知越州剡縣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務以治卒除
弊其民聚人今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
知端州儂智高反攻其州君出戰能有所捕斬
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免一官徙黃
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薦舉者遷
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

君爲御史也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秘□
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
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
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惜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始無
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
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豈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
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論
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
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
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
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
四十卷明年□月□十九日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
郭莊之原君曾祖諱綰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東之贈
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
太廟齋郎除隋爲進士其季恩見尚幼女嫁秘書省
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
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

三又　八卷十二　十三

嗚呼已矣卜此幽宮

唐荊川曰中論避寇□用古兆改今爲古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歐陽修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奸利事天子使二中貴人與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為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洶洶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為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

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為不忠而誅不當以有罪人主之人成然古之賢此者相踵屬以有在之意而無如蘇君之敢是以卒爭於敗不而不能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觀為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皮還

之卒而戍儀渭於是延州選者千人平映州而戍大恐即謀聚劫為變吏白閉城成卜郎一人收出君欲以一騎出卒開諭懇止之而以便宜遣使者以卒歸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孫死矣有令籍陝西之民以為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滿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曰令民以死者為兵不集也爭集於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為盜惟切其辛哀憐懇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為然而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

者里正代為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為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從蜀蜀亡歸家于京師今為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考府君大考諱繼殷直考諱咸熙官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二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嘗為廣南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九年不求用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為府判縣君子四人台文承卿稚官將文長扇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修芳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

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
卒之二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
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
川王某為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吾君奠民而服乞忘厥居
不罔其方不勤其明君子之剛其在在人我得吾並
誰慰誰恤祇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
安石之銘
唐荊川曰此等誌文獨荊公有之

比部陳君墓誌銘
陳從多人右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
子而今宰相弟也晉公諱某事始令作吏官公諱某字
某凡歲用晉公恩守秘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
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赦轉恩改大理評事監鳳
翔府酒稅又會祀明堂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鄧
武之鄧武縣以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
名公固辭視在廢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
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
南軍改太子中舍今上即位恩加改殿中丞是歲賜
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葬州薦者數人天子以公
名屬審官又從知虔州以齊國太夫人及歸還改虞
部員外郎十使公數事得引對因自替大了欲稍進
用之而遂齊國太夫人之喪以大居無何得病人王
殺上書乞公換所數事職除衙中見　虔州稅明道
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建州又　小來者徒
知吉州坐法免起為比部監泗州　坐法免起

為虞部監饒州永監復得其州路當居京師久之乃
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守先
皇帝至大臣臣皆先臣以得其實世所崇記識方
壯少時頗及汲汲欲自奮取一日之功以事陛下之
分而孤行單立無朋友之助又自今不言數通於人
以見睚壓負先臣餘教今陛下哀憐復之恩今老矣念
終無以報感德除媿恥夙夜憂畏以致得病將死
無田園以歸無廬有子弟以養所男　人且有夫
年為進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

今當為遠官去臣方遠甚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
臣居蘇常間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仰
念自言謂當為臣言者乎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
年若干時某年月日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曰某某之
晉江主簿次世長而死女兩人皆已嫁主簿將以某
年月葬公某處於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為臨江軍先
君為之佐其後二十五年某得士識於淮南而見其
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子少北得
大任問以文辭自進意自以為且貴而且其家而遺

平其集以文辭請臣十數其行不能有所卑而辛以
劘躬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上書歸其為亭
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小志意
因撮其大槩而存之意其亦可以知其大略也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所又均或斷
而焚或斷以為器奇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吾又何嗟

尚書郎[illegible]知常[illegible]今公及[illegible]

[illegible]於[illegible]以[illegible]

公李氏[illegible]守[illegible]上知

[illegible]公之[illegible]今久

矣天下[illegible]公之爲[illegible]

之長[illegible]公[illegible]

爲之[illegible]又爲之[illegible]又知

公之有惠愛於常人也已而[illegible]公之[illegible]得

公之所爲甚具益公之爲政精明[illegible]能立訴

三式 〈卷十二〉 [illegible]

[illegible]久姦宿惡[illegible]取之不[illegible]化服則[illegible]養息

[illegible]有其處所以威震遠近而[illegible]亦恐之無窮

[illegible]明[illegible]太[illegible]欲用公[illegible]論事其[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不果用[illegible]州嗚呼公之[illegible]止於

[illegible]州而已此有[illegible]爲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任

[illegible]家[illegible]大[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爲公[illegible]太[illegible]湖州[illegible]後[illegible]

[illegible]州州[illegible]公作[illegible]鹽[illegible]監以[illegible]之民[illegible]

入[illegible]入[illegible]爲又爲石[illegible]自平[illegible]五十里以

[illegible]水患人[illegible]之[illegible]然[illegible]公

人[illegible]於民[illegible]

人[illegible]極

舍必欲如已[illegible]亂

之[illegible]此益

其大志所[illegible]公之[illegible]爲

梁使閩[illegible]於[illegible]大史

[illegible]尚書[illegible]部員外郎[illegible]秘書[illegible]作佐郎[illegible]

尚書[illegible]部員外郎夫人[illegible]氏[illegible]安縣君[illegible]人[illegible]

三式 〈卷十三〉 [illegible]

[illegible]學人[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

公[illegible]收其[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敢[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後之[illegible]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曾易占歷官坎坷而荊公敘次有生色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公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嘗為太宗真宗世為名臣公少以廕補太廟齋郎為撫州宜黃臨川二縣尉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鎮東節度推官選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行用舉者監真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泰州之如皋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所丐於玉山公不與即誣公吏治之得所以誣公者仙芝則請出御史當是時仙芝蓋有所挾故雖坐誣公抵罪而公亦卒失摶去歸不仕者十二年復如京師至南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最後朱氏封崇安縣君子男六人曄鞏牟宰布肇女九人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時慶曆丁亥也後卒之二年而葬其泉有南豐之先塋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試於事又愈以有名[illegible]州之府能不以威而使惡人之衆即其黨數人[illegible]不復為惡在越州其守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合者有所不可公

[illegible]作佐[illegible]

數歲不成公為道一日吾為汝成之為之指其費太半役未幾而罷如年歲大饑[illegible]公[illegible]越游以濯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熟用[illegible]人[illegible]公獨不前數歲嘗而泰之將民有復[illegible]者[illegible]為定其文作孔子廟泮縣人與子學其中之吏至今其大惡而至於翁栗廚野無所不治苓公之已[illegible]事者能如此既仕不合即自放為文章十餘萬言而詩義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為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文其文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吾豈窮也哉此公之所為作之意也寶元中李元昊反契丹亦以其兵壓陽為欲棄約者天子獨憂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於是言者翕然論兵以進公獨以謂天下之安危係吾自治不耳吾已自治夷狄無可憂者不自治憂將有於近而夷狄豈足道哉即上書言數事以為事不顧後當如此何[illegible]者如其言公之遺書人以為宜退而貧人為之憂也而公所為十

爲萬言皆天下事在今之[illegible]在古[illegible]至其[illegible]止
國未嘗一以爲言公[illegible]其[illegible]劉向有
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illegible]心[illegible]人而行者
政如武帝之剛賢人[illegible]此[illegible]之論
切於今者夫夷狄動於外[illegible]公[illegible]太
[illegible]之所謂可憂者[illegible]之[illegible]已
其大略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公[illegible]爲
之本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意大[illegible]
者皆古人之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言讀其略不
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說心意幾微觀
迹得之[illegible]學不急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大夫之
表奏二人逆一人之假以端又字其孤又一人者字
相男當爲贊善大夫死二十年猶[illegible]公爲增修
又與宰相書請使爲之此公之行也蓋公之試於事
者小而不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時其文可以見
公之所存而名後世故公之故人予王某取其尤可
以信後世者而爲銘曰
大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倒而歸宰相之責合兵爲

農以方天下之本設學校[illegible]名[illegible]以材天下之[illegible]
名分定考課[illegible]之人古之所以治名
不皆出於此乎[illegible]之[illegible]如此請其書以求其志
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杭州人刊拜
執弔公官
忌如出

內翰沈公墓誌銘

祖

公姓沈氏諱遘字文通世爲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皇贈兵部侍郎祖諱某皇贈吏部尚書父扶今爲尚書金部員外郎公初以祖蔭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廷中爲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不得爲第一故以爲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吏少公而公所爲卓越已足以動人然猶多未知公果可以有爲也祀明堂恩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歲滿召歸除太常丞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權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部理欠憑由司於是校理八年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輒見也執政初亦莫知其爲材居久之乃始以同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及爲翰詔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知越州又移知杭州割治象蠱所禁無不收宗賢知得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英宗即位召還句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延見勞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公初至府日

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也及歸中人吏皆息咒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公旦晝視事日中斷遣悉皆入[illegible]者各退容客皆怪公獨有餘日而府事乃會賓客人人知公才視其在有於是名實皆然然實賢寧中民人大臣皆以爲成之器而開卷之上介之談笑乎故舞以不及爲恩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還英宗曰學士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充群牧使兼權判吏部流內銓判尚書禮部公雖去

開封然皆以爲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以去英宗聞公去尤悼惜特遣使者追賜黃金而以金部君知蘇州公居喪致哀食如禮以某年某月得疾杭州之第以某日卒於蘇州以某日卒年四十有三二男子六女中男承嗣後公六日卒蔭嗣延嗣與六女皆尚幼夫人陸氏封安定郡君公官右諫議大夫散官散大夫[illegible]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有文集十卷公平居[illegible]書而文辭敏麗而尤論議精識長於議論所當雖宿學無以

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稱也與人甚簡而容其能否
賢不肖無所迴避之各盡其所窮或號爲嚴明而內
有所繼合於善良然其官之至在州所行使客
多所闕略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女子失時而不
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公卒之日與公
知者爲之歎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撫州某縣某原
銘曰
沈沈公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就夷視君武之
焉哉斂翔止書而闇嗚呼可悲序傳有史亦有銘詩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墓誌銘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點次嚴整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鄫鄫亡去邑爲氏王莽亂
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豫章之南昌後分爲
南豐故今爲南豐人可徒爲宜州刺史再世生仁旺
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
進士第卒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
符離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錄進遷大理評事遷光祿
寺丞監越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泗陽軍將行天
子惜留之爲史館賜緋魚袋使自京至建安軍行書
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所論之最能得匿
貨以五百萬計除秘書丞兩浙轉運副使改正使始
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任侍史知越州于民不善於
政而喜怒縱入庠介倩恩以進柄言於上公劾之
以聞上發日曾某乃敢希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

語轉而然序稍皆被紬揚允代於揚子運使言事多
可人[illegible]若之公爭得詔曰使在外使又令已非吾志
也輒不果[illegible]允恭[illegible]上[illegible]公以所守言上識
此講允恭不[illegible]一首[illegible]下條[illegible]之移知壽
州[illegible]皆有豪陳氏范氏名天下門公守皆逃自
戢[illegible]所罰既代客一歲入逃[illegible]不夜乃從
二年[illegible]太常博士十客員外部掌聖祠
位常[illegible]務公[illegible]之又言民[illegible]其宜[illegible]利禁是時
羌數犯塞大臣議棄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虛款誘
王文 〔八卷十二〕 二
我兵分[illegible]十之非計也今羌席此功他[illegible]以自[illegible]不
足[illegible]年恐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先關其[illegible]
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去靈州
勿有公議曰羌所以易我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州三
可[illegible]鐵勾院大[illegible]以爲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
之[illegible]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罷公第大夫子官
京師陳彭年議[illegible]使行諸部[illegible]京西公
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罷不[illegible]之邪
得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illegible]也遂役還

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既[illegible]命公[illegible]所[illegible]
百餘事李[illegible]遷而[illegible]清遠[illegible]以[illegible]等賢爲郭寧
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不[illegible]公爲[illegible]公[illegible]曰
兵數十萬上趣使以[illegible]部[illegible]之一[illegible]領一二
朝士[illegible]之[illegible]用[illegible]以[illegible]超而
有不能自將手不[illegible]將[illegible]其事[illegible]
更審計[illegible]久公以[illegible]經略使[illegible]皆
以將赴公曰將在[illegible]無人之[illegible]而後[illegible]兵如
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今紫公曰未相
王文 〔八卷十三〕 三
級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用今臣受命事未
有功不敢以[illegible]辭上[illegible]此貶公爲黃州團練副
使[illegible]而起果[illegible]清遠[illegible]武[illegible]會[illegible]部[illegible]復官知泰
州丁母大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公
當[illegible]
試殿上[illegible]以[illegible]人[illegible]
見皆[illegible]之者公入十[illegible]之[illegible]
知蘇州[illegible]九日[illegible]知揚州揚州[illegible]得手[illegible]
然道吏皆[illegible]民[illegible]之公不[illegible]天[illegible]崇符瑞

與昭應諸宮且出守川公疏言甚明成[illegible]世三
十卜年七月[illegible]外用[illegible]人[illegible]綴細甄
不[illegible]生者[illegible]今必修人事以[illegible]天所以命之之
意不[illegible]爲之天以[illegible]人[illegible]終[illegible]下[illegible]位以爵
祿待君子近在[illegible]大[illegible]不悍移
知鄂州封泰山[illegible]中[illegible]支差
多一月公寺自言惡公者[illegible]公[illegible]盈[illegible]而
祀恩遷戶部郎中以辭[illegible]五年五月丁亥疾不起年
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勳至騎都尉[illegible]於[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以[illegible]我家人之行所[illegible]二十卷
[illegible]志八十卷[illegible]十卷[illegible]要記十卷
[illegible]集五卷文集六十卷傳於世凡
長於[illegible]其[illegible]月[illegible]東園水清
[illegible]之源頭始公娶黃氏生子
男[illegible]以[illegible]文稱公以博士致
[illegible]人[illegible]八年[illegible]生[illegible]三十
五年[illegible]命次公生平[illegible]使來[illegible]記而銘
之某覩公猶人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illegible]其孫之

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
太宗自謂志可行卒之閉於奸邪彼誠有命[illegible]悲夫
亦正之難合也[illegible]其難合其[illegible]少[illegible]其少[illegible]合
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illegible]然其難合[illegible]以是
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
公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曰
既[illegible]而[illegible]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illegible]洎終
惟義之事維才之完而薄于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
天啓于公非在茲邪

秘書丞謝君墓誌銘

歐

君姓謝氏諱景平字師宰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諱絳尚書[illegible]之子太子賓客陳[illegible]公贈禮部尚書諱濤之孫泰寧君[illegible]尚書吏部侍郎諱崇禮之曾孫初以父蔭試秘書省校書郎守將作監主簿既而中進士第僉書崇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監楚州西河轉般倉累官至秘書丞年三十三以治平元年十二月庚申卒妻尸氏生男女四人

皆前死其兄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鄧州穰縣五隴山南謝氏故家河南緱氏君六世祖自吳越故自陳留公以上三世葬杭之富陽至君始葬陽夏公於鄧為穰人而今以君祔葬君於念不忮於欲不求雖學之力亦其天性故其孝友忠信寬柔遜讓莊靜謹潔[illegible]兄弟以[illegible]長人[illegible]不[illegible]其志[illegible]不[illegible]其材非[illegible]人[illegible]以哀其兄[illegible]日[illegible]也然君文學政事[illegible]已能自立於[illegible]其於道德之意性命之理則求之而（一作未備）不至聞文而不疑嗚呼可謂賢已銘曰

[illegible]及[illegible]賢而移季也早死吾銘其理令人悲[illegible]嗚呼[illegible]之死不以死為患嗟叔方則何憾之甚況[illegible]人[illegible]在斯銘則不亡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臨川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試其等皆第一守秘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為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illegible]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illegible]開封縣為江淮荊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為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為監察御史又

以為殿中侍御史遂為副使已而選之臺以為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為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為右司諫知諫院又為尚書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illegible]若讀書而以文辭[illegible]入下及出仕所至[illegible]論議[illegible]皆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頹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若容予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皆以法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illegible]無事久為法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欲以為君之智識能暢其材而以有為也[illegible]二年得以疾求罷職以出乎乃以為尚書吏部員外郎有能闕闕留不許其出[illegible]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為某官又官[illegible]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泉沙之原君故與予善予常愛其智略以為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甚不幸早

世不幸於書館也然與方[illegible]而賢化智之資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器而為用終於貴富其所蓄自能盡用哉[illegible]可悲也已[illegible]夫人與其家人皆[illegible]者為死而不朽[illegible]分使祭而馳前[illegible][illegible]又為哀哀其婦分孰慰其思其門有不分者[illegible]

[illegible]主客郎中知興元府王公墓誌銘

於是既久而不能得其治行文行可概見

公王氏諱某字某其先著望太原而公之曾大考諱
某考諱某皆葬撫州之臨川縣公少力學以孝悌稱
於鄉里既冠起進士為漢州軍事推官至則以材任
劇在上者交舉之遷大理寺丞知人名府人名縣就
除通判析州又通判真定府府帥王[illegible]宗倚氣傷折
其屬為不法以故久之莫敢為通判者公行副宗因
不懌稍侵公以氣公恬然不為異也以禮宗之而已

王文　卷十三　十

嗣宗請服居十餘日公請視獄獄中繫者常數百人
嗣宗意倨慢久之不問吏亦不敢言治公視獄所當
有數十人而已餘悉當釋無所坐於是嗣宗趣有司
如公指[illegible]出之自是事無不聽公所為公頗分
[illegible]而使其政皆由嗣宗以出歸前人[illegible]不知公
於嗣宗[illegible]有勸也一府遂治而士以此稱公為長者
好公[illegible]同進有嘗毀公者數公先以彼酒取
公稱寬恕之公為請其事以失[illegible]告有司而已及
後陵公者[illegible]述公[illegible]公以德報怨公[illegible]

[illegible]彼今為吾屬而何求官吾則衆之何[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民以[illegible]與彼乃不始有怨也蓋公之行已多
如此居一歲移知保州又以舉者移知深州又以選
移知[illegible]州[illegible]州之人[illegible]公處我已而提點刑獄淮
南兼勸農事公於為[illegible]在寬民而以課田桑為急
按米陂之故為民作而修之得田千數九十頃天子
賜書獎諭後出氏名付大臣召用而當是時丁謂為
宰相先是謂以二人屬公善待之曰皆能吏也至則
皆有罪公發其狀以聞由此謂欲傷公不果而久之

王文　卷十三　十一

公所任吏亦有贓者即繫公監光州順安鎮酒稅會
今上即位移監[illegible]州又移知興元府[illegible]丁謂得罪徙南
方論者皆以公宜復用而公亦[illegible]不起矣享年
六十[illegible]官至尚書[illegible]部郎中明年天聖七年葬和州
之[illegible]陽縣後若干年公夫人[illegible]而公墓壞乃改
[illegible]公葬於真州揚子縣某鄉某里之原公子六人
於是存者[illegible]人曰某為殿中丞曰某為進士其四人
皆已卒曰某閤門祗候曰某楚州寶應縣主簿
曰某曰某舉進士而公以殿中君積贈官至右諫議

大夫某公兄孫也受命於叔父而為銘銘公公
行事不能詳者以不得事公而公之沒叔父皆尚少
故也嗚呼於公之行事雖不得其詳而其略所聞如
是益可以考公德矣銘曰
王者晉封遠跡南土公始有府發其用施強而勝
孰忌以爭孚予恭寬在室而亨疑羣之節困窮乃發
日顯予啓前僞予還邇若不名亦不隕閒爲銘新某
祕以長存

度支郎中張君墓誌銘

尚書工部郎中張君諱希字孝先以治平四年五
月九日卒於通判衛州事其子以熙寧二年正月二
十九日葬于潤州丹徒縣某鄉某里之原以狀請
之行來乞銘據其狀為銘曰
張於系出有新內銘以術用作漢寶今魏晉自北
史世傳人良其子孫不大顯閒其于家徙自某縣
將明點屯出宋而翰林會布不太子太師宗榮秉政
父子一時錫榮四世丘墓於今中書為君曾祖

有子翅者刑部侍郎乃生宗顏世德孔揚使京東亙
郎中刑部君實其嗣少則多恩仲父保任主簿上虞
守宰勇敢揚君仕始從容滔職史貞玩法思以振終
翁仲江淮夜筑長狀如我深君不為僥倖因于州
曾孔文自歎爰以謂墨官繩私公勇乃畏君願持此
畢身與凡[illegible]
汝[illegible]
中[illegible]
泰[illegible]人

[illegible]中夜道移內侍省非令御[illegible]造刑[illegible]令徙御[illegible][illegible]

能擧震越號行其家易曹齊於太子賓客督[illegible][illegible]

里閭宴衍馬人遲牧地[illegible]丁民厨傳費劇輸之始貧

君曰閭哉[illegible]無廢[illegible]書[illegible]守多繇其數遷官博士

去領開州大策學校亭衣冠滿[illegible]之盟首不淵課

歲羇五萬奏自君可佩戎不治[illegible]代[illegible]教以從業

盡役施祠失[illegible]侍者[illegible]其娶嫁坐堂[illegible]請飲酒開暇

英宗纂極員外于虞比駕二部問最而除今天子恩

始正郎位儲舒朞年條教遍封殄米郡邦驅使無儒

秋傳飽去又遺之驛致於除害未始愛力取從陽河

避羅刺石折[illegible]口征命十倒躑官不失筏舟無危行

人幸是秀[illegible]教十[illegible]令[illegible]呼無有稱又狐山馬當

歲[illegible]自航祭秋[illegible]艦愉風濤幾五百里

單通驛關就[illegible]其[illegible]方冬[illegible]有[illegible]夏而征奇五十五

藏書數叫[illegible]公[illegible]民[illegible]四子

端仁端義端禮端智仁中[illegible]都[illegible]郎

餘[illegible]木什五女四人歸為[illegible]妻吾端[illegible]彥[illegible]歸而發

范胡[illegible]齊純[illegible]僧[illegible]幼處于家君孫有五男節[illegible]

寬

其一[illegible]君不生[illegible][illegible]

贍朋[illegible]

荷不苟選[illegible]

長其孫徐以[illegible][illegible]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簡勁

邵公既國燕其子孫處者猶食其故邑至後世遂爲
邵氏今有世里丹陽者猶爲大家其再出往往顯天
下君丹陽人也諱某字某少敏爽自考某從人說之
爲破貴聚糈師賓以發其精及出仕所爲文不標飾爲
名而有譽於爲士者年四十然以進士出佐蒲東平
積功次入尚書爲屯田員外郎通判宣州[illegible]人人
某氏其不行以卒君工爲詩歌喜飲酒與人交恬如

一八 卷十三

也尤不好官爵至京師一不問權貴人所舍其官滿
君者自言得罪政勸君自言終不許以是家十九不
更三縣以材奏君者甚衆今之制吏某年某月
帝某年某君某日以夫人某氏祔于某原人曰某日某
一女[illegible]
來於朝身於官甫祭之祭則于以完神祀雖有剛

度支郎中蕭公墓誌銘

以也字爲一篇線索雖段段分明而文脈畢
弱矣此篇雖別爲之終屬平弱非西京以

前文格

蕭公姓也[illegible]廬州之[illegible]水公所生也
明州之鄞後[illegible]贈
都官郎中考也[illegible]公[illegible]吉
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磁武軍
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

一八 卷十三

縣秘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
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饒州司封員外
郎刑部郎中江淛荊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
錢度支郎中知潤州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
將之甥殺人州將曰兩人
者皆在甥一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
爲不可公曰不然此獄當有以勤不爲變此公
之在[illegible]判官事也州符從吉木行令事他日令如至
人稱史稱[illegible]數百訟庭下敢變詐以動令如此數

日令版事則吏背有吏矣公至立訟者於廡下取其
狀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授之
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吏教我所
為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
氏寡婦告其子以悉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微伺得之
與閒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罰治其服為私
謀訴其子孫鄆州孫木惡而歲租幾千萬頃所害取
民以輸為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費之亦使
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為吏

籌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告府府不敢詰
公曰中貴人何憚為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避之上
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為縣於雍丘也鄭吏
常有隙於公附進者因譖之公察其言不聽以為鼎
首此公之為州於南劬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
後以為法視此公之為銀銅坑冶一歲錢也鄆州崇陽
大姓與人爭訟而殺其大姓受賕而之公使再劾劾
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為不直其弟訴之轉運
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為冤復一訊之獄卒得其姦

狀眾論如是此公之為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
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
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
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彭城邑□氏今門寡者公
元配也蔣氏□若花氏廣氏公繼配也良孫良
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余嘗以公女也
建進士為越州餘姚縣尉公之夫人誌銘乃舉者
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為之銘者臨川王某
也銘曰

士實以養交今馳官之不忌維公之所至今樂職者
事後能類闕今公則不斯不留示後今孰勸為葬

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単提一事

邕希範誅廣西困於兵詔以[illegible]員外郎蕭君
知邕州[illegible]所措經掄提點兵甲[illegible]事[illegible]因其
故俗治以寬大[illegible]遂安而君以[illegible]為[illegible]路
提點刑獄未幾以君之信於南方也人以君為廣西
木陸討度[illegible]是時儂智高兇其[illegible]中國亡
命深以其衆寇邊[illegible]而邊吏士尚皆不識君[illegible]也
以為必為南方之患乃選遣才辯吏覘智高內屬上

三之八 卷一

書言狀請留以一官撫之使抗交趾且可以紓患書
下[illegible]密樞密以智高故屬交趾納之生事以詔問君
[illegible]交趾不爭智高智高終無所歸則且以開君曰
[illegible]其往非臣之所能顧今中國勢
不[illegible]如智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
才[illegible]力[illegible]而就其能[illegible]則邊患
[illegible]事爭議至五六而樞密
遣[illegible]奏請[illegible]將吏[illegible]以
符交[illegible]不報而君以[illegible]智[illegible]果反邕

州[illegible]東西十有一州所在殘破史士
多走[illegible]乃更以責於君以知桂州[illegible]士大夫
紛紛欲[illegible]君[illegible]所過[illegible]君長者
又[illegible]君智[illegible]以[illegible]居[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為廣
東轉運使又以[illegible]文館知桂州當是時仁宗且聚
兵智高故地[illegible]州為之[illegible]將皆[illegible]典師君
又探[illegible]招降之[illegible]其用君議[illegible]遂罷兵議以為
兩頭[illegible]奏官而處仰事於是君積官至尚書刑部郎
中以集賢殿修撰兩[illegible]反[illegible]捨本土堯

三之 卷

亂死仁宗使中貴人[illegible]君坐[illegible]降知江州而
提點刑獄因中貴人[illegible]所
[illegible]刑獄[illegible]奪兩官
以[illegible]南京號第諸
[illegible]刑部郎中致
[illegible]用官楚州團
[illegible]人[illegible]知[illegible]府陽
[illegible]以方[illegible]
[illegible]善狀推賢樂善喜讀書[illegible]明

而不敢於財利尤[illegible]故不[illegible]其[illegible]
皆倍前以十萬數治平三年年六十五以九月十七
日卒於家初娶龍[illegible]縣君李氏再娶彭城縣君劉氏
子男二人洵袁州[illegible]事推官[illegible]死[illegible]試[illegible]者[illegible]書
郎知鄂州嘉魚縣[illegible]女三人嫁江州[illegible]縣主簿何
正臣吳州司戶參軍[illegible]陽[illegible]臣李[illegible]孫男女十
八人盧氏故長沙人君皆[illegible]為氏[illegible]
為衡州司馬以馬氏方[illegible]東其[illegible]不顯
仕有賜田百頃袁州之新喻新喻後屬臨江軍故今

為臨江新喻人祖諱紹考諱世則皆以儒學不仕而
考以君故贈官至光祿卿君之於世也出其[illegible]議矣
之其了孫所錄待尚[illegible]餘為益其[illegible]世務
之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葬君新喻安和鄉長宜里
孫[illegible]銘曰
可[illegible]君[illegible]厥[illegible]為宗以殖[illegible]功[illegible]方
時告[illegible]為[illegible]用[illegible]不[illegible]退矣一[illegible]
既窮而[illegible]以[illegible]久

右班殿直楊君墓誌

通篇以好武一事相[illegible]

東莞楊關狀其先人曰君諱文[illegible]字巨卿少孤嗣於
世父[illegible]父戰契丹[illegible]常山君始十七能以兵入[illegible]甲
馬其後世父為峽州麻絲寨主[illegible]州兵討[illegible]之敗者
君以二十五卒馳前與戰三[illegible]遇[illegible]君[illegible]還
走險其酋[illegible]險下射殺君卒幾[illegible]下顛
其酋而後世父軍亦至遂[illegible]其衆以[illegible]天子賞世父
一官而以君為三班殿侍君[illegible]君[illegible]

父諱德成皆以經術教授鄉里遭五代變擾皆不仕
君亦少啟强記通五經刑名書數然負其材武思一
有所奮於功名以故為武吏稍遷借職監睦州酒由
借職[illegible]遷為左班殿直睦州亦[illegible]為鄧州武關
[illegible]其[illegible]監[illegible]山[illegible]京師以慶曆七年[illegible]月二十
九日年七十[illegible]而今秘康定[illegible]相[illegible]兵攻夏
故[illegible]公為陝西[illegible]使統[illegible]君者皆曰
[illegible]試今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疾頓
[illegible]泰公[illegible]久[illegible]以[illegible]然[illegible]以

人不識戰久講勝[illegible]兵之賊[illegible]不知所策見其方
巳恭公默然然而其後兵果不得出自是君亦老矣更
讀書勸諸子以學無復言兵事方君少壯時喜兵嘗
号劒士莫敢伍然仁恕愛物遇人誠謹麻谿十辛殺
戮無所擇君爲救止全活甚衆其武剛以恩信得諸
蠻懽有嵩叙上下誠等州刺史千乎君爲交終君去
不爲侵竊君夫人杜氏生三男其長子[illegible]卒次開爲
大理寺丞次閔三女子皆巳嫁其長亦早卒夫人少
君十歲以嘉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卒于酸棗而壽

與君皆七十一六月二日合葬于陳州宛丘縣友下
鄉彭陵原臨川王某曰上之以材稱然世而能以長
兄者少矣予嘗學孔子者也然惜其不以不得死君
以與其行之自首無所遇而悄悄自免以老歐終免
作名于後世者其子嘗銘銘曰
材學[illegible]方刑時號張以不皆于當錯士之
[illegible]

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一首
君王氏諱乙字次公其先在太原而實家大名之元
城不知其始所以徙曾祖諱安當周世宗時爲閤門
通事舍人祖諱延福贈宣中奉寧軍節度副使考諱
奉謹右班殿直贈右武衛大將軍君嘗舉進士不中
用獄其所藏書秘閣而上書言先世以其遺書上於先
皇帝在一日之幸因賞其子天子下其閣驗以爲三
班借職累遷至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府東路都巡

檢使皇祐二年年七十一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辛
夕海州而以嘉祐二年葬東州之[illegible]子數其鄉其原
以從夫人劉氏作於是先夫人休其號若矣君强記
博聞明於[illegible]略好讀書[illegible]者尤喜[illegible]不言少也於
戰人起一尚義所在[illegible]之明察欲以不肯加
我[illegible]人之終不爲安樂[illegible]皆中世病
知[illegible]者多不[illegible]歐者而[illegible]然當時
家[illegible]楚州司去服殿[illegible]萬七千
人錢[illegible]百一十萬[illegible]八萬八千和史[illegible]河陰[illegible]茶

鹽梟入敎而潰之河北爲十說以抑三司之類三試
不能紬其一此嘗肘蒙其利者也宋興百年大定以
太宗至真宗內外富實內外自見達務以無爲養息
天下朝廷所尚賢良進士而尚行之徒乃借方
慨然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欲起貧賤不分左右而
以其篤智當人才衆園獨力用其才事以不合爲
呼甚可悲也然天下不肯多畏處君以其位而幸
其閭閻不得意以老獨賢者哀之于君子遂在泰州
觀察判官其次子仁餘爲進士女二人嫁進士林度

二六 八卷一三 二八

陝州項城主簿宋造余嘗爲君傳而與其子越不同
有進士也銘其墓曰
與若謂君與之爲抗議者稱其與之爲讓辜辭
上強以學于行而其心之亨以負其嗟也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儁

內殿崇班虔州兵馬都監錢君之葬在和州之歷
陽縣龍鄉水昌里初錢氏以布衣起吳越當五代
時諸侯王僭竊稱帝獨事中國道阻無所出則間以
其方物取道於海上輸之天子至宋受命錢氏 天子以吳越
王朝納其端納京師而君獻其地人子以其道行之
推所由來邀其子孫至於今百年錢氏之有稱於
朝廷者猶不可勝數而以才稱於世當任事者其北

二六 八卷一三 二七

陷君諱某字某右屯衛將軍諱某之子昭化軍節
度使諱某之孫吳越文穆王諱某之曾孫錢氏以才
自於世者也其爲子弟也父昆稱良乃其爲父兄又
能教其子弟其爲吏又能修其職事而天子常任之
以爲材始以今夕恩公除補三班借職稍遷至內殿
崇班知和州州人具愛之歸奏事殿中稱旨遂遷內
殿承制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在廣西四年以功次遷
供備庫副使制鬼當法賢士大夫多舉之當是時儂
智高爲變數嶺表邊吏莫能抗諸州又皆無兵君

即奏尚及其以符發奏千五六而大臣終不許卽復上書求罷又不許而價錢高果反君坐謫三官監流州酒居久之稍徙遷至比部虞部郎中兵馬都監至廣德之明年某月二日君年七十一矣以三月某甲子卒昭化之治和州也先十八年有子某某州人其卒子孫遂留以葬故君于淇沂天內春某某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於本居凡人之在是者沂以余曾從事於文辭自君之將葬至於今三年數請而從余以求銘數矣然不止而愈勤噫其若是余不可以無銘於是爲之叙次使歸而鑱諸冢

王文 入卷十三

二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并序

直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十月某日葬真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沐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爲序而銘焉

王文 一入卷一日

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爲吳越丁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君大父諱仁祚辭不就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以鄉人稱爲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

也道以為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篤於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此以集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為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當舉官告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為歎息曰人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奏君以爲於是君爲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由介爲兗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論通商賈鹽商至

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埶用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詔某強壯刺其手以義勇多怕懼不知所爲欲走君諭以所以爲之利害皆就刺欣然曰非君不吾欺也留守擢其能辟屬而往召各君討某州東南通判[illegible]事以救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守相宰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謫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一日

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並[illegible]其徭役人大喜而遺賦力君復以夫[illegible]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議茶法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益期年出後反嘗曰[illegible]故爲令[illegible]若此何故也[illegible]則不能且是役也[illegible]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illegible]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戍[illegible]便輸考

課官功大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乃移荊湖北路至鼎州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皆物皆聞有十人爲具君娶[illegible]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泳沂汲爲進士泳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illegible]君[illegible]以當得意[illegible]而[illegible]卷矣乃猶[illegible]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而[illegible]君者所爲恨悄然[illegible]之婦[illegible]所願者可[illegible]以君始終得喪推除亦何彼哉之有哉銘曰

嗟乎劉君官壽而類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天止之亦或使之惟其有命故止於斯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看他頓折處

君仲氏諱訥字樸翁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環祖諱祚皆弗仕而至君父諱尹始仕至鼎州觀察支使贈右諫議大夫君景祐元年進士起家貝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其後契丹日大擾邊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公策契丹無他為具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為此然亦當善我能聽用君也又擢博州防禦判官以母

夫人喪去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縣送海賊數十人獄具矣君獨疑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字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清平邢州臨清兩縣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遷為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厚重有大志不妄言笑喜讀書為古文章醇而尤好為詩詩尤稱於世所在有聲然自道自信於俯仰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自越州士多從之學當寶元康定間言者喜論兵其計不過攻守而

巳君獨推其所謂貪哉雖時禁遊罷適停德允元而
難任人蠻夷率服爲崇戎議一鑰嘆予化而俗所蕤
以爲迂而弗言者也并明於先王之義以施知大上
國安富尊強之爲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
疑宜以有所負而然情乎其未試也君初娶王氏尚
書駕部郎中蘭之女又娶李氏尚書虞部員外郎宋
卿之女二男子伯達爲太常博士次伯通伯固爲進
士三女子嫁殿中丞任庚并州交城縣尉寶緒與元
府戶曹參軍任鼎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
三文　八象一四　八
日葬君於定陶之岡丘鄉而以余之嘗君也來求銘
銘曰
於戲樣翁大偶人辭翔其德音而顯於時

京東提點刑獄[illegible]君墓誌銘
[illegible]中[illegible]級[illegible]下
提點京東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illegible]郎
尚書司封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輕車都尉賜緋魚
袋[illegible]君諱[illegible]字[illegible]其先貝州人也至君之高
祖始[illegible]貝州之[illegible]官以避唐末之亂晉[illegible]遷仕
貝越爲馬騎上將官檢校太傅開寶崇辰以威武軍
觀察推官從其子歸京師官至殿中丞歷知盧道潮
貴四州以卒考諱中和不仕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
三文　八卷一四
方員外郎君以天聖二年進士起家皇祐四年某月
以使者齊州某中[illegible]卒於[illegible]之[illegible]陞君子長倩等以
熙寧四年某月某甲子葬君[illegible]州之[illegible]書東所之[illegible]
而書君繁世官職行能勞烈卒葬之地一時以來求
誌銘曰
於惟[illegible]氏貝州其始[illegible]之[illegible]官[illegible]自唐徙君曾大考
太傅將軍[illegible]任[illegible]遷[illegible]官[illegible]大[illegible]有[illegible]來皇考
承[illegible]殿中歷將四州卒葬[illegible]其[illegible]是[illegible]源[illegible]
君實[illegible]子繼君[illegible]

郡家部武衛選徐州通監税尚滿改陳留符丹之招
寧海之役乃令爲程乃承開封始佐著作去爲尉氏
詠歌仁民無有非辭移邛大邑告身高年無寫旋叅
税商于泉又移尊山下鎮于錢君命拔之以丧公且
盜居民家嗣以囚參四百賓客君一擇之引方力爭
泉亦臭竊後得黄巢果如君慮鄉州之丁家有擅罵
君修堰渠始謀其專灌田爲頃萬有七千鄉約不後
後無凶年鄭文肅公來治杭創君以通判往從其辟
州人做屋吏代之輸君爲刻法遂無逋租中書選君

御史推直有言朝廷今以爲勅冬狩于郊大講戎兵
作箴以獻遂成荒勇名爲集賢以爲校理當時名氏
簡在天子出知婺州惡吏先鋤募能捕殺民以不漁
婺之明年改命治泉泉人習君謹語讙然爲橋南江
濟者免覆置原州學士懷我在有告梁叛當君燕肆
命捕立得坐人不知稱頌息爲夫害除弊使得以開
守政尤異習尚從遷吏不煩博君書騁　爭有方略
歸在三司延論帝師帝曰可哉汝行于泗洲京以東
承號刑獄因于齊至鄆而疾東世于家壽五十三

有子四人扶東向南大待御伯仲惟長綸長恕惟叔
季忱長愈仍孫秀州教有辭命綸由君恕郊社齋郎
又女六人皆出陳氏嫁陳叔儀者相君子三皆有五
女亦有歸受封人安邦春無虞安以嘉祐六年十月
歸君錢塘范村之兆惟君薪常不苟笑言隊號爲友
遇物務慈前書無緣繇由尚偉師謂諸子往當如此
官中外郎尚書司封又不得有以既階庸有文藏家
後世之詒於君所得可以此窺有幽斯窾掩石在下
揭君初終以告來者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表測其爲作一段風段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爲以自創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夫已得人之所難得皆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御人之不可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修爲其爲有不至乎成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某字某年二十七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強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士起家則閉門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棄其家書之官獨築一屋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劘於道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病終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爲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

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尚明孔氏之鄉沈翳濁墨降形之宅其升遐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許君多奇氣而潤公之誌亦如之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銘其兄元君之所謂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嘗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日葬真州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瑰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或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葛興祖墓誌銘

本興祖所任不得志處皆文多清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自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翔州之月徙故今又爲明州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明贈尚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尚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摯閲之終篇而嘆歎爲氏之多子也既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存即興

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輒出其上而刻勵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身用恩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死嗟乎命不可將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益久矣然興祖於仕未嘗苟以得人皆稱其之如在己其臨財與細故人不以爲恥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猶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人夫仕之則喬小仕之則怠忽以任爲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之言爲然興祖娶胡氏又

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二嘉祐二年十二月乙巳其葬以胡氏祔在月徙之長樂鄉胡桐村則其年十一月某甲子也興祖一男子曰某有文學嘗舉州爲鄉貢士亦崇舉詩禮以爲尚幼也四女子皆未嫁

其銘曰

塞於仕以爲人尤不懟厥施乎其躬有餘大憾於德又將何求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輾轉鳴悃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十二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興宗日出以作夜入以息日夕矣家一人未嘗其夫婦必問寒暖人莫欺其一人未嘗與其夫婦必問單衣益如此者十八年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游數喪又以其孫為之子又於死葬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從兄從於友見弟有過則顏色愈温須飲酒歡舞之階乃微示以意既而即

泣下曰吾親竭其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為善十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及兩若於他人則絕口不道其非閭里中少年鬭其聲欲之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糾　今欲庭及有械用者數十人為之皆哭掌獄者愛庭自守身免與其見長多此類某謂其父為吾弟甚知其所為故於其弟子經學宗之求誌以葬也為道而不斷子善嘗應進士舉後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

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盡原利父墓之域中文韓假功有行義用疾非仕利許表徵內書令由員外郎曾祖詩英殿中丞祖妻姓王氏一男長奶皆前卒再娶楊氏生莞道杜堯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胡君墓誌銘

荊公常好每如此

王某之治鄞三月其故人胡舜元肉服立於門屏入哭
問所以故則喪其父五月留而能意獨怪其來之早也
居數月語吾弟曰吾葬父之殯跋山序江從子之兄
于海旁願有謁也久矣不敢以言吾懼之生我學於
四方不得所欲以養今已不幸卒也得子之兄誌而
銘之藏之墓中可以顯於今世以傳於後雖吾小人
與榮焉無悔焉不知子之兄可不可吾弟以告予嘆

曰審如是可以為孝君子固成人之孝而吾與之又
奚其何顧而辭即取吾所素知者為之誌而銘之誌
曰君諱某祖之鄞陵人生於丁丑興國之年也卒於
丁亥是為慶曆七年于七人某以十月葬君於谷番
山胡氏世大家門門數百人君有子舜元獨招里先
生教之為士其卒也族分而貴衆舜元[illegible]上銘曰
壽七十一不為不多吾與之銘千古[illegible]

王深甫墓誌銘

通篇以虛景相感慨有多沉鬱之思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
人之道為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
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
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
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令
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
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

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
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
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
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
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
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
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
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
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

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孟子雖
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天
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人之失天人也而命之
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
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
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
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
補亳州衛眞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
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
主文　一人卷三十二　二
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
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
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
父某縣某鄉某里以銘屬之將路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相以欲報羞遏力必達
取莫吾知庸亦莫吾傷神則尙友形逝土

王逢原墓誌銘

道循無求精獨以虛景相感慨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
呼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
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
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己
道雖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於己外有
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
孟子伯夷柳下惠揚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
三人　八卷一四　二
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余友
字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
其所以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
所以言浩浩乎其將沿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
乎其將追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爲可以任世之
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余將友之而不得也
嗚呼今棄予而死矣悲夫逢原左武衛大將軍諱奉
諲之曾孫大理評事諱琪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
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卒之□□□日

嘉祐四年丙申葬于常州武進縣南鄉尊賢之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於是方娶也未知其子之男女銘曰

壽胡不多夭實爾嗇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嗇也推之乘以不罷不懇以頹嗚呼夫人將在于茲

王文 〔八卷十四〕

集

金溪吳君墓誌銘

嗚呼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以然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一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歉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發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

蕃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撫出以儒起家世見甑

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繇傷訂君實

馬漢臣墓誌銘

簡而深

合肥人馬仲舒字漢臣其先茂陵人父卒爲江東撥
發寓其家金陵漢臣因入學爲諸生爲人喜酒色其
相語以褻狎侈爲其父母不欲之又降憂之不能遂
其意以教也然漢臣亦時介然遷善不自顧計
於衆中先某近予予亦識其可教以酒戒開之果大
痛遷自悔刻務以入於法從予學作某凡數月其
辭章粲然充其科者也漢臣長予四年兄求視之

三又 一八卷一四 言

漢臣視予則師弟子如也嘗助予叔父之喪名予姪
然慶曆六年漢臣從五年矣從予入京師作某某
六月病死死時予亦病其叔父在京師因得治殮歸
金陵殯於某年某月乃葬于某處孔子門弟子不賢
者有矣夫漢臣幾是矣嗟悲其墓云

吳處士墓誌銘

序處士生平故皆虛寫

君吳氏諱某字某其先建安人以曾大父諱某建州
長史大父諱某館驛巡官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皆
江南李氏所爵也方李氏時吏部之子同府
仕江南者以十數至君之考諱某始以州軍事推
官歸選於朝至鄭之新鄭簿君少[illegible]人至孝
與其弟輒相愛春秋祭先人輒泣與因其皆不
以屬子孫僎仰盡禮如見其饗之者比於人無不悲

主文 一八卷十四

哀也讀書取大指通而已或勸之舉則以爲久矣
人以我爲憂而我以是爲樂不能安也有子二人甫
申舟皆不使事生產以士而貧多於工商而富也三
人者皆以進士貢於鄉而申爲太平州軍事推官君
年七十八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太平之官舍甫等護
其柩歸葬於江州某縣某鄉某原某年某月日也夫
人前君卒別葬宣南陽樂氏始君所居毀於水乃奉
母夫人來客江州愛其山川而遂家之故其卒也以
歸甫申之友南陽張頡論次君之事如此而以告

曰先人不幸力爲善而不獲顯於天下今其葬宜得銘使後世有見焉呪乎予不及識君交懌予之於人多謊言君之教諸子盡其道故予皆有以命其□之文行尤以知名於世方今士大夫之列於朝者大率於其父母皆有以寵榮之其□□□見其子所以勸天下之爲父母而慰其子□□□君□□故有□之材宜及其身有爲爲□之□□其□也既不及其沒也孰知其不幸享也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曰上或爲仁稱此一鄉至其後興厥顯通光或業以勤而傳之祀維是不朽質君有子

三三八　一八卷一四

孔處士墓誌銘

通篇簡潔叙得有法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爲恥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勅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于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駟舉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

三三丈　一八卷一四　三二

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孝居喪如
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
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亦不當問也未
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所居之村先生者多與
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皆以先生不肯就也以其賢於
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非其生平未嘗爲異也
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着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
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以此耶當是之時徒高
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閒得多於
三之八　入卷　月
後世乃爭於今知名爲賢而處者蓋亦無有賢人豈
世之所不尚遂湮沒而無聞耶抑士之趨舍有待於
世耶若先生豈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有見於內者當
非所謂象外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人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待而不反以私其仕嗚呼
先生韜藏而無[illegible]之爲私[illegible]之木

建安章君墓誌銘

序跌宕之行故文亦跌宕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
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爲宰相欲奏
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嶺南之閒以至
京師無不游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
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莫不得其歡心卒然以
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見其喜愠視其心若不知富
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頽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
三之　入卷十　月
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于毀譽離
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
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
尤喜相人然祕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奕
棋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
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太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
斯陽冰相上下又召君君即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
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京師年
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

常州晉陵縣主簿竹其琦早卒嵩又嫁其中女次適蘇州吳縣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有五與其先興齊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任江南李氏為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泉州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繢弗彌弗毀以為尚飾以弭於野俾以游於朝中則有實硯銘其昭

八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十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侍御史王公墓碣銘

王侍御名大節而剛公所次亦得本大體而條書之

慶曆五年天子以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荊南府王公為侍御史居一年以入二司為戶部判官又一年還之為言事御史明之奏事殿中疾作歸寧日卒其家以不起聞天子悼閔遣中人賻之今弟大官其一子先是御史有物故者不輒由公故乃較得賻世天子之所以寵其忠亦由自公卒始也已能力學自立以經術游於江淮之南為學者所歸至為許州司理參軍與以其職與強貴人抗而直獄疑當死賴以活者十數人所至為於杭之臨安開封之扶溝送運臨封於法皆參軍令皆不能出其治非亦不敢侵其守而為者以十數歲當遷府推官思不顧已持其奏不肯書欲詘公詘已公故不詘推官廢者二歲

奈何乃令公選秘書省著作佐郎已而果思遷
書丞乃出知[illegible]州分寧縣入爲審刑詳議官數以疑
獄上前與[illegible]及[illegible]刑[illegible]論以義辨其當得諸不決
事當上書論南方州縣司獄審不如律者之日先
是公在京師天子以災異詔百官言事公所言有以
儆世者其後御史用惡[illegible]者在事不能自已以言逐
之去位公以謂於老者薄非所以應仁孝於天下且
養之非其道使至於無耻而幸以法務之然以使
人薄也乃推代體意爲養老頌以諷凡公之行已

治民及所以論於上者皆出於寬厚誠恕而其言易
直以明故其名而爲御史也本[illegible]有公者已信其
能擇職矣同時御史闕一事得爭言[illegible]其已當言
公本[illegible]以言曰可悟上意足矣然排當事爲獨切
其言多以聽御史所不能言者自承上問言人不能
無遺者以自繩其治之世殆無全人爲國家用者要
之忠信而已忠信剛有過猶足用也其天指所存如
此嗚呼古所謂淑人君子者公於是可以當之矣公
旣行內修其人者爲世所稱其爲於小亦皆[illegible]

盡力顧余不得詳紀也[illegible]之所長[illegible]
初公[illegible]公[illegible]其字[illegible]
終[illegible]八世[illegible]
在世[illegible]
始[illegible]
本河南人唐之後也[illegible]
將[illegible]署爲安遠使有[illegible]
以老安遠二子其季居政[illegible]公自護
四世至公始以文行發名進官[illegible]而以

昭德縣太君[illegible]大人曾氏[illegible]
之女[illegible]
[illegible]
絳人者故人莫不知公[illegible]之將[illegible]以公
之[illegible]三
[illegible]
[illegible]宋[illegible]是[illegible]之友[illegible]遺
銘[illegible]和[illegible]
[illegible]宗公先[illegible]雄來[illegible]四世

乃是人生其來也吾其去也是歸忠于君將焉在此
觀於前人駿發以升則不載德廢爲榮名肆公有後
其尚公卿

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錢塘中多利何例守相繼又刑公好有虐
江陵州有令有紀山之西者爲宋部州令時尚書刑
部侍郎王公之墓公之卒得年七十一其葬之歲在
辛卯爲某年十二月甲申葬其所子也以刑
部侍郎贈公者曰公之子光某爲用公諱文亮字耶
遠其先甞參知尋也丞相王有六世之孫倫爲唐正
議大夫刺明州始去長安之萬年爲明之奉化人大
夫之兒曰深深生紳紳生部部生公四世咸爲縣令

乃錢氏之于吳越也公嘗試策入等爲其屬州之掾
國除選於京師復掾密州尉襲奉節爲邢之任令舉
者二十餘人不用數曰吾既其衰矣而爲是是不可
以已耶抑以疾去去之八年無復言進仕黨故強起
之後嘆曰仕不相養也吾敢自必於其間邪起令
龍川遂卒始公尚少以文稱於上友嘗渡浙江有志
自令自斤於用公最後獨見之留三日得志者歸之
而後去而不告以名他日從者以爲言於是又稱其
人者今兩縣吏民皆曰賢令也既亡皆哀焉令藝于

曾祖者入水郡人君諱[illegible]氏[illegible]前數[illegible]不遠
其說質唐貞孝公皐之十七世孫五子男四人伯爽
尚為進士次其[illegible]其季光祿君也女二人[illegible]嫁[illegible]人
光祿君方[illegible]好學人以為君子之[illegible]
曾之亂而氏夷滋[illegible]今歲
于今仕大夫之家[illegible]不[illegible]起
者多不知其族之所出獨光祿卿之[illegible]其家而
能自道先世自大夫伯仲至公四世之[illegible]命皆具在
命其宗人之子某銘公之墓者光祿君也銘曰

三三八　一八集一三　六

公先籍秦系相導大夫相孫繼作守兄凜遂留家海
浦于御孫紹公祖考于東西傳[illegible]其[illegible]仁[illegible]家以
貴後後蕃而昌其必效今鄉[illegible]公賓之兆

贈光祿少卿趙君[illegible]銘

見[illegible]撰

[illegible]人而
原[illegible]作
監[illegible]以公
事[illegible]以得
無[illegible]海
軍節度判官知衢州江山縣[illegible]而
史不能得民一錢東物道上人無敢[illegible]余[illegible]

三三八　一八集一三

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為邪
稱[illegible]之不容口吏用[illegible]城
縣[illegible]明[illegible]大[illegible]用
而[illegible]智[illegible]都
臣[illegible]大人[illegible]明日
[illegible]明
[illegible]監押
[illegible]賈者[illegible]人[illegible]者[illegible]戰
明[illegible]賈[illegible]

不能葬寶君師大歸北明而後處人死生之[illegible]
哀而哀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
之矣君死之後二月而州司理參軍始爲之銘銘又
百日而君弟子遂護其喪[illegible]以歸江山江山之人老
幼相攜扶哭其迎君喪者數百里皆爲州之人
亦請於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告之事
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親右侍禁官其弟
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illegible]爲
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聽公事君諱師旦字
三文　〈八卷十五〉　人
潛叔其先單州之成武人曾祖諱[illegible]贈太師祖諱和
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illegible]以太常博士贈
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成武而家楚州之山
陽故今爲山陽人[illegible]君[illegible]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
葬君于[illegible]陽上鄉仁不之原於是夫人丁氏亦卒矣遂
[illegible]以祔[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人[illegible]於[illegible]君安榮相與悲爲雖其祀死
高蹈不[illegible]可康州錄以聯之

下十百集[illegible]
荊公誌第十[illegible]不[illegible]人[illegible]不相
能而[illegible]思之[illegible]
君臨川王氏諱安[illegible]字[illegible]撫州人[illegible]令[illegible]之
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illegible]之孫贈太師
中[illegible]令兼[illegible]書令[illegible]公[illegible]之子[illegible]從
人受學[illegible]爲[illegible]文[illegible]十[illegible]
賦論數十篇[illegible]爲自是遂以文學爲一時賢士
人夫譽數益於君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
主文　〈卷一王〉　九
進士不售眾[illegible]才[illegible]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
以母喪不試[illegible]君孝友養[illegible]盡力[illegible]出
血和藥[illegible]州[illegible]其行[illegible]不[illegible]位近
臣其爲君材行[illegible]官[illegible]選爲編書其序言以
獻大臣亦多稱之[illegible]及第除武
[illegible]度[illegible]未[illegible]
改[illegible]陶[illegible]十皆以[illegible]不
例[illegible]於大理寺丞[illegible]於[illegible]十七[illegible]八
月十七日不起越[illegible]四月[illegible]十七日[illegible]

府□出丹楚□人丈人祭□□□[illegible]有文集六
卜□友伦□□□勤若安博聚□述者□女而有學行
知名□□□[illegible]泉有立碑神所施應□於此

之

〈卷一華〉

十

于見□常□□□伝

判合以見常出才而不遇故寄於文章處□
何□□今人□之而□悲

先生七歲□□[illegible]一十年當歷
小大□□[illegible]學□行□□□
州□從以爲□□□以□[illegible]
間來者□□□□[illegible]其□不可勝數
而先生始以□□□□宣州□□□二月□運使
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

主簿 〈卷十華〉 十二

由方也賈寧府四年葬在先君東南□步先君姓E
□□□官□行□□有銘先生其長□□安□宁常
□□□十七生幽女嗚呼先生之道德蓋於身而施
□家不南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以施□之須隱
□□□欲論□□未出也而世之□□能使不朽者
又知先生□□嗚呼先生之所有其卒於無傳耶
始先生常以爲功與名不足恃□自有命爲君子之
學□其□而已然□先生之□[illegible]也□然先
生孝友最□□□□之重而□□□以得有□有守

方君爲令之從不得知追及文先生者有知其與窮
憂矣嗚呼以君而猶不然其所以已邪猶其有已邪先
生有文十卷藏其家又次所以誠
墓銘已具矣而又銘其能使先生存

王補之墓誌銘

予非能而不當世系然之其家者少矣

巳

君南城人王氏諱無咎字補之嘉祐一年進士起家初
補江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真縣主簿又調天台
縣令以與其學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乃去補南
康縣主簿會予召至京師因留教授于方與學以
經術授士士言君可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君所在
學者歸焉賢士大夫皆慕與之游然君寡合常閉門

治書唯與予言莫逆當熙寧所謂貧而好義不為
利窮於困而學不厭者予獨知君而已君之死年四
十有六實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丁巳其四年二月壬
申妻曾氏子綿縕始兄弟若干有以賢禮教鄉長義甲
銘曰
安于窮約學以為己其行其言可謂君子

臨川王君墓誌銘

曾子固以孝行叙事之文有一字

多錄思劉嵩庭欺非史漢法也

孔子論士之成行欲自大夫至庶人之所謂有等差矣其以事親為始而終於孝者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慊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其勞窮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姊

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為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為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士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不本常論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二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為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若其行者亦不為苟難以叔父自為則世外合者吾無恥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仁者觀之使為善者不得蚤成名則似何以勸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卒也以至和四年月日真州揚子縣某鄉某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為銘銘曰

天能為之窮孰為之為吾能為己矣無悲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通篇盧泉語如貫珠如連環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縣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始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臨川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曆四年某月日卒于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于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從宗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

王方　八卷十五　十六

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撫子慈撫子之黨若子然身自戒不處白人善否自處之日順為正婦道也吾勤且而已處白人善否發廢然為己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為女與婦其傳而行於六親為人婦所非宜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疏近無不得其歡者皆愛慕者皆[illegible]甲者皆急之為女婦於其宜者多日欲不及後來者皆以司於法也其言色不假聽而皆行所從其類為則淳浪不能拾有疾

皆及及天來小尺皆表有作於哉夫人之亡也如[illegible]

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illegible]

厲之[illegible]思稱嗟夫人[illegible]德之[illegible]

其究女初不領不蠡誰疑不信來監于銘

八卷十五　十六

德安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以虛景感慨起案而記行略又一調也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時德安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閑居躬為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于朝而為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為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于常州以太君為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為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通此三經矣其後子遘為進士子遵為殿中丞知某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某州之官舍實某年六月庚辰也嘉祐某年十一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遘為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于鄉其下惟谷豺我嗣子人人之淑其父維賢博士其家二子最顯躬其行以光者孫其曾其名孰云其得其始而茅屋有顯報曰維仁役與人壽紛封刻以告胙銘考施人人之教

南陽郡君齊氏墓誌銘

欠婦行有法

夫人故翰林侍讀學士贈開府儀同三司王公諱洙之妻故光祿寺丞方侍今太常寺太祝欽臣秘書省著作佐郎陟臣秘書省正字曾臣之繼母也齊氏好讀書能文章有為節美行治平二年年五十五以五月初三日終于亳州其子之官舍治平三年十月初八日祔葬於南京虞城縣孟諸鄉因丘里初夫人自衰早孤誓不嫁以養母及公失初妻蕭子幼聞夫人

賢行求之曰是必能母吾子於是母兄強嫁之及歸果能母諸子聰明而仁恭儉以有禮閨門欣欣無一異言始封縣文安又封郡南陽而公卒即舉家政歸之子婦齋居素服不御酒樂以至沒爲藉府爲詩然未嘗以遺人及終乃得五十四篇其言高深簡遠非近世婦人女子之所能爲又得道令一篇令齊琴其言死生之故甚有理齊氏鄆州濟陰人夫人曾祖諱某故不仕祖諱安故不仕考諱某故兗州防禦推官兄涯弟諿皆知名公四男一女女適尚書職方員外郎孫交適人□□亦皆賢其子亦多賢能致孝於葬來求銘銘曰

在漢中山有孝季齊少孤持母患不恐難及以義行乃交□思劉蹈王公學問文章族為人宗門庭寵光表□來助其賢則與爲銘詩幽宮以告齊終有始自爲其子

建陽丈夫人墓誌銘

□不過三月又多□□川志

夫人建陽謝氏嫁同縣人余君行之余君諱是有子四人其二人則夫人之子夫人之少子巽生三歲而余君卒余氏世大姓也夫人撫其孤以仁先子之子俞從予之四方遊學成日往旅次志必力無以吾貧為慮於是巽年十五蓋在外十二年而後以進士起家爲吏歸見夫人於鄉里方此時夫人當阨窮窶幾無以自存母子相泣閭巷聚觀歎息曰賢哉是母有子食其祿宜也蓋食其子之祿十四年巽尉宿松

而夫人年七十八以某年某月卒於宿松之官舍其年某月某日葬宣州宣城縣鳳林鄉竹塘里夫人之子先曰□□人父巽有文學喜議論雖久困無所合然一時之人多知之者其卒能追榮夫人乎於其葬臨川王某銘曰

在何之陂有□□宅維籠葬□□□斷在予閭余姓於氏惟陳天笑其有婉婉其仁善而有終名則不泯

永安縣君陳氏墓誌銘

失如之節始則於其夫之言大亡則於其兄之子之言爲家有法

陳氏於吾妹爲大姑夫人者太子中允諱之武之子其官贈太常博士諱之孫右贊善大夫諱震之曾孫而太常博士王君諱逢之妻也聰明有智識有禮法以不及舅姑也故於祭祀尤謹博士兄陽蓋之宗族朋友不足則出衣服簪珥助之而不言選飾妾御進之不忌然博士終無子蓋吾聞於博士者如此吾

博士之兄子如已子其爲士三年未嘗如陳氏除喪人皆難者求以爲妾族人強之不可又強之則涕泣自□君順威疾以死蓋吾聞於博士之兄子景元者如此然夫人之行其特出於二人之言此特陳氏王氏者知其賢而哀其志其封曰永安縣君其卒於蘇州以治平二年十一月九日年三十八其葬以□年十一月某日從博士於□□□之□縣銘曰

殺也從於此器也隨以死斯其與今笑佗乎無子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節中多辭折多何何

尚書比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氏諱紓之夫人追封汲郡太君李氏者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之子也先納徵今贈工部員外郎諱峴之孫以慶曆元年封壽安太君元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辰卒於其夫為安州應城縣主簿之廨後三十七年為熙寧元年八月庚申祔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里之墓於是夫人孫子獬為秘書丞知潭州攸縣解

為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家山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舅姑稱孝內諸外附上下輯如鄭公夫人然嘗以其富士四方之游士今於鄭調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實其資以助其御諸漸饋饗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人爲給且如未嘗有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問針之恥如未嘗富貴人者將用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顯嗚呼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為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昭兮窮其爲祝甚在哀兮命云如何壯則萎兮烝烝令子悲不忘兮何[illegible]兮

告哀無窮銘此前兮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序惟永外特以虛[illegible]之公[illegible]不變詞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濟州鉅野人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咸之子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諡公諱嶠之孫贈太子太師諱浦之曾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鄆州軍州事陽夏公謝氏諱絳之夫人太常博士通判汾州軍州事景初之母年二十三歸後五年從杭州之富陽於是府陽夏公為太常丞秘閣校理博士生五歲矣而其女兄二人亦幼又十五年康

三三六 〔八冊卷十五〕 三三六

定二年博士舉夫人如鄧以合於陽夏公之墓而臨川王某書其碣曰

夫人以順為婦而交族親以謙以嚴為母而撫勝御以寬陽夏公之名天下莫不聞而曰吾不以家為慮六年於是者夫人之相我也故於其卒銘者欲其有後而夫人之子果以才稱於世嗚呼陽夏公之事在太史雖無刻石吾知其不朽矣[illegible]人之善不有以表之遂[illegible]其能與公之[illegible][illegible]此博士所以屬予之意也古讀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妃修身

飭行動止以禮能帥[illegible]勸[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以成[illegible]益其法度之教非一日而其自持不得不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後世自當世所謂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禮化[illegible]人卓然如此者[illegible]其難也觀其行[illegible][illegible]之於[illegible]以為後世觀豈愧也哉

三三六 〔八冊卷十五〕 三三六

歸安茅坤批評

墓表祭文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荊公[illegible]

德安鄭君書其父人[illegible]之行治化[illegible]問世次因其妹婿觀察[illegible]之[illegible]氏故家榮陽有善家者[illegible]於唐[illegible]州[illegible]為[illegible]安人自善果至勝七世[illegible]為某[illegible]之大父也

[illegible]君之父也以[illegible]書教授鄉里而終不仕君以景祐[illegible]年進士爲[illegible]州[illegible]縣[illegible]令[illegible]皆[illegible]於[illegible]以爲能又爲廬州合肥縣尉[illegible]其役無敢爲姦者又爲[illegible]州[illegible]邑縣令[illegible]書度民力所堪以均其役而人[illegible]使不[illegible]除民租以[illegible]君以實除民[illegible]如去又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南康軍南康縣[illegible]是時儂智高爲亂[illegible]吏

民以[illegible]自[illegible]大常博士[illegible]魚未[illegible]三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君前夫人[illegible]人史氏子男[illegible]人其長曰是也父於文[illegible]二人已嫁矣[illegible]之其子也君爲人[illegible]人一[illegible]自[illegible]自[illegible]州歸所齋[illegible]南方[illegible]所為如是今[illegible]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illegible]未有以碣諸墓也敢因介之以其介之於余

[illegible]其[illegible]能道君之實將懼沒而無聞敢[illegible]大不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蓋余嘗奉使[illegible]其州人士人夫[illegible]其[illegible]能言其父之賢如[illegible]人與之[illegible]於此者乃[illegible]鄭[illegible]特[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其子[illegible]又能[illegible]爲[illegible]其說使[illegible]之墓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通篇無一實事皆點綴處最有味而留[illegible]

一別調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汝陰[illegible]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正其義而已所不取也雖可使貧者矜焉而非其義不以為[illegible]所不為也可使窮者貴焉而非[illegible]抗以為易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

為今天子以爵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己而問所使為諫職以觀其趣已也使董學政以觀其[illegible]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illegible]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illegible]曰胡不為年[illegible]能[illegible]而歸死也自聞道隱緣學者所取舍大抵[illegible]之遠濟而適已獨行而特起為可公賢遠矣[illegible]久[illegible]知以不知可為也亦可為也謂公凡行不可得也

建昌王君墓表

通篇則無一實事俱虛語相照綴前公所自

為本色有此前公所自為可喜處亦在此

君建昌南城人姓王氏諱某字君玉少用貧實事親盡力未嘗伏遊懈戲以求一日亦未嘗稍志變節以尋於一人故啜食飲水而父母有歡忻之心徒步藍縷而鄉人有畏難之色及其有子則盡其力以教子於是鄉人之子弟皆歸之君雖少人亦能以教又盡其力恭娶邑里周氏女有賢行能助君所為生四

子無忌無咎無隱無悔皆進士無忌早卒而無咎當[illegible]縣尉[illegible]君之教[illegible]文為行不[illegible]鄉人以為君能長者以有是子而不待其教之力[illegible]君不[illegible]進士不中某年某月六十有五以某月日卒[illegible]之官[illegible]明年二月二十四日葬所居縣東[illegible]久矣而無咎始來予文以表君葉當時無[illegible]人之賢[illegible]教授於當州其學論勤其行獨勵其[illegible]若其有求於茲世而其能使君顯聞於後世庶其在此以予不肖而言之不美也安能有所輕以

稱君之孝子耶亦翁父之如此

[illegible]文　八　卷十六

貞[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點綴[illegible]本其子之[illegible]其子人以[illegible]

容[illegible]為[illegible]名家之於傳記碑碣所載其不

得如此

[illegible]先君友子三人其季好沈子敬德日付副子先君

之將[illegible]以沈子其知[illegible]子之家[illegible]是其父

[illegible]文學[illegible]沈子於[illegible]陵而遊[illegible]人得沈

子孫曰[illegible]其父[illegible]政事已而字[illegible]其父所為書於沈

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為人取去無存當

[illegible]文　八　不一

又[illegible]其政事[illegible]於[illegible]矣[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令不[illegible]而縣人[illegible]

[illegible]人有[illegible]者[illegible]其[illegible]直而[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方則吾不得其[illegible]沈子遂

[illegible]有族人[illegible]無所不

[illegible]不讀而[illegible]來

當[illegible]也[illegible]以不[illegible]其[illegible]於始者數矣

故其任官有[illegible]
其學尚[illegible]其[illegible]不多見[illegible]友所
知其行義不特聞而[illegible]其政事不大傳
而獨為[illegible]人[illegible]行矣不郎論矣將[illegible]於無
傳也[illegible]以[illegible]子[illegible]曰然子之先君因賢而
又有賢子[illegible]人不可使無考乎於是為之
論次[illegible]
河朔之武康人[illegible]人矣[illegible]者
為尚書禮部員外郎生傳師為尚書吏部侍郎贈吏

部尚書尚書生簡為潞州刺史鄂岳軍節度使自鄂
岳以[illegible]皆有名於[illegible]史鄂岳生[illegible]為舒州
[illegible]饒州
[illegible]州[illegible]人宋為明州
[illegible]鄭光祿生玉尚書屯田郎中
[illegible]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
[illegible]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六
疾[illegible]夫人元氏生男子伯[illegible]季[illegible]叔
連[illegible]則予先君之[illegible]也君以某年某
月某甲子葬真州城北之原[illegible]其行義文學政事皆
如其子之言云

處士但君泉木

表行君弟及其杜與余交爾邪

游之苟有[illegible]其三人皆居於[illegible]之[illegible]皆嘗

於[illegible]而[illegible]賓陵[illegible]之拂[illegible]上義[illegible]令

受[illegible]不能以[illegible]之色然

[illegible]性命[illegible]而其心[illegible]於[illegible]之

語久之而不忽也徐君忠信篤實過人[illegible]

召[illegible]不正衣巾不見寓於[illegible]自[illegible]止不

更箋也能爲詩亦好爲文有集若干卷與人者以贈

三丈　八本·六

箋啟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

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甲悄悄恭謹樂

與人之[illegible]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爲詩有

子五人[illegible]其[illegible]人爲[illegible]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

官某[illegible]與[illegible]人者相爲友乎驪而葬

[illegible]人者[illegible]先征君以某年某月某

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嗚呼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

貴於一鄉[illegible]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illegible]通[illegible]也

余父余[illegible]大[illegible]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

[illegible]之[illegible]又[illegible]

[illegible]字大[illegible]余君[illegible]

八本·六

鄱陽李夫人墓表

明 蝺埏黔水 撰

鄱陽處士贈大理評事黃君諱某之妻太平縣君鄱陽李氏者今太常博士巽之母也年若干以某年五年十一月乙酉終而以後年十一月丙子葬其大塋鄱陽長𪔂里之西原葵若干年而太君之子也宦者臨川王某表其墓曰太君之爲女子以孝於父母聞於縞舅及嫁移所以事父於舅而致其孝有加焉凡在舅黨者無不禮也移所以事母於姑而致其愛

無損焉凡在姑黨者無不愛也相其夫以正而順淳其子以義而慈處士君當娶而有子矣答觀遇之無異於己子其後太君之子以進士起爲郢人而州之士大夫皆曰是母非獨能教亦其爲吉祀宜有子也其子爲尉於宣州之太平又參虔州錄事皆欲迎太君以往太君曰吾助汝父守制今秋於此義終不得捐去及爲南劍州順昌縣令知洪州新建縣事而處士君已不幸乃曰吾老矣今而後可以從子以終其存建其子之官寢太君生一男二女男即博士女皆已嫁其幼爲卒其長者少喪其配事姑以孝聞而不嫁州之士大夫又皆曰是母能教非獨施於其一男而已爲其女子亦母之力也爲可貴不銘哉

[illegible]文[illegible]

惟公[illegible]人多[illegible]不[illegible]文[illegible]天下名

賢[illegible]於其[illegible]祭[illegible]文[illegible]之[illegible]除

之[illegible]人人[illegible]之不能[illegible]得

十首

花公[illegible]一代[illegible]人物[illegible]公[illegible]文[illegible]極力

[illegible]鳴[illegible]文

嗚呼我公一[illegible]之師由[illegible]終名節[illegible]之盛

[illegible]失位又[illegible]以[illegible]治功[illegible]之[illegible]

二[illegible]〈卷一六〉

斯[illegible]與[illegible]于[illegible]呼[illegible]之家[illegible]其私

[illegible]九[illegible]公[illegible]不[illegible]有[illegible]其[illegible]與供出

[illegible]之[illegible]我[illegible]人以[illegible]不同

[illegible]公之[illegible]患

[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無邪

[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名[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

逝[illegible]之[illegible]

既[illegible]

以[illegible]

扶質[illegible]公[illegible]

倫[illegible]不[illegible]塞

而宜[illegible]老而[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之才

[illegible]不[illegible]其經綸[illegible]公之[illegible]空

和其[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閉[illegible]是之[illegible]女以[illegible]男[illegible]家

[illegible]文〈卷一六〉

[illegible]于[illegible]其[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公[illegible]不[illegible]留

[illegible]以[illegible]

祭丹叔祖文

文多鈞先字字撰

初我見君背竄而歸意氣豪邁磨山決澤勇往直前視隱憂宜窮叡見今[illegible]知[illegible]知介佯伴悲[illegible]遇[illegible]甲賠哀墜緘分當先窮孰知君子也我[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聲序數可行與世乖惟君繾綣[illegible]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趨福義不愧心君實愛我

祭其如歆

祭[illegible]十易之文

悲咸

嗚呼公以胄[illegible]實[illegible]不[illegible]大[illegible]其今[illegible]與寸進人實知之名之不[illegible]為[illegible]公之[illegible]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illegible]有為乎公[illegible]公志[illegible]何施云不揣而[illegible]孔多地大天窮有將所睒是用[illegible]山傾谷圮人居其間萬物一偏[illegible]之[illegible]其壽天尚何哀喜要之百年一瞬以死方其生[illegible]若名內物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痛惜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其情既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流[illegible]

祭李省副文 翁卿

有逸調有雋思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苓我謂君氣足以角雲漢兮歸齊肺于日星今忽隕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君好我往刑大一笑言從容念於千日既至閒事升降孔秩歸較有塗不返其宗許門士夫瓊瑰太息刻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肴以告哀惻

祭翁[illegible]君文

[illegible]之文

我始寄此與君私盟於身後定交情之深受我勤我急我弟我月月相訪於其九旬[illegible]相見悲歡夫歲晏除道尋隊遂小水之[illegible]俞氏之門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舲安知[illegible]今乃見哭庭念君家行川流流防如其智儲亦嘗多種重乞命於於遙坡嘗嬾故人所為數悄與蟄之類以告心惻

祭丁元珍學士文

情之痛而吐辭之激昂

我初閉門屏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免於阽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施如何棄我隕命一昔以忠出怨以仁行仁至於白首困厄窮也又從躋之使以躓死豈伊人尤天實為此有槃彼石可誌於丘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者君德銘之九幽以驗我哀不在鄙夸

祭歐陽文忠公文

歐陽公祭文當以此為第一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

嶽而覽研士大夫于昔游從又于心之所爲象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領于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饑寒惟道之謀既掾司法議爭獄失中書大理再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彊倔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挑莫知乃側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已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衔以言辭

祭東岡原道文

中參奇業

嗚呼哀君其皆然邪吳化友門哀思室家堂堂去之

我始頹然翁翁見君孺子之仁我欲疾走哭諸門氏

吾寮不赴困病不知今乃歸哭誦同我悲爺昔來仕

士莫敢與洪洪其翟碩碩其實霜落之餘哀鳴鵠

萬鳥避逃直厚若天曙爲伴仕宦以同洗敘靖塞

動轍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倒頭首與蹇同驂

命又不稱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

貴孰予多學則同遊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勞

須忘調肝建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郡木豈無此勝

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痛君喪闡揚陰官便野榛荒

東門之行不喪耳目孰云予今萬世之別嗟也怨窮

問今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尚有知

其且消食以降我悲